

## 列传第五十

### 王羲之

(子玄之 凝之 徽之 徽之子桢之 徽之弟操之 献之)

#### 许迈

王羲之，字逸少，司徒导之从子也，祖正，尚书郎。父旷，淮南太守。元帝之过江也，旷首创其议。羲之幼讷于言，人未之奇。年十三，尝谒周顛，顛察而异之。时重牛心炙，坐客未啖，顛先割啖羲之，于是始知名。及长，辩赡，以骨鲠称，尤善隶书，为古今之冠，论者称其笔势，以为飘若浮云，矫若惊龙。深为从伯敦、导所器重。时陈留阮裕有重名，为敦主簿。敦尝谓羲之曰：“汝是吾家佳子弟，当不减阮主簿。”裕亦目羲之与王承、王悦为王氏三少。时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婿于导，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。门生归，谓鉴曰：“王氏诸少并佳，然闻信至，咸自矜持。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，独若不闻。”鉴曰：“正此佳婿邪！”访之，乃羲之也，遂以女妻之。

起家秘书郎，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参军，累迁长史。亮临薨，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。迁宁远将军、江州刺史。羲之既少有美誉，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，频召为侍中、吏部尚书，皆不就。复授护军将军，又推迁不拜。扬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，劝使应

命，乃遗羲之书曰：“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，如吾等亦谓为然。至如足下出处，正与隆替对，岂可以一世之存亡，必从足下从容之适？幸徐求众心。卿不时起，复可以求美政不？若豁然开怀，当知万物之情也。”羲之遂报书曰：“吾素自无廊庙志，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，誓不许之，手迹犹存，由来尚矣，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。自儿娶女嫁，便怀尚子平之志，数与亲知言之，非一日也。若蒙驱使，关陇、巴蜀皆所不辞。吾虽无专对之能，直谨守时命，宣国家威德，固当不同于凡使，必令远近咸知朝廷留心于无外，此所益殊不同居护军也。汉末使太傅马日磾慰抚关东，若不以吾轻微，无所为疑，宜及初冬以行，吾惟恭以待命。”

羲之既拜护军，又苦求宣城郡，不许，乃以为右军将军、会稽内史。时殷浩与桓温不协，羲之以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，因以与浩书以戒之，浩不从。及浩将北伐，羲之以为必败，以书止之，言甚切至。浩遂行果为姚襄所败。复图再举，又遗浩书曰：

知安西败丧，公私惋怛，不能须臾去怀，以区区江左，所营综如此，天下寒心，固以久矣，而加之败丧，此可熟念。往事岂复可追，顾思弘将来，令天下寄命有所，自隆中兴之业。政以道胜宽和为本，力争武功，作非所当，因循所长，以固大业，想识其由来也。

自寇乱以来，处内外之任者，未有深谋远虑，括囊至计，而疲竭根本，各从所志，竟无一功可论，一事可记，忠言嘉谋弃而莫用，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，何能不痛心悲慨也。任其事者，岂得辞四海之责！追咎往事，亦何所复及，宜更虚己求贤，当与有识共之，不可复令忠允之言常屈于当权。今军破于外，资竭于内，保淮之志非复所及，莫过还保长江，都督将各

复旧镇，自长江以外，羸靡而已。任国钧者，引咎责躬，深自贬降以谢百姓。更与朝贤思布平政，除其烦苛，省其赋役，与百姓更始。庶可以允塞群望，救倒悬之急。

使君起于布衣，任天下之重，尚德之举，未能事事允称。当董统之任而败丧至此，恐阖朝群贤未有与人分其谤者。今亟修德补阙，广延群贤，与之分任，尚未知获济所期。若犹以前事为未工，故复求之于分外，宇宙虽广，自容何所！知言不必用，或取怨执政，然当情慨所在，正自不能不尽怀极言。若必亲征，未达此旨，果行者，愚智所不解也。愿复与众共之。

复被州符，增运千石，征役兼至，皆以军期，对之丧气，罔知所厝。自顷年割剥遗黎，刑徒竟路，殆同秦政，惟未加参夷之刑耳，恐胜广之忧，无复日矣。

又与会稽王笺陈浩不宜北伐，并论时事曰：

古人耻其君不为尧舜，北面之道，岂不愿尊其所事，比隆往代，况遇千载一时之运？顾智力屈于当年，何得不权轻重而处之也。今虽有可欣之会，内求诸己，而所忧乃重于所欣。《传》云：“自非圣人，外宁必有内忧。”今外不宁，内忧已深。古之弘大业者，或不谋于众，倾国以济一时功者，亦往往而有之。诚独运之明足以迈众，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可也。求之于今，可得拟议乎！

夫庙算决胜，必宜审量彼我，万全而后动。功就之日，便当因其众而即其实。今功未可期，而遗黎殄尽，万不余一。且千里馈粮，自古为难，况今转运供继，西输许洛，北入黄河。虽秦政之弊，未至于此，而十室之忧，便以交至。今运无还期，征求日重，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，不亡何待！而不度德量力，不弊不已，此封内所痛心叹悼而莫敢吐诚。

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，愿殿下更垂三思，解而更张，

令殷浩、荀羨还据合肥、广陵，许昌、谯郡、梁、彭城诸军皆还保淮，为不可胜之基，须根立势举，谋之未晚，此实当今策之上者。若不行此，社稷之忧可计日而待。安危之机，易于反掌，考之虚实，著于目前，愿运独断之明，定之于一朝也。

地浅而言深，岂不知其未易。然古人处阊阖行阵之间，尚或干时谋国，评裁者不以为讥，况厕大臣末行，岂可默而不言哉！存亡所系，决在行之，不可复持疑后机，不定之于此，后欲悔之，亦无及也。

殿下德冠宇内，以公室辅朝，最可直道行之，致隆当年，而未允物望，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长叹，实为殿下惜之。国家之虑深矣，常恐伍员之忧不独在昔，麋鹿之游将不止林藪而已。愿殿下暂废虚远之怀，以救倒悬之急，可谓以亡为存，转祸为福，则宗庙之庆，四海有赖矣。

时东土饥荒，羲之辄开仓振贷。然朝廷赋役繁重，吴会忧甚，羲之每上疏争之，事多见从。又遗尚书仆射谢安书曰：

顷所陈论，每蒙允纳，所以令下小得苏息，各安其业。若不耳，此一郡久以蹈东海矣。

今事之大者未布，漕运是也。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，委之所司，勿复催下，但当岁终考其殿最。长吏尤殿，命槛车送诣天台。三县不举，二千石必免，或可左降，令在疆塞极难之地。

又自吾到此，从事常有四五，兼以台司及都水御史行台文符如雨，倒错违背，不复可知。吾又瞑目循常推前，取重者及纲纪，轻者在五曹。主者莅事，未尝得十日，吏民趋走，功费万计。卿方任其重，可徐寻所言。江左平日，扬州一良刺史便足统之，况以群才而更不理，正由为法不一，牵制者众，思简而易从，便足以保守成业。

仓督监耗盗官米，动以万计，吾谓诛翦一人，其后便断，而时意不同。近检校诸县，无不皆尔。余姚近十万斛，重敛以资奸吏，令国用空乏，良可叹也。

自军兴以来，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，虚耗至此，而补代循常，所在凋困，莫知所出。上命所差，上道多叛，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。又有常制，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。课捕不擒，家及同伍寻复亡叛。百姓流亡，户口日减，其源在此。又有百工医寺，死亡绝没，家户空尽，差代无所，上命不绝，事起成十年、十五年，弹举获罪无懈怠而无益实事，何以堪之！谓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，可以充此，其减死者，可长充兵役，五岁者，可充杂工医寺，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。都邑既实，是政之本，又可绝其亡叛。不移其家，逃亡之患复如初耳。今除罪而充杂役，尽移其家，小人愚迷，或以为重于杀戮，可以绝奸。刑名虽轻，惩肃实重，岂非适时之宜邪！

羲之雅好服食养性，不乐在京师，初渡浙江，便有终焉之志。会稽有佳山水，名士多居之，谢安未仕时亦居焉。孙绰、李充、许询、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，并筑室东土，与羲之同好。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，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，曰：

永和九年，岁在癸丑，暮春之初，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，修禊事也。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。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，又有清流激湍，映带左右，引以为流觞曲水，列坐其次。虽无丝竹管弦之盛，一觴一咏，亦足以畅叙幽情。

是日也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极视听之娱，信可乐也。

夫人之相与，俯仰一世，或取诸怀抱，悟言一室之内，或因寄所托，放浪形骸之外。虽趣舍万殊，静躁不同，当其欣于所遇，暂得于己，快然自足，不知老之将至。及其所之既倦，

情随事迁，感慨系之矣。向之所欣，俯仰之间，已为陈迹，犹不能不以之兴怀。况修短随化，终期于尽。古人云，死生亦大矣，岂不痛哉！

每览昔人兴感之由，若合一契，未尝不临文嗟悼，不能喻之于怀。固知一死生为虚诞，齐彭殤为妄作，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，悲夫！故列叙时人，录其所述，虽世殊事异，所以兴怀，其致一也。后之览者，亦将有感于斯文。

或以潘岳《金谷诗序》方其文，羲之比于石崇，闻而甚喜。

性爱鹅，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，善鸣，求市未能得，遂携亲友命驾就观。姥闻羲之将至，烹以待之，羲之叹惜弥日。又山阴有一道士，养好鹅，羲之往观焉，意甚悦，固求市之。道士云：“为写《道德经》，当举群相赠耳。”羲之欣然写毕，笼鹅而归，甚以为乐。其任率如此。尝诣门生家，见棊几滑净，因书之，真草相半。后为其父误刮去之，门生惊懊者累日。又尝在蕺山见一老姥，持六角竹扇卖之。羲之书其扇，各为五字。姥初有愠色。因谓姥曰：“但言是王右军书，以求百钱邪。”姥如其言，人竞买之。他日，姥又持扇来，羲之笑而不答。其书为世所重，皆此类也。每自称“我书比钟繇，当抗行；比张芝草，犹当雁行也”。曾与人书云：“张芝临池学书，池水尽黑，使人耽之若是，未必后之也。”羲之书初不胜庾翼、郗愔，及其暮年方妙。尝以草草答庾亮，而翼深叹伏，因与羲之书云：“吾昔有伯英草书十纸，过江颠狈，遂乃亡失，常叹妙迹永绝。忽见足下答家兄书，焕若神明，顿还旧观。”

时骠骑将军王述少有名誉，与羲之齐名，而羲之甚轻之，由是情好不协。述先为会稽，以母丧居郡境，羲之代述，止一吊，遂不重诣。述每闻角声，谓羲之当候己，辄洒扫而待之。如此者累年，而羲之竟不顾，述深以为恨。及述为扬州刺史，

将就征，周行郡界，而不过羲之，临发，一别而去。先是，羲之常谓宾友曰：“怀祖正当作尚书耳，投老可得仆射。更求会稽，便自邈然。”及述蒙显授，羲之耻为之下，遣使诣朝廷，求分会稽为越州。行人失辞，大为时贤所笑。既而内怀愧叹，谓其诸子曰：“吾不减怀祖，而位遇悬邈，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！”述后检察会稽郡，辩其刑政，主者疲于简对。羲之深耻之，遂称病去郡，于父母墓前自誓曰：“维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，九日辛亥，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灵。羲之不天，夙遭闵凶，不蒙过庭之训。母兄鞠育，得渐庶几，遂因人乏，蒙国宠荣。进无忠孝之节，退违推贤之义，每仰咏老氏、周任之诫，常恐死亡无日，忧及宗祀，岂在微身而已！是用寤寐永叹，若坠深谷。止足之分，定之于今。谨以今月吉辰肆筵设席，稽颡归诚，告誓先灵。自今之后，敢渝此心，贪冒苟进，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。子而不子，天地所不覆载，名教所不得容。信誓之诚，有如皦日！”

羲之既去官，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，弋钓为娱。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，采药石不远千里，遍游东中诸郡，穷诸名山，泛沧海，叹曰：“我卒当以乐死。”谢安尝谓羲之曰：“中年以来，伤于哀乐，与亲友别，辄作数日恶。”羲之曰：“年在桑榆，自然至此。顷正赖丝竹陶写，恆恐兒辈觉，损其欢乐之趣。”朝廷以其誓苦，亦不复征之。

时刘惔为丹阳尹，许询尝就惔宿，床帷新丽，饮食丰甘。询曰：“若此保全，殊胜东山。”惔曰：“卿若知吉凶由人，吾安得保此。”羲之在坐，曰：“令巢许遇稷契，当无此言。”二人并有愧色。

初，羲之既优游无事，与吏部郎谢万书曰：

古之辞世者或被发阳狂，或污身秽迹，可谓艰矣。今仆坐

而获逸，遂其宿心，其为庆幸，岂非天赐！违天不祥。

顷东游还，修植桑果，今盛敷荣，率诸子，抱弱孙，游观其间，有一味之甘，割而分之，以娱目前。虽植德无殊邈，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。或以轻薄，庶令举策数马，仿佛万石之风。君谓此何如？

比当与安石东游山海，并行田视地利，颐养闲暇。衣食之余，欲与亲知时共欢宴，虽不能兴言高咏，衔杯引满，语田里所行，故以为抚掌之资，其为得意，可胜言邪！常依陆贾、班嗣、杨王孙之处世，甚欲希风数子，老夫志愿尽于此也。

万后为豫州都督，又遗万书诫之曰：“以君迈往不屑之韵，而俯同群辟，诚难为意也。然所谓通识，正自当随事行藏，乃为远耳。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，则尽善矣。食不二味，居不重席，此复何有，而古人以为美谈。济否所由。实在积小以致高大，君其存之。”万不能用，果败。

年五十九卒，赠金紫光禄大夫。诸子遵父先旨，固让不受。

有七子，知名者五人。玄之早卒。次凝之，亦工草隶，仕历江州刺史、左将军、会稽内史。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，凝之弥笃。孙恩之攻会稽，僚佐请为之备。凝之不从，方入靖室请祷，出语诸将佐曰：“吾已请大道，许鬼兵相助，贼自破矣。”既不设备，遂为孙所害。

徽之字子猷。性卓犖不羁，为大司马桓温参军，蓬首散带，不综府事。又为车骑桓冲骑兵参军，冲问：“卿署何曹？”对曰：“似是马曹。”又问：“管几马？”曰：“不知马，何由知数！”又问：“马比死多少？”曰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！”尝从冲行，值暴雨，徽之因下马排入车中，谓曰：“公岂得独擅一车！”冲尝谓徽之曰：“卿在府日久，比当相料理。”徽之初不酬答，直高视，以手版柱颊云：“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耳。”

时吴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，欲观之，便出坐舆造竹下，讽啸良久。主人洒扫请坐，徽之不顾。将出，主人乃闭门，徽之便以此赏之，尽叹而去。尝寄居空宅中，便令种竹。或问其故，徽之但啸咏，指竹曰：“何可一日无此君邪！”尝居山阴，夜雪初霁，月色清朗，四望皓然，独酌酒咏左思《招隐诗》，忽忆戴逵。逵时在剡，便夜乘小船诣之，经宿方至，造门不前而反。人问其故，徽之曰：“本乘兴而行，兴尽而反，何必见安道邪！”雅性放诞，好声色，尝夜与弟献之共读《高士传赞》，献之赏并丹高洁，徽之曰：“未若长卿慢世也。”其傲达若此。时人皆钦其才而矜其行。

后为黄门侍郎，弃官东归，与献之俱病笃，时有术人云：“人命应终，而有生人乐代者，则死者可生。”徽之谓曰：“吾才位不如弟，请以余年代之。”术者曰：“代死者，以己年有余，得以足亡者耳。今君与弟算俱尽，何代也！”未几，献之卒，徽之奔丧不哭，直上灵床坐，取献之琴弹之，久而不调，叹曰：“呜呼子敬，人琴俱亡！”因顿绝。先有背疾，遂溃裂，月余亦卒。子桢之。

桢之字公干，历位侍中、大司马长史。桓玄为太尉，朝臣毕集，问桢之：“我何如君亡叔？”在坐咸为气咽。桢之曰：“亡叔一时之标，公是千载之英。”一坐皆悦。

操之字子重，历侍中、尚书、豫章太守。

献之字子敬。少有盛名，而高迈不羁，虽闲居终日，容止不怠，风流为一时之冠。年数岁，尝观门生樗蒲，曰：“南风不竞。”门生曰：“此郎亦管中窥豹，时见一斑。”献之怒曰：“远惭荀奉倩，近愧刘真长。”遂拂衣而去。尝与兄徽之、操之俱诣谢安，二兄多言俗事，献之寒温而已。既出，客问安王氏兄弟优劣，安曰：“小者佳。”客问其故，安曰：“吉人

之辞寡，以其少言，故知之。”尝与徽之共在一室，忽然火发，徽之遽走，不遑取履。献之神色恬然，徐呼左右扶出。夜卧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，盗物都尽。献之徐曰：“偷儿，氈青我家旧物，可特置之。”群偷惊走。

工草隶，善丹青。七八岁时学书，羲之密从后掣其笔不得，叹曰：“此儿后当复有大名。”尝书壁为方丈大字，羲之甚以为能，观者数百人。桓温尝使书扇，笔误落，因画作乌驳犝牛，甚妙。

起家州主簿、秘书郎，转丞，以选尚新安公主。尝经吴郡，闻顾辟疆有名园。先不相识，乘平肩舆径入。时辟疆方集宾友，而献之游历既毕，傍若无人。辟疆勃然数之曰：“傲主人，非礼也。以贵骄士，非道也。失是二者，不足齿之伦耳。”便驱出门。献之傲如也，不以屑意。

谢安甚钦爱之，请为长史。安进号卫将军，复为长史。太元中，新起太极殿，安欲使献之题榜，以为万代宝，而难言之，试谓曰：“魏时凌云殿榜未题，而匠者误钉之，不可下，乃使韦仲将悬橙书之。比讫，须鬓尽白，裁余气息。还语子弟，宜绝此法。”献之揣知其旨，正色曰：“仲将，魏之大臣，宁有此事！使其若此，有以知魏德之不长。”安遂不之逼。安又问曰：“君书何如君家尊？”答曰：“故当不同。”安曰：“外论不尔。”答曰：“人那得知！”寻除建威将军、吴兴太守，征拜中书令。

及安薨，赠礼有同异之议，惟献之、徐邈共明安之忠勋。献之乃上疏曰：“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风，道誉洋溢。弱冠遐栖，则契齐箕皓；应运释褐，而王猷允塞。及至载宣威灵，强猾消殄。勋勋既融，投拔高让。且服事先帝，眷隆布衣。陛下践阼，阳秋尚富，尽心竭智以辅圣明。考其潜跃始终，事情缱绻，实

大晋之俊辅，义笃于曩臣矣。伏惟陛下留心宗臣，澄神于省察。  
“孝武帝遂加安殊礼。

未几，献之遇疾，家人为上章，道家法应首过，问其有何得失。对曰：“不觉余事，惟忆与郗家离婚。”献之前妻，郗昙女也。俄而卒于官。安僖皇后立，以后父追赠侍中、特进、光禄大夫、太宰，谥曰宪。无子，以兄子静之嗣，位至义兴太守。时议者以为羲之草隶，江左中朝莫有及者，献之骨力远不及父，而颇有媚趣。桓玄雅爱其父子书，各为一帙，置左右以玩之。始羲之所与共游者许迈。

许迈，字叔玄，一名映，丹阳句容人也。家世士族，而迈少恬静，不慕仕进。未弱冠，尝造郭璞，璞为之筮，遇《泰》之《大畜》，其上六爻发。璞谓曰：“君元吉自天，宜学升遐之道。”时南海太守鲍靓隐迹潜遁，人莫之知。迈乃往候之，探其至要。父母尚存，未忍违亲。谓余杭悬霭山近延陵之茅山，是洞庭西门，潜通五岳，陈安世、茅季伟常所游处，于是立精舍于悬霭，而往来茅岭之洞室，放绝世务，以寻仙馆，朔望时节还家定省而已。父母既终，乃遣妇孙氏还家，遂携其同志遍游名山焉。初采药于桐庐县之桓山，饵术涉三年，时欲断谷。以此山近人，不得专一，四面籓之，好道之徒欲相见者，登楼与语，以此为乐。常服气，一气千余息。永和二年，移入临安西山，登岩茹芝，眇尔自得，有终焉之志。乃改名玄，字远游。与妇书告别，又著诗十二首，论神仙之事焉。羲之造之，未尝不弥日忘归，相与为世外之交。玄遗羲之书云：“自山阴南至临安，多有金堂玉室，仙人芝草，左元放之徒，汉末诸得道者皆在焉。”羲之自为之传，述灵异之迹甚多，不可详记。玄自后莫测所终，好道者皆谓之羽化矣。

赞曰：书契之兴，肇乎中古，绳文鸟迹，不足可观。末代

去朴归华，舒笺点翰，争相跨尚，竞其工拙。伯英临池之妙，无复余踪；师宜悬帐之奇，罕有遗迹。逮乎钟王以降，略可言焉。钟虽擅美一时，亦为回绝，论其尽善，或有所疑。至于布纤浓，分疏密，霞舒云卷，无所间然。但其体则古而不今，字则长而逾制，语其大量，以此为瑕。献之虽有父风，殊非新巧。观其字势疏瘦，如隆冬之枯树；览其笔踪拘束，若严家之饿隶。其枯树也，虽槎枿而无屈伸；其饿隶也，则羸羸而不放纵。兼斯二者，故翰墨之病歟！子云近出，擅名江表，然仅得成书，无丈夫之气，行行若萦春蚓，字字如缩秋蛇；卧王濛于纸中，坐徐偃于笔下；虽秃千兔之翰，聚无一毫之筋，穷万谷之皮，敛无半分之骨；以兹播美，非其滥名邪！此数子者，皆誉过其实。所以详察古今，研精篆素，尽善尽美，其惟王逸少乎！观其点曳之工，裁成之妙，烟霏露结，状若断而还连；凤翥龙蟠，势如斜而反直。玩之不觉为倦，览之莫识其端，心慕手追，此人而已。其余区区之类，何足论哉！

## 列传第五十一

王逊 蔡豹 羊鉴 刘胤

桓宣（族子伊） 硃伺 毛宝（子穆之）

刘遐邓岳（子遐 硃序）

王逊，字邵伯，魏兴人也。仕郡察孝廉，为吏部令史，转殿中将军。累迁上洛太守。私牛马在郡生驹犊者，秩满悉以付官，云是郡中所产也。转魏兴太守。惠帝末，西南夷叛，宁州刺史李毅卒，城中百余人奉毅女固守经年。永嘉四年，治中毛孟诣京师求刺史，不见省。孟固陈曰：“君亡亲丧，幽闭穷城，万里诉哀，不垂愍救。既惭包胥无哭秦之感，又愧梁妻无崩城之验，存不若亡，乞赐臣死。”朝廷怜之，乃以逊为南夷校尉、宁州刺史，使于郡便之镇。与孟俱行，道遇寇贼，逾年乃至。外逼李雄，内有夷寇，吏士散没，城邑丘墟。逊披荒纠厉，收聚离散，专杖威刑，鞭撻殊俗。逊未到州，遥举董联为秀才，建宁功曹周悦谓联非才，不下版檄。逊既到，收悦杀之。悦弟潜谋杀逊，以前建宁太守赵混子涛代为刺史。事觉，并诛之。又诛豪右不奉法度者数十家。征伐诸夷，俘馘千计，获马及牛羊数万，于是莫不振服，威行宁土。又遣子澄奉表劝进于元帝，帝嘉之，累加散骑常侍、安南将军、假节，校尉、刺史如

故，赐爵褒中县公。逊以地势形便，上分牂柯为平夷郡，分硃提为南广郡，分建宁为夜郎郡，分永昌为梁水郡，又改益州郡为晋宁郡，事皆施行。

先是，越嵩太守李钊为李雄所执，自蜀逃归，逊复以钊为越嵩太守。李雄遣李骧、任回攻钊，钊自南秦与汉嘉太守王载共距之，战于温水，钊败绩，载遂以二郡附雄。后骧等又渡泸水寇宁州，逊使将军姚崇、爨琛距之，战于堂狼，大破骧等，崇追至泸水，透水死者千余人。崇以道远不敢渡水，逊以崇不穷追也，怒囚群帅，执崇，鞭之，怒甚，发上冲冠，冠为之裂，夜中卒。

逊在州十四年，州人复立逊中子坚行州府事。诏除坚为南夷校尉、宁州刺史、假节，谥逊曰壮。陶侃惧坚不能抗对蜀人，太宁末，表以零陵太守尹奉为宁州，征坚还京，病卒。兄澄袭爵，历魏兴太守、散骑常侍。

蔡豹，字士宣，陈留圉城人。高祖质，汉卫尉，左中郎将邕之叔父也。祖睦，魏尚书。父宏，阴平太守。豹有气干，历河南丞，长乐、清河太守。避乱南渡，元帝以为振武将军、临淮太守，迁建威将军、徐州刺史。初，祖逊为徐州，豹为司马，素易豹。至是，逊为豫州，而豹为徐州，俱受征讨之寄，逊甚愧之。

是时太山太守徐龕与彭城内史刘遐同讨反贼周抚于寒山，龕将于药斩抚。及论功，而遐先之。龕怒，以太山叛，自号安北将军、兖州刺史，攻破东莞太守侯史旄而据其坞。石季龙伐之，龕惧，求降，元帝许焉。既而复叛归石勒，勒遣其将王伏都、张景等数百骑助龕。诏征虜将军羊鉴、武威将军侯礼、临淮太守刘遐、鲜卑段文鸯等与豹共讨之。诸将畏懦，顿兵下邳，不敢前。豹欲进军，鉴固不许。龕遣使请教于勒，勒辞以外难，

而多求于龛。又王伏都等淫其室。龛知勒不救，且患伏都等纵暴，乃杀之，复求降。元帝恶其反覆不纳，敕豹、鉴以时进讨。鉴及刘遐等并疑惮不相听从，互有表闻，故豹久不得进。尚书令刁协奏曰：“臣等伏思淮北征军已失不速，今方盛暑，冒涉山险，山人便弓弩，习土俗，一人守厄，百夫不当。且运漕至难，一朝粮乏，非复智力所能防御也。《书》云宁致人，不致于人。宜顿兵所在，深壁固垒，至秋不了，乃进大军。”诏曰：“知难而退，诚合兵家之言。然小贼虽狡猾，故成擒耳。未战而退，先自摧衄，亦古之所忌。且邵存已据贼垒，威势既振，不可退一步也。”于是遣治书御史郝嘏为行台，催摄令进讨。豹欲径进，鉴执不听。协又奏免鉴官，委豹为前锋，以鉴兵配之，降号折冲将军，以责后效。豹进据卞城，欲以逼龛。时石季龙屯钜平，将攻豹，豹夜遁。退守下邳。徐龛袭取豹辎重于檀丘，将军留宠、陆党力战，死之。

豹既败，将归谢罪，北中郎王舒止之，曰：“胡寇方至，使君且当摄职，为百姓障捍。贼退谢罪，不晚也。”豹从之。元帝闻豹退，使收之。使者至，王舒夜以兵围豹，豹以为他难，率麾下击之，闻有诏乃止。舒执豹，送至建康，斩之，尸于市三日，时年五十二。

豹在徐土，内抚将士，外怀诸众，甚得远近情，闻其死，多悼惜之。无子，兄子裔字元子，散骑常侍、兖州刺史、高阳乡侯。殷浩北伐，使裔率众出彭城，卒于军。

羊鉴，字景期，太山人也。父济，匈奴中郎将。兄炜，历太仆、兖徐二州刺史。鉴为东阳太守，累迁太子左卫率。时徐龛反叛，司徒王导以鉴是龛州里冠族，必能制之，请遣北讨。鉴深辞才非将帅。太尉郗鉴亦表谓鉴非才，不宜妄使。导不纳，强启授以征讨都督，果败绩。导以举鉴非才，请自贬，帝不从。

有司正鉴斩刑，元帝诏以鉴太妃外属，特免死，除名。久之，为少府。及王敦反，明帝以鉴敦舅，又素相亲党，微被嫌责。及成帝即位，豫讨苏峻，以功封丰城县侯，徙光禄勋，卒。

刘胤，字承胤，东莱掖人，汉齐悼惠王肥之后也，美姿容，善自任遇，交结时豪，名著海岱间，士咸慕之。举贤良，辟司空掾，并不就。且天下大乱，携母欲避地辽东，路经幽州，刺史王浚留胤，表为渤海太守。浚败，转依冀州刺史邵续。续徒众寡弱，谋降于石勒，胤言于续曰：“夫田单、包胥，齐楚之小吏耳，犹能存已灭之邦，全丧败之国。今将军杖精锐之众，居全胜之城，如何坠将登之功于一萑，委忠信之人于豺狼乎！且项羽、袁绍非不强也，高祖縞冠，人应如响；曹公奉帝，而诸侯绥穆。何者？盖逆顺之理殊，自然之数定也。况夷戎丑类，屯结无赖，虽有犬羊之盛，终有庖宰之患，而欲托根结援，无乃殆哉！”续曰：“若如君言，计将安出？”胤曰：“琅邪王以圣德钦明，创基江左，中兴之隆可企踵而待。今为将军计者，莫若抗大顺以激义士之心，奉忠正以厉军人之志。夫机事在密，时至难违，存亡废兴，在此举矣。”续从之，乃杀异议者数人，遣使江南，朝廷嘉之。胤仍求自行，续厚遣之。

既至，元帝命为丞相参军，累迁尚书吏部郎。胤闻石季龙攻厌次，言于元帝曰：“北方镇皆没，惟余邵续而已。如使君为季龙所制，孤义士之心，阻归本之路。愚谓宜存救援。”元帝将遣救之，会续已没而止。王敦素与胤交，甚钦贵之，请为右司马。胤知敦有不臣心，枕疾不视事，以是忤敦意，出为豫章太守，辞以脚疾，诏就家授印绶。郡人莫鸿，南土豪族，因乱，杀本县令，横恣无道，百姓患之。胤至，诛鸿及诸豪右，界内肃然。咸和初，为平南军司，加散骑常侍。苏峻作乱，温峤率众而下，留胤等守溢口。事平，以勋赐爵丰城子。俄而代

峤为平南将军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领江州刺史、假节。

胤位任转高，矜豪日甚，纵酒耽乐，不恤政事，大殖财货，商贩百万。初，胤之代峤也，远近皆为谓非选。陶侃、郗鉴咸云胤非方伯才，朝廷不从。或问王悦曰：“今大难之后，纲纪弛顿，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，流人万计，布在江州。江州，国之南藩，要害之地，而胤以侈怙之性，卧而对之，不有外变，必有内患。”悦曰：“闻温平南语家公云，连得恶梦，思见代者。寻云可用刘胤。此乃温意，非家公也。”是时朝廷空罄，百官无禄，惟资江州运漕。而胤商旅继路，以私废公。有司奏免胤官。书始下，而胤为郭默所害，年四十九。

子赤松嗣，尚南平长公主，位至黄门郎、义兴太守。

桓宣，谯国铨人也。祖诩，义阳太守。父弼，冠军长史。宣开济笃素，为元帝丞相舍人。时坞主张平自称豫州刺史，樊雅自号谯郡太守，各据一城，众数千人。帝以宣信厚，又与平、雅同州里，转宣为参军，使就平、雅。平、雅遣军主簿随宣诣丞相府受节度，帝皆加四品将军，即其所部，使捍御北方。南中郎将王含请宣为参军。

顷之，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芦洲，遣参军殷乂诣平、雅。乂意轻平，视其屋，云当持作马厩，见大镬，欲铸作铁器。平曰：“此是帝王大镬，天下定后方当用之，奈何打破！”乂曰：“卿能保头不？而惜大镬邪！”平大怒，于坐斩乂，阻兵固守。岁余，逖攻平杀之，而雅据谯城。逖以力弱，求助于含，含遣宣领兵五百助逖。逖谓宣曰：“卿先已说平、雅，信义大著于彼。今复为我说雅。雅若降者，方相擢用，不但免死而已。”宣复单马从两人诣雅，曰：“祖逖方欲平荡二寇，每何卿为援。前殷乂轻薄，非豫州意。今若和解，则忠勋可立，富贵可保。若犹固执，东府赫然更遣猛将，以卿乌合之众，凭阻穷城，强

贼伺其北，国家攻其南，万无一全也。愿善量之。”雅与宣置酒结友，遣子随宣诣逖。少日，雅便自诣逖，逖遣雅还抚其众。雅金谓前数骂辱，惧罪不敢降。雅复闭城自守。逖往攻之，复遣宣入说雅。雅即斩异己者，遂出降。未几，石勒别将围谯城，含又遣宣率众救逖，未至而贼退。逖留宣讨诸未服，皆破之。迁谯国内史。

祖约之弃谯城也，宣以笺谏，不从，由是石勒遂有陈留。及约与苏峻同反，宣谓祖智曰：“今强胡未灭，将戮力以讨之，而与峻俱反，此安得久乎！使君若欲为雄霸，何不助国讨峻，威名自举。”智等不能用。宣欲谏约，遣其子戎白约求入。约知宣必谏，不听。宣遂距约，不与之同。邵陵人陈光率部落数百家降宣，宣皆慰抚之。约还历阳，宣将数千家欲南投寻阳，营于马头山。值祖焕欲袭湓口，陶侃使毛宝救之。焕遣众攻宣，宣使戎求救于宝。宝击焕，破之，宣因投温峤。峤以戎为参军。贼平，宣居于武昌，戎复为刘胤参军。郭默害胤，复以戎为参军。

陶侃讨默，默遣戎求救于宣，宣伪许之。西阳太守邓岳、武昌太守刘诩皆疑宣与默同。豫州西曹王随曰：“宣尚背祖约，何缘同郭默邪！”岳、诩乃遣随诣宣以观之。随谓宣曰：“明府心虽不尔，无以自明，惟有以戎付随耳。”宣乃遣戎与随俱迎陶侃。辟戎为掾，上宣为武昌太守。寻迁监沔中军事、南中郎将、江夏相。

石勒荆州刺史郭敬戍襄阳。陶侃使其子平西参军斌与宣俱攻樊城，拔之。竟陵太守李阳又破新野。敬惧，遁走。宣与阳遂平襄阳，侃使宣镇之，以其淮南部曲立义成郡。宣招怀初附，劝课农桑，简刑罚，略威仪，或载锄耒于轺轩，或亲芸获于陇亩。十余年间，石季龙再遣骑攻之，宣能得众心，每以寡弱距

守，论者以为次于祖逖、周访。

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，会侃薨。后庾亮为荆州，将谋北伐，以宣为都督沔北前锋征讨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司州刺史、假节，镇襄阳。季龙使骑七千渡沔攻之，亮遣司马王愨期、辅国将军毛宝救宣。贼三面为地窟攻城，宣募精勇，出其不意，杀伤数百，多获铠马，贼解围退走。久之，宣遣步骑收南阳诸郡百姓没贼者八千余人以归。庾翼代亮，欲倾国北讨，更以宣为都督司梁雍三州荆州之南阳襄阳新野南乡四郡军事、梁州刺史、持节，将军如故。以前后功，封竟陵县男。

宣久在襄阳，绥抚侨旧，甚有称绩。庾翼迁镇襄阳，令宣进伐石季龙将李黑，军次丹水，为贼所败。翼怒，贬宣为建威将军，使移戍岷山。宣望实俱丧，兼以老疾，时南蛮校尉王愨期守江陵，以疾求代，翼以宣为镇南将军、南郡太守，代愨期。宣不得志，未之官，发愤卒。追赠镇南将军。戎官至新野太守。

伊字叔夏，父景，有当世才干，仕至侍中、丹阳尹、中领军、护军将军、长社侯，伊有武干，标悟简率，为王濛、刘惔所知，频参诸府军事，累迁大司马参军。时苻坚强盛，边鄙多虞，朝议选能距捍疆场者，乃授伊淮南太守。以绥御有方，进督豫州之十二郡扬州之江西五郡军事、建威将军、历阳太守，淮南如故。与谢玄共破贼别将王鉴、张蚝等，以功封宣城县子，又进都督豫州诸军事、西中郎将、豫州刺史。及苻坚南寇，伊与冠军将军谢玄、辅国将军谢琰俱破坚于淝水，以功封永修县侯，进号右军将军，赐钱百万，袍表千端。

伊性谦素，虽有大功，而始终不替。善音乐，尽一时之妙，为江左第一。有蔡邕柯亭笛，常自吹之。王徽之赴召京师，泊舟青溪侧。素不与徽之相识。伊于岸上过，船中客称伊小字曰：“此桓野王也。”徽之便令人谓伊曰：“闻君善吹笛，试为我

一奏。”伊是时已贵显，素闻徽之名，便下车，踞胡床，为作三调，弄毕，便上车去，客主不交一言。

时谢安女婿王国宝专利无检行，安恶其为人，每抑制之。及孝武末年，嗜酒好内，而会稽王道子昏蓄尤甚，惟狎昵谄邪，于是国宝谗谀之计稍行于主相之间。而好利险谗之徒，以安功名盛极，而构会之，嫌隙遂成。帝召伊饮宴，安侍坐。帝命伊吹笛。伊神色无迁，即吹为一弄，乃放笛云：“臣于箏分乃不及笛，然自足以韵合歌管，请以箏歌，并请一吹笛人。”帝善其调达，乃敕御妓奏笛。伊又云：“御府人于臣必自不合，臣有一奴，善相便串。”帝弥赏其放率，乃许召之。奴既吹笛，伊便抚箏而歌《怨诗》曰：“为君既不易，为臣良独难。忠信事不显，乃有见疑患。周旦佐文武，《金縢》功不刊。推心辅王政，二叔反流言。”声节慷慨，俯仰可观。安泣下沾衿，乃越席而就之，捋其须曰：“使君于此不凡！”帝甚有愧色。

伊在州十年，绥抚荒杂，甚得物情。桓冲卒，迁都督江州荆州十郡豫州四郡军事、江州刺史，将军如故，假节。伊到镇，以边境无虞，宜以宽恤为务，乃上疏以江州虚耗，加连岁不登，今余户有五万六千，宜并合小县，除诸郡逋米，移州还镇豫章。诏令移州寻阳，其余皆听之。伊随宜拯抚，百姓赖焉。在任累年，征拜护军将军。以右军府千人自随，配护军府。卒官。赠右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谥曰烈。

初，伊有马步铠六百领，豫为表，令死乃上之。表曰：“臣过蒙殊宠，受任西藩。淮南之捷，逆兵奔北，人马器铠，随处放散。于时收拾败破，不足贯连。比年营缮，并已修整。今六合虽一，余烬未灭，臣不以朽迈，犹欲输效力命，仰报皇恩。此志永绝，衔恨泉壤。谨奉输马具装百具、步铠五百领，并在寻阳，请勒所属领受。”诏曰：“伊忠诚不遂，益以伤怀，仍

受其所上之铠。”

子肃之嗣。卒，子陵嗣。宋受禅，国除。伊弟不才，亦有将略。讨孙恩，至冠军将军。

硃伺，字仲文，安陆人。少为吴牙门将陶丹给使。吴平，内徙江夏。伺有武勇，而讷口，不知书，为郡将督，见乡里士大夫，揖称名而已。及为将，遂以谦恭称。张昌之逆，太守弓钦走淝口，伺与同辈柳宝、布兴合众讨之，不克，乃与钦奔武昌。后更率部党攻灭之。转骑部曲督，加绥夷都尉。伺部曲等以诸县附昌，惟本部唱义讨逆，逆顺有嫌，求别立县，因此遂割安陆东界为淝阳县而贯焉。

其后陈敏作乱，陶侃时镇江夏，以伺能水战，晓作舟舰，乃遣作大舰，署为左甄，据江口，摧破敏前锋。敏弟恢称荆州刺史，在武昌，侃率伺及诸军进讨，破之。敏、恢既平，伺以功封亭侯，领骑督。时西阳夷贼抄掠江夏，太守杨珉每请督将议距贼之计，伺独不言。珉曰：“硃将军何以不言？”伺答曰：“诸人以舌击贼，伺惟以力耳。”珉又问：“将军前后击贼，何以每得胜邪？”伺曰：“两敌共对，惟当忍之。彼不能忍，我能忍，是以胜耳。”珉大笑。

永嘉中，石勒破江夏，伺与杨珉走夏口。及陶侃来戍夏口，伺依之，加明威将军。随侃讨杜弢，有殊功，语在侃传。夏口之战，伺用铁面自卫，以弩的射贼大帅数人，皆杀之。贼挽船上岸，于水边作阵。伺逐水上下以邀之，箭中其胫，气色不变。诸军寻至，贼溃，追击之，皆弃船投水，死者太半。贼夜还长沙，伺追蒲圻，不及而反。加威远将军，赤幢曲盖。

建兴中，陈声率诸无赖二千余家断江抄掠，侃遣伺为督护讨声。声众虽少，伺容之不击，求遣弟诣侃降，伺外许之。及声去，伺乃遣劲勇要声弟斩之，潜军袭声。声正旦并出祭祀饮

食，伺军入其门方觉。声将阎晋、郑进皆死战，伺军人多伤，乃还营。声东走，保董城。伺又率诸军围守之，遂重柴绕城，作高橧，以劲弩下射之，又断其水道。城中无水，杀牛饮血。阎晋，声妇弟也，乃斩声首出降。又以平蜀贼袭高之功，加伺广威将军，领竟陵内史。

时王敦欲用从弟鬲代侃为荆州，侃故将郑攀、马俊等乞侃于敦，敦不许。攀等以侃始灭大贼，人皆乐附，又以鬲忌戾难事，谋共距之。遂屯结涪口，遣使告伺。伺外许之，而称疾不赴。攀等遂进距鬲。既而士众疑阻，复散还横桑口，欲入杜曾。时硃轨、赵诱、李桓率众将击之，攀等惧诛，以司马孙景造谋距鬲，因斩之，降轨等。

麋将西出，遣长史刘浚留镇扬口垒。时杜曾会请讨第五猗于襄阳，伺谓麋曰：“曾是猾贼，外示西还，以疑众心，欲诱引官军使西，然后兼道袭扬口耳。宜大部分，未可便西。”麋性矜厉自用，兼以伺老怯难信，遂西行。曾等果驰还。麋乃遣伺归，裁至垒，即为曾等所围。刘浚以垒北门危，欲令伺守之。或说浚云：“伺与郑攀同者。”乃转守南门。贼知之，攻其北门。时郑攀党马俊等亦来攻垒，俊妻子先在垒内，或请皮其面以示之。伺曰：“杀其妻子，未能解围，但益其怒耳。”乃止。伺常所调弩忽噤不发，伺甚恶之。及贼攻陷北门，伺被伤退入船。初，浚开诸船底，以木掩之，名为船械。伺既入，贼举艇摘伺，伺逆接得艇，反以摘贼。贼走上船屋，大唤云：“贼帅在此！”伺从船底沈行五十步，乃免。遇医疗，创小差。杜曾遣说伺云：“马俊等感卿恩，妻孥得活。尽以卿家外内百口付俊，俊已尽心收视，卿可来也。”伺答曰：“贼无白首者，今吾年六十余，不能复与卿作贼。吾死，当归南，妻子付汝。”乃还甑山。时王鬲与李桓、杜曾相持，累战甑山下。军士数惊

唤云：“贼欲至！”伺惊创而卒。因葬甑山。

毛宝，字硕真，荥阳阳武人也。王敦以为临湘令。敦卒，为温峤平南参军。苏峻作逆，峤将赴难，而征西将军陶侃怀疑不从。峤屡说不能回，更遣使顺侃意曰：“仁公且守，仆宜先下。”遣信已二日，会宝别使还，闻之，说峤曰：“凡举大事，当与天下共同，众克在和，不闻有异。假令可疑，犹当外示不觉，况自作疑耶！便宜急追信，改旧书，说必应俱征。若不及前信，宜更遣使。”峤意悟，即追信改书，侃果共征峻。宝领千人为峤前锋，俱次茄子浦。

初，峤以南军习水，峻军便步，欲以所长制之，宜令三军，有上岸者死。时苏峻送米万斛馈祖约、约遣司马桓抚等迎之。宝告其众曰：“兵法，军令有所不从，岂可不上岸邪！”乃设变力战，悉获其米，虜杀万计，约用大饥。峤嘉其勋，上为庐江太守。

约遣祖焕、桓抚等欲袭湓口，陶侃将自击之，宝曰：“义军恃公，公不可动，宝请讨之。”侃顾谓坐客曰：“此年少言可用也。”乃使宝行。先是，桓宣背约，南屯马头山，为焕、抚所攻，求救于宝。宝众以宣本是约党，疑之。宣遣子戎重请，宝即随戎赴之。未至，而贼已与宣战。宝军悬兵少，器械滥恶，大为焕、抚所破。宝中箭，贯髀彻鞍，使人蹋鞍拔箭，血流满靴，夜奔船所百余里，望星而行。到，先哭战亡将士，洗疮讫，夜还救宣。宝至宣营，而焕、抚亦退。宝进攻祖约，军次东关，破合肥，寻召归石头。陶侃、温峤未能破贼，侃欲率众南还。宝谓峤曰：“下官能留之。”乃往说侃曰：“公本应领芜湖，为南北势援，前既已下，势不可还。且军政有进无退，非直整齐三军，示众必死而已，亦谓退无所据，终至灭亡。往者杜弼非不强盛，公竟灭之，何至于峻独不可破邪！贼亦畏死，非皆

勇健，公可试与宝兵，使上岸断贼资粮，出其不意，使贼困蹙。若宝不立效，然后公去，人心不恨。”侃然之，加宝督护。宝烧峻句容、湖孰积聚，峻颇乏食，侃遂留不去。

峻既死，匡术以苑城降。侃使宝守南城，邓岳守西城。贼遣韩晃攻之，宝登城射杀数十人。晃问宝曰：“君是毛庐江邪？”宝曰：“是。”晃曰：“君名壮勇，何不出斗！”宝曰：“君若健将，何不入斗！”晃笑而退。贼平，封州陵县开国侯，千六百户。

庾亮西镇，请为辅国将军、江夏相、督随义阳二郡，镇上明。又进南中郎。随亮讨郭默。默平，与亮司马王愨期救桓宣于章山，击贼将石遇，破之，进征虏将军。亮谋北伐，上疏解豫州，请以授宝。于是诏以宝监扬州之江西诸军事、豫州刺史，将军如故，与西阳太守樊峻以万人守邾城。石季龙恶之，乃遣其子鉴与其将夔安、李菟等五万人来寇，张貉渡二万骑攻邾城。宝求救于亮，亮以城固，不时遣军，城遂陷。宝、峻等率左右突围出，赴江死者六千人，宝亦溺死。亮哭之恸，因发疾，遂薨。

诏曰：“宝之倾败，宜在贬裁。然苏峻之难，致力王室。今咎其过，故不加赠，祭之可也。”其后公卿言宝有重勋，加死王事，不宜夺爵。升平三年，乃下诏复本封。

初，宝在武昌，军人有于市买得一白龟，长四五寸，养之渐大，放诸江中。邾城之败，养龟人被铠持刀，自投于水中，如觉堕一石上，视之，乃先所养白龟，长五六尺，送至东岸，遂得免焉。

宝二子：穆之、安之。

穆之字宪祖，小字武生，名犯王靖后讳，故行字，后又以桓温母名宪，乃更称小字。穆之果毅有父风，安西将军庾翼以

为参军。袭爵州陵侯，翼等专威陕西，以子方之为建武将军，守襄阳。方之年少，翼选武将可信杖者为辅弼，乃以穆之为建武司马。俄而翼薨，大将干瓚、戴羲等作乱，穆之与安西长史江胪、司马硃焘等共平之。

桓温代翼，复取为参军。从温平蜀，以功赐次子都乡侯。寻除扬威将军、颍川太守，随温平洛，入关。温将旋师，以谢尚未至，留穆之以二千人卫山陵。升平初，迁督宁州诸军事、扬威将军、宁州刺史。以桓温封南郡，徙穆之为建安侯，复为温太尉参军。加冠军将军，以所募兵配之。温伐慕容，使穆之监凿钜野百余里，引汶会于济川。及温焚舟步归，使穆之督东燕四郡军事。领东燕太守，本官如故。袁真以寿阳叛，温将征之。穆之以冠军领淮南太守，守历阳。真平，余党分散，乃以穆之督扬州之江西军事，复领陈郡太守。俄而徙督扬州之义成荆州五郡雍州之兆军事、襄阳义成河南三郡太守，将军如故。寻进领梁州刺史。顷之，以疾解职，诏以冠军征还。

苻坚别将寇彭城，复以将军假节、监江北军事。镇广陵。迁右将军、宣城内史、假节，镇姑孰。穆之以为戍在近畿，无复军警，不宜加节，上疏辞让，许之。苻坚别将围襄阳，诏穆之就上明受桓冲节度。冲使穆之游军沔中。穆之始至，而硃序陷没，引军还郡。坚众又寇蜀汉，梁州刺史杨亮、益州刺史周仲孙奔退，冲使穆之督梁州之三郡军事、右将军、西蛮校尉、益州刺史、领建平太守、假节，戍巴郡。以子球为梓潼太守。穆之与球伐坚，至于巴西郡，以粮运乏少，退屯巴东，病卒。追赠中军将军，谥曰烈。子珍嗣，位至天门太守。珍弟璩、球、璠、瑾、瑗，璩最知名。

璩字叔琏。弱冠，右将军桓豁以为参军。寻遭父忧，服阙，为谢安卫将军参军，除尚书郎。安复请为参军，转安子琰征虜

司马。淮肥之役，苻坚进走，璩与田次之共蹶坚，至中阳，不及而归。迁宁朔将军、淮南太守。寻补镇北将军、谯王恬司马。海陵县界地名青蒲，四面湖泽，皆是菰葑，逃亡所聚，威令不能及。璩建议率千讨人。时大旱，璩因放火，菰葑尽然，亡户窘迫，悉出诣璩自首，近有万户，皆以补兵，朝廷嘉之。转西中郎司马、龙骧将军、谯梁二郡内史。寻代郭铨为建威将军、益州刺史。

安帝初，进征虏将军。及桓玄篡位，遣使加璩散骑常侍、左将军。璩执留玄使，不受命。玄以桓希为梁州刺史，王异据涪，郭法戍宕渠，师寂戍巴郡，周道子戍白帝以防之。璩传檄远近，列玄罪状，遣巴东太守柳约之、建平太守罗述、征虏司马甄季之击破希等，仍率众次于白帝。武陵王令曰：“益州刺史毛璩忠诚恇亮，自桓玄萌祸，常思蹶其后。今若平殄凶逆，肃清荆郢者，便当即授上流之任。”

初，璩弟宁州刺史璠卒官，璩兄球孙祐之及参军费恬以数百人送丧，葬江陵。会玄败，谋奔梁州。璩弟瑾子修之时为玄屯骑校尉，诱玄使入蜀，既而修之与祐之、费恬及汉嘉人冯迁共杀玄。约之等闻玄死，进军到枝复攻没江陵。刘毅等还寻阳，约之亦退。俄而季子、述皆病，约子诣振伪降，因欲袭振而桓振。事泄，被害。约之司马时延祖、涪陵太守文处茂等抚其余众，保涪陵。振遣桓放之为益州，屯西陵。处茂距击，破之。振死，安帝反正，诏曰：“夫贞松标于岁寒，忠臣亮于国危。益州刺史璩体识弘正，诚契义旗，受命偏师，次于近畿，匡翼之勋，实感朕心。可进征西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都督益梁秦凉宁五州军事，行宜都、宁蜀太守。文处茂宣赞蕃牧，蒙险夷难，可辅国将军、西夷校尉、巴西梓潼二郡太守。”又诏西夷校尉瑾为持节、监梁秦二州军事、征虏将军、梁秦二州刺史、略阳

武都太守。瑾弟蜀郡太守瑗为辅国将军、宁州刺史。

初，璩闻振陷江陵，率众赴难，使瑾、瑗顺外江而下，使参军谯纵领巴西、梓潼二郡军下涪水，当与璩军会于巴郡。蜀人不乐东征，纵因人情思归，于五城水口反，还袭涪，害瑾，瑾留府长史郑纯之自成都驰使告璩。璩时在略城，去成都四百里，遣参军王琮讨反者，相距于广汉。樊道令何林聚党助纵，而璩下人受纵诱说，遂共害璩及瑗，并子侄之在蜀者，一时殄没。璩子弘之嗣。

义熙中，时延祖为始康太守，上疏讼璩兄弟，于是诏曰：“故益州刺史璩、西夷校尉瑾、蜀郡太守瑗勤王忠烈，事乖虑外。葬送日近，益怀恻怆，可皆赠先所授官，给钱三十万、布三百匹。”论璩讨桓玄功，追封归乡公，千五百户。又以祐之斩玄功，封夷道县侯。

自宝至璩三叶，拥旄开国者四人，将帅之家，与寻阳周氏为辈，而人物不及也。

瑾子修之，频历清显，至右卫将军，从刘裕平姚泓。后为安西司马，没于魏。

安之字仲祖，亦有武干，累迁抚军参军、魏郡太守。简文辅政，委以爪牙。及登阼，安之领兵从驾，使止宿宫中。寻拜游击将军。时庾希入京口，朝廷震动，命安之督城门诸军事。孝武即位，妖贼卢悚突入殿廷。安之闻难，率众直入云龙门，手自奋击。既而左卫将军殷康、领军将军桓秘等至，与安之并力，悚因剿灭。迁右卫将军。定后崩，领将作大匠。卒官。追赠光禄勋。

四子：潭、泰、邃、遁。潭嗣爵，官至江夏相。泰历太傅从事中郎、后军谘议参军，与邃俱为会稽王父子所昵，乃追论安之讨卢悚勋，赐爵平都子，命潭袭爵。元显尝宴泰家，既而

欲去，泰苦留之曰：“公若遂去，当取公脚。”元显大怒，奋衣而出，遂与元显有隙。及元显败，泰时为冠军将军、堂邑太山二郡太守。遂为游击将军，遁为太傅主簿，桓玄得志，使泰收元显，遂于新亭，泰因宿恨，手加殴辱。俄并为玄所杀，惟遁被徙广州。义熙初，得还，至宜都太守。

德祖，璩宗人也。父祖并没于贼中。德祖兄弟五人，相携南渡，皆有武干，荆州刺史刘道规以德祖为建武将军、始平太守，又徙涪陵太守。卢循之役，道规又以为参军，伐徐道覆于始兴。寻遭母忧。刘裕伐司马休之，版补太尉参军、义阳太守，赐爵迁陵县侯，转南阳太守，从刘裕伐姚泓，频攻荥阳、扶风、南安、冯翊数郡，所在克捷。裕嘉之，以为龙骧将军、秦州刺史。裕留第二子义真为安西将军、雍州刺史。以德祖为中兵参军，领天水太守，从义真还。裕以德祖督河东平阳二郡军事、辅国将军、河东太守，代刘遵考守蒲坂。及河北覆败，德祖全军而归。裕方欲荡平关洛，先以德祖督九郡军事、冠军将军、荥阳京兆太守，以前后功，赐爵灌阳县男，寻迁督司雍并三州诸军事、冠军将军、司州刺史，戍武牢，为魏所没。

德祖次弟疑，疑弟辩，并有志节。疑死于卢循之难，辩没于鲁宗之役，并奋不顾命，为世所叹。

刘遐，字正长，广平易阳人也。性果毅，便弓马，开豁勇壮。值天下大乱，遐为坞主，每击贼，率壮士陷坚摧锋，冀方比之张飞、关羽。乡人冀州刺史邵续深器之，以女妻焉，遂壁于河济之间，贼不敢逼。遐间道遣使受元帝节度，朝廷嘉之，玺书慰勉，以为龙骧将军、平原内史。建武初，元帝令曰：“遐忠勇果毅，义诚可嘉。以遐为下邳内史，将军如故。”

初，沛人周坚，一名抚，与同郡周默因天下乱，各为坞主，以寇抄为事。默降祖逖，抚怒，遂袭杀默，以彭城叛，石勒遣

骑援之。诏遐领彭城内史，与徐州刺史蔡豹、太山太守徐龕共讨抚，战于寒山，抚败走。诏徙遐为临淮太守。徐龕复反，事平，以遐为北中郎将、兖州刺史。

太宁初，自彭城移屯泗口。王含反，遐与苏峻俱赴京都。含败，随丹阳尹温峤追含至于淮南，遐颇放兵虏掠。峤曰：“天道助顺，故王含剿绝，不可因乱为乱也。”遐深自陈而拜谢。事平，以功封泉陵公，迁散骑常侍、监淮北军事、北中郎将、徐州刺史、假节，代王邃镇淮阴。咸和元年卒，追赠安北将军。

子肇年幼，成帝以徐州授郗鉴，以郭默为北中郎将，领遐部曲。遐妹夫田防及遐故将史迭、卞咸、李龙等不乐他属，共立肇，袭遐故位以叛。成帝遣郭默等率诸郡讨之。默等始上道，而临淮太守刘矫率将士数百掩袭遐营，迭等进走，斩田防及督护卞咸等，追斩迭、龙于下邳，传首诣阙。遐母妻子参佐将士悉还建康。

遐妻骁果有父风。遐尝为石季龙所围，妻单将数骑，拔遐出于万众之中。及田防等欲为乱，遐妻止之，不从，乃密起火烧甲杖都尽。

肇袭爵，官至散骑侍郎。肇卒，子举嗣。卒，子遵之嗣。卒，子伯龄嗣。宋受禅，国除。

邓岳，字伯山，陈郡人也。本名岳，以犯康帝讳，改为岳，后竟改名为岱焉。少有将帅才略，为王敦参军。转从事中郎、西阳太守。王含构产逆，岳领兵随含向京都。及含败，岳与周抚俱奔蛮王向蚕。后遇赦，与抚俱出。久之，司徒王导命为从事中郎，后复为西阳太守。

及苏峻反，平南将军温峤遣岳与督护王愨期、鄱阳太守纪睦等率舟军赴难。峻平，还郡。郭默之杀刘胤也，大司马陶侃使岳率西阳之众讨之。默平，迁督交广二州军事、建武将军、

领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、假节，录前后勋，封宜城县伯。咸康三年，岳遣军伐夜郎，破之，加督宁州，进征虏将军，迁平南将军。卒，子遐嗣。

遐字应远。勇力绝人，气盖当时，时人方之樊哙。桓温以为参军，数从温征伐，历冠军将军，数郡太守，号为名将。襄阳城北沔水中有蛟，常为人害，遐遂拔剑入水，蛟绕其足，遐挥剑截蛟数段而出。枋头之役，温既怀耻忿，且忌惮遐之勇果，因免遐官，寻卒。宁康中，追赠庐陵太守。

岳弟逸，字茂山，亦有武干。岳卒后，以逸监交广州、建威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、假节。

殊序，字次伦，义阳人也。父焘，以才干历西蛮校尉、益州刺史。序世为名将，累迁鹰扬将军、江夏相。兴宁末，梁州刺史司马勋反，桓温表序为征讨都护往讨之，以功拜征虏将军，封襄平子。太和中，迁兖州刺史。时长城人钱弘聚党百余人，藏匿原乡山。以序为中军司马、吴兴太守。序至郡，讨擒之。事讫，还兖州。

宁康初，拜使持节、监沔中诸军事、南中郎将、梁州刺史，镇襄阳。是岁，苻坚遣其将苻丕等率众围序，序固守，贼粮将尽，率众苦攻之。初，苻丕之来攻也，序母韩自登城履行，谩西北角当先受弊，遂领百余婢并城中女子于其角斜筑城二十余丈。贼攻西北角，果溃，众便固新筑城。丕遂引退。襄阳人谓此城为夫人城。序累战破贼，人情劳懈，又以贼退稍远，疑未能来，守备不谨，督护李伯护密与贼相应，襄阳遂没，序陷于苻坚。坚杀伯护徇之，以其不忠也。序欲逃归，潜至宜阳，藏夏揆家。坚疑揆，收之，序乃诣苻晖自首，坚嘉而不问，以为尚书。

太元中，苻坚南侵，谢石率众距之。时坚大兵尚在项，苻

融以三十万众先至。坚遣序说谢石，称己兵威。序反谓石曰：“若坚百万之众悉到，莫可与敌，及其未会，击之，可以得志。”于是石遣谢琰选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战。坚众小却，序时在其军后，唱云：“坚败！”众遂大奔，序乃得归。拜龙骧将军、琅邪内史，转扬州豫州五郡军事、豫州刺史，屯洛阳。

后丁零翟辽反，序遣将军秦膺、童斌与淮泗诸郡共讨之。又监兖青二州诸军事、二州刺史，将军如故，进镇彭城。序求镇淮阴，帝许焉。翟辽又使其子钊寇陈颖，序还遣秦膺讨钊，走之，拜征虏将军。表求运江州米十万斛，布五千匹以资军费，诏听之。加都督司、雍、梁、秦四州军事。帝遣广威将军、河南太守杨佺期，南阳太守赵睦，各领兵千人隶序。序又表求故荆州刺史桓石生府田百顷，并谷八万斛，给之。仍戍洛阳，卫山陵也。

其后慕容永率众向洛阳，序自河阴北济，与永伪将王次等相遇，乃战于沁水，次改走，斩其支将勿支首。参军赵睦、江夏相桓不才追永，破之于太行。永归上党。时杨楷聚众数千，在湖陕，闻永败，遣任子诣序乞降。序追永至上党之白水，与永相持二旬。闻翟辽欲向金墉，乃还，遂攻翟钊于石门，遣参军赵蕃破翟辽于怀县，辽宵遁。序退次洛阳，留膺扬将军硃党戍石门。序仍使子略督护洛城，赵蕃为助。序还襄阳。会稽王道子以序胜负相补，不加褒贬。

其后东羌校尉奚冲欲入汉川，安定人皇甫钊、京兆人周勋等谋纳之。梁州刺史周琼失巴西三郡，众寡力弱，告急于序，序遣将军皇甫贞率众赴之。冲据长安东，钊、勋散走。

序以老病，累表解职，不许。诏断表，遂辄去任。数旬，归罪廷尉，诏原不问。太元十八年卒，赠左将军、散骑常侍。

史臣曰：晋氏沦丧，播迁江表，内难荐臻，外虞不息，经

略之道，是所未弘，将帅之功，无闻焉尔。逊、豹、宣、胤服勤于太兴之间，毛、邓、刘、硃驰骛乎咸和之后。虽人不逮古，亦足列于当世焉。

赞曰：气分淮海，灾流漚涧。覆类玄蚘，兴微《鸿雁》。鼓鞞在听，《兔置》有作。赳赳群英，勤兹王略。

## 列传第五十二

陈寿 王长文 虞溥 司马彪

王隐 虞预 孙盛 干宝

邓粲 谢沉 习凿齿 徐广

陈寿，字承祚，巴西安汉人也。少好学，师事同郡谯周，仕蜀为观阁令史。宦人黄皓专弄威权，大臣皆曲意附之，寿独不为之屈，由是屡被谴黜。遭父丧，有疾，使婢丸药，客往见之，乡党以为贬议。及蜀平，坐是沈滞者累年。司空张华爱其才，以寿虽不远嫌，原情不至贬废，举为孝廉，除佐著作郎，出补阳平令。撰《蜀相诸葛亮集》奏之。除著作郎，领本郡中正。撰魏吴蜀《三国志》凡六十五篇。时人称其善叙事，有良史之才。夏侯湛时著《魏书》见寿所作，便坏己书而罢。张华深善之，谓寿曰：“当以《晋书》相付耳。”其为时所重如此。或云丁仪、丁嵩有盛名于魏，寿谓其子曰：“可觅千斛米见与，当为尊公作佳传。”丁不与之，竟不为立传。寿父为马谡参军，谡为诸葛亮所诛，寿父亦坐被髡，诸葛瞻又轻寿。寿为亮立传，谓亮将略非长，无应敌之才，言瞻惟工书，名过其实。议者以此少之。

张华将举寿为中书郎，荀勖忌华而疾寿，遂讽吏部迁寿为

长广太守。辞母老不就。杜预将之镇，复荐之于帝，宜补黄散。由是授御史治书。以母忧去职。母遗言令葬洛阳，寿遵其志。又坐不以母归葬，竟被贬议。初，譙周尝谓寿曰：“卿必以才学成名，当被损折，亦非不幸也。宜深慎之。”寿至此，再致废辱，皆如周言。后数岁，起为太子中庶子，未拜。

元康七年，病卒，时年六十五。梁州大中正、尚书郎范頴等上表曰：“昔汉武帝诏曰：‘司马相如病甚，可遣悉取其书。’使者得其遗书，言封禅事，天子异焉。臣等案：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《三国志》，辞多劝诫，明乎得失，有益风化，虽文艳不若相如，而质直过之，愿垂采录。”于是诏下河南尹、洛阳令，就家写其书。寿又撰《古国志》五十篇、《益都耆旧传》十篇，余文章传于世。

王长文，字德睿，广汉郫人也。少以才学知名，而荡不羁，州府辟命皆不就。州辟别驾，乃微服窃出，举州莫知所之。后于成都市中蹲踞啮胡饼。刺史知其不屈，礼遣之。闭门自守，不交人事。著书四卷，拟《易》名曰《通玄经》，有《文言》、《卦象》，可用卜筮，时人比之扬雄《太玄》。同郡马秀曰：“扬雄作《太玄》，惟桓谭以为必传后世。晚遭陆绩，玄道遂明。长文《通玄经》未遭陆绩、君山耳。”

太康中，蜀土荒馑，开仓振贷。长文居贫，贷多，后无以偿。郡县切责，送长文到州。刺史徐干舍之，不谢而去。后成都王颖引为光源令。或问：“前不降志，今何为屈？”长文曰：“禄以养亲，非为身也。”梁王彤为丞相，引为从事中郎。在洛出行，辄著白旃小鄣以载车，当时异焉。后终于洛。

虞溥，字允源，高平昌邑人也。父秘，为偏将军。镇陇西。溥从父之官，专心坟籍。时疆场阅武，人争视之，溥未尝寓目。郡察孝廉，除郎中，补尚书都令史。尚书令卫瓘、尚书褚并

器重之。溥谓瓘曰：“往者金马启符，大晋应天，宜复先王五等之制，以绥久长。不可承暴秦之法，遂汉魏之失也。”瓘曰：“历代叹此，而终未能改。”

稍迁公车司马令，除鄱阳内史。大修庠序，广诏学徒，移告属县曰：“学所以定情理性而积众善者也。情定于内而行成于外，积善于心而名显于教，故中人之性随教而移，积善则习与性成。唐虞之时，皆比屋而可封，及其废也，而云可诛，岂非化以成俗，教移人心者哉！自汉氏失御，天下分崩，江表寇隔，久替王教，庠序之训，废而莫修。今四海一统，万里同轨，熙熙兆庶，咸休息乎太和之中，宜崇尚道素，广开学业，以赞协时雍，光扬盛化。”乃具为条制。于是至者七百余人。溥乃作诰以奖训之，曰：

文学诸生皆冠带之流，年盛志美，始涉学庭，讲修典训，此大成之业，立德之基也。夫圣人之道淡而寡味，故始学者不好也。及至期月，所观弥博，所习弥多，日闻所不闻，日见所不见，然后心开意朗，敬业乐群，忽然不觉大化之陶己，至道之入神也。故学之染人，甚于丹青。丹青吾见其久而渝矣，未见久学而渝者也。

夫工人之染，先修其质，后事其色，质修色积，而染工毕矣。学亦有质，孝悌忠信是也。君子内正其心，外修其行，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，文质彬彬，然后为德。夫学者不患才不及，而患志不立，故曰希骥之马，亦骥之乘，希颜之徒，亦颜之伦也。又曰契而舍之，朽木不知；契而不舍，金石可亏。斯非其效乎！

今诸生口诵圣人之典，体闲庠序之训，比及三年，可以小成。而令名宣流，雅誉日新，朋友钦而乐之，朝士敬而叹之。于是州府交命择官而仕，不亦美乎！若乃含章舒藻，挥翰流离，

称述世务，探赜究奇，使杨斑韬笔，仲舒结舌，亦惟才所居，固无常人也。然积一勺以成江河，累微尘以崇峻极，匪至匪勤，理无由济也。诸生若绝人间之务，心专亲学，累一以贯之，积渐以进之，则亦或迟或速，或先或后耳，何滞而不通，何远而不至邪！

时祭酒求更起屋行礼，溥曰：“君子行礼，无常处也，故孔子射于矍相之圃，而行礼于大树之下。况今学庭庠序，高堂显敞乎！”

溥为政严而不猛，风化大行，有白鸟集于郡庭。注《春秋》经、传，撰《江表传》及文章诗赋数十篇。卒于洛，时年六十二。子勃，过江上《江表传》于元帝，诏藏于秘书。

司马彪，字绍统，高阳王睦之长子也。出后宣帝弟敏。少笃学不倦，然好色薄行，为睦所责，故不得为嗣，虽名出继，实废之也。彪由此不交人事，而专精学习，故得博览群籍，终其缀集之务。初拜骑都尉。泰始中，为秘书郎，转丞。注《庄子》，作《九州春秋》。以为“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，载善恶以为沮劝，撮教世之要也。是以《春秋》不修，则仲尼理之；《关雎》既乱，则师挚修之。前哲岂好烦哉？盖不得已故也。汉氏中兴，讫于建安，忠臣义士亦以昭著，而时无良史，记述烦杂，谯周虽已删除，然犹未尽，安顺以下，亡缺者多。”彪乃讨论众书，缀其所闻，起于世祖，终于孝献，编年二百，录世十二，通综上下，旁贯庶事，为纪、志、传凡八十篇，号曰《续汉书》。

泰始初，武帝亲祠南郊，彪上疏定议，语在《效祀志》。后拜散骑侍郎。惠帝末年卒，时所六十余。

初，谯周以司马迁《史记》书周秦以上，或采俗语百家之言，不专据正经，周于是作《古史考》二十五篇，皆凭旧典，以纠正之谬误。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，条《古史考》中凡百二

十二事为不当，多据《汲冢纪年》之义，亦行于世。

王隐，字处叔，陈郡陈人也。世寒素。父铨，历阳令，少好学，有著述之志，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，未就而卒。隐以儒素自守，不交势援，博学多闻，受父遗业，西都旧事多所谙究。

建兴中，过江，丞相军谘祭酒涿郡祖纳雅相知重。纳好博弈，每谏止之。纳曰：“聊用忘忧耳。”隐曰：“盖古人遭时，则以功达其道；不遇，则以言达其才，故否泰不穷也。当今晋未有书，天下大乱，旧事荡灭，非凡才所能立。君少长五都，游宦四方，华夷成败皆在耳目，何不述而裁之！应仲远作《风俗通》，崔子真作《政论》蔡伯喈作《勤学篇》，史游作《急就章》，犹行于世，便为没而不朽。当其同时，人岂少哉？而了无闻，皆由无所述作也。故君子疾没世而无闻，《易》称自强不息，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迹，何必博弈而后忘忧哉”纳喟然叹曰：“非不悦子道，力不足也。”乃上疏荐隐。元帝以草创务殷，未遑史官，遂寝不报。

太兴初，典章稍备，乃召隐及郭璞俱为著作郎，令撰晋史。豫平王敦功，赐爵平陵乡侯。时著作郎虞预私撰《晋书》而生长东南，不知中朝事，数访于隐，并借隐所著书窃写之，所闻渐广。是后更疾隐，形于言色。预既豪族，交结权贵，共为朋党，以斥隐，竟以谤免，黜归于家。贫无资用，书遂不就，乃依征西将军庾亮于武昌。亮供其纸笔，书乃得成，诣阙上之。隐虽好著述，而文辞鄙拙，芜舛不伦。其书次第可观者，皆其父所撰；文体混漫义不可解者，隐之作也。年七十余，卒于家。

隐兄瑚，字处仲。少重武节，成都王颖举兵向洛，以为冠军参军，积功，累迁游击将军，与司隶满奋、河南尹周馥等俱屯大司马门，以卫宫掖。时上官已纵暴，瑚与奋等共谋除之，

反为所害。

虞预，字叔宁，征士喜之弟也，本名茂，犯明穆皇后母讳，故改焉。预十二而孤，少好学，有文章。余姚风俗，各有朋党，宗人共荐预为县功曹，欲使沙汰秽浊。预书与其从叔父曰：“近或闻诸君以预入寺，便应委质，则当亲事，不得徒已。然预下愚，过有所怀。邪党互瞻，异同蜂至，一旦差跌，众鼓交鸣。毫厘之失，差以千里，此古人之炯戒，而预所大恐也。”卒如预言，未半年，遂见斥退。

太守庾琛命为主簿，预上记陈时政所失，曰：“军寇以来，赋役繁数，兼值年荒，百姓失业，是轻徭薄敛，宽刑省役之时也。自顷长吏轻多去来，送故迎新，交错道路。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，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。穷奢竭费谓之忠义，省烦从简呼为薄俗，转相放效，流而不反，虽有常防，莫肯遵修。加以王途未夷，所在停滞，送者经年，永失播植。一夫不耕，十夫无食，况转百数，所妨不訾。愚谓宜勒属县，若令、尉先去官者，人船吏侍皆具条列，到当依法减省，使公私允当。又今统务多端，动加重制，每有特急，辄立督邮。计今直兼三十余人，人船吏侍皆当出官，益不堪命，宜复减损，严为之防。“琛善之，即皆施行。太守纪瞻到，预复为主簿，转功曹史。察孝廉，不行。安东从事中郎诸葛恢、参军庾亮等荐预，召为丞相行参军兼记室。遭母忧，服竟，除佐著作郎。

太兴二年，大旱，诏求说言直谏之士，预上书谏曰：

大晋受命，于今五十余载。自元康以来，王德始阙，戎翟及于中国，宗庙焚为灰烬，千里无烟爨之气，华夏无冠带之人，自天地开辟，书籍所载，大乱之极，未有若兹者也。

陛下以圣德先觉，超然远鉴，作镇东南，声教遐被，上天眷顾，人神赞谋，虽云中兴，其实受命，少康、宣王诚未足喻。

然《南风》之歌可著，而陵迟之俗未改者，何也？臣愚谓为国之要在于得才，得才之术在于抽引。苟其可用，仇贱必举。高宗、文王思佐发梦，拔岩徒以为相，载钓老而师之。下至列国，亦有斯事，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竞至，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。今天下虽弊，人士虽寡，十室虽寡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世不乏骥，求则可致。而束帛未贲于丘园，蒲轮顿轂而不驾，所以大化不洽而用雍熙有阙者也。

预以寇贼未平，当须良将，又上疏曰：

臣闻承平之世，其教先文，拨乱之运，非武不克；故牧野之战，吕望杖钺；淮夷作难，召伯专征；獯豸为暴，卫霍长驱。故阴阳不和，擢士为相；三军不胜，拔卒为将。汉帝既定天下，犹思猛士以守四方；孝文志存钜鹿，冯唐进说，魏尚复守。《诗》称“赳赳武夫，公侯干城”，折冲之佐，岂可忽哉！况今中州荒弊，百无一存，牧守官长非戎貊之族类，即寇窃之幸脱。陛下登阼，威暢四远，故令此等反善向化。然狼子兽心，轻薄易动，羯虜未殄，益使难安。周抚、陈川相系背叛；徐龕骄黠，无所拘忌，放兵侵掠，罪已彰灼。

昔葛伯违道，汤献之牛；吴淠失礼，锡以几杖，恶成罪著，方复加戮。龕之小丑，可不足灭。然豫备不虞，古之善教，矧乃有虞，可不为防！为防之术，宜得良将。将不素简，难以应敌。寿春无镇，祖逖孤立，前有劲虜，后无系援，虽有智力，非可持久。愿陛下谘之群公，博举于众。若当局之才，必允其任，则宜奖厉，使不顾命。旁料冗猥。或有可者，厚加宠待，足令忘身。昔英布见慢，恚欲自裁，出观供置，然后致力。礼遇之恩，可不隆哉！

诚知山河之量非尘露可益，神鉴之虑非愚浅所测；然匹夫嫠妇犹有忧国之言，况臣得厕朝堂之末，蒙冠带之荣者乎！

转琅邪国常侍，迁秘书丞、著作郎。

咸和初，夏旱，诏众官各陈致雨之意。预议曰：

臣闻天道贵信，地道贵诚。诚信者，盖二仪所以生植万物，人君所以保乂黎蒸。是以杀伐拟于震电，推恩象于云雨。刑罚在于必信，庆赏贵于平均。臣闻间者以来，刑狱转繁，多力者则广牵连逮，以稽年月；无援者则严其桎楚，期于入重。是以百姓嗷然，感伤和气。臣愚以为轻刑耐罪，宜速决遣，殊死重囚，重加以请。宽徭息役，务遵节俭，砥砺朝臣，使各知禁。

盖老牛不牺，礼有常制，而自顷众官拜授祖赠，转相夸尚，屠杀牛犊，动有十数，醉酒流湏，无复限度，伤财败俗，所亏不少。

昔殷宗修德以消桑谷之异，宋景善言以退荧惑之变，楚国无灾，庄王是惧。盛德之君，未尝无眚，应以信顺，天佑乃隆。臣学见浅暗，言不足采。

从平王含，赐爵西乡侯。苏峻作乱，预先假归家，太守王舒请为谏议参军。峻平，进爵平康县侯，迁散骑侍郎，著作如故。除散骑常侍，仍领著作。以年老归，卒于家。

预雅好经史，憎疾玄虚，其论阮籍裸袒，比之伊川被发，所以胡虏遍于中国，以为过衰周之时。著《晋书》四十余卷、《会稽典录》二十篇、《诸虞传》十二篇，皆行于世。所著诗赋碑诔论难数十篇。

孙盛，字安国，太原中都人。祖楚，冯翊太守。父恂，颍川太守。恂在郡遇贼，被害。盛年十岁，避难渡江。及长，博学，善言名理。于时殷浩擅名一时，与抗论者，惟盛而已。盛尝诣浩谈论，对食，奋掷麈尾，毛悉落饭中，食冷而复暖者数四，至暮忘餐，理竟不定。盛又著医卜及《易象妙于见形论》，浩等竟无以难之，由是遂知名。

起家佐著作郎，以家贫亲老，求为小邑，出补浏阳令。太守陶侃请为参军。庾亮代侃，引为征西主簿，转参军。时丞相王导执政，亮以元舅居外，南蛮校尉陶称谗构其间，导、亮颇怀疑贰。盛密谏亮曰：“王公神情朗达，常有世外之怀，岂肯为凡人事邪！此必佞邪之徒欲间内外耳。”亮纳之。庾翼代亮，以盛为安西谘议参军，寻迁廷尉正。会桓温代翼，留盛为参军，与俱伐蜀，军次彭模，温自以轻兵入蜀，盛领羸老輜重在后，贼数千忽至，众皆惶遽。盛部分诸将，并力距之，应时败走。蜀平，赐爵安怀县侯，累迁温从事中郎。从入关平洛，以功进封吴昌县侯，出补长沙太守。以家贫，颇营资货，部从事至郡察知之，服其高名而不劾之。盛与温笈，而辞旨放荡，称州遣从事观采风声，进无威凤来仪之美，退无鹰鹯搏击之用，徘徊湘川，将为怪鸟。温得盛笈，复遣从事重案之，脏私银籍，榷车收盛到州，舍而不罪。累迁秘书监，加给事中。年七十二卒。

盛笃学不倦，自少至老，手不释卷。著《魏氏春秋》、《晋阳秋》，并造诗赋论难复数十篇。《晋阳秋》词直而理正，咸称良史焉。既而桓温见之，怒谓盛子曰：“枋头诚为失利，何至乃如尊君所说！若此史遂行，自是关君门户事。”其子遽拜谢，谓请删改之。时盛年老还家，性方严有轨宪，虽子孙白，而庭训愈峻。至此，诸子乃共号泣稽颡，请为百口切计。盛大怒。诸子遂尔改之。盛写两定本，寄于慕容俊。太元中，孝武帝博求异闻，始于辽东得之，以相考校，多有不同，书遂两存。子潜、放。

潜字齐由，为豫章太守。殷仲堪之讨王国宝也，潜时在郡，仲堪逼以为谘议参军，固辞不就，以忧卒。

放字齐庄，幼称令慧。年七八岁，在荆州，与父俱从庾亮猎，亮谓曰：“君亦来邪？”应声答曰：“无小无大，从公于

迈。”亮又问：“欲齐何庄邪？”放曰：“欲齐庄周。”亮曰：“不慕仲尼邪？”答曰：“仲尼生而知之，非希企所及。”亮大奇之，曰：“王辅嗣弗过也。”庾翼子爰客尝候盛，见放而问曰：“安国何在？”放答曰：“庾稚恭家。”爰客大笑曰：“诸孙太盛，有儿如此也！”放又曰：“未若诸庾翼翼。”既而语人曰：“我故得重呼奴父也。”终于长沙相。

干宝，字令升，新蔡人也。祖统，吴奋武将军、都亭侯。父莹，丹阳丞。宝少勤学，博览书记，以才器召为著作郎。平杜弢有功，赐爵关内侯。

中兴草创，未置史官，中书监王导上疏曰：“夫帝王之迹，莫不必书，著为令典，垂之无穷。宣皇帝廓定四海，武皇帝受禅于魏，至德大勋，等踪上圣，而纪传不存于王府，德音未被乎管弦。陛下圣明，当中兴之盛，宜建立国史，撰集帝纪，上敷祖宗之烈，下纪佐命之勋，务以实录，为后代之准，厌率土之望，悦人神之心，斯诚雍熙之至美，王者之弘基也。宜备史官，敕佐著作郎干宝等渐就撰集。”元帝纳焉。宝于是始领国史。以家贫，求补山阴令，迁始安太守。王导请为司徒右长史，迁散骑常侍，著《晋纪》，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，凡二十卷，奏之。其书简略，直而能婉，咸称良史。

性好阴阳术数，留思京房、夏侯胜等传。宝父先有所宠侍婢，母甚妒忌，及父亡，母乃生推婢于墓中。宝兄弟年小，不之审也。后十余年，母丧，开墓，而婢伏棺如生，载还，经日乃苏。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，恩情如生，在家中吉凶辄语之，考校悉验，地中亦不觉为恶。既而嫁之，生子。又宝兄尝病气绝，积日不冷，后遂悟，云见天地间鬼神事，如梦觉，不自知死。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。名为《搜神记》凡三十卷。以示刘惔，惔曰：“卿可谓鬼之董狐。”宝既博采异

同，遂混虚实，因作序以陈其志曰：

虽考先志于载籍，收遗逸于当时，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，亦安敢谓无失实者哉！卫朔失国，二传互其所闻；吕望事周，子长存其两说，若此比类，往往有焉。从此观之，闻见之难一，由来尚矣。夫书赴告之定辞，据国史之方策，犹尚若兹，况仰述千载之前，记殊俗之表，缀片言于残阙，访行事于故老，将使事不二迹，言无异途，然后为信者，固亦前史之所病。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，学士不绝诵览之业，岂不以其所失者小，所存者大乎！今之所集，设有承于前载者，则非余之罪也。若使采访近世之事，苟有虚错，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。及其著述，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。

群言百家不可胜览，耳目所受不可胜载，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，成其微说而已。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，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。

宝又为《春秋左氏义外传》注《周易》、《周官》凡数十篇，及杂文集皆行于世。

邓粲，长沙人。少以高洁著名，与南阳刘麟之、南郡刘尚公同志友善，并不应州郡辟命。荆州刺史桓冲卑辞厚礼请粲为别驾，粲嘉其好贤，乃起应召。麟之、尚公谓之曰：“卿道广学深，众所推怀，忽然改节，诚失所望。”粲笑答曰：“足下可谓有志于隐而未知隐。夫隐之为道，朝亦可隐，市亦可隐。隐初在我，不在于物。”尚公等无以难之，然粲亦于此名誉减半矣，后患足疾，不能朝拜，求去职，不听，令卧视事。后以病笃，乞骸骨，许之。粲以父骞有忠信言而世无知者，著《元明纪》十篇，注《老子》，并行于世。

谢沈，字行思，会稽山阴人也。曾祖斐，吴豫章太守。父秀，吴翼正都尉。沈少孤，事母至孝，博学多识，明练经史。

郡命为主簿、功曹，察孝廉，太尉郗鉴辟，并不就。会稽内史何充引为参军，以母老去职。平西将军庾亮命为功曹，征北将军蔡谟版为参军，皆不就。闲居养母，不交人事，耕耘之暇，研精坟籍。康帝即位，朝议疑七庙迭毁，乃以太学博士征，以质疑滞。以母忧去职。服阕，除尚书度支郎。何充、庾冰并称沉有史才，迁著作郎，撰《晋书》三十余卷。会卒，时年五十二。沉先著《后汉书》百卷及《毛诗》、《汉书外传》所著述及诗赋文论皆行于世。其才学在虞预之右云。

习凿齿，字彦威，襄阳人也。宗族富盛，世为乡豪。凿齿少有志气，博学洽闻，以文笔著称。荆州刺史桓温辟为从事，江夏相袁乔深器之，数称其才于温，转西曹主簿，亲遇隆密。

时温有大志，追蜀人知天文者至，夜执手问国家祚运修短。答曰：“世祀方永。”疑其难言，乃饰辞云：“如君言，岂独吾福，乃苍生之幸。然今日之语自可令尽，必有小小厄运，亦宜说之。”星人曰：“太微、紫微、文昌三宫气候如此，决无忧虞。至五十年外不论耳。”温不悦，乃止。异日，送绢一匹、钱五千文以与之。星人乃驰诣凿齿曰：“家在益州，被命远下，今受旨自裁，无由致其骸骨。缘君仁厚，乞为标碣棺木耳。”凿齿问其故，星人曰：“赐绢一匹，令仆自裁，惠钱五千，以买棺耳。”凿齿曰：“君几误死！君尝闻前知星宿有不覆之义乎？此以绢戏君，以钱供道中资，是听君去耳。”星人大喜，明便诣温别。温问去意，以凿齿言答。温笑曰：“凿齿忧君误死，君定是误活。然徒三十年看儒书，不如一诣习主簿。”

累迁别驾。温出征伐，凿齿或从或守，所在任职，每处机要，莅事有绩，善尺牍论议，温甚器遇之。时清谈文章之士韩伯、伏滔等并相友善，后使至京师。简文亦雅重焉。既还，温问：“相王何似？”答曰：“生平所未见。”以此大忤温旨，

左迁户曹参军。时有桑门释道安，俊辩有高才，自北至荆州，与啻齿初相见。道安曰：“弥天释道安。”啻齿曰：“四海习啻齿。”时人以为佳对。

初，啻齿与其二舅罗崇、罗友俱为州从事。及迁别驾，以坐越舅右，屡经陈请。温后激怒既盛，乃超拔其二舅，相继为襄阳都督，出啻齿为荥阳太守。温弟秘亦有才气，素与啻齿相亲善。啻齿既罢郡归，与秘书曰：

吾以去五三日来达襄阳，触目悲感，略无欢情，痛恻之事，故非书言之所能具也。每定省家舅，从北门入，西望隆中，想卧龙之吟；东眺白沙，思凤雏之声；北临樊墟，存邓老之高；南眷城邑，怀羊公之风；纵目檀溪，念崔徐之友；肆睇鱼梁，追二德之远，未尝不徘徊移日，惆怅极多，抚乘踟躇，慨尔而泣。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，孙坚之所陨毙，裴杜之故居，繁王之旧宅，遗事犹存，星列满目。琐琐常流，碌碌凡士，焉足以感其方寸哉！

夫芬芳起于椒兰，清响生乎琳琅。命世而作佐者，必垂可大之余风；高尚而迈德者，必有明胜之遗事。若向八君子者，千载犹使义想其为人，况相去不远乎！彼一时也，此一时也，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畴辰，百年之后，吾与足下不并为景升乎！

其风期俊迈如此。

是时温觊觎非望，啻齿在郡，著《汉晋春秋》以裁正之。起汉光武，终于晋愍帝。于三国之时，蜀以宗室为正，魏武虽受汉禅晋，尚为篡逆，至文帝平蜀，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。引世祖讳炎兴而为禅受，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。凡五十四卷。后以脚疾，遂废于里巷。

及襄阳陷于苻坚，坚素闻其名，与道安俱舆而致焉。既见，与语，大悦之，赐遗甚厚。又以其蹇疾，与诸镇书：“昔晋氏

平吴，利在二陆；今破汉南，获士裁一人有半耳。”俄以疾归襄阳。寻而襄邓反正，朝廷欲征啗齿，使典国史，会卒，不果。临终上疏曰：

臣每谓皇晋宜越魏继汉，不应以魏后为三恪。而身微官卑，无由上达，怀抱愚情，三十余年。今沈沦重疾，性命难保，遂尝怀此，当与之朽烂，区区之情，切所悼惜，谨力疾著论一篇，写上如左。愿陛下考寻古义，求经常之表，超然远览，不以臣微贱废其所言。论曰：

或问：“魏武帝功盖中夏，文帝受禅于汉，而吾子谓汉终有晋，岂实理乎？且魏之见废，晋道亦病，晋之臣子宁可以同此言哉！”

答曰：“此乃所以尊晋也，但绝节赴曲，非常耳所悲，见殊心异，虽奇莫察，请为子言焉。

“昔汉氏失御，九州残隔，三国乘间，鼎峙数世，干戈日寻，流血百载，虽各有偏平，而其实乱也，宣皇帝势逼当年，力制魏氏，螻屈从时，遂羁戎役，晦明掩耀，龙潜下位，俯首重足，鞠躬屏息，道有不容之难，躬蹈履霜之险，可谓危矣！魏武既亡，大难获免，始南擒孟达，东荡海隅，西抑劲蜀，旋抚诸夏，摧吴人入侵之锋，扫曹爽见忌之党，植灵根以跨中岳，树群才以翼子弟，命世之志既恢，非常之业亦固。景文继之，灵武冠世，克伐贰违，以定厥庸，席卷梁益，奄征西极，功格皇天，勋侔古烈，丰规显祚，故以灼如也。至于武皇，遂并强吴，混一宇宙，又清四海，同轨二汉。除三国之大害，静汉末之交争，开九域之蒙晦，定千载之盛功者，皆司马氏也。而推魏继汉，以晋承魏，比义唐虞，自托纯臣，岂不惜哉！”

“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，则其道不足；有静乱之功，则孙刘鼎立。道不足则不可谓制当年，当年不制于魏，则魏未曾为

天下之主；王道不足于曹，则曹未始为一日之王矣。昔共工伯有九州，秦政奄平区夏，鞭撻华戎，专总六合，犹不见序于帝王，沦没于战国，何况暂制数州之人，威行境内而已，便可推为一代者乎！

“若以晋尝事魏，惧伤皇德，拘惜禅名，谓不可割，则惑之甚者也。何者？隗嚣据陇，公孙帝蜀，蜀陇之人虽服其役，取之大义，于彼何有！且吴楚僭号，周室未亡，子文、延陵不见贬绝。宣皇帝官魏，逼于性命，举非择木，何亏德美，禅代之义，不同尧舜，校实定名，必彰于后，人各有心，事胡可掩！定空虚之魏以屈于己，孰若杖义而以贬魏哉！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，假之际会，必兼义勇。宣皇祖考立功于汉，世笃尔劳，思报亦深。魏武超越，志在倾主，德不素积，义险冰薄，宣帝与之，情将何重！虽形屈当年，意申百世，降心全己，愤慨于下，非道服北面，有纯臣之节，毕命曹氏，忘济世之功者也。

“夫成业者系于所为，不系所藉；立功者言其所济，不言所起。是故汉高稟命于怀王，刘氏乘毙于亡秦，超二伪以远嗣，不论近而计功，考五德于帝典，不疑道于力政，季无承楚之号，汉有继周之业，取之既美，而已德亦重故也。凡天下事有可借喻于古以晓于今，定之往昔而足为来证者。当阳秋之时，吴楚二国皆僭号之王也，若使楚庄推鄢郢以尊有德，阖闾举三江以奉命世，命世之君、有德之主或藉之以应天，或抚之而光宅，彼必自系于周室，不推吴楚以为代明矣。况积勋累功，静乱宁众，数之所录，众之所与，不资于燕衎之授，不赖于因藉之力，长饗庙堂，吴蜀两毙，运奇二纪而平定天下，服魏武之所不能臣，荡累叶之所不能除者哉！

“自汉末鼎沸五六十年，吴魏犯顺而强，蜀人杖正而弱，三家不能相一，万姓旷而无主。夫有定天下之大功，为天下之

所推，孰如见推于暗人，受尊于微弱？配天而为帝，方驾于三代，岂比俯首于曹氏，侧足于不正？即情而恆实，取之而无惭，何与诡事而托伪，开乱于将来者乎？是故故旧之恩可封魏后，三恪之数不宜见列。以晋承汉，功实显然，正名当事，情体亦厌，又何为虚尊不正之魏而亏我道于大通哉！

“昔周人咏祖宗之德，追述翦商之功；仲尼明大孝之道，高称配天之义。然后稷勤于所职，聿来未以翦商，异于司马氏仕乎曹族，三祖之寓于魏世矣。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，则三祖臣魏之义未尽。义未尽，故假涂以运高略；道不正，故君臣之节有殊。然则弘道不以辅魏而无逆取之嫌，高拱不劳汗马而有静乱之功者，盖勋足以王四海，义可以登天位，虽我德惭于有周，而彼道异于殷商故也。

“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于帝王，不嫌汉之系周而不系秦，何至于一魏犹疑滞而不化哉！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于尧舜之道，欲重其国而反厝之于不胜之地，岂君子之高义！若犹未悟，请于是止矣。”

子辟强，才学有父风，位至骠骑从事中郎。

徐广，字野民，东莞姑幕人，侍中邈之弟也。世好学，至广尤为精纯，百家数术无不研览。谢玄为兖州，辟从事。譙王恬为镇北，补参军。孝武世，除秘书郎，典校秘书省。增置省职，转员外散骑侍郎，仍领校书。尚书令王珣深相钦重，举为祠部郎，会稽世子元显时录尚书，欲使百僚致敬，内外顺之，使广为议，广常以为愧焉。元显引为中军参军，迁领军长史。桓玄辅政，以为大将军文学祭酒，义熙初，奉诏撰车服仪注，除镇军谘议，领记室，封乐成侯，转员外散骑常侍，领著作。尚书奏：“左史述言，右官书事，《乘》《志》显于晋邦，《春秋》著乎鲁史。自圣代有造《中兴记》者，道风帝典，焕乎史策。

而太和以降，世历三朝，玄风圣迹，倏为畴古。臣等参详，宜敕著作郎徐广撰成国史。”于是敕广撰集焉。迁骁骑将军，领徐州大中正，转正员常侍、大司家，仍领著作如故。十二年，勒成《晋纪》，凡四十六卷，表上之。因乞解史任，不许。迁秘书监。

初，桓玄篡位，帝出宫，广陪列，悲动左右。及刘裕受禅，恭帝逊位，广独哀感，涕泗交流。谢晦见之，谓曰：“徐公将无小过也。”广收泪而言曰：“君为宋朝佐命，吾乃晋室遗老，忧喜之事固不同时。”乃更歔歔。因辞衰老，乞归桑梓。性好读书，老犹不倦。年七十四，卒于家。广《答礼问》行于世。

史臣曰：古之王者咸建史臣，昭法立训，莫近于此。若夫原始要终，纪情括性，其言微而显，其义皎而明，然后可以茵藹緹油，作程遐世者也。丘明即没，班马迭兴，奋鸿笔于西京，骋直词于东观。自斯已降，分明竞爽，可以继明先典者，陈寿得之乎！江汉英灵，信有之矣。允源将率之子，笃志典坟；绍统戚藩之胤，研机载籍。咸能综缉文，垂诸不朽，岂必克传门业，方擅箕裘者哉！处叔区区，励精著述，混淆芜舛，良不足观。叔宁寡闻，穿窬王氏，虽勒成一家，未足多尚。令升、安国有良史之才，而所著之书惜非正典。悠悠晋室，斯文将坠。邓粲、谢沉祖述前史，葺宇重轩之下，施床连榻之上，奇词异义，罕见称焉。习氏、徐公俱云笔削，彰善瘅恶，以为惩劝。夫蹈忠履正，贞士之心；背义图荣，君子不敢。而彦威迹沦寇壤，逡巡于伪国；野民运遭革命，流涟于旧朝。行不违言，广得之矣。

赞曰：陈寿含章，岩岩孤峙。彪溥励节，摛辞综理。王恧雅才，虞慚惇史。干孙抚翰，前良可拟。邓谢怀铅，异闻无纪。习亦研思，徐非绚美，咸被简册，共传遥祀。

## 列传第五十三

### 顾和

袁瑰（子乔 乔孙松 瑰弟猷 从祖准 准孙耽 耽子质 质子湛豹）

江道（从弟灌 灌子绩 车胤 殷颢 王雅）

顾和，字君孝，侍中众之族子也。曾祖容，吴荆州刺史。祖相，临海太守。和二岁丧父，总角便有清操，族叔荣雅重之，曰：“此吾家麒麟，兴吾宗者，必此子也。”时宗人球亦有令闻，为州别驾，荣谓之曰：“卿速步，君孝超卿矣！”

王导为扬州，辟从事。月旦当朝，未入，停车门外。周顛遇之，和方择虱，夷然不动。顛既过，顾指和心曰：“此中何所有？”和徐应曰：“此中最是难测地。”顛入，谓导曰：“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。”导亦以为然。和尝诣导，导小极，对之疲睡。和欲叩会之，因谓同坐曰：“昔每闻族叔元公道叶赞中宗，保全江表。体小不安，令人喘息。”导觉之，谓和曰：“卿珪璋特达，机警有锋，不徒东南之美，实为海内之俊。”由是遂知名。既而导遣八部从事之部，和为下传还，同时俱见，诸从事各言二千石官长得失，和独无言。导问和：“卿何所闻？”答曰：“明公作辅，宁使网漏吞舟，何缘采听传闻，以察察为

政。”导咨嗟称善。

累迁司徒左曹掾。时东海王冲为长水校尉，妙选僚属，以沛国刘耽为司马，和为主簿。永昌初，除司徒掾。太宁初，王敦请为主簿，迁太子舍人、车骑参军、护军长史。王导为扬州，请为别驾，所历皆著称。迁散骑侍郎、尚书吏部。司空郗鉴请为长史，领晋陵太守。咸康初，拜御史中丞，劾奏尚书左丞戴抗脏污百万，付法议罪，并免尚书傅玩、郎刘侑官，百僚惮之。迁侍中。初，中兴东迁，旧章多阙，而冕旒饰以翡翠珊瑚及杂珠等。和奏：“旧冕十有二旒，皆用玉珠，今用杂珠等，非礼。若不能用玉，可用白旒珠。”成帝于是始下太常改之。先是，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劳，欲假其名号，内外皆奉诏。和独上疏以为“周保佑圣躬，不遗其勋，第舍供给拟于戚属，恩泽所加已为过隆。若假名号，记籍未见明比，惟汉灵帝以乳母赵娆为平氏君，此末代之私恩，非先代之令典。且君举必书，将轨物垂则。书而不法，后嗣何观！”帝从之。转吏部尚书，频徙领军将军、太常卿、国子祭酒。

康帝即位，将祀南北郊，和议以为车驾宜亲行。帝从之，皆躬亲行礼。迁尚书仆射，以母老固辞，诏书敕喻，物听暮出朝还，其见优遇如此。寻朝议以端右之副不宜处外，更拜银青光禄大夫，领国子祭酒。顷之，母忧去职，居丧以孝闻。既练，卫将军褚裒上疏荐和，起为尚书令，遣散骑郎喻旨。和每见逼促，辄号 兆恸绝，谓所亲曰：“古人或有释其忧服以祇王命，盖以才足干时，故不得不体国徇义。吾在常日犹不如人，况今中心荒乱，将何以补于万分，只足以示轻忘孝道，貽素冠之义耳。”帝又下诏曰：“百揆务殷，端右总要，而旷职经久，甚以悒然。昔先朝政道休明，中夏隆盛，山贾诸公皆释服从时，不获遂其情礼。况今日艰难百王之弊，尚书令礼已过祥练，岂

得听不赴急疾而遂罔极之情乎！”和表疏十余上，遂不起，服阕，然后视职。

时南中郎将谢尚领宣城内史，收泾令陈干杀之，有司以尚违法纠黜，诏原之。和重奏曰：“尚先劾奸脏罪，入甲戌赦，听自首减死。而尚近表云干包藏奸猾，辄收行刑。干事状自郡，非犯军戎，不由都督。案尚蒙亲贤之举，荷文武之任，不能为国惜体，平心听断，内挟小憾，肆其威虐，远近怪愕，莫不解体。尚忝外属，宥之有典，至于下吏，宜正刑辟。”尚，皇太后舅，故寝其奏。时汝南王统、江夏公卫崇并为庶母制服三年，和乃奏曰：‘礼所以轨物成教，故有国家者莫不崇正明本，以一其统，斯人伦之纪，不二之道也。为人后者，降其所出，夺天属之性，显至公之义，降杀节文，著于周典。案汝南王统为庶母居庐服重，江夏公卫崇本由疏属，开国之绪，近丧所生，复行重制，违冒礼度，肆其私情。闾阎许其过厚，谈者莫以为非，则政道陵迟由乎礼废，宪章颓替始于容违。若弗纠正，无以齐物。皆可下太常夺服。若不祇王命，应加贬黜。’诏从之。和居任多所献纳，虽权臣不苟阿挠。

永和七年，以疾笃辞位，拜左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，尚书令如故。其年卒，年六十四。追赠侍中、司空，谥曰穆。

子淳，历尚书吏部郎、给事黄门侍郎、左卫将军。

袁瑰，字山甫，陈郡阳夏人，魏郎中令涣之曾孙也。祖、父并早卒。瑰与弟猷欲奉母避乱，求为江淮间县，拜吕令，转江都，因南渡。元帝以为丹阳令。中兴建，拜奉朝请，迁治书御史。时东海王越尸既为石勒所焚，妃裴氏求招魂葬越，朝廷疑之。瑰与博士傅纯议，以为招魂葬是谓埋神，不可从也。帝然之，虽许裴氏招魂葬越，遂下诏禁之。寻除庐江太守。大将

军王敦引为谏议参军。俄为临川太守。敦平，为镇南将军卡敦军司。寻自解还都，游于会稽。苏峻之难，与王舒共起义军，以功封长合乡侯，征补散骑常侍，徙大司农寻除国子祭酒。顷之，加散骑常侍。

于时丧乱之后，礼教陵迟，瑰上疏曰：

臣闻先王之教也，崇典训以弘远代，明礼乐以流后生，所以导万物之性，畅为善之道也。宗周既兴，文史载焕，端委垂于南蛮，颂声溢于四海，故延州聘鲁，闻《雅》而叹；韩起适鲁，观《易》而美。何者？立人之道，于斯为首。孔子恂恂以教洙泗，孟轲系之，诲诱无倦，是以仁义之声于今犹存，礼让之节时或有之。

畴昔皇运陵替，丧乱屡臻，儒林之教渐颓，庠序之礼有阙，国学索然，坟籍莫启，有心之徒抱志无由。昔魏武帝身亲介冑，务在武功，犹尚废鞍览卷，投戈吟咏，况今陛下以圣明临朝，百官以虔恭莅事，朝野无虞，江外谧静，如之何泱泱之风漠然无闻，洋洋之美坠于圣世乎！古人有言：“《诗》《书》义之府，礼乐德之则。”实宜留心经籍，阐明学义，使讽诵之音盈于京室，味道之贤是则是咏，岂不盛哉！若得给其宅地，备其学徒，博士僚属粗有其官，则臣之愿也。

疏奏，成帝从之。国学之兴，自瑰始也。以年在悬车，上疏告老，寻卒，追赠光禄大夫，谥曰恭。子乔嗣。

乔字彦叔。初拜佐著作郎。辅国将军桓温请为司马，除司徒左西属，不就，拜尚书郎。桓温镇京口，复引为司马，领广陵相。初，乔与褚裒友善，及康献皇后临朝，乔与裒书曰：“皇太后践登正阼，临御皇朝，将军之于国，外姓之太上皇也。至于皇子近属，咸有揖让之礼，而况策名人臣，而交媒人父，天性攸尊，亦宜体国而重矣。故友之好，请于此辞。染丝之变，

墨翟致怀，岐路之感，杨殊兴叹，况于将军游处少长，虽世誉先后而臭味同归也。平昔之交，与礼数而降，箕踞之叹，随时事而替，虽欲虚咏濠肆，脱落仪制，其能得乎！来物无停，变化迁代，岂惟寸晷，事亦有之。夫御器者神，制众以约，愿将军贻情无事，以理胜为任，亲杖贤达，以纳善为大。执笔惆怅，不能自尽。”论者以为得礼。

迁安西谘议参军、长沙相，不拜。寻督沔中诸戍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、建武将军、江夏相。时桓温谋伐蜀，众以为不可，乔劝温曰：“夫经略大事，故非常情所具，智者了于胸心，然后举无遗算耳。今天下之难，二寇而已。蜀虽险固，方胡为弱，将欲除之，先从易者。今溯流万里，经历天险，彼或有备，不必可克。然蜀人自以斗绝一方，恃其完固，不修攻战之具，若以精卒一万，轻军速进，比彼闻之，我已入其险要，李势君臣不过自力一战，擒之必矣。论者恐大军既西，胡必窥觎，此又似是而非。何者？胡闻万里片征伐，以为内有重备，必不敢动。纵复越逸江渚，诸军足以守境，此无忧矣。蜀土富实，号称天府，昔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国。今诚不能为害，然势据上流，易为寇盗。若袭而取之者，有其人众，此国之大利也。”温从之，使乔以江夏相领二千人为军锋。师次彭模，去贼已近，议者欲两道并进，以分贼势。乔曰：“今深入万里，置之死地，士无反顾之心，所谓人自为战者也。今分为两军，军力不一，万一偏败，则大事去矣。不如全军而进，弃去釜甑，赍三日粮，胜可必矣。”温以为然，即一时俱进。去成都十里，与贼大战，前锋失利，乔军亦退，矢及马首，左右失色。乔因麾而进，声气愈厉，遂大破之，长驱至成都。李势既降，势将邓定、隗文以其属反，众各万余。温自击定，乔击文，破之。进号龙骧将军，封湘西伯。寻卒，年三十六，温甚悼惜之。追赠益州刺史，

谥曰简。

乔博学有文才，注《论语》及《诗》并诸文笔皆行于世。

子方平嗣，亦以轨素自立，辟大司马掾，历义兴、琅邪太守。卒，子山松嗣。

山松少有才名，博学有文章，著《后汉书》百篇。衿情秀远，善音乐。旧歌有《行路难》曲，辞颇疏质，山松好之，乃文其辞句，婉其节制，每因酣醉纵歌之。听者莫不流涕。初羊昙善唱乐，桓伊能挽歌，及山松《行路难》继之，时人谓之“三绝”。时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，而山松每出游，好令左右作挽歌，人谓“湛屋下陈尸，山松道上行殡。”

山松历显位，为吴郡太守。孙恩作乱，山松守沪渎，城陷被害。

猷字申甫，少与瑰齐名。代瑰为吕令，复相继为江都，由是俱渡江。瑰为丹阳，猷为武康，兄弟列宰名邑，论者美之。历位侍中、卫尉卿。猷孙宏，见《文苑传》。

准字孝尼，以儒学知名，注《丧服经》。官至给事中。准子冲，字景玄，光禄勋。冲子耽。

耽字彦道，少有才气，倜傥不羁，为士类所称。桓温少时游于博徒，资产俱尽，尚有负进，思自振之方，莫知所出，欲求济于耽，而耽在艰，试以告焉。耽略无难色，遂变服怀布帽，随温与债主戏。耽素有艺名，债者闻之而不相识，谓之曰：“卿当不办作袁彦道也。”遂就局十万一掷，直上百万。耽投马绝叫，探布帽掷地，曰：“竟识袁彦道不？”其通脱若此。苏峻之役，王导引为参军，随导在石头。初，路永、匡术、宁等皆峻心腹，闻祖约奔败，惧事不立，迭说峻诛大臣。峻既不纳，永等虑必败，阴结于导。导使耽潜说路永，使归顺。峻平，封秣归男，拜建威将军、历阳太守。咸康初，石季龙游骑十余匹

至历阳，耽上列不言骑少。时胡寇强盛，朝野危惧，王导以宰辅之重请自讨之。既而贼骑不多，又已退散，导止不行。朝廷以耽失于轻妄，黜之。寻复为导从事中郎，方加大任，会卒，时年二十五。子质。

质字道和。自涣至质五世，并以道素继业，惟其父耽以雄豪著。及质又以孝行称。官历琅邪内史、东阳太守。质子湛。

湛字士深。少有操植，以冲粹自立，而无文华，故不为流俗所重。时谢混为仆射，范泰赠湛及混诗云：“亦有后出隼，离群颇蹇翥。”湛恨而不答。自中书令为仆射、左光禄大夫、晋宁男，卒于官。湛弟豹。

豹字士蔚，博学善文辞，有经国材，为刘裕所知。后为太尉长史、丹阳尹，卒。

江迺，字道载，陈留圉人也。曾祖蕤，谯郡太守。祖允，芜湖令。父济，安东参军。迺少孤，与从弟灌共居，甚相友悌，由是获当时之誉。避苏峻之乱，屏居临海，绝弃人事，翦茅结宇，耽玩载籍，有终焉之志。本州辟从事，除佐著作郎，并不就。征北将军蔡谟命为参军，何充复引为骠骑功曹。以家贫，求试守，为太末令。县界深山中，有亡命数百家，恃险为阻，前后守宰莫能平。迺到官，召其魁帅，厚加抚接，谕以祸福，旬月之间，襁负而至，朝廷嘉之。州檄为治中，转别驾，迁吴令。

中军将军殷浩将谋北伐，请为谏议参军。浩甚重之，迁长史。浩方修复洛阳，经营荒梗，迺为上佐，甚有匡弼之益，军中书檄皆以委迺。时羌及丁零叛，浩军震惧。姚襄去浩十里结营以逼浩，浩令迺击之。迺进兵至襄营，谓将校曰：“今兵非不精，而众少于羌，且其堑栅甚固，难与校力，吾当以计破之。乃取数百鸡以长绳连之，系火于足。群鸡骇散，飞集襄营。襄

营火发，其乱，随而击之，襄遂小败。及桓温奏废浩佐吏，遂免。顷之，除中书郎。升平中，迁吏部郎，长兼侍中。

穆帝将修后池，起阁道，迺上疏曰：

臣闻王者处万乘之极，享富有之大，必显明制度以表崇高，盛其文物以殊贵贱。建灵台，浚辟雍，立宫馆，设苑囿，所以弘于皇之尊，彰临下之义。前圣创其礼，后代遵其矩，当代之君咸营斯事，周宣兴百堵之作，《鸿雁》歌安宅之欢；鲁僖修泮水之营，采芹有思乐之颂。盖上之有为非予欲是盈，下之奉上不以劬劳为勤，此自古之令典，轨仪之大式也。

夫理无常然，三正相谗，司牧之体，与世而移。致饰则素，故《贲》返于《剥》；有大必盈，则受之以《谦》。损上益下，顺兆庶之悦；享以二簋，用至约之义。是以唐虞流化于茅茨，夏禹垂美于卑室。过俭之陋，非中庸之制，然三圣行之以致至道。汉高祖当营建之始，怒宫库之壮；孝文处既富之世，爱十家之产，亦以播惠当时，著称来叶。

今者二虜未殄，神州荒芜，举江左之众，经略艰难，漕扬越之粟，北馈河洛，兵不获戢，运戍悠远，仓库内罄，百姓力竭。加春夏以来，水旱为害，远近之收普减常年，财伤人困，大役未已，军国之用无所取给。方之往代，丰弊相悬，损之又损，实在今日。伏惟陛下圣质天纵，凝旷清虚，阐日新之盛，茂钦明之量，无欲体于自然，冲素刑乎万国。《韶》既尽美，则必尽善。宜养以玄虚，守以无为，登览不以台观。游豫不以苑沼，偃息毕于仁义，驰骋极于六艺，观巍巍之隆，鉴二代之文，仰味羲农，俯寻周孔。其为逍遥，足以尊道德之辅，亲搢绅之秀。畴咨以时，顾问不倦，献替讽谏，日月而闻，则庶绩惟凝，六合咸熙，中兴之盛迈于殷宗，休嘉之庆流乎无穷。昔汉起德阳，钟离抗言；魏营宫殿，陈群正辞。臣虽才非若人，然职忝

近侍，言不足采，而义在以闻。

帝嘉其言而止。复领本州大中正。升平末，迁太常，迺累让，不许。

穆帝崩，山陵将用宝器，谏曰：“以宣皇顾命终制，山陵不设明器，以贻后则。景帝奉遵遗制。逮文明皇后崩，武皇帝亦亦承前制，无所施設，惟脯糒之奠，瓦器而已。昔康皇帝玄宫始用宝剑金舄，此盖太妃罔已之情，实违先旨累世之法。今外欲以为故事，臣请述先旨，停此二物。”书奏，从之。

哀帝以天文失度，欲依《尚书》洪祀之制，于太极前殿亲执虔肃，冀以免咎，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。迺上疏谏曰：

臣寻《史》《汉》旧事，《艺文志》刘向《五行传》洪祀出于其中。然自前代以来，莫有用者。又其文惟说为祀，而不载仪注。此盖久远不行之事，非常人所参校。案《汉仪》天子所亲之祠，惟宗庙而已。祭天于云阳，祭地于汾阴，在于别宫遥拜，不诣坛所。其余群祀之所，必在幽静，是以圆丘方泽列于郊野。今若于承明之庭，正殿之前，设群神之坐，行躬亲之礼，准之旧典，有乖常式。

臣闻妖眚之发，所以鉴悟时主，故夤畏上通，则宋灾退度；德礼增修，则殷道以隆。此往代之成验，不易之定理。顷者星辰颇有变异，陛下祇戒之诚达于天人，在予之惧，忘寝与食，仰虔玄象，俯疑庶政，嘉祥之应，实在今日。而犹乾乾夕惕，思广兹道，诚实圣怀殷勤之至。然洪祀有书无仪，不行于世，询访时学，莫识其礼。且其文曰：“洪祀，大祀也。阳曰神，阴曰灵。举国相率而行祀，顺四时之序，无令过差。”今案文而言，皆漫而无适，不可得详。若不详而修，其失不小。

帝不纳，迺又上疏曰：

臣谨更思寻，参之时事。今强戎据于关雍，桀狄纵于河朔，

封豕四逸，虔刘神州，长旌不卷，钲鼓日戒，兵疲人困，岁无休已。人事弊于下，则七曜错于上，灾沴之作，固其宜然。又顷者以来，无乃大异。彼月之蚀，义见诗人，星辰莫同，载于《五行》，故《洪范》不以为沴。

陛下今以晷度之失同之六沴，引其轻变方之重眚，求己笃于禹汤，忧勤逾乎日昃，将修大祀，以礼神祇。传曰：“外顺天地时气而祭其鬼神。”然则神必有号，祀必有义。案洪祀之文，惟神灵大略而无所祭之名，称举国行祀而无贵贱之阻，有赤黍之盛而无牲醴之奠，仪法所用，阙略非一。若率文而行，则举义皆闕；有所施补，则不统其源。汉侍中卢植，时之达学，爰法不究，则不敢厝心。诚以五行深远，神道幽昧，探蹟之求难以常思，错综之理不可一数。臣非至精，孰能与此！

帝犹敕撰定，迺又陈古义，帝乃止。迺在职多所匡谏。著《阮籍序赞》、《逸士箴》及诗赋奏议数十篇行于世。病卒，时年五十八。子蔚，吴兴太守。

灌字道群。父瞿，尚书郎。灌少知名，才识亚于迺。州辟主簿，举秀才，为治中，转别驾，历司徒属、北中郎中、长史，领晋陵太守。简文帝引为抚军从事中郎，后迁吏部郎。时谢奕为尚书，铨叙不允，灌每执正不从，奕托以他事免之，受黜无怨色。顷之，简文帝又以为抚军司马，甚相宾礼。迁御史中丞，转吴兴太守。灌性方正，视权贵蔑如也，为大司马桓温所恶。温欲中伤之，征拜侍中，以在郡时公事有失，追免之。后为秘书监，寻复解职。时温方执权，朝廷希旨，故灌积年不调。温末年，以为谏议参军。会温薨，迁尚书、中护军，复出为吴郡太守，加秩中二千石，未拜，卒。子绩。

绩字仲元，有志气，除秘书郎。以父与谢氏不穆，故谢安之世辟召无所从，论者多之。安薨，始为会稽王道子骠骑主簿，

多所规谏。历谏议参军，出为南郡相。会荆州刺史殷仲堪举兵以应王恭，仲堪要绩与南蛮校尉殷顗同行，并不从。仲堪等屡以为言，绩终不为之屈。顗虑绩及祸，乃于仲堪坐和解之。绩曰：“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胁！江仲元行年六十，但未知获死所耳。”一坐为之惧。仲堪惮其坚正，以杨佺期代之。朝廷闻而征绩为御史中丞，奏劾无所屈挠。会稽世子元显专政，夜开六门，绩密启会稽王道子，欲以奏闻，道子不许。车胤亦曰：“元显骄纵，宜禁制之。”道子默然，元显闻而谓众曰：“江绩、车胤间我父子。”遣人密让之。俄而绩卒，朝野悼之。

车胤，字武子，南平人也。曾祖浚，吴会稽太守。父育，郡主簿。太守王胡之名知人，见胤于童幼之中，谓胤父曰：“此儿当大兴卿门，可使专学。”胤恭勤不倦，博学多通。家贫不常得油，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，以夜继日焉。及长，风姿美劭，机悟敏速，甚有乡曲之誉。桓温在荆州，辟为从事，以辩识义理深重之。引为主簿，稍迁别驾、征西长史，遂显于朝廷。时惟胤与吴隐之以寒素博学知名于世。又善于赏会，当时每有盛坐而胤不在，皆云：“无车公不乐。”谢安游集之日，辄开筵待之。

宁康初，以胤为中书侍郎、关内侯。孝武帝尝讲《孝经》，仆射谢安侍坐，尚书陆纳侍讲，侍中卞耽执读，黄门侍郎谢石、吏部郎袁宏执经，胤与丹阳尹王混摘句，时论荣之。累迁侍中。太元中，增置太学生百人，以胤领国子博士。其后年，议郊庙明堂之事，胤以“明堂之制既甚难详，且乐主于和，礼主于敬，故质文不同，音器亦殊。既茅茨广厦不一其度，何必守其形范而不弘本顺时乎！九服咸宁，四野无尘，然后明堂辟雍可光而修之。”时从其议。又迁骠骑长史、太常，进爵临湘侯，以疾去职。俄为护军将军。时王国宝谄于会稽王道子，讽八坐启以

道子为丞相，加殊礼。胤曰：“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。今主上当阳，非成王之地，相王在位，岂得为周公乎！望实二三，并不宜尔，必大忤上意。”乃称疾不署其事。疏奏，帝大怒，而甚嘉胤。

隆安初，为吴兴太守，秩中二千石，辞疾不拜。加辅国将军、丹阳尹。顷之，迁吏部尚书。元显有过，胤与江绩密言于道子，将奏之，事泄，元显逼令自裁。俄而胤卒，朝廷伤之。

殷顗，字伯通，陈郡人也。祖融，太常卿。父康，吴兴太守。顗性通率，有才气，少与从弟仲堪俱知名。太元中，以中书郎擢为南蛮校尉。莅职清明，政绩肃举。及仲堪得王恭书，将兴兵内伐，告顗，欲同举。顗不平之，曰：“夫人臣之义，慎保所守。朝廷是非，宰辅之务，岂藩屏之所图也。晋阳之事，宜所不豫。”仲堪要之转切，顗怒曰：“吾进不敢同，退不敢异。”仲堪以为恨。犹密谏仲堪，辞甚切至。仲堪既贵，素情亦殊，而志望无厌，谓顗言为非。顗见江绩亦以正直为仲堪所斥，知仲堪当逐异己，树置所亲，因出行散，托疾不还。仲堪闻其病，出省之，谓顗曰：“兄病殊为可忧。”顗曰：“我病不过身死，但汝病在灭门，幸熟为虑，勿以我为念也。”仲堪不从，卒与杨佺期、桓玄同下。顗遂以忧卒。隆安中，诏曰：“故南蛮校尉殷顗忠绩未融，奄焉陨丧，可赠冠军将军。”弟仲文、叔献别有传。

王雅，字茂达，东海郟人，魏卫将军肃之曾孙也。祖隆，后将军。父景，大鸿胪。雅少知名，州檄主簿，举秀才，除郎中，出补永兴令，以干理著称。累迁尚书左右丞，历廷尉、侍中、左卫将军、丹阳尹，领太子左卫率。雅性好接下，敬慎奉公，孝武帝深加礼遇，虽在外职，侍见甚数，朝廷大事多参谋议。帝每置酒宴集，雅未至，不先举觞，其见重如此。然任遇

有过其才，时人被以佞幸之目。帝起清暑殿于后宫，开北上阁，出华林园，与美人张氏同游止，惟雅与焉。

会稽王道子领太子太傅，以雅为太子少傅。时王珣儿婚，宾客车骑甚众，会闻雅拜少傅，回诣雅者过半。时风俗颓弊，无复廉耻。然少傅之任，朝望属珣，珣亦颇以自幸。及中诏用雅，众遂赴雅焉。将拜，遇雨，请以伞入。王珣不许之，因冒雨而拜。雅既贵幸，威权甚震，门下车骑常数百，而善应接，倾心礼之。

帝以道子无社稷器干，虑晏驾之后皇室倾危，乃选时望以为藩屏，将擢王恭、殷仲堪等，先以访雅。雅以恭等无当世之才，不可大任，从从容曰：“王恭风神简贵，志气方严，既居外戚之重，当亲贤之寄，然其禀性峻隘，无所包容，执自是之操，无守节之志。仲堪虽谨于细行，以文义著称，亦无弘量，且干略不长。若委以连率之重，据形胜之地，今四海无事，足能守职，若道不常隆，必为乱阶矣。”帝以恭等为当时秀望，谓雅疾其胜己，故不从。二人皆被升用，其后竟败，有识之士称其知人。

迁领军、尚书、散骑常侍，方大崇进之，将参副相之重，而帝崩，仓卒不获顾命。雅素被优遇，一旦失权，又以朝廷方乱，内外携离，但慎默而已，无所辩正。虽在孝武世，亦不能犯颜廷争，凡所谋谟，唯唯而已。寻迁左仆射。隆安四年卒，时年六十七。追赠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。

长子准之，散骑侍郎。次协之，黄门。次少卿，侍中。并有士操，立名于世云。

史臣曰：爰在中兴，玄风滋扇，溺王纲于拱默，挠国步于清虚，骨鯁蹇谔之风盖亦微矣。而君孝固情礼而违显命，山甫献诚说而振颓风，彦叔之兵谋，道载之正谏，洋洋盈耳，有足

可称。灌不屈节于权臣，绩敢危言于贼将，道子殊物之礼，车胤沮之无惧心，仲堪反常之举，殷顗折之以正色，求诸古烈，何以加焉！山松悦哀挽于轩冕之辰，彦道欢博徒于衰经之日，天心已丧，其能济乎！旋及于促龄，俄致于非命，宜哉！

赞曰：顾生轨物，屡申诚说。袁子崇儒，拯斯颓丧。迨绩刚蹇，车殷忠壮。睠言遗直，莫之能尚。

## 列传第五十四

王恭 庾楷 刘牢之（子敬宣）

殷仲堪 杨佺期

王恭，字孝伯，光禄大夫蕴子，定皇后之兄也。少有美誉，清操过人，自负才地高华，恆有宰辅之望。与王忱齐名友善，慕刘惔之为人。谢安常曰：“王恭人地可以为将来伯舅。”尝从其父自会稽至都，忱访之，见恭所坐六尺簟，忱谓其有余，因求之。恭辄以送焉，遂坐荐上。忱闻而大惊，恭曰：“吾平生无长物。”其简率如此。

起家为佐著作郎，叹曰：“仕宦不为宰相，才志何足以骋！”因以疾辞。俄为秘书丞，转中书郎，未拜，遭父忧。服阕，除吏部郎，历建威将军。太元中，代沈嘉为丹阳尹，迁中书令，领太子詹事。

孝武帝以恭后兄，深相钦重。时陈郡袁悦之以倾巧事会稽王道子，恭言之于帝，遂诛之。道子尝集朝士，置酒于东府，尚书令谢石因醉为委巷之歌，恭正色曰：“居端右之重，集籓王之第，而肆淫声，欲令群下何所取则！”石深衔之。淮陵内史虞珖子妻裴氏有服食之术，常衣黄衣，状如天师，道子甚悦之，令与宾客谈论，时人皆为降节。恭抗言曰：“未闻宰相之

坐有失行妇人。”坐宾莫不反侧，道子甚愧之。其后帝将擢时望以为藩屏，乃以恭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州晋陵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兖青二州刺史、假节，镇京口。初，都督以“北”为号者，累有不祥，故桓冲、王坦之、刁彝之徒不受镇北之号。恭表让军号，以超受为辞，而实恶其名，于是改号前将军。慕容垂入青州，恭遣偏师御之，失利，降号辅国将军。

及帝崩，会稽王道子执政，宠昵王国宝，委以机权。恭每正色直言，道子深惮而忿之。及赴山陵，罢朝，叹曰：“榱栋虽新，便有《黍离》之叹矣。”时国宝从弟绪说国宝，因恭入觐相王，伏兵杀之，国宝不许。而道子亦欲辑和内外，深布腹心于恭，冀除旧恶。恭多不顺，每言及时政，辄厉声色。道子知恭不可和协，王绪之说遂行，于是国难始结。或劝恭因人朝以兵诛国宝，而庾楷党于国宝，士马甚盛，恭惮之，不敢发，遂还镇。临别，谓道子曰：“主上谅闇，冢宰之任，伊周所难，愿大王亲万机，纳直言，远郑声，放佞人。”辞色甚厉，故国宝等愈惧。以恭为安北将军，不拜。乃谋诛国宝，遣使与殷仲堪、桓玄相结，仲堪伪许之。恭得书，大喜，乃抗表京师曰：“后将军国宝得以姻戚频登显列，不能感恩效力，以报时施，而专宠肆威，将危社稷。先帝登遐，夜乃犯阖叩扉，欲矫遗诏。赖皇太后聪明，相王神武，故逆谋不果。又割东宫见兵以为己府，谗疾二昆甚于仇敌。与其从弟绪同党凶狡，共相扇动。此不忠不义之明白也。以臣忠诚，必亡身殉国，是以谮臣非一。赖先帝明鉴，浸润不行。昔赵鞅兴甲，诛君侧之恶，臣虽弩劣，敢忘斯义！”表至，内外戒严。国宝及绪惶惧不知所为，用王珣计，请解职。道子收国宝，赐死，斩绪于市，深谢愆失，恭乃还京口。

恭之初抗表也，虑事不捷，乃版前司徒左长史王廞为吴国

内史，令起兵于东。会国宝死，令廩解军去职。廩怒，以兵伐恭。恭遣刘牢之击灭之，上疏自贬，诏不许。谯王尚之复说道子以籓伯强盛，宰相权弱，宜多树置以自卫。道子然之，乃以其司马王愉为江州刺史，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。由是楷怒，遣子鸿说恭曰：“尚之兄弟专弄相权，欲假朝威贬削方镇，惩警前事，势转难测。及其议未成，宜早图之。”恭以为然，复以谋告殷仲堪、桓玄。玄等从之，推恭为盟主，克期同赴京师。

时内外疑阻，津逻严急，仲堪之信因庾楷达之，以斜绢为书，内箭杆中，合镝漆之，楷送于恭。恭发书，绢文角戾，不复可识，谓楷为诈。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，今无动理，乃先期举兵。司马刘牢之谏曰：“将军今动以伯舅之重，执忠贞之节，相王以姬旦之尊，时望所系，昔年已戮宝、绪，送王廩书，是深伏将军也。顷所授用，虽非皆允，未为大失。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，于将军何损！晋阳之师，其可再乎！”恭不从，乃上表以封王愉、司马尚之兄弟为辞。朝廷使元显及王珣、谢琰等距之。

恭梦牢之坐其处，旦谓牢之曰：“事克，即以卿为北府。”遣牢之率帐下督颜延先据竹里。元显使说牢之，啖以重利，牢之乃斩颜延以降。是日，牢之遣其婿高雅之、子敬宣，因恭曜军。轻骑击恭。恭败，将还，雅之已闭城门，恭遂与弟履单骑奔曲阿。恭久不骑乘，髀生疮，不复能去。曲阿人殷确，恭故参军也，以船载之，藏于苇席之下，将奔桓玄。至长塘湖，遇商人钱强。强宿憾于确，以告湖浦尉。尉收之，以送京师。道子闻其将至，欲出与语，面折之，而未之杀也。时桓玄等已至石头，惧其有变，即于建康之倪塘斩之。恭五男及弟爽、爽兄子秘书郎和及其党孟璞、张恪等皆杀之。

恭性抗直。深存节义，读《左传》至“奉王命讨不庭”，

每辍卷而叹。为性不弘，以暗于机会，自在北府，虽以简惠为政，然自矜贵，与下殊隔。不闲用兵，尤信佛道，调役百姓，修营佛寺，务在壮丽，士庶怨嗟。临刑，犹诵佛经，自理须鬢，神无惧容，谓监刑者曰：“我暗于信人，所以致此，原其本心，岂不忠于社稷！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。”家无财帛，唯书籍而已，为识者所伤。

恭美姿仪，人多爱悦，或目之云“濯濯如春月柳”。尝被鹤氅裘，涉雪而行，孟昶窥见之，叹曰：“此真神仙中人也！”初见执，遇故吏戴耆之为湖孰令，恭私告之曰：“我有庶儿未举，在乳母家，卿为我送寄桓南郡。”耆之遂送之于夏口。桓玄抚养之，为立丧庭吊祭焉。及玄执政，上表理恭，诏赠侍中、太保，谥曰忠简。爽赠太常，和及子简并通直散骑郎，殷确散骑侍郎。腰斩湖浦尉及钱强等。恭庶子昙亨，义熙中为给事中。

庾楷，征西将军亮之孙，会稽内史羲小子也。初拜侍中，代兄准为西中郎将、豫州刺史、假节，镇历阳。隆安初，进号左将军。时会稽王道子惮王恭、殷仲堪等擅兵，故出王愉为江州，督豫州四郡，以为形援。楷上疏以江州非险塞之地，而西府北带寇戎，不应使愉分督，诏不许。时楷怀恨，使子鸿说王恭，以谯王尚之兄弟复握机权，势过国宝。恭亦素忌尚之。遂连谋举兵。事在恭传。诏使尚之讨楷。楷遣汝南太守段方逆尚之，战于慈湖，方大败，被杀，楷奔于桓玄。及玄等盟于柴桑，连名上疏自理，诏赦玄等而不赦恭、楷，楷遂依玄，玄用为武昌太守。楷后惧玄必败，密遣使结会稽世子元显：“若朝廷讨玄，当为内应。”及玄得志，楷以谋泄，为玄所诛。

刘牢之，字道坚，彭城人也。曾祖羲，以善射事武帝，历北地、雁门太守。父建，有武干，为征虏将军。世以壮勇称。

牢之面紫赤色，须目惊人，而沈毅多计画。太元初，谢玄北镇广陵，时苻坚方盛，玄多募劲勇，牢之与东海何谦、琅邪诸葛侃、乐安高衡、东平刘轨、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猛应选。玄以牢之为参军，领精锐为前锋，百战百胜，号为“北府兵”，敌人畏之。及坚将句难南侵，玄率何谦等距之。牢之破难輜重于盱眙，获其运船，迁鹰扬将军、广陵相。

时车骑将军桓冲击襄阳，宣城内史胡彬率众向寿阳，以为冲声援。牢之领卒二千，为彬后继。淮肥之役，苻坚遣其弟融及骁将张蚝攻陷寿阳，谢玄使彬与牢之距之。师次硖石，不敢进。坚将梁成又以二万人屯洛涧，玄遣牢之以精卒五千距之。去贼十里，成阻涧列阵。牢之率参军刘袭、诸葛求等直进渡水，临阵斩成及其弟云，又分兵断其归津。贼步骑崩溃，争赴淮水，杀获万余人，尽收其器械。坚寻亦大败，归长安，余党所在屯结。牢之进平谯城，使安丰太守戴宝戍之。迁龙骧将军、彭城内史，以功赐爵武冈县男，食邑五百户。牢之进屯鄆城，讨诸未服，河南城堡承风归顺者甚众。

时苻坚子丕据鄴，为慕容垂所逼，请降，牢之引兵救之。垂闻军至，出新城北走。牢之与沛郡太守田次之追之，行二百里，至五桥泽中，争趣輜重，稍乱，为垂所击，牢之败绩，士卒歼焉。牢之策马跳五丈涧，得脱。会丕救至，因入临漳，集亡散，兵复少振。牢之以军败征还。顷之，复为龙骧将军，守淮阴。后进戍彭城，复领太守。祆贼刘黎僭尊号于皇丘，牢之讨灭之。苻坚将张遇遣兵击破金乡。围太山太守羊迈，牢之遣参军向钦之击走之。会慕容垂叛将翟钊救遇，牢之引还。钊还，牢之进平太山，追钊于鄆城，钊走河北，因获张遇以归之彭城。祆贼司马徽聚党马头山，牢之遣参军竺朗之讨灭之。时慕容氏掠廩丘，高平太守徐含远告急，牢之不能救，坐畏懦免。

及王恭将讨王国宝，引牢之为府司马，领南彭城内史，加辅国将军。恭使牢之讨破王廞，以牢之领晋陵太守。恭本以才地陵物，及檄至京师，朝廷戮国宝、王绪，自谓威德已著，虽杖牢之为爪牙，但以行阵武将相遇，礼之甚薄。牢之负其才能，深怀耻恨。及恭之后举，元显遣庐江太守高素说牢之使叛恭，事成，当即其位号，牢之许焉。恭参军何澹之以其谋告恭。牢之与澹之有隙，故恭疑而不纳。乃置酒请牢之于众中，拜牢之为兄，精兵利器悉以配之，使为前锋。行至竹里，牢之背恭归朝廷。恭既死，遂代恭为都督兖、青、冀、幽、并、徐、扬州、晋陵军事。牢之本自小将，一朝据恭位，众情不悦，乃树用腹心徐谦之等以自强。时杨佺期、桓玄将兵上表理王恭，求诛牢之。牢之率北府之众驰赴京师，次于新亭。玄等受诏退兵，牢之还镇京口。

及孙恩攻陷会稽，牢之遣将桓宝率师救三吴，复遣子敬宣为宝后继。比至曲阿，吴郡内史桓谦已弃郡走，牢之乃率众东讨，拜表辄行。至吴，与卫将军谢琰击贼，屡胜，杀伤甚众，径临浙江。进拜前将军、都督吴郡诸军事。时谢琰屯乌程，遣司马高素助牢之。牢之率众军济浙江，恩惧，逃于海。牢之还镇，恩复入会稽，害谢琰。牢之进号镇北将军、都督会稽五郡，率众东征，屯上虞，分军戍诸县。恩复攻破吴国，杀内史袁山松。牢之使参军刘裕讨之，恩复入海。顷之。恩浮海奄至京口，战士十万，楼船千余。牢之在山阴，使刘裕自海盐赴难，牢之率大众而还。裕兵不满千人，与贼战，破之。恩闻牢之已还京口，乃走郁洲，又为敬宣、刘裕等所破。及恩死，牢之威名转振。

元兴初，朝廷将讨桓玄，以牢之为前锋都督、征西将军，领江州事。元显遣使以讨玄事谂牢之。牢之以玄少有雄名，杖

全楚之众，惧不能制，又虑平玄之后功盖天下，必不为元显所容，深怀疑贰，不得已率北府文武屯洌洲。桓玄遣何穆说牢之曰：“自古乱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乐毅、玄德孔明，然皆勋业未卒而二主早世，设使功成事遂，未保二臣之祸也。鄙语有之：‘高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殫，猎犬烹。’故文种诛于句践，韩白戮于秦汉。彼皆英雄霸王之主，犹不敢信其功臣，况凶愚凡庸之流乎！自开辟以来，戴震主之威，挟不赏之功，以见容于暗世者而谁？至如管仲相齐，雍齿侯汉，则往往有之，况君见与无射钩屡逼之仇邪！今君战败则倾宗，战胜亦覆族，欲以安归乎？孰若翻然改图，保其富贵，则身与金石等固，名与天壤无穷，孰与头足异处，身名俱灭，为天下笑哉！惟君图之。”牢之自谓握强兵，才能算略足以经纶江表，时谯王尚之已败，人情转沮，乃颇纳穆说，遣使与玄交通。其甥何无忌与刘裕固谏之，并不从。俄令葆宣降玄。玄大喜，与敬宣置酒宴集，阴谋诛之，陈法书画图与敬宣共观，以安悦其志。敬宣不之觉，玄佐吏莫不相视而笑。

元显既败，玄以牢之为征东将军、会稽太守，牢之乃叹曰：“始尔，便夺我兵，祸将至矣！”时玄屯相府，敬宣劝牢之袭玄，犹豫不决，移屯班读，将北奔广陵相高雅之，欲据江北以距玄，集众大议。参军刘袭曰：“事不可者莫大于反，而将军往年反王兖州，近日反司马郎君，今复欲反桓公。一人而三反，岂得立也。”语毕，趋出，佐更多散走。而敬宣先还京口拔其家，失期不到。牢之谓其为刘袭所杀，乃自缢而死。俄而敬宣至，不遑哭，奔于高雅之。将吏共殡敛牢之，丧归丹徒。桓玄令斫棺斩首，暴尸于市，及刘裕建义，追理牢之，乃复本官。

敬宣，牢之长子也。智略不及父，而技艺过之。孙恩之乱，

随父征讨，所向有功。为元显从事中郎，又为桓玄谘议参军。牢之败，与广陵相高雅之俱奔慕容超，梦丸土而服之，既觉，喜曰：“丸者桓也，丸既吞矣，我当复土也。”旬日而玄败，遂与司马休之还京师。拜辅国将军、晋陵太守。与诸葛长民破桓歆于芍陂，迁建威将军、江州刺史，镇寻阳。又击桓亮、苻宏于湘中，所在有功。安帝反政，征拜冠军将军、宣城内史，领襄城太守。谯纵反，以敬宣督征蜀军事、假节，与宁朔将军臧喜西伐。敬宣人自白帝，所攻皆克。军次黄兽，与伪将谯道福相持六十余日，遇疠疫，又以食尽，班师，为有司所劾，免官。顷之，为中军谘议，加冠军将军，寻迁镇蛮护军、安丰太守、梁国内史。会卢循反，以冠军将军从大军南讨。循平，迁左卫将军、散骑常侍，又迁征虏将军、青州刺史。寻改镇冀州，为其参军司马道赐所害。

殷仲堪，陈郡人也。祖融，太常、吏部尚书。父师，骠骑谘议参军、晋陵太守、沙阳男。仲堪能清言，善属文，每云三日不读《道德论》便觉舌本间强。其谈理与韩康伯齐名，士咸爱慕之。调补佐著作郎。冠军谢玄镇京口，请为参军。除尚书郎，不拜。玄以为长史，厚任遇之。仲堪致书于玄曰：

胡亡之后，中原子女鬻于江东者不可胜数，骨肉星离，荼毒终年，怨苦之气，感伤和理，诚丧乱之常，足以惩戒，复非王泽广润，爱育苍生之意也。当世大人既慨然经略，将以救其涂炭，而使理至于此，良可叹息！愿节下弘之以道德，运之以神明，隐心以及物，垂理以禁暴，使足践晋境者必无怀戚之心，枯槁之类莫不同渐天润，仁义与干戈并运，德心与功业俱隆，实所期于明德也。

顷闻抄掠所得，多皆采相饥人，壮者欲以救子，少者志在存亲，行者倾筐以顾念，居者吁嗟以待延。而一旦幽繫，生离

死绝，求之于情，可伤之甚。昔孟孙猎而得麋，使秦西以之归，其母随而悲鸣，不忍而放之，孟孙赦其罪以傅其子。禽兽犹不可离，况于人乎！夫飞鸱，恶鸟也，食桑葚，犹怀好音。虽曰戎狄，其无情乎！苟感之有物，非难化也。必使边界无贪小利，强弱不得相陵，德音一发，必声振沙漠，二寇之党，将靡然向风，何忧黄河之不济，函谷之不开哉！

玄深然之。

领晋陵太守，居郡禁产子不举，久丧不葬，录父母以质亡叛者，所下条教甚有义理。父病积年，仲堪衣不解带，躬学医术，究其精妙，执药挥泪，遂眇一目。居丧哀毁，以孝闻。服阕，孝武帝召为太子中庶子，甚相亲爱。仲堪父尝患耳聪，闻床下蚁动，谓之牛斗。帝素闻之而不知其人。至是，从容问仲堪曰：“患此者为谁？”仲堪流涕而起曰：“臣进退惟谷。”帝有愧焉。复领黄门郎，宠任转隆。帝尝示仲堪侍，乃曰：“勿以己才而笑不才。”帝以会稽王非社稷之臣，擢所亲幸以为藩捍，乃授仲堪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、振威将军、荆州刺史、假节，镇江陵。将之任，又诏曰：“卿去有日，使人酸然。常谓永为廊庙之宝，而忽为荆楚之珍，良以慨恨！”其恩狎如此。

仲堪虽有英誉，议者未以分陕许之。既受腹心之任，居上流之重，朝野属想，谓有异政。及在州，纲目不举，而好行小惠，夷夏颇安附之。先是，仲堪游于江滨，见流棺，接而葬焉。旬日间，门前之沟忽起为岸。其夕，有人通仲堪，自称徐伯玄，云：“感君之惠，无以报也。”仲堪因问：“门前之岸是何祥乎？”对曰：“水中有岸，其名为洲，君将为州。”言终而没。至是，果临荆州。桂阳人黄钦生父没已久，诈服衰麻，言迎父丧。府曹先依律诈取父母卒弃市，仲堪乃曰：“律诈取父母宁依驱詈法弃市。原此之旨，当以二亲生存而横言死没，情事悖

逆，忍所不当，故同之驱讟之科，正以大辟之刑。今钦生父实终没，墓在旧邦，积年久远，方诈服迎丧，以为大妄耳。比之于父存言亡，相殊远矣。”遂活之。又以异姓相养，礼律所不许，子孙继亲族无后者，唯令主其蒸尝，不听别籍以避役也。佐史咸服之。

时朝廷征益州刺史郭铨，犍为太守卞苞于坐劝铨以蜀反，仲堪斩之以闻。朝廷以仲堪事不预察，降号鹰扬将军。尚书下以益州所统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戍汉中，益州未肯承遣。仲堪乃奏之曰：

夫制险分国，各有攸宜，剑阁之隘，实蜀之关键。巴西、梓潼、宕渠三郡去汉中辽远，在剑阁之内，成败与蜀为一，而统属梁州，盖定鼎中华，虑在后伏，所以分斗绝之势，开荷载之路。自皇居南迁，守在岷邛，衿带之形，事异曩昔。是以李势初平，割此三郡配隶益州，将欲重复上流为习坎之防。事经英略，历年数纪。梁州以统接旷远，求还得三郡，忘王侯设险之义，背地势内外之实，盛陈事力之寡弱，饰哀矜之苦言。今华阳义清，陇顺轨，关中余烬，自相鱼肉，梁州以论求三郡，益州以本统有定，更相牵制，莫知所从。致令巴、宕二郡为群獠所覆，城邑空虚，士庶流亡，要害膏腴皆为獠有。今远虑长规，宜保全险塞。又蛮獠炽盛，兵力寡弱，如遂经理乖谬，号令不一，则剑阁非我保，丑类转难制。此乃藩捍之大机，上流之至要。

昔三郡全实，正差文武三百，以助梁州。今俘没蛮獠，十不遗二，加逐食鸟散，资生未立，苟顺符指以副梁州，恐公私困弊，无以堪命，则剑阁之守无击柝之储，号令选用不专于益州，虚有监统之名，而无制御之用，惧非分位之本旨，经国之远术。谓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，合前为一千五百，自此之

外，一仍旧贯。设梁州有急，蜀当倾力救之。

书奏，朝廷许焉。

桓玄在南郡，论四皓来仪汉庭，孝惠以立，而惠帝柔弱，吕后凶忌，此数公者，触彼埃尘，欲以救弊。二家之中，各有其党，夺彼与此，其仇必兴。不知匹夫之志，四公何以逃其患？素履终吉，隐以保生者，其若是乎！以其文赠仲堪。仲堪乃答之曰：

隐显默语，非贤达之心，盖所遇之时不同，故所乘之途必异。道无所屈而天下以之获宁，仁者之心未能无感。若夫四公者，养志岩阿，道高天下，秦网虽虐，游之而莫惧，汉祖虽雄，请之而弗顾，徒以一理有感，泛然而应，事同宾客之礼，言无非之对，孝惠以之获安，莫由报其德，如意以之定籓，无所容其怨。且争夺滋生，主非一姓，则百姓生心，祚无常人，则人皆自贤，况夫汉以剑起，人未知义，式遏奸邪，特宜以正顺为宝。天下，大器也，苟乱亡见惧，则沧海横流。原夫若人之振策，岂为一人之废兴哉！苟可以暢其仁义，与夫伏节委质可荣可辱者，道迹悬殊，理势不同，君何疑之哉！

又谓诸吕强盛，几危刘氏，如意若立，必无此患。夫祸福同门，倚伏万端，又未可断也。于时天下新定，权由上制，高祖分王子弟，有磐石之固，社稷深谋之臣，森然比肩，岂琐琐之禄产所能倾夺之哉！此或四公所预，于今亦无以辩之，但求古贤之心，宜存之远大耳。端本正源者，虽不能无危，其危易持。苟启竞津，虽未必不安，而其安难保。此最有国之要道。古今贤哲所同惜也。

玄屈之。

仲堪自在荆州，连年水旱，百姓饥馑，仲堪食常五碗，盘无余肴，饭粒落席间，辄拾以啖之，虽欲率物，亦缘其性真素

也。每语子弟云：“人物见我受任方州，谓我豁平昔时意，今吾处之不易。贫者士之常，焉得登枝而捐其本？尔其存之！”其后蜀水大出，漂浮江陵数千家。以堤防不严，复降为宁远将军。安帝即位，进号冠军将军，固让不受。

初，桓玄将应王恭，乃说仲堪，推恭为盟主，共兴晋阳之举，立桓文之功，仲堪然之。仲堪以王恭在京口，去都不盈二百，自荆州道远连兵，势不相及，乃伪许恭，而实不欲下。闻恭已诛王国宝等，始抗表兴师，遣龙骧将军杨佺期次巴陵。会稽王道子遣书止之，仲堪乃还。

初，桓玄弃官归国，仲堪惮其才地，深相交结。玄亦欲假其兵势，诱而悦之。国宝之役，仲堪既纳玄之诱，乃外结雍州刺史郗恢，内要从兄南蛮校尉顗、南郡相江绩等。恢、顗、绩并不同之，乃以杨佺期代绩，顗自逊位。

会王恭复与豫州刺史庾楷举兵讨江州刺史王愉及谯王尚之等，仲堪因集议，以为朝廷去年自戮国宝，王恭威名已震，今其重举，势无不克。而我去年缓师，已失信于彼，今可整棹晨征，参其霸功。于是使佺期舟师五千为前锋，桓玄次之。仲堪率兵二万，相继而下。佺期、玄至湓口，王愉奔于临川，玄遣偏军追获之。佺期等进至横江，庾楷败奔于玄，谯王尚之等退走，尚之弟恢之所领水军皆没。玄等至石头，仲堪至芜湖，忽闻王恭已死，刘牢之反恭，领北府兵在新亭，玄等三军失色，无复固志，乃回师屯于蔡洲。

时朝廷新平恭、楷，且不测西方人心，仲堪等拥众数万，充斥郊畿，内外忧逼。玄从兄修告会稽王道子曰：“西军可说而解也。修知其情矣。若许佺期以重利，无不倒戈于仲堪者。”道子纳之，乃以玄为江州，佺期为雍州，黜仲堪为广州，以桓修为荆州，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诏回军。仲堪恚被贬退，以

王恭虽败，己众亦足以立事，令玄等急进军。玄等喜于宠授，并欲顺朝命，犹豫未决。会仲堪弟遹为佺期司马，夜奔仲堪，说佺期受朝命，纳桓修。仲堪遽，即于芜湖南归，使徇于玄等军曰：“若不各散而归，大军至江陵，当悉戮余口。”仲堪将刘系先领二千人隶于佺期，辄率众而归。玄等大惧，狼狈追仲堪，至寻阳，及之。于是仲堪失职，倚玄为援，玄等又资仲堪之兵，虽互相疑阻，亦不得异。仲堪与佺期以子弟交质，遂于寻阳结盟，玄为盟主，临坛歃血，并不受诏，申理王恭，求诛刘牢之、谯王尚之等。朝廷深惮之。于是诏仲堪曰：“间以将军凭寄失所，朝野怀忧。然既往之事，宜其两忘，用乃班师回旆，祇顺朝旨，所以改授方任，盖随时之宜。将军大义，诚感朕心，今还复本位，即抚所镇，释甲休兵，则内外宁一，故遣太常茂具宣乃怀。”仲堪等并奉诏，各旋所镇。

顷之。桓玄将讨佺期，先告仲堪云：“今当人沔讨除佺期，已顿兵江口。若见与无贰，可杀杨广；若其不然，便当率军入江。”仲堪乃执玄兄伟，遣从弟遹等水军七千至江西口。玄使郭铨、苻宏击之，遹等败走。玄顿巴陵，而馆其谷。玄又破杨广于夏口。仲堪既失巴陵之积，又诸将皆败，江陵震骇。城内大饥，以胡麻为廩。仲堪急召佺期。佺期率众赴之，直济江击玄，为玄所败，走还襄阳。仲堪出奔鄴城，为玄追兵所获，逼令自杀，死于柞溪，弟子道获、参军罗企生等并被杀。仲堪少奉天师道，又精心事神，不吝财贿，而怠行仁义，嗇于周急，及玄来攻，犹勤请祷。然善取人情，病者自为诊脉分药，而用计倚伏烦密，少于鉴略，以至于败。

子简之，载丧下都，葬于丹徒，遂居墓侧。义旗建，率私僮客随义军蹶桓玄。玄死，简之食其肉。桓振之役，义军失利，简之没阵。弟旷之，有父风，仕至剡令。

杨侗期，弘农华阴人，汉太尉震之后也。曾祖准，太常。自震至准，七世有名德。祖林，少有才望，值乱没胡。父亮，少仕伪朝，后归国，终于梁州刺史，以贞干知名。侗期沈勇果劲，而兄广及弟思平等皆强犷粗暴。自云门户承籍，江表莫比，有以其门地比王珣者，犹恚恨，而时人以其晚过江，婚宦失类，每排抑之，恆慷慨切齿，欲因事际以逞其志。

侗期少仕军府。咸康中，领众屯成固。苻坚将潘猛距守康回垒，侗期击走之，其众悉降，拜广威将军、河南太守，戍洛阳。苻坚将窦冲率众攻平阳太守张元熙于皇天坞，侗期击走之。侗期自湖城入潼关，累战皆捷，斩获千计，降九百余家，归于洛阳，进号龙骧将军。以病，改为新野太守，领建威司马。迁唐邑太守，督石头军事，以疾去职。荆州刺史殷仲堪引为司马，代江绩为南郡相。

仲堪与桓玄举众应王恭、庾楷，仲堪素无戎略，军旅之事一委侗期兄弟，以兵五千人为前锋，与桓玄相次而下。至石头，恭死，楷败，朝廷未测玄军，乃以侗期代郗恢为都督梁雍秦三州诸军事、雍州刺史。仲堪、玄皆有迁换，于是俱还寻阳，结盟不奉诏。俄而朝廷复仲堪本职，乃各还镇。

初，玄未奉诏，欲自为雍州，以郗恢为广州。恢惧玄之来，问于众，咸曰：“侗期来者，谁不戮力！若桓玄来，恐难与为敌。”既知侗期代己，乃谋于南阳太守闾丘羨，称兵距守。侗期虑事不济，乃声言玄来入沔，而侗期为前驱。恢众信之，无复固志。恢军散请降，侗期入府斩闾丘羨，放恢还都，抚将士，恤百姓，缮修城池，简练甲卒，甚得人情。

侗期、仲堪与桓玄素不穆，侗期屡欲相攻，仲堪每抑止之。玄以是告执政，求广其所统。朝廷亦欲成其衅隙，故以桓伟为南蛮校尉。侗期内怀忿惧，勒兵建牙，声云援洛，欲与仲堪袭

玄。仲堪虽外结佺期，内疑其心，苦止之，又遣从弟暹屯北塞以驻之。佺期势不独举，乃解兵。

隆安三年，桓玄遂举兵讨佺期，先攻仲堪。初，仲堪得玄书，急召佺期。佺期曰：“江陵无食，当何以待敌？可来见就，共守襄阳。”仲堪自以保境全军，无缘弃城逆走，忧佺期不赴，乃给之曰：“比来收集，已有储矣。”佺期信之，乃率众赴焉。步骑八千，精甲耀日。既至，仲堪唯以饭饷其军。佺期大怒曰：“今兹败矣！”乃不见仲堪。时玄在零口，佺期与兄广击玄。玄畏佺期之锐，乃渡军马头。明日，佺期率殷道护等精锐万人乘舰出战，玄距之，不得进。佺期乃率其麾下数十舰，直济江，径向玄船。俄而回击郭铨，殆获铨，会玄诸军至，佺期退走，余众尽没，单马奔襄阳。玄追军至，佺期与兄广俱死之，传首京都，梟于朱雀门。弟思平，从弟尚保、孜敬，俱逃于蛮。刘裕起义，始归国，历位州郡。

孜敬为人剽锐，果于行事。昔与佺期劝殷仲堪杀殷顗，仲堪不从，孜敬拔刃而起，欲自己出取之，仲堪苦禁乃止。及为梁州刺史，常怏怏不满其志。经襄阳，见鲁宗之侍卫皆佺期之旧也，孜敬愈愤，见于辞色。宗之参军刘千期于座面折之，因大发怒，抽剑刺千期立死。宗之表而斩之。思平、尚保后亦以罪诛，杨氏遂灭。

史臣曰：生灵道断，忠贞路绝，弃彼弊冠，崇兹新履。牢之事非其主，抑亦不臣，功多见疑，势陵难信，而投兵散地，二三之甚。若夫司牧居愆，方隅作戾，口顺勤王，心乖抗节。王恭鯁言时政，有昔贤之风。国宝就诛，而晋阳犹起。是以仲堪侥幸，佺期无状，雅志多隙，佳兵不和，足以亡身，不足以静乱也。

赞曰：孝伯怀功，牢之总戎。王因起衅，刘亦惭忠。殷杨

乃武，抽旆争雄。庾君含怨，交斗其中。猗欤群采，道睽心异。  
是曰乱阶，非关臣事。

## 列传第五十五

刘毅（兄迈） 诸葛长民

何无忌 檀凭之 魏咏之

刘毅，字希乐，彭城沛人也。曾祖距，广陵相。叔父镇，左光禄大夫。毅少有大志，不修家人产业，仕为州从事，桓弘以为中兵参军属。桓玄篡位，毅与刘裕、何无忌、魏咏之等起义兵，密谋讨玄，毅讨徐州刺史桓修于京口、青州刺史桓弘于广陵。裕率毅等至竹里，玄使其将皇甫敷、皇甫之北距义军，遇之于江乘，临阵斩甫之，进至罗落桥，又斩敷首。玄大惧，使桓谦、何澹之屯覆舟山。毅等军至蒋山，裕使羸弱登山，多张旗帜，玄不之测，益以危惧。谦等士卒多北府人，素惧伏裕，莫敢出斗。裕与毅等分为数队，进突谦阵，皆殊死战，无不一当百。时东北风急，义军放火，烟尘张天，鼓噪之音震撼京邑，谦等诸军一时奔散。玄既西走，裕以毅为冠军将军、青州刺史，与何无忌、刘道规躡玄。玄逼帝及琅邪王西上，毅与道规及下邳太守孟怀玉等追及玄，战于峥嵘洲。毅乘风纵火。尽锐争先，玄众大溃，烧辎重夜走。玄将郭铨、刘雅等袭陷寻阳，毅遣武威将军刘怀肃讨平之。

及玄死，桓振、桓谦复聚众距毅于灵溪。玄将冯该以兵会

振，毅进击，为振所败，退次寻阳，坐免官，寻原之。刘裕命何无忌受毅节度，无忌以督摄为烦，辄便解统。毅疾无忌专擅，免其琅邪内史，以辅国将军摄军事，无忌遂与毅不平。毅唯自引咎，时论黜之。毅复与道规发寻阳。桓亮自号江州刺史，遣刘敬宣击走之。毅军次夏口。时振党冯该戍大岸，孟山图据鲁城，桓山客守偃月垒，众合万人，连舰两岸，水陆相援。毅督众军进讨，未至复口，遇风飘没千余人。毅与刘怀肃、索邈等攻鲁城，道规攻偃月垒，何无忌与檀祗列舰于中流，以防越逸。毅躬贯甲胄，陵城半日而二垒俱溃，生擒山客，而冯该遁走。毅进平巴陵。以毅为使持节、兖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毅号令严整，所经墟邑，百姓安悦。南阳太守鲁宗之起义，袭襄阳，破桓蔚。毅等诸军次江陵之马头。振拥乘舆，出营江津。宗之又破伪将温楷，振自击宗之。毅因率无忌、道规等诸军破冯该于豫章口，推锋而进，遂入江陵。振闻城陷，与谦北走，乘舆反正。毅执玄党卞范之、羊僧寿、夏侯崇之、桓道恭等，皆斩之。桓振复与苻宏自郢城袭陷江陵，与刘怀肃相持。毅遣部将击振，杀之，并斩伪辅将军桓珍。毅又攻拔迁陵，斩玄太守刘叔祖于临漳。其余拥众假号以十数，皆讨平之。二州既平，以毅为抚军将军。时刁预等作乱，屯于湘中，毅遣将分讨，皆灭之。

初，毅丁忧在家，及义旗初兴，遂墨经从事。至是，军役渐宁，上表乞还京口，以终丧礼，曰：“弘道为国者，理尽于仁孝。诉穷归天者，莫甚于丧亲。但臣凡庸，本无感慨，不能陨越，故其宜耳。往年国难滔天，故志竭愚忠，覩然苟存。去春鸾驾回轸，而狂狡未灭，虽奸凶时臬，余烬窜伏，威怀寡方，文武劳弊，微情未申，顾景悲愤。今皇威遐肃，海内清荡，臣穷毒艰穉，亦已具于圣听。兼羸患滋甚，众疾互动，如今寝顿无复人理。臣之情也，本不甘生；语其事也，亦可以没。乞赐

余骸，终其丘坟，庶几忠孝之道获宥于圣世。”不许。诏以毅为都督豫州扬州之淮南历阳庐江安丰堂邑五郡诸军事、豫州刺史，持节、将军、常侍如故，本府文武悉令西属。以匡复功，封南平郡开国公，兼都督宣城军事，给鼓吹一部。梁州刺史刘稚反，毅遣将讨擒之。初，桓玄于南州起斋，悉画盘龙于其上，号为盘龙斋。毅小字盘龙，至是，遂居之。俄进拜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及何无忌为卢循所败，贼军乘胜而进，朝廷震骇。毅具舟船讨之，将发，而疾笃，内外失色。朝议欲奉乘舆北就中军刘裕，会毅疾瘳，将率军南征，裕与毅书曰：“吾往与妖贼战，晓其变态。今修船垂毕，将居前扑之。克平之日，上流之任皆以相委。”又遣毅从弟籓往止之。毅大怒，谓籓曰：“我以一时之功相推耳，汝便谓我不及刘裕也！”投书于地。遂以舟师二万发姑孰。徐道覆闻毅将至建鄴，报卢循曰：“刘毅兵重，成败击此一战，宜并力距之。”循乃引兵发巴陵，与道覆连旗而下。毅次于桑落洲，与贼战，败绩，弃船，以数百人步走，余众皆为贼所虏，輜重盈积，皆弃之。毅走，经涉蛮晋，饥困死亡，至得十二三。参军羊邃竭力营护之，仅而获免。刘裕深慰勉之，复其本职。毅乃以邃为谘议参军。

及裕讨循，诏毅知内外留事。毅以丧师，乞解任，降为后将军。寻转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都督。毅上表曰：

臣闻天以盈虚为运，政以损益为道。时否而政不革，人凋而事不损，则无以救急病于已危，拯涂炭于将绝。自顷戎车屡骇，干戈溢境，所统江州，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，自桓玄以来，驱蹙残败，至乃男不被养，女无匹对，逃亡去就，不避幽深，自非财殫力竭，无以至此。若不曲心矜理，有所厘改，则靡遗之叹奄焉必及。

夫设官分职，军国殊用，牧养以息务为大，武略以济事为先。兼而领之，盖出于权事，因藉既久，遂似常体。江州在腹心之内，凭接扬豫，藩屏所倚，实为重复。昔胡寇纵逸。朔马临江，抗御之宜，盖权尔耳。今江左区区，户不盈数十万，地不逾数千里，而统旅鳞次，未获减息，大而言之，足为国耻。况乃地在无虞，而犹置军府文武将佐，资费非要，岂所谓经国大情，扬汤去火者哉！自州郡边江，百姓辽落，加邮亭险阨，畏阻风波，转输往复，恆有淹废，又非所谓因其所利以济其弊者也，愚谓宜解军府，移镇豫章，处十郡之中，厉简惠之政，比及数年，可有生气。且属县凋散，示有所存，而役调送迎不得止息，亦谓应随宜并合以简众费。刺史庾悦，自临莅以来，甚有恤隐之诚，但纲维不革，自非纲目所理。寻阳接蛮，宜示有遏防，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。

于是解悦，毅移镇豫章，遣其亲将赵恢领千兵守寻阳。俄进毅为都督荆宁秦雍四州之河东河南广平扬州之义成四郡诸军事、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，持节、公如故。毅表荆州编户不盈十万，器械索然。广州虽凋残，犹出丹漆之用，请依先准。于是加督交、广二州。

毅至江陵，乃辄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万余，留而不遣，又告疾困，请籓为副。刘裕以毅贰于己，乃奏之。安帝下诏曰：“刘毅傲很凶戾，履霜日久，中间覆败，宜即显戮。晋法含弘，复蒙宠授。曾不思愆内讼，怨望滋甚。赖宰辅藏疾，特加遵养，遂复推毅陕西，宠荣隆泰，庶能洗心感遇，革音改意，而长恶不悛，志为奸宄，陵上虐下，纵逸无度。既解督任，江州非复所统，而辄徙兵众，略取军资，驱斥旧戍，厚树亲党。西府二局，文武盈万，悉皆割留，曾无片言。肆心恣欲，罔顾天朝。又与从弟籓远相影响，招聚剽狡，缮甲阻兵，外托省疾，

实规伺隙，同恶想济，图会荆郢。尚书左仆射谢混凭藉世资，超蒙殊遇，而轻佻躁脱，职为乱阶，扇动内外，连谋万里。是而可忍，孰不可怀！”乃诛籓、混。

刘裕自率众讨毅，命王弘、王镇恶、蒯恩等率军至豫章口，于江津燔舟而进。毅参军硃显之逢镇恶，以所统千人赴毅。镇恶等攻陷外城，毅守内城，精锐尚数千人，战至日昃，镇恶以裕书示城内，毅怒，不发书而焚之。毅冀有外救，督士卒力战。众知裕至，莫有斗心。既暮，镇恶焚诸门，齐力攻之，毅众乃散，毅自北门单骑而走，去江陵二十里而缢。经宿，居人以告，乃斩于市，子侄皆伏诛。毅兄模奔于襄阳，鲁宗之斩送之。

毅刚猛沈断，而专肆很愎，与刘裕协成大业，而功居其次，深自矜伐，不相推伏。及居方岳，常快快不得志，裕每柔而顺之。毅骄纵滋甚，每览史籍，至蔣相如降屈于廉颇，辄绝叹以为不可能也。尝云：“恨不遇刘项，与之争中原。”又谓郗僧施曰：“昔刘备之有孔明，犹鱼之有水。今吾与足下虽才非古贤，而事同斯言。”众咸恶其陵傲不逊。及败于桑落，知物情去己，弥复愤激。初，裕征卢循，凯归，帝大宴于西池，有诏赋诗。毅诗云：“六国多雄士，正始出风流。”自知武功不竞，故示文雅有余也。后于东府聚樗蒲大掷，一判应至数百万，余人并黑犊以还，唯刘裕及毅在后。毅次掷得雉，大喜，褰衣绕床，叫谓同坐曰：“非不能卢，不事此耳。”裕恶之，因授五木久之，曰：“老兄试为卿答。”既而四子俱黑，其一子转跃未定，裕厉声喝之，即成卢焉。毅意殊不快，然素黑，其面如铁色焉，而乃和言曰：“亦知公不能以此见借！”既出西籓，虽上流分陕，而顿失内权，又颇自嫌事计，故欲擅其威强，伺隙图裕，以至于败。

初，江州刺史庾悦，隆安中为司徒长史，曾至京口。毅时

甚屯窳，先就府借东堂与亲故出射。而悦后与僚佐径来诣堂，毅告之曰：“毅辈屯否之人，合一射甚难。君于诸堂并可，望以今日见让。”悦不许。射者皆散，唯毅留射如故。既而悦食鹅，毅求其余，悦又不答，毅常衔之。义熙中，故夺悦豫章，解其军府，使人微示其旨，悦忿惧而死。毅之褊躁如此。

迈字伯群。少有才干，为殷仲堪中兵参军。桓玄之在江陵，甚豪横，士庶畏之过于仲堪。玄曾于仲堪事前戏马，以槊拟仲堪。迈时在坐，谓玄曰：“马槊有余，精理不足。”玄自以才雄冠世，而心知外物不许之。仲堪为之失色，玄出，仲堪谓迈曰：“卿乃狂人也！玄夜遣杀卿，我岂能相救！”迈以正辞折仲堪，而不以为悔。仲堪使迈下都以避之。玄果令追之，迈仅而免祸。后玄得志，迈诣门称谒，玄谓迈曰：“安知不死而敢相见？”迈对曰：“射钩、斩祛，与迈为三，故知不死。”玄甚喜，以为刑狱参军。后为竟陵太守。及毅与刘裕等同谋起义，迈将应之，事泄，为玄所害。

诸葛长民，琅邪阳都人也。有文武干用，然不持行检，无乡曲之誉。桓玄引为参军平西军事，寻以贪刻免。及刘裕建义，与之定谋，为扬武将军。从裕讨桓玄，以功拜辅国将军、宣城内史。于时桓歆聚众向历阳，长民击走之，又与刘敬宣破歆于芍陂，封新淦县公，食邑二千五百户，以本官督淮北诸军事，镇山阳。义熙初，慕容超寇下邳，长民遣部将徐琰击走之，进位使持节、督青扬二州诸军事、青州刺史，领晋陵太守，镇丹徒，本号及公如故。

及何无忌为徐道覆所害，贼乘胜逼京师，朝廷震骇，长民率众人卫京都，因表曰：“妖贼集船伐木，而南康相郭澄之隐蔽经年，又深相保明，屡欺无忌，罪合斩刑。”诏原澄之。及卢循之败刘毅也，循与道覆连旗而下，京都危惧，长民劝刘裕

权移天子过江。裕不听，令长民与刘毅屯于北陵，以备石头。事平，转督豫州扬州之六郡诸军事、豫州刺史，领淮南太守。

及裕讨毅，以长民监太尉留府事，诏以甲杖五十人入殿。长民骄纵贪侈，不恤政事，多聚珍宝美色，营建第宅，不知纪极，所在残虐，为百姓所苦。自以多行无礼，恆惧国宪。及刘毅被诛，长民谓所亲曰：“昔年醢彭越，前年杀韩信，祸其至矣！”谋欲为乱，问刘穆之曰：“人间论者谓太尉与我不平，其故何也？”穆之曰：“相公西征，老母弱弟委之将军，何谓不平！”长民弟黎民轻狡好利，固劝之曰：“黥彭异体而势不偏全，刘毅之诛，亦诸葛氏之惧，可因裕未还以图之。”长民犹豫未发，既而叹曰：“贫贱常思富贵，富贵必履机危。今日欲为丹徒布衣，岂可得也！”裕深疑之，骆驿继遣輜重兼行而下，前克至日，百司于道候之，辄差其期。既而轻舟径进，潜入东府。明旦，长民闻之，惊而至门，裕伏壮士丁旡于幕中，引长民进语，素所未尽皆说焉。长民悦，旡自后拉而杀之，舆尸付廷尉。使收黎民，黎民骁勇绝人，与捕者苦战而死。小弟幼民为大司马参军，逃于山中，追擒戮之。诸葛氏之诛也，士庶咸恨正刑之晚，若释桎梏焉。

初，长民富贵之后，常一月中辄十数夜眠中惊起，跳踉，如与人相打。毛修之尝与同宿，见之骇愕，问其故，长民答曰：“正见一物，甚黑而有毛，脚不分明，奇健，非我无以制之。

“其后来转数。屋中柱及椽桷间，悉见有蛇头，令人以刀悬斫，应刃隐藏，去辄复出。又捣衣杵相与语如人声，不可解。于壁见有巨手，长七八尺，臂大数围，令斫之，豁然不见。未几伏诛。

何无忌，东海郟人也。少有大志，忠亮任气，人有不称其心者，辄形于言色。州辟从事，转太学博士。镇北将军刘牢之，

即其舅也，时镇京口，每有大事，常与参议之。会稽世子元显子彦章封东海王，以无忌为国中尉，加广武将军。及桓玄害彦章于市，无忌入市恸哭而出，时人义焉。随牢之南征桓玄，牢之将降于玄也，无忌屡谏，辞旨甚切，牢之不从。及玄篡位，无忌与玄吏部郎曹靖之有旧，请莅小县。靖之白玄，玄不许，无忌乃还京口。

初，刘裕尝为刘牢之参军，与无忌素相亲结。至是，因密共图玄。刘毅家在京口，与无忌素善，言及兴复之事，无忌曰：“桓氏强盛，其可图乎？”毅曰：“天下自有强弱，虽强易弱，正患事主难得耳！”无忌曰：“天下草泽之中非无英雄也。”毅曰：“所见唯有刘下邳。”无忌笑而不答，还以告裕，因共要毅，与相推结，遂共举义兵，袭京口。无忌伪著传诏服，称敕使，城中无敢动者。

初，桓玄闻裕等及无忌之起兵也，甚惧。其党曰：“刘裕乌合之众，势必无成，愿不以为虑。”玄曰：“刘裕勇冠三军，当今无敌。刘毅家无儋石之储，樗蒲一掷百万。何无忌，刘牢之之甥，酷似其舅。共举大事，何谓无成！”其见惮如此。及玄败走，武陵王遵承制以无忌为辅国将军、琅邪内史，以会稽王道子所部精兵悉配之，南追桓玄，与振武将军刘道规俱受冠军将军刘毅节度。玄留其龙骧将军何澹之、前将军郭铨、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湓口。无忌等次桑落洲，澹之等率军来战。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，无忌曰：“贼帅必不居此，欲诈我耳，宜亟攻之。”众咸曰：“澹之不在其中，其徒得之无益。”无忌谓道规曰：“今众寡不敌，战无全胜。澹之虽不居此舫，取则易获，因纵兵腾之，可以一鼓而败也。”道规从之，遂获贼舫，因传呼曰：“已得何澹之矣！”贼中惊扰，无忌之众亦谓为然。道规乘胜径进，无忌又鼓噪赴之，澹之遂溃。进据寻阳，遣使

奉送宗庙主柩及武康公主、琅邪王妃还京都。又与毅、道规破走玄于峥嵘洲。无忌进据巴陵。玄从兄谦、从子振乘间陷江陵，无忌、道规进攻谦于马头，攻桓蔚于龙泉，皆破之。既而为桓振所败，退还寻阳。无忌与毅、道规复进讨振，克夏口三城，遂平巴陵，进次马头。桓谦请割荆、江二州，奉送天子，无忌不许。进军破江陵，谦等败走。无忌侍卫安帝还京师，以无忌督豫州扬州淮南庐江安丰历阳堂邑五郡军事、右将军、豫州刺史、加节，甲仗五十人入殿，未之职。迁会稽内史、督江东五郡军事，持节、将军如故，给鼓吹一部。义熙二年，迁都督江荆二州江夏随义阳绥安豫州西阳新蔡汝南颍川八郡军事、江州刺史，将军、持节如故。以兴复之功，封安成郡开国公，食邑三千户，增督司州之弘农扬州之松滋，加散骑侍郎，进镇南将军。

卢循遣别帅徐道覆顺流而下，舟舰皆重楼。无忌将率众距之，长史邓潜之谏曰：“今以神武之师抗彼逆众，回山压卵，未足为譬。然国家之计在此一举。闻其舟舰大盛。势居上流。蜂蚕之毒，邾鲁成鉴。宜决破南塘，守二城以待之，其必不敢舍我远下。蓄力俟其疲老，然后击之。若弃万全之长策，而决成败于一战，如其失利，悔无及矣。”无忌不从，遂以舟师距之。既及，贼令强弩数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，而薄于山侧。俄而西风暴急，无忌所乘小舰被飘东岸，贼乘风以大舰逼之，众遂奔败，无忌尚厉声曰：“取我苏武节来！”节至，乃躬执以督战。贼众云集，登舰者数十人。无忌辞色无挠，遂握节死之。诏曰：“无忌秉哲履正，忠亮明允，亡身殉国，则契协英谟；经纶屯昧，则重氛载廓。及敷政方夏，实播风惠。妖寇构乱，侵扰邦畿，投袂致讨，志清王略。而事出虑外，临危弥厉，握节陨难，诚贯古贤，朕用伤恻于厥怀。其赠侍中、司空，本

官如故，谥曰忠肃。”子邕嗣。

初，桓玄克京邑，刘裕东征，无忌密至裕军所，潜谋举义，劝裕于山阴起兵。裕以玄大逆未彰，恐在远举事，克济为难。若玄遂窃天位，然后于京口图之，事未晚也。无忌乃还。及义师之举，参赞大勋，皆以算略攻取为效，而此举败于轻脱，朝野痛之。

檀凭之，字庆子，高平人也。少有志力。闺门邕肃，为世所称。从兄子韶兄弟五人，皆稚弱而孤，凭之抚养若己所生。初为会稽王骠骑行参军，转桓修长流参军，领东莞太守，加宁远将军。与刘裕有州闾之旧，又数同东讨，情好甚密。义旗之建，凭之与刘毅俱以私艰，墨经而赴。虽才望居毅之后，而官次及威声过之，故裕以为建武将军。裕将义举也，尝与何无忌、魏咏之同会凭之所。会善相者晋陵韦叟见凭之，大惊曰：“卿有急兵之厄，其候不过三四日耳。且深藏以避之，不可轻出。”及桓玄将皇甫敷之至罗落桥也，凭之与裕各领一队而战，军败，为敷军所害。赠冀州刺史。义熙初，诏曰：“夫旌善纪功，有国之通典，没而不朽，节义之笃行。故冀州刺史檀凭之忠烈果毅，亡身为国。既义敦其情，故临危授命。考诸心迹，古人无以远过，近者之赠，意犹恨焉。可加赠散骑常侍，本官如故。既陨身王事，亦宜追论封赏。可封曲阿县公，邑三千户。”

魏咏之，字长道，任城人也。家世贫素，而躬耕为事，好学不倦。生而免缺。有善相者谓之曰：“卿当富贵。”年十八，闻荆州刺史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，贫无行装，谓家人曰：“残丑如此，用活何为！”遂赍数斛米西上，以投仲堪。既至，造门自通。仲堪与语，嘉其盛意，召医视之。医曰：“可割而补之，但须百日进粥，不得语笑。”咏之曰：“半生不语，而有半生，亦当疗之，况百日邪！”仲堪于是处之别屋，令医善

疗之。咏之遂闭口不语，唯食薄粥，其厉志如此。及差，仲堪厚资遣之。

初为州主簿，尝见桓玄。既出，玄鄙其精神不隼，谓坐客曰：“庸神而宅伟干，不成令器。”竟不调而遣之。咏之早与刘裕游款，及玄篡位，协赞义谋。玄败，授建威将军、豫州刺史。桓歆寇历阳，咏之率众击走之。义熙初，进征虏将军、吴国内史，寻转荆州刺史、持节、都督六州，领南蛮校尉。咏之初在布衣，不以贫贱为耻；及居显位，亦不以富贵骄人。始为殷仲堪之客，未几竟践其位，论者称之。寻卒于官。诏曰：“魏咏之器宇弘劭，识局贞隐，同奖之诚，实铭王府；敷绩之效，垂惠在人。奄致陨丧，恻怆于心。可赠太常，加散骑常侍。”其后录其赞义之功，追封江陵县公，食邑二千五百户，谥曰桓。弟顺之至琅邪内史。

史臣曰：臣观自古承平之化，必杖正人：非常之业，莫先奇士。当衰晋陵夷之际，逆玄僭擅之秋，外乏桓文，内无平勃，不有雄杰，安能济之哉！此数子者，气足以冠时，才足以经世，属大亨数穷之运，秉义熙天启之资，建大功若转圜，翦群凶如拉朽，势倾百辟，禄极万钟，斯亦丈夫之盛也。然希乐陵傲而速祸，诸葛骄淫以成衅，造宋而乖同德，复晋而异纯臣，谋之不臧，自取夷灭。无忌挟功名之大志，挺文武之良才，追旧而恻感时人，率义而响震勍敌，因机效捷，处死不懦，比乎向时之辈，岂同日而言欤！

赞曰：刘生刚愎，葛侯凶恣。患结满盈，祸生疑贰。安成英武，体兹忠烈。舍家殉义，忘生存节。檀实棱威，身陨名飞。魏终协契，效绩扬辉。

## 列传第五十六

### 张轨

(子寔 寔弟茂 寔子骏 骏子重华 华子耀灵  
灵伯父祚 灵弟玄靓 靓叔天锡)

张轨，字士彦，安定乌氏人，汉常山景王耳十七代孙也。家世孝廉，以儒学显。父温，为太官令。轨少明敏好学，有器望，姿仪典则，与同郡皇甫谧善，隐于宜阳女几山。泰始初，受叔父锡官五品。中书监张华与轨论经义及政事损益，甚器之，谓安定中正为蔽善抑才，乃美为之谈，以为二品之精。卫将军杨珧辟为掾，除太子舍人，累迁散骑常侍、征西军司。

轨以时方多难，阴图据河西，筮之，遇《泰》之《观》，乃投策喜曰：“霸者兆也。”于是求为凉州。公卿亦举轨才堪御远。永宁初，出为护羌校尉、凉州刺史。于时鲜卑反叛，寇盗从横，轨到官，即讨破之，斩首万余级，遂威著西州，化行河右。以宋配、阴充、氾瑗、阴澹为股肱谋主，征九郡胄子五百人，立学校，始置崇文祭酒，位视别驾，春秋行乡射之礼。秘书监缪世征、少府挚虞夜观星象，相与言曰：“天下方乱，避难之国唯凉土耳。张凉州德量不恆，殆其人乎！”及河间、成都二王之难，遣兵三千，东赴京师。初，汉末金城人阳成远杀

太守以叛，郡人冯忠赴尸号哭，呕血而死。张掖人吴咏为护羌校尉马贤所辟，后为太尉庞参掾，参、贤相诬，罪应死，各引咏为证，咏计理无两直，遂自刎而死。参、贤惭悔，自相和释。轨皆祭其墓而旌其子孙。永兴中，鲜卑若罗拔能皆为寇，轨遣司马宋配击之，斩拔能，俘十余万口，威名大震。惠帝遣加安西将军，封安乐乡侯，邑千户。于是大城姑臧。其城本匈奴所筑也，南北七里，东西三里，地有龙形，故名卧龙城。初，汉末博士敦煌侯瑾谓其门人曰：“后城西泉水当竭，有双阙起其上，与东门相望。中有霸者出焉。”至魏嘉平中，郡官果起学馆，筑双阙于泉上，与东门正相望矣。至是，张氏遂霸河西。

永嘉初，会东羌校尉韩稚杀秦州刺史张辅，轨少府司马杨胤言于轨曰：“今稚逆命，擅杀张辅，明公杖钺一方，宜愆不恪，此亦《春秋》之义。诸侯相灭亡，桓公不能救，则恆公耻之。”轨从焉，遣中督护氾瑗率众二万讨之。先遗稚书曰：“今天纲纷挠，牧守宜戮力勤王。适得雍州檄，云卿称兵内侮，吾董任一方，义在伐叛，武旅三万，骆驿继发，伐木之感，心岂可言！古之行师，全国为上，卿若单马军门者，当与卿共平世难也。”稚得书而降。遣主簿令狐亚聘南阳王模，模甚悦，遗轨以帝所赐剑，谓轨曰：“自陇以西，征伐断割悉以相委，如此剑矣。”俄而王弥寇洛阳，轨遣北宫纯、张纂、马鲂、阴浚等率州军击破之，又败刘聪于河东，京师歌之曰：“凉州大马，横行天下。凉州鸚苜，寇贼消；鸚苜翩翩，怖杀人。”帝嘉其忠，进封西平郡公，不受。张掖临松山石有“金马”字，磨灭粗可识，而“张”字分明，又有文曰：“初祚天下，西方安万年。”姑臧又有玄石，白点成二十八宿。于时天下既乱，所在使命莫有至者，轨遣使贡献，岁时不替。朝廷嘉之，屡降玺书慰劳。

轨后患风，口不能言，使子茂摄州事。酒泉太守张镇潜引秦州刺史贾龛以代轨，密使诣京师，请尚书侍郎曹祛为西平太守，图为辅车之势。轨别驾麴晁欲专威福，又遣使诣长安，告南阳王模，称轨废疾，以请贾龛，而龛将受之。其兄让龛曰：“张凉州一时名士，威著西州，汝何德以代之！”龛乃止。更以侍中爰瑜为凉州刺史。治中杨澹驰诣长安，割耳盘上，诉轨之被诬，模乃表停之。

晋昌张越，凉州大族，讖言张氏霸凉，自以才力应之。从陇西内史迁梁州刺史。越志在凉州，遂托病归河西，阴图代轨，乃遣兄镇及曹祛、麴佩移檄废轨，以军司杜耽摄州事，使耽表越为刺史。轨令曰：“吾在州八年，不能绥靖区域，又值中州兵乱，秦陇倒悬，加以寝患委笃，实思敛迹避贤。但负荷任重，未便辄遂。不图诸人横兴此变，是不明吾心也。吾视去贵州如脱屣耳！”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诣阙，便速脂辖，将归老宜阳。长史王融、参军孟暢蹋折镇檄，排阖谏曰：“晋室多故，人神涂炭，实赖明公抚宁西夏。张镇兄弟敢肆凶逆，宜声其罪而戮之，不可成其志也。”轨嘿然。副等出而戒严。武威太守张璠遣子坦驰诣京，表曰：“魏尚安边而获戾，充国尽忠而被谴，皆前史之所讥，今日之明鉴也。顺阳之思刘陶，守阙者千人。刺史之莅臣州，若慈母之于赤子，百姓之爱臣轨，若旱苗之得膏雨。伏闻信惑流言，当有迁代，民情嗷嗷，如失父母。今戎夷猾夏，不宜骚动一方。”寻以子寔为中督护，率兵讨镇。遣镇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亚前喻镇曰：“舅何不审安危，明成败？主公西河著德，兵马如云，此犹烈火已焚，待江汉之水，溺于洪流，望越人之助，其何及哉！今数万之军已临近境，今唯全老亲，存门户，输诚归官，必保万全之福。”镇流涕曰：“人误我也！”乃委罪功曹鲁连而斩之，诣寔归罪。南讨曹祛，走

之。张坦至自京师，帝优诏劳轨，依模所表，命诛曹祛。轨大悦，赦州内殊死已下。命寔率尹员、宋配步骑三万讨祛，别遣从事田迥、王丰率骑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驴，据长宁。怯遣鞠毘距战于黄阪。寔诡道出浩亶，战于破羌。轨斩祛及牙门田器。

遣治中张闾送义兵五千及郡国秀孝贡计、器甲方物归于京师。令有司可推详立州已来清贞德素，嘉遁遗荣：“高才硕学，著述经史；临危殉义，杀身为君；忠谏而婴祸，专对而释患；权智雄勇，为时除难；谄佞误主，伤陷忠贤；具状以闻。州中父老莫不相庆。光禄傅祗、太常挚虞遗轨书，告京师饥匮，轨即遣参军杜勋献马五百匹、毯布三万匹。帝遣使者进拜镇西将军、都督陇右诸军事，封霸城侯，进车骑将军、开府辟如、仪同三司。策未至，而王弥遂逼洛阳，轨遣将军张斐、北宫纯、郭敷等率精骑五千来卫京都。及京都陷，斐等皆没于贼。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，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。太府主簿马鲂言于轨曰：“四海倾覆，乘舆未反，明公以全州之力径造平阳，必当万里风披，有征无战。未审何惮不为此举？”轨曰：“是孤心也。”又闻秦王入关，乃驰檄关中曰：“主上遘危，迁幸非所，普天分崩，率土丧气。秦王天挺圣德，神武应期。世祖之孙，王今为长。凡我晋人，食土之类，龟筮克从，幽明同款。宜简令夺奉登皇位。今遣前锋督护宋配步骑二万，径至长安，翼卫乘舆，折冲左右。西中郎寔中军三万，武威太守张璠胡骑二万，骆驿继发，仲秋中旬会于临晋。

俄而秦王为皇太子，遣使拜轨为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固辞。秦州刺史裴苞、东羌校尉贯与据险断使，命宋配讨之。西平王叔与曹祛余党鞠儒等劫前福祿令鞠恪为主，执太守赵彝，东应裴苞。寔回师讨之，斩儒等，左督护阴预与苞战陕西，大败之，苞奔桑凶坞。是岁，北宫纯降刘聪。皇太子遣使重申前

授，固辞。左司马窦涛言于轨曰：“曲阜周旦弗辞，营丘齐望承命，所以明国宪，厉殊勋。天下崩乱，皇舆迁幸，州虽僻远，不忘匡卫，故朝廷倾怀，嘉命屡集。宜从朝旨，以副群心。”轨不从。

初，寔平麹儒，徙元恶六百余家。治中令狐浏曰：“夫除恶人，犹农夫之去草，令绝其本，勿使能滋。今宜悉徙，以绝后患。”寔不纳。儒党果叛，寔进平之。

愍帝即位，进位司空，固让。太府参军索辅言于轨曰：“古以金贝皮布为货，息谷帛量度之秬。二汉制五铢钱，通易不滞。泰始中，河西荒废，遂不用钱。裂匹以为段数。缣布既坏，市易又难，徒坏女工，不任衣用，弊之甚也。今中州虽乱，此方主安全，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。”轨纳之，立制准布用钱，钱遂大行，人赖其利。是时刘曜寇北地，轨又遣参军麹陶领三千人卫长安。帝遣大鸿胪辛攀拜轨侍中、太尉、凉州牧、西平公，轨又固辞。

在州十三年，寝疾，遗令曰：“吾无德于人，今疾病弥留，殆将命也。文武将佐咸当弘尽忠规，务安百姓，上思报国，下以宁家。素棺薄葬，无藏金玉。善相安逝，以听朝旨。”表立子寔为世子。卒年六十。谥曰武公。

寔字安逝，学尚明察，敬贤爱士，以秀才为郎中。永嘉初，固辞骁骑将军，请还凉州，许之，改授议郎。及至姑臧，以讨曹祛功，封建武亭侯。寻迁西中郎将，进爵福禄县侯。建兴初，除西中郎将，领护羌校尉。轨卒，州人推寔摄父位。愍帝因下策书曰：“维乃父武公，著勋西夏。顷胡贼狡猾。侵逼近甸，义兵锐卒，万里相寻，方贡远珍，府无虚岁。方委专征，荡清九域，昊天不吊，凋余藩后，朕用悼厥心。维尔隼劭英毅，宜世表西海。今授持节、都督凉州诸军事、西中郎将、凉州刺史、

领护羌校尉、西平公。往钦哉！其阐弘先绪，俾屏王室。”

兰池长赵爽上军士张冰得玺，文曰“皇帝玺。”群僚上庆称德，寔曰：“孤常忿袁本初拟肘，诸君何忽有此言！”因送于京师。下令国中曰：“忝绍前踪，庶几刑政不为百姓之患，而比年饥旱，殆由庶事有缺，窃慕箴诵之言，以补不逮。自今有面刺孤罪者，酬以束帛；翰墨陈孤过者，答以筐篚；谤言于市者，报以羊米。”贼曹佐高昌隗瑾进言曰：“圣王将举大事，必崇三讯之法，朝置谏官以匡大理，疑承辅弼以补阙拾遗。今事无巨细，尽决圣虑，兴军布令，朝中不知，若有谬阙，则下无分谤。窃谓宜偃聪塞智，开纳群言，政刑大小，与众共之。若恆内断圣心，则群僚畏威而面从矣。善恶专归于上，虽赏千金，终无言也。”寔纳之，增位三等，赐帛四十匹。遣督护王该送诸郡贡计，献名马方珍、经史图籍于京师。

会刘曜逼长安，寔遣将军王该率众以援京城。帝嘉之，拜都督陕西诸军事。及帝将降于刘曜，下诏于寔曰：“天步厄运，祸降晋室，京师倾陷，先帝晏驾贼庭。朕流漂宛许，爰暨旧京。群臣以宗庙无主，归之于朕，遂以冲眇之身托于王公之上。自践宝位，四载于兹，不能翦除巨寇以救危难，元元兆庶仍遭涂炭，皆朕不明所致。羯贼刘载僭称大号，祸加先帝，肆杀籓王，深惟仇耻，枕戈待旦。刘曜自去年九月率其蚁众，乘虚深寇，劫质羌胡，攻没北地。麴允总戎在外，六军败绩，侵逼京城，矢流宫阙。胡崧等虽赴国难，殿而无效，围堑十重，外救不至，粮尽人穷，遂为降虏。仰惭乾灵，俯痛宗庙。君世笃忠亮，勋隆西夏，四海具瞻，朕所凭赖。今进君大都督、凉州牧、侍中、司空，承制行事。琅邪王宗室亲贤，远在江表。今朝廷播越，社稷倒悬，朕以诏王，时摄大位。君其挟赞琅邪，共济难运。若不忘主，宗庙有赖。明便出降，故夜见公卿，属以后事，密

遣黄门郎史淑、侍御史王冲赍诏假授。临出寄命，公其勉之！  
“寔以天子蒙尘，冲让不拜。

建威将军、西海太守张肃，寔叔父也，以京师危逼，请为先锋击刘曜。寔以肃年老，弗许。肃曰：“狐死首丘，心不忘本；钟仪在晋，楚弁南音。肃受晋龙，剖符列位。羯逆滔天，朝廷倾覆，肃宴安方裔，难至不奋，何以为人臣！”寔曰：“门户受重恩，自当阖宗效死，忠卫社稷，以申先公之志。但叔父春秋已高，气力衰竭，军旅之事非耆耄所堪。”乃止。既而闻京师陷没，肃悲愤而卒。

寔知刘曜逼迁天子，大临三日。遣太府司马韩璞、灭寇将军田齐、抚戎将军张闾、前锋督护阴预步骑一万，东赴国难。命讨虏将军陈安、故太守贾骞、陇西太守吴绍各统郡兵为璞等前驱。戒璞曰：“前遣诸将多违机信，所执不同，致有乖阻。且内不和亲，焉能服物！今遣御督五将兵事，当如一体，不得令乖异之问达孤耳也。”复遗南阳王保书曰：“王室有事，不忘投躯。孤州远域，首尾多难，是以前遣贾骞，瞻望公举。中被符命，敕骞还军。忽闻北地陷没，寇逼长安，胡崧不进，魏允持金五百请救于崧，是以决遣骞等进军度岭。会闻朝廷倾覆，为忠不达于主，遣兵不及于难，痛慨之深，死有余责。今更遣韩璞等，唯公命是从。”及璞次南安，诸羌断军路，相持百余日，粮竭矢尽。璞杀驾牛飧军，泣谓众曰：“汝曹念父母乎？”曰：“念。”“念妻子乎？”曰：“念。”“欲生还乎？”曰：“欲。”“从我令乎？”曰：“诺。”乃鼓噪进战。会张闾率金城军继至，夹击，大败之，斩级数千。

时焦崧、陈安寇陇石，东与刘曜相持，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。初，永嘉中，长安谣曰：“秦川中，血没腕，惟有凉州倚柱观。”至是，谣言验矣。焦崧、陈安逼上邽，南阳王保遣使

告急。以金城太守窦涛为轻车将军。率威远将军宋毅及和苞、张闾、宋辑、辛韬、张选、董广步骑二万赴之。军次新阳，会愍帝崩问至，素服举哀，大临三日。

时南阳王保谋称尊号，破羌都尉张洗言于寔曰：“南阳王忘莫大之耻，而欲自尊，天不受其图策，德不足以应运，终非济时救难者也。晋王明德昵藩，先帝凭属，宜表称圣德，劝即尊号，传檄诸藩，副言相府，则欲竞之心息，未合之徒散矣。”从之。于是驰檄天下，推崇晋王为天子，遣牙门蔡忠奉表江南，劝即尊位。是岁，元帝即位于建鄴，改年太兴，寔犹称建兴六年，不从中兴之所改也。

保闻愍帝崩，自称晋王，建元，署置百官，遣使拜寔征西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增邑三千户。俄而保为陈安所叛，氏羌皆应之。保窘迫，遂去上邽，迁祁山，寔遣将韩璞步骑五千赴难。陈安退保绵诸，保归上邽。未几，保复为安所败，使诣寔乞师。寔遣宋毅赴之，而安退。会保为刘曜所逼，迁于桑城，将谋奔寔。寔以其宗室之望，若至河右，必动物情，遣其将阴监逆保，声言翼卫，实御之也。会保薨，其众散奔凉州者万余人。寔自恃险远，颇自骄恣。

初，寔寝室梁间有人像，无头，久而乃灭，寔甚恶之。京兆人刘弘者，挟左道，客居天梯第五山，然灯悬镜于山穴中为光明，以惑百姓，受道者千余人，寔左右皆事之。帐下阎沙、牙门赵仰皆弘乡人，弘谓之曰：“天与我神玺，应王凉州。”沙、仰信之，密与寔左右十余人谋杀寔，奉弘为主。寔潜知其谋，收弘杀之。沙等不之知，以其夜害寔。在位六年。私谥曰昭公，元帝赐谥曰元。子骏，年幼，弟茂摄事。

茂字成逊，虚靖好学，不以世利婴心。建兴初，南阳王保辟从事中郎，又荐为散骑侍郎、中垒将军，皆不就。二年，征

为侍中，以父老固辞。寻拜平西将军、秦州刺史。太兴三年，寔既遇害，州人推茂为大都督、太尉、凉州牧，茂不从，但受使持节、平西将军、凉州牧。乃诛阎沙及党与数百人，赦其境内。复以兄子骏为抚军将军、武威太守、西平公。

岁余，茂筑灵钧台，周轮八十余堵，基高九仞。武陵人阎曾夜叩门呼曰：“武公遣我来，曰：何故劳百姓而筑台乎？”姑臧令辛岩以曾妖妄，请杀之。茂曰：“吾信劳人。曾称先君之令，何谓妖乎！”太府主簿马鲂谏曰：“今世骏未夷，唯当弘尚道素，不宜劳役崇饰台榭。且比年以来，转觉众务日奢于往，每所经营，轻违雅度，实非士女所望于明公。”茂曰：“吾过也，吾过也！”命止作役。

明年，刘曜遣其将刘咸攻韩璞于冀城，呼延寔攻宁羌护军阴鉴于桑壁。临洮人翟楷、石琮等逐令长，以县应曜，河西大震。参军马岌劝茂亲征，长史汜祚怒曰：“亡国之人复欲干乱大事，宜斩岌及安百姓。”岌曰：“汜公书生糟粕，刺举近才，不惟国家大计。且朝廷旰食有年矣，今大贼自至，不烦远师，遐尔之情，实系此州，事势不可以不出。且宜立信勇之验，以副秦陇之望。”茂曰：“马生之言得之矣。”乃出次石头。茂谓参军陈珍曰：“刘曜以乘胜之声握三秦之锐，缮兵积年，士卒习战，若以精骑奄克南安，席卷河外，长驱而至者，计将何出？”珍曰：“曜虽乘威怙众，恩德未结于下，又其关东离贰，内患未除，精卒寡少，多是氏羌乌合之众，终不能近舍关东之难，增陇上之戍，旷日持久与我争衡也。若二旬不退者，珍请为明公率弊卒数千以擒之。”茂大悦，以珍为平虏护军，率卒骑一千八百救韩璞。曜阴欲引归，声言要先取陇西，然后回灭桑壁。珍募发氏羌之众，击曜走之，克复南安。茂深嘉之，拜折冲将军。

未几，茂复大城姑臧，修灵钧台，别驾吴绍谏曰：“伏惟修城筑台，盖是愆既往之事。愚以为恩德未洽于近侍，虽处层楼，适所以疑诸下，徒见不安之意而失士民系托之本心，示怯弱之形，乖匡霸之势。遐方异境窥我之齷齪也，必有乘人之规。尝愿止役省劳，与下休息。而更兴功动众，百姓岂所望于明君哉！”茂曰：“亡兄怛然失身于物。王公设险，武夫重闭，亦达人之至戒也。且忠臣义士岂不欲尽节义于亡兄哉？直以危机密发，虽有贲育之勇，无所复施。今事未靖，不可以拘系常言，以太平之理责人于屯遭之世。”绍无以对。

茂雅有志节，能断大事。凉州大姓贾摹，寔之妻弟也，势倾西土。先是，谣曰：“手莫头，图凉州。”茂以为信，诱而杀之，于是豪右屏迹，威行凉域。永昌初，茂使将军韩璞率众取陇西南安之地，以置秦州。

太宁三年卒，临终，执骏手泣曰：“昔吾先人以孝友见称。自汉初以来，世执忠顺。今虽华夏大乱，皇舆播迁，汝当谨守人臣之节，无或失坠。吾遭扰攘之运，承先人余德，假摄此州，以全性命，上欲不负晋室，下欲保完百姓。然官非王命，位由私议，苟以集事，岂荣之哉！气绝之日，白帟入棺，无以朝服，以彰吾志焉。”年四十八。在位五年。私谥曰成。茂无子，骏嗣位。

骏字公庭，幼而奇伟。建兴四年，封霸城侯。十岁能属文，卓越不羁，而淫纵过度，常夜微行于邑里，国中化之，及统任，年十八。先是，愍帝使人黄门侍郎史淑在姑臧，左长史泛祚、右长史马谟等讽淑，令拜骏使持节、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凉州牧、领护羌校尉西平公。赦其境内，置左右前后四率官，缮南宫。刘曜又使人拜骏凉州牧、凉王。

时辛晏兵于枹罕，骏宴群僚于闲豫堂。命窦涛等进讨辛晏。

从事刘庆谏曰：“霸王不以喜怒兴师，不以干没取胜，必须天时人事，然后起也。辛晏父子安忍凶狂，其亡可待，奈何以饥年大举，猛寒攻城！昔周武回戈以须亡殷之期，曹公缓袁氏使自毙，何独殿下以旋兵为耻乎！”骏纳之。

遣参军王鹭聘于刘曜，曜谓之曰：“贵州必欲追踪窦融，款诚和好，卿能保之乎？”鹭曰：“不能。”曜侍中徐邈曰：“君来和同，而云不能，何也？”鹭曰：“齐桓贯泽之盟，忧心兢兢，诸侯不召自至。葵丘之会，骄而矜诞，叛者九国。赵国之化，常如今日可也，若政教陵迟，尚未能察迩者之变，况鄙州乎！”曜顾谓左右曰：“此凉州高士，使乎得人。”礼而遣之。

太宁元年，骏犹称建兴十二年，骏亲耕藉田。寻承元帝崩问，骏大临三日。会有黄龙见于胥次之嘉泉，右长史汜祗言于骏曰：“案建兴之年，是少帝始起之号。帝以凶终，理应改易。朝廷越在江南，音问隔绝，宜因龙改号，以章休征。”不从。初，骏之立也，姑臧谣曰：“鸿从南来雀不惊，谁谓孤雏尾翅生，高举六翮凤皇鸣。”至是而复收河南之地。

咸和初，骏遣武威太守窦涛、金城太守张闾、武兴太守辛岩、扬烈将军宋辑等率众东会韩璞，攻讨秦州诸郡。曜遣其将刘胤来距，屯于狄道城。韩璞进度沃干岭。辛岩曰：“我握众数万，藉氏羌之锐，宜速战以灭之，不可以久，久则变生。”璞曰：“自夏末以来，太白犯月，辰星逆行，白虹贯日，皆变之大者，不可以轻动。轻动而不捷，为祸更深。吾将久而毙之。且曜与石勒相攻，胤亦不能久也。”积七十余日，军粮竭，遣辛岩督运于金城。胤闻之，大悦，谓其将士曰：“韩璞之众十倍于吾，羌胡皆叛，不为之用。吾粮廩将悬，难以持久。今虏分兵运粮，可谓天授吾也。若败辛岩，璞等自溃。彼众我寡，

宜以死战。战而不捷，当无匹马得还，宜厉尔戈矛，竭汝智力。众咸奋。于是率骑三千，袭岩于沃干岭，败之，璞军遂溃，死者二万余人。面缚归罪，骏曰：“孤之罪也，将军何辱！”皆赦之。胤乘胜追奔，济河，攻陷令居，入据振武，河西大震。骏遣皇甫该御之，赦其境内。

会刘曜东讨石生，长安空虚。大蒐讲武，将袭秦雍，理曹郎中索询谏曰：“曜虽东征，胤犹守本。险阻路遥，为主人甚易，胤若轻骑凭氏羌以距我省，则奔突难测；辍彼东合而逆战者，则寇我未已。顷年频出，戎马生郊，外有饥羸，内资虚耗，岂是殿下子物之谓邪！”骏曰：“每患忠言不献，面从背违，吾政教缺然而莫我匡者。卿尽辞规谏，深副孤之望也。”以羊酒礼之。

西域诸国献汗血马、火浣布、犁牛、孔雀、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。四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，为贞所败。议者以柏造谋致败，请诛之。骏曰：“吾每以汉世宗之杀王恢，不如秦穆之赦孟明。”竟以减死论，群心咸悦。骏观兵新乡，狩于北野，因讨轲没虏，破之。下令境中曰：“或鲧殛而禹兴，芮诛而缺进，唐帝所以殄洪灾，晋侯所以成五霸。法律犯死罪，期亲不得在朝。今尽听之，唯不宜内参宿卫耳。”于是刑清国富，群僚劝骏称凉王，领秦、凉二州牧，置公卿百官，如魏武、晋文故事。骏曰：“此非人臣所宜言也。敢有言此者，罪在不赦。”然境内皆称之为王。群僚又请骏立世子，骏不从。中坚将军宋辑言于骏曰：“礼急储君者，盖重宗庙之故。周成、汉昭立于纒祿，诚以国嗣不可旷，储宫当素定也。昔武王始有国，元王作储君。建兴之初，先王在位，殿下正名统，况今社稷弥崇，圣躬介立，大业遂殷，继贰阙然哉！臣窃以为国有累卵之危，而殿下以为安逾泰山，非所谓也。”骏纳之，遂立子重华为世

子。

先是，骏遣傅颖假道于蜀，通表京师。李雄弗许。骏又遣治中从事张淳称藩于蜀，托以假道焉。雄大悦。雄又有憾于南氏杨初，淳因说曰：“南氏无状，屡为边害，宜先讨百顷，次平上珪。二国并势，席卷三秦，东清许洛，扫氛燕赵，拯二帝梓宫于平阳，反皇舆于洛邑，此英霸之举，千载一时。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险通诚，不远万里者，以陛下义声远播，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。天下之善一也，惟陛下图之。”雄怒，伪许之，将覆淳于东峡。蜀人桥赞密以告淳。淳言于雄曰：“寡君使小臣行无迹之地、通百蛮之域、万里表诚者，诚以陛下义矜戮力之臣，能成人之美节故也。若欲杀臣者，当显于都市，宣示众目，云凉州不忘旧义，通使琅邪，为表忠诚，假途于我，主圣臣明，发觉杀之。当令义声远著，天下畏威。今盗杀江中，威刑不显，何足以扬休烈，示天下也！”雄大惊曰：“安有此邪！当相放还河右耳。”雄司隶校尉景骞言于雄曰：“张淳壮士，宜留任之。”雄曰：“壮士岂为人留，且可以卿意观之。”骞谓淳曰：“卿体大，暑热，可且遣下吏，少住须凉。”淳曰：“寡君以皇舆幽辱，梓宫未反，天下之耻未雪，苍生之命倒悬，故遣淳来，表诚大国。所论事重，非下吏能传。若下吏所了者，则淳本亦不来，虽有火山汤海，无所辞难，岂寒暑之足避哉！”雄曰：“此人矫矫，不可得用也。”厚礼遣之。谓淳曰：“贵主英名盖世，土险兵盛，何不称帝，自娱一方？”淳曰：“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济忠良，未能雪天人之大耻，解众庶之倒悬，日昃忘食，枕戈待旦。以琅邪中兴江东，故万里翼戴，将成桓文之事，何言自娱邪！”雄有惭色，曰：“我乃祖乃父亦是晋臣，往与六郡避难此都，为同盟所推，遂有今日。琅邪若能中兴大晋于中州者，亦当率众辅之。”淳还至龙鹤，募兵通表，

后皆达京师，朝廷嘉之。

骏议欲严刑峻制，众咸以为宜。参军黄斌进曰：“臣未见其可。”骏问其故。斌曰：“夫法制所以经纶邦国，笃俗齐物，既立民行，不可洼隆也。若尊者犯令，则法不行矣。”骏屏机改容曰：“夫法唯上行，制无高下。且微黄君，吾不闻过矣。黄君可谓忠之至也。”于坐擢为敦煌太守。骏有计略，于是厉操改节，勤修庶政，总御文武，咸得其用，远近嘉咏，号曰积贤君。自轨据凉州，属天下之乱，所在征伐，军无宁岁。至骏，境内渐平。又使其将杨宣率众越流沙，伐龟兹、鄯善，于是西域并降。鄯善王元孟献女，号曰美人，立宾遐观以处之。焉耆前部、于阗王并遣使贡方物。得玉玺于河，其文曰“执万国，建无极。”

时骏尽有陇西之地，士马强盛，虽称臣于晋，而不行中兴正朔。舞六佾，建豹尾，所置官僚府寺拟于王者，而微异其名。又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州，东界六郡置河州。二府官僚莫不称臣。又于姑臧城南筑城，起谦光殿，画以五色，饰以金玉，穷尽珍巧。殿之四面各起一殿，东曰宜阳青殿，以春三月居之，章服器物皆依方色；南曰硃阳赤殿，夏三月居之；西曰政刑白殿，秋三月居之；北曰玄武黑殿，冬三月居之。其傍皆有直省内官寺署，一同方色。及末年，任所游处，不复依四时而居。

咸和初，惧为刘曜所逼，使将军宋辑、魏纂将徙陇西南安人二千余家于姑臧，使聘于李雄，修邻好。及曜工攻枹罕，护军辛晏告急，骏使韩璞、辛岩率步骑二万击之，战于临洮，大为曜军所败，璞等退走，追至令居，骏遂失河南之地。初，戊己校尉赵贞不附于骏，至是，骏击擒之，以其地为高昌郡。及石勒杀刘曜，骏因长安乱，复收河南地，至于狄道，置武卫、石门、候和、溇川、甘松五屯护军，与勒分境。勒遣使拜骏官

爵，骏不受，留其使。后惧勒强，遣使称臣于勒，兼贡方物，遣其使归。

骏境内尝大饥，谷价踊贵，市长谭详请出仓谷与百姓，秋收三倍征之。从事阴据谏曰：“昔西门豹宰鄴，积之于人；解扁莅东封之邑，计三倍。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赏，扁有功而可罚。今详欲因人之饥，以要三倍，反裘伤皮，未足喻之。”骏纳之。

初，建兴中，敦煌计吏耿访到长安，既而遇贼，不得反，奔汉中，因东渡江，以太兴二年至京都，屡上书，以本州未知中兴，宜遣大使，乞为乡导。时连有内难，许而未行。至是，始以访守治书御史，拜骏镇西大将军，校尉、刺史、公如故，选西方人陇西贾陵等十二人配之。访停梁州七年，以驿道不通，召还。访以诏书付贾陵，托为贾客。到长安，不敢进，以咸和八年始达凉州。骏受诏，遣部曲督王丰等报谢，并遣陵归，上疏称臣，而不奉正朔，犹称建兴二十一年。九年，复使访随丰等赍印板进骏大将军。自是每岁使命不绝。后骏遣参军鞠护上疏曰：

东西隔塞，逾历年载，夙承圣德，心系本朝。而江吴寂蔑，余波莫及，虽肆力修涂，同盟靡恤。奉诏之日，悲喜交并，天恩光被，褒崇辉渥，即以臣为大将军、都督陕西雍秦凉州诸军事。休宠振赫，万里怀戴，嘉命显至，衔感屏营。伏惟陛下天挺岐嶷，堂构晋室，遭家不造，播幸吴楚，宗庙有《黍离》之哀，园陵有殄废之痛，普天咨嗟，含气悲伤。臣专命一方，职在斧钺，遐域僻陋，势极秦陇。勒雄既死，人怀反正，谓季龙、李期之命曾不崇朝，而皆篡继凶逆，鸱目有年。东西辽旷，声援不接，遂使桃虫鼓翼，四夷喧哗，向义之徒更思背诞，铅刀有干将之志，萤烛希日月之光。是以臣前章恳切，欲齐力时讨。而陛下雍容江表，坐观祸败，怀目前之安，替四祖之业，驰檄

布告，徒设空文，臣所以宵吟荒漠，痛心长路者也。且兆庶离主，渐冉经世，先老消落，后生靡识，忠良受梟悬之罚，群凶贪纵横之利，怀君恋故，日月告流。虽时有尚义之士，畏逼首领，哀叹穷庐。臣闻少康中兴，由于一旅，光武嗣汉，众不盈百，祀夏配天，不失旧物，况以荆扬栗悍，臣州突骑，吞噬遗羯，在于掌握哉！愿陛下敷弘臣虑，永念先绩，敕司空鉴、征西亮等泛舟江沔，使首尾俱至也。

自后骏遣使多为季龙所获，不达。后骏又遣护羌参军陈宇、从事徐虓、华馭等至京师，征西大将军亮上疏言陈宇等冒险远至，宜蒙铨叙，诏除寓西平相，虓等为县令。永和元年，以世子重华为五官中郎将、凉州刺史。酒泉太守马岌上言：“酒泉南山，即昆仑之体也。周穆王见西王母，乐而忘归，即谓此山。此山有石室玉堂，珠玑镂饰，焕若神宫。宜立西王母祠，以裨朝廷无疆之福。”骏从之。骏在位二十二年卒，时年四十，私谥曰文公，穆帝追谥曰忠成公。

重华字泰临，骏之第二子也。宽和懿重，沈毅少言。父卒，时年十六。以永和二年自称持节、大都督、太尉、护羌校尉、凉州牧、西平公、假凉王，赦其境内。尊其母严氏为太王太后，居永训宫；所生母马氏为王太后，居永寿宫。轻赋敛，除关税，省园囿，以恤贫穷。

遣使奉章于石季龙。季龙使王擢、麻秋、孙伏都等侵寇不辍。金城太守张冲降于秋。于是凉州震动。重华扫境内，使其征南将军裴恆御之。恆壁于广武，欲以持久弊之。牧府相司马张耽言于重华曰：“臣闻国以兵为强，以将为主。主将者，存亡之机，吉凶所系。故燕任乐毅，克平全齐，及任骑劫，丧七十城之地。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于将相也。今之所要，在于军师。然议者举将多推宿旧，未必妙尽精才也。且韩信之举，非

旧名也；穰宜之信，非旧将也；吕蒙之进，非旧勋也；魏延之用，非旧德也。盖明王之举，举无常人，才之所能，则授以大事。今强寇在郊，诸将不进，人情骚动，危机稍逼。主簿谢艾，兼资文武，明识兵略，若授以斧钺，委以专征，必能折冲御侮，殄殄凶类。”重华召艾，问以讨寇方略。艾曰：“昔耿弇不欲以贼遗君父，黄权愿以万人当寇。乞假臣兵七千，为殿下吞王擢、麻秋等。”重华大悦，以艾为中坚将军，配步骑五千击秋。引师出振武，夜有二泉鸣于牙中，艾曰：“泉，邀也，六博得泉者胜。今泉鸣牙中，克敌之兆。”于是进战，大破之，斩首五千级。重华封艾为福祿伯，善待之。诸宠贵恶其贤，共毁譖之，乃出为酒泉太守。

季龙又令麻秋进陷大夏，大夏护军梁式执太守宋晏，以城应秋。秋遣晏以书诱宛戍都尉宋矩。宋矩谓秋曰：“辞父事君，当立功义；功义不立，当守名节。矩终不肯主偷生于世。”于是先杀妻子，自刎而死。

是月，有司议遣司兵赵长迎秋西郊。谢艾以《春秋》之义，国有大丧，省蒐狩之礼，宜待逾年。别驾从事索遐议曰：“礼，天子崩，诸侯薨，未殡，五祀不行，既殡而行之。鲁宣三年，天王崩，不废郊祀。今圣上统承大位，百揆惟新，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。立秋，万物将成，杀气之始，其于王事，杖麾誓众，衅鼓礼神，所以讨逆除暴，成功济务，宁宗庙社稷，致天下之福，不可废也。”重华从之。

俄而麻秋进攻枹罕，时晋阳太守郎坦以城大难守，宜弃外城。武城太守张俊曰：“弃外城则大事去矣，不可以动众心。”宁戎校尉张璩从之，固守大城。秋率众八万，围堑数重，云梯霰车，地突百道，皆通于内。城中亦应之，杀伤秋众已数万。季龙复遣其将刘浑等率步骑二万会之。郎坦恨言之不从，教军

士李嘉潜与秋通，引贼千余人上城西北隅。璩使宋修、张弘、辛挹、郭普距之，短兵接战，斩二百余人，贼乃退。璩戮李嘉以徇，烧其攻具。秋退保大夏，谓诸将曰：“我用兵于五都之间，攻城略地，往无不捷。及登秦陇，谓有征无战。岂悟南袭仇池，破军杀将；筑城长最，匹马不归；及攻此城，伤兵挫锐。殆天所赞，非人力也。”季龙闻而叹曰：“吾以偏师定九州，今以九州之力困于枹罕，真所谓彼有人焉，未可图也。”

重华以谢艾为使持节、军师将军，率步骑三万，进军临河。秋以三万众距之。艾乘轺车，冠白，鸣鼓而行。秋望而怒曰：“艾年少书生，冠服如此，轻我也。”命黑槩龙骧三千人驰击之。艾左右大扰。左战帅李伟劝艾乘马，艾不从，乃下车踞胡床，指麾处分。贼以为伏兵发也，惧不敢进。张瑁从左南缘河而截其后，秋军乃退。艾乘胜奔击，遂大败之，斩秋将杜勋、汲鱼，俘斩一万三级，秋匹马奔大夏。重华论功，以谢艾为太府左长史，进封福禄县伯，邑五千户，帛八千匹。

麻秋又据枹罕，有众十二万，进屯河内，遣王擢略地晋兴、广武，越洪池岭，至于曲柳，姑臧大震。重华议欲亲出距之，谢艾固谏以为不可。别驾从事索遐进曰：“贼众甚盛，渐逼京畿。君者，国之镇也，不可以亲动。左长史谢艾，文武兼资，国之方邵，宜委以推毂之任。殿下居中作镇，授以算略，小贼不足平也。”重华纳之，于是以艾为使持节、都督征讨诸军事、行卫将军，遐为军正将军，率步骑二万距之。艾建牙旗，盟将士，有西北风吹旌旗东南指。遐曰：“风为号令，今能令旗指之，天所赞也，破之必矣。”军次神鸟，王擢与前锋战，败，遁还河南。还讨叛虜斯骨真万余落，破之，斩首千余级，俘擒二千八百，获牛羊十余万头。

重华自以连破勍敌，颇怠政事，希接宾客。司直索遐谏曰：

“殿下承四圣之基，当升平之会，荷当今之任，忧率土之涂炭。宜躬亲万机，开延英义，夙夜乾乾，勉于庶政。自顷内外嚣然，皆云去贼投诚者应即抚慰，而弥日不接。国老朝贤，当虚己引纳，询访政事，比多经旬积朔，不留意接之。文奏入内，历月不省，废替见务，注情于棋弈之间，缱绻左右小臣之娱，不存将相远大之谋。至使亲臣不言，朝吏杜口，愚臣所以回惶忘寝与食也。今王室如毁，百姓倒悬，正是殿下衔胆茹辛厉心之日。深愿垂心朝政，延纳直言，周爰五美，以成六德，捐彼近习，弭塞外声，修政听朝，使下观而化。”重华览之大悦，优文答谢，然不之改也。

诏遣侍御史俞归拜重华护羌校尉、凉州刺史、假节。是时石季龙西中郎将王擢屯结陇上，为苻雄所破，奔重华。重华厚宠之，以为征虏将军、秦州刺史、假节，使张弘、宗悠率步骑万五千配擢，伐苻健。健遣苻硕御之，战于龙黎。擢等大败，单骑而还，弘、悠皆没。重华痛之，素服为战亡吏士举哀号恸，各遣吊问其家。复授擢兵，使攻秦州，克之。遣使上疏曰：“季龙自毙，遗烬游魂，取乱侮亡，睹机则发。臣今遣前都锋督裴恆步骑七万，遥出陇上，以俟圣朝赫然之威。山东骚扰不足厝怀，长安膏腴，宜速平荡。臣守任西荒，山川悠远，大誓六军，不及听受之末；猛将鹰扬，不豫告成之次，瞻云望日，孤愤义伤，弹剑慷慨，中情蕴结。”于是康献皇后诏报，遣使进重华为凉州牧。

是时御史俞归至凉州，重华方谋为凉王，不肯受诏，使亲信人沈猛谓归曰：“我家主公奕世忠于晋室，而不如鲜卑矣。台加慕容皝燕王，今甫授州主大将军，何以加劝有功忠义之臣乎！明台今宜移河右，共劝州主为凉王。大夫出使，苟利社稷，专之可也。”归对曰：“王者之制，异姓不得称王；九州之内，

重爵不得过公。汉高一时王异姓，寻皆诛灭，盖权时之宜，非旧体也。故王陵曰：‘非刘氏而王，天下共伐之。’至于戎狄，不从此例。春秋时吴楚称王，而诸侯不以为非者，盖蛮夷畜之也。假令齐鲁称王，诸侯岂不伐之！故圣上以贵公忠贤，是以爵以上公，位以方伯，鲜卑北狄，岂足为比哉！子失问也。且吾又闻之，有殊勋绝世者亦有不世之赏，若今便以贵公为王者，设贵公以河右之众南平巴蜀，东扫赵魏，修复旧都，以迎天子，天子复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赏？幸三思之。”猛具宣归言，重华遂止。

重华好与群小游戏，屡出钱帛以赐左右。征事索振谏曰：“先王寝不安席，志平天下，故缮甲兵，积资实。大业未就，怀恨九泉。殿下遭巨寇于谅闇之中，赖重饵以挫勍敌。今遗烬尚广，仓帑虚竭，金帛之费，所宜慎之。昔世祖即位，躬亲万机，章奉诣阙，报不终日，故能隆中兴之业，定万世之功。今章奉停滞，动经时月，下情不得上达，哀穷困于囹圄，盖非明主之事，臣窃未安。”重华善之。

将受诏，未及而卒，时年二十七。在位十一年。私谥曰昭公，后改曰桓公，穆帝赐谥曰敬烈。子耀灵嗣。

耀灵字元舒。年十岁嗣事，称大司马、校尉、刺史、西平公。伯父长宁侯祚性倾巧，善承内外，初与重华宠臣赵长、尉缉等结异姓兄弟。长等矫称重华遗令，以祚为持节、督中外诸军、抚军将军，辅政。长待议以耀灵冲幼，时难未夷，宜立长君。祚先烝重华母马氏，马氏遂从缉议，命废耀灵为凉宁侯而立祚。祚寻使杨秋胡害耀灵于东苑，埋之于沙坑，私谥曰哀公。

祚字太伯，博学雄武，有政事之才。既立，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凉州牧、凉公。淫暴不道，又通重华妻裴氏，自阁内媵妾及骏、重华未嫁子女，无不暴乱，国人相目，咸赋《墙茨》

之诗。

永和十年。祚纳尉缉、赵长等议，僭称帝位，立宗庙，舞八佾，置百官，下书曰：“昔金行失驭，戎狄乱华，胡、羯、氏、羌咸怀窃玺。我武公以神武拨乱，保宁西夏，贡款勤王，旬朔不绝。四祖承光，忠诚弥著。往受晋禅，天下所知，谦冲逊让，四十年于兹矣。今中原丧乱，华裔无主，群后僉以九州之望无所依归，神祇岳渎罔所凭系，逼孤摄行大统，以一四海之心。辞不获已，勉从群议。待扫秽二京，荡清周魏，然后迎帝旧都，谢罪天阙，思与兆庶，同兹更始。”改建兴四十二年为和平元年，赦殊死，赐鰥寡帛，加文武爵各一级，追崇曾祖轨为武王，祖寔为昭王，从祖茂为成王，父骏为文王，弟重华为明王。立妻辛氏为皇后，弟天锡为长宁王，子泰和为太子，庭坚为建康王，耀灵弟玄靓为凉武侯。其夜，天有光如车盖，声若雷霆，震动城邑。明日，大风拔木。灾异屡见，而祚凶虐愈甚。其尚书马岌以切谏免官。郎中丁琪又谏曰：“先公累执忠节，远宗吴会，持盈守谦，五十作载，苍生所以鹄企西望，四海所以注心大凉，皇天垂赞，士庶效死者，正以先公道高彭昆，忠逾西伯，万里通虔，任节不贰故也。能以一州之众抗崩天之虜，师徒岁起，人不告疲。陛下虽以大圣雄姿纂戎鸿绪，勋德未高于先公，而行革命之事，臣窃未见其可。华夷所以归系大凉、义兵所以千里响赴者，以陛下为本朝之故。今既自尊，人斯高竞，一隅之地何以当中国之师！城峻冲生，负乘致寇，惟陛下图之。”祚大怒，斩之于阙下。遣其将和昊率众伐丽鞬戎于南山，大败而还。

太尉桓温入关，王擢时镇陇西，驰使于祚，言温善用兵，势在难测。祚既震惧，又虑擢反噬，即召马岌复位而与之谋。密遣亲人刺擢，事觉，不克。祚益惧，大聚众，声言东征，实

欲西保敦煌。会温还而止。更遣其平东将军秦州刺史牛霸、司兵张芳率三千人击擢，破之。擢奔于苻健。其国中五月霜降，杀苗稼果实。

祚宗人张瓘时镇枹罕，祚恶其强，遣其将易揣、张玲率步骑万三千以袭之。时张掖人王鸾颇知神道，言于祚曰：“军出不复还，凉国将有不利矣。”祚大怒，以鸾妖言沮众，斩之以徇，三军乃发。鸾临刑曰：“我死不二十日，军必败。”时有神降于玄武殿，自称玄冥，与人交语。祚日夜祈之，神言与之福利，祚甚信之。祚又遣张掖太守索孚代瓘镇枹罕，为瓘所杀。玲等济河未毕，又为瓘兵所破。仍旧单骑奔走，瓘军蹙之。祚众震惧。敦煌人宋混与弟澄等聚众以应瓘。赵长、张璠等惧罪，入阁呼重华母马氏出殿，拜耀灵庶弟玄靛为主。揣等率众入殿伐长，杀之。瓘弟琚及子嵩募数百市人，扬声言：“张祚无道，我兄大军已到城东，敢有举手者诛三族。”祚众披散。琚、嵩率众入城，祚按剑殿上，大呼，令左右死战。祚既失众心，莫有斗志，于是被杀。梟其首，宣示内外，暴尸道左，国内咸称万岁。祚篡立三年而亡。

玄靛字元安。既立，自号大都督、大将军、校尉、凉州牧、西平公，赦其国内，废和平之号，复称建兴四十三年。诛祚二子，以张瓘为卫将军，领兵万人，行大将军事，改易僚属。

有陇西人李俨，诛大姓彭姚，自立于陇右，奉中兴年号，百姓悦之。玄靛遣牛霸率众讨之，未达，而西平人卫緄又据郡叛。霸众溃，单骑而还。瓘先欲征緄、以兄珪在緄中为疑，緄亦以弟在瓘中，故彼我经年不相伐。西平人郭勋解天文，不应州郡之命，緄礼聘之。勋曰：“张氏应衰，卫氏当兴，岂得以一弟而灭一门，宜速伐瓘。”緄将从之。瓘遣弟琚领大众征緄败之。西平田旋要酒泉太守马基背瓘应緄，旋谓基曰：“緄击

其东，我等绝其西，不六旬，天下可定，斯闭口捕舌也。”基许之。瓘遣司马张姚、王国将二千人伐基，败之，斩基、旋二人之首，传姑臧。

瓘兄弟强盛，负其勋力，有篡立之谋。辅国宋混与弟澄共讨瓘，尽夷其属，玄靓以混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、车骑大将军、假节，辅政。混卒，又以澄代之。玄靓右司马张邕恶澄专擅，杀之。遂灭宋氏，玄靓乃以邕为中护军，叔父天锡为中领军，共辅政。

邕自以功大，骄矜淫纵，又通马氏，树党专权。国人患之。天锡腹心郭增、刘肃二人，并年十八九，因寝，谓天锡曰：“天下事欲未静。”天锡曰：“何谓也？”二人曰：“今护军出入，有似长宁。”天锡大惊曰：“我早疑之，未敢出口。计当云何？”肃曰：“政当速除之耳。”天锡曰：“安得其人？”肃曰：“肃即是也。”天锡曰：“汝年少，更求可与谋者。”肃曰：“赵白驹及肃二人足以办之矣。”于是天锡从兵四百人，与邕俱入朝，肃与白驹剔刀鞘出刃，从天锡入。值邕于门下，肃斫之不中，白驹继之，又不克，二人与天锡俱入禁中。邕得逸走，因率甲士三百余人反攻禁门。天锡上屋大呼，谓将士曰：“张邕凶逆，所行无道，诸宋何罪，尽诛灭之？倾覆国家，肆乱社稷。我不惜死，实惧先人废祀，事不获已故耳。我家门户事，而将士岂可以干戈见向！今之所取，邕身而已。天地有灵，吾不食言。”邕众闻之，悉散走，邕以剑自刎而死。于是悉诛邕党。

玄靓年既幼冲，性又仁弱，天锡既克邕，专掌朝政，改建兴四十九年，奉升平之号。兴宁元年，骏妻马氏卒，玄靓以其庶母郭氏为太妃。郭氏以天锡专政，与大臣张钦等谋讨之。事泄，钦等伏法。是岁，天锡率众入禁门，潜害玄靓，宣言暴薨，

时年十四。在位九年。私谥曰冲公，孝武帝赐谥曰敬悼公。

天锡字纯嘏，骏少子也，小名独活。初字公纯嘏，入朝，人笑其三字，因自改焉。玄靓死，国人立之，自号大将军、校尉、凉州牧、西平公。遣司马纶骞奉章请命，并送御史俞归还京都。太和初，诏以天锡为大将军、大都督、督陇右关中诸军事、护羌校尉、凉州刺史、西平公。

天锡数宴园池，政事颇废。荡难将军、校书祭酒索商上疏极谏，天锡答曰：“吾非好行，行有得也。观朝荣，则敬才秀之士；玩芝兰，则爱德行之臣；睹松竹，则思贞操之贤；临清流，则贵廉洁之行；览蔓草，则贱贪秽之吏；逢飓风，则恶凶狡之徒。若引而申之，触类而长之，庶无遗漏矣。”

羌廉岐自称益州刺史，率略阳四千家背苻坚就李俨。天锡自往讨之，以别驾杨遥为监前锋军事、前将军，趣金城。晋兴相常据为使持节、征东将军，向左南，游击将军张统出白土，天锡自率三万人次仓松，伐俨。俨大败，入城固守，遣子纯求救于苻坚。坚使其将王猛救之。天锡败绩，死者十二三，天锡乃还。立子大怀为世子。

自天锡之嗣事也，连年地震山崩，水泉涌出，柳化为松，火生泥中。而天锡荒于声色，不恤政事。初，安定梁景、敦煌刘肃并以门胄，总角与天锡友昵。张邕之诛，肃、景有勋，天锡深德之，赐姓张氏，又改其字，以为己子。天锡诸子皆以大为字，故景曰大奕，肃曰大诚。废大怀为高昌公，更立嬖子大豫为世子，景、肃等俱参政事。人情怨惧，从弟从事中郎宪切谏，不纳。

时苻坚强盛，每攻之，兵无宁岁。天锡甚惧，乃立坛刑牲，率典军将军张宁、中坚将军马芮等，遥与晋三公盟誓，献书大司马桓温，克六年夏誓同大举。遣从事中郎韩博、奋节将军康

妙奉表，并送盟文。博有口才，温甚称之。尝大会，温使司马刁彝嘲之，彝谓博曰：“君是韩卢后邪？”博曰：“卿是韩卢后。”温笑曰：“刁以君姓韩，故相问焉。他自姓刁，那得韩卢后邪！”博曰：“明公脱未之思，短尾者则为刁也。”一坐推叹焉。

太元元年，苻坚遣其将苟萇、毛当、梁熙、姚萇来寇，渡石城津。天锡集议，中录事席伉曰：“先公既有故事，徐思后变，此孙仲谋屈伸之略也。”众以伉为老怯，咸曰：“龙骧将军马达，精兵万人距之，必不敢进。”广武太守辛章保城固守。章与晋兴相彭知正、西平相赵疑谋曰：“马达出于行阵，必不为用，则秦军深入。吾相与率三郡精卒，断其粮运，决一朝命矣。”征东常据亦欲先击姚萇，须天锡命。天锡率万人顿金昌城。马达万人逆萇等，因请降，兵人散走。常据、席伉皆战死。司兵赵充哲与萇苦战，又死。中卫将军史景亦没于阵。天锡大惧，出城自战，城内又反。天锡窘逼，降于萇等。初，天锡所居安昌门及平章殿无故而崩，旬日而国亡。即位凡十三年。自轨为凉州，至天锡，凡九世，七十六年矣。苻坚先为天锡起宅，至，以为尚书，封归义侯。

坚大败于淮肥时，天锡为苻融征南司马，于阵归国。诏曰：“昔孟明不替，终显厥功，岂以一眚而废才用！其以天锡为散骑常侍、左员外。”又诏曰：“故太尉、西平公张轨著德遐域，世袭前劳。强兵纵害，遂至失守。散骑常侍天锡拔迹登朝，先祀沦替，用增矜慨，可复天锡西平郡公爵。”俄拜金紫光禄大夫。

天锡少有文才，流誉远近。及归朝，甚被恩遇。朝士以其国破身虏，多共毁之。会稽王道子尝问其西土所出，天锡应声曰：“桑葚甜甜，鸱鸢革响，乳酪养性，人无妒心。”后形神

昏丧，虽处列位，不复被齿遇。隆安中，会稽世子元显用事，常延致之，以为戏弄。以其家贫，拜庐江太守，本官如故。桓玄时，欲招怀四远，乃用天锡为护羌校尉、凉州刺史。寻卒，年六十一。追赠金紫光禄大夫。

史臣曰：长河外区，流沙作纪，玉关悬险，金城负固，有苗攸窳，帝舜投而不羁；渠搜是居，大禹即而方叙。世逢多难，婴五郡以谁何；时遇兵凶，阻三边而高视。虽非久安之地，足为苟全之所乎！周公保之而立功，士彦拥之布延世。摯虞观象，记洪灾之不流；侯瑾觐泉，知霸者之斯在。匪唯地势，抑亦有天道歟！茂、骏、重华资忠踵武，崎岖僻陋，无忘本朝，故能西控诸戎，东攘巨猾，绾累叶之珪组，赋绝域之琛宝，振曜遐荒，良由杖顺之效矣。祚以卑孽，阴倾冢嗣，播有茨于彤管，拟宸居于黑山，丁琪以切谏遇诛夷，王鸾以说言婴显戮，境内云据，仇其窃名，卒致梟悬，自然之理也。纯嘏微弱，竟亡其众。奉身魏阙，齿迹朝流，再袭银黄，祖德之延庆矣。

赞曰：三象构氛，九土瓜分。鼎迁江介，地绝河滨。归诚晋室，美矣张君。内抚遗黎，外攘逋寇。世既绵远，国亦完富。杖顺为基，盖天所佑。

## 列传第五十七

### 凉武昭王（子士业）

武昭王讳嵩，字玄盛，小字长生，陇西成纪人，姓李氏，汉前将军广之十六世孙也。广曾祖仲翔，汉初为将军，讨叛羌于素昌，素昌即狄道也，众寡不敌，死之。仲翔子伯考奔丧，因葬于狄道之东川，遂家焉，世为西州右姓。高祖雍，曾祖柔，仕晋并历位郡守。祖弇，仕张轨为武卫将军、安世亭侯。父昶，幼有令名，早卒，遗腹生玄盛。少而好学，性沈敏宽和，美器度，通涉经史，尤善文义。及长，颇习武艺，诵孙吴兵法。尝与吕光太史令郭麇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，麇起谓繇曰：“君当位极人臣，李君有国土之分，家有駟草马生白额驹，此其时也。”

吕光末，京兆段业自称凉州牧，以敦煌太守赵郡孟敏为沙州刺史，署玄盛效谷令。敏寻卒，敦煌护军冯翊郭谦、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玄盛温毅有惠政，推为宁朔将军、敦煌太守。玄盛初难之，会宋繇仕于业，告归敦煌，言于玄盛曰：“兄忘郭麇之言邪？白额驹今已生矣。”玄盛乃从之。寻进号冠军，称藩于业。业以玄盛为安西将军、敦煌太守，领护西胡校尉。

及业僭称凉王，其右卫将军索嗣构玄盛于业，乃以嗣为敦煌太守，率骑五百而西，未至二十里，移玄盛使迫己。玄盛惊疑，将出迎之，效谷令经邈及宋繇止之曰：“吕氏政衰，段业

暗弱，正是英豪有为之日，将军处一国成资，奈何束手于人！索嗣自以本邦，谓人情附己，不虞将军卒能距之，可一战而擒矣。”宋繇亦曰：“大丈夫已为世所推，今日便授首于嗣，岂不为天下笑乎！大兄英姿挺杰，有雄霸之风，张王之业不足继也。”玄盛曰：“吾少无风云之志，因官至此，不图此郡士人忽尔见推。向言出迎者，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。”因遣繇覘嗣。繇见嗣，啖以甘言，还谓玄盛曰：“嗣志骄兵弱，易擒耳。”于是遣其二子士业、让与邈、繇及以司马尹建兴等逆战，破之，嗣奔还张掖。玄盛素与嗣善，结为刎颈交，反为所构，故深恨之，乃罪状嗣于段业。业将且渠男又恶嗣，至是，因劝除之。业乃杀嗣，遣使谢玄盛，分敦煌之凉兴、乌泽、晋昌之宜禾三县为凉兴郡，进玄盛持节、都督凉兴已西诸军事、镇西将军，领护西夷校尉。时有赤气起于玄盛后园，龙迹见于小城。

隆安四年，晋昌太守唐瑶移檄六郡，推玄盛为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凉公、领秦凉二州牧、护羌校尉。玄盛乃赦其境内，建年为庚子，追尊祖弇曰凉景公，父昶凉简公。以唐瑶为征东将军，郭谦为军谘祭酒，索仙为左长史，张邈为右长史，尹建兴为左司马，张体顺为右司马，张条为牧府左长史，令狐溢为右长史，张林为太府主簿，宋繇、张谗为从事中郎，繇加折冲将军，谗加扬武将军，索承明为牧府右司马，令狐迁为武卫将军、晋兴太守，汜德瑜为宁远将军、西郡太守，张靖为折冲将军、河湟太守，索训为威远将军，西平太守，赵开为驛马护军、大夏太守，索慈为广武太守，月亮为西安太守，令狐赫为武威太守，索术为武兴太守，以招怀东夏。又遣宋繇东伐凉兴，并击玉门已西诸城，皆下之，遂屯玉门、阳关，广田积谷，为东伐之资。

初，吕光之称王也，遣使市六玺玉于于闐，至是，玉至敦

煌，纳之郡府。仍于南门外临水起堂，名曰靖恭之堂，以议朝政，阅武事。图赞自古圣帝明王、忠臣孝子、烈士贞女，玄盛亲为序颂，以明鉴戒之义，当时文武群僚亦皆图焉。有白雀翔于靖恭堂，玄盛观之大悦。又立泮宫，增高门学生五百人。起嘉纳堂于后园，以图赞所志。

义熙元年，玄盛改元为建初，遣舍人黄始、梁兴间行奉表诣阙曰：

昔汉运将终，三国鼎峙，钧天之历，数钟皇晋。高祖阐鸿基，景文弘帝业，嗣武受终，要荒率服，六合同风，宇宙齐贯。而惠皇失驭，权臣乱纪，怀愍屯遭，蒙尘于外，悬象上分，九眼下裂，眷言顾之，普天同憾。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绍命，迁幸江表，荆扬蒙弘覆之矜，五都为荒榛之藪。故太尉、西平武公轨当元康之初，属扰攘之际，受命典方，出抚此州，威略所振，声盖海内。明盛继统，不损前志，长旌所指，仍辟三秦，义立兵强，拓境万里。文桓嗣位，奕叶载德，囊括关西，化被崑裔，遐迩款藩，世修职贡。晋德之远扬，翳此州是赖。大都督、大将军天锡以英挺之姿，承七世之业，志匡时难，克隆先勋，而中年降灾，兵寇侵境，皇威遐邈，同奖弗及，以一方之师抗七州之众，兵孤力屈，社稷以丧。

臣闻历数相推，归余于终，帝王之兴，必有闰位。是以共工乱象于黄农之间，秦项篡窃于周汉之际，皆机不转踵，覆束成凶。自戎狄陵华，已涉百龄，五胡僭袭，期运将杪，四海颞颥，悬心象魏。故师次东关，赵魏莫不企踵；淮南大捷，三方欣然引领。伏惟陛下道协少康，德侔光武，继天统位，志清函夏。至如此州，世笃忠义，臣之群僚以臣高祖东莞太守雍、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宠前朝，参忝时务，伯祖龙骧将军、广晋太守、长宁侯卓，亡祖武卫将军、天水太守、安世亭侯弇毗佐凉州，

著功秦陇，殊宠之隆，勒于天府，妄臣无庸，辄依窦融故事，迫臣以义，上臣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凉公、领秦凉二州牧、护羌校尉。臣以为荆楚替贡。齐桓兴召陵之师，诸侯不恭，晋文起城濮之役，用能勋光践土，业隆一匡，九域赖其弘猷，《春为》恕其专命。功冠当时，美垂干祀。况今帝居未复，诸夏昏垫，大禹所经，奄为戎墟，五岳神山，狄污其三，九州名都，夷秽其七，辛有所言，于兹而验。微臣所以叩心绝气，忘寝与食，雕肝焦虑，不遑宁息者也。江凉虽辽，义诚密迹，风云苟通，实如唇齿。臣虽名未结于天台，量未著于海内，然凭赖累祖宠光余烈，义不细辞，以稽大务，辄顺群议，亡身即事。辘弱任重，惧忝威命。昔在春秋，诸侯宗周，国皆称元，以布时令。今天台邈远，正朔未加，发号旋令，无以纪数。辄年冠建初，以崇国宪。冀杖宠灵，全制一方，使义诚著于所天，玄风扇于九壤，殉命灰身，陨越慷慨。

玄盛谓群僚曰：“昔河右分崩，群豪竞起，吾以寡德为众贤所推，何尝不忘寝与食，思济黎庶。故前遣母弟繇董率云骑，东殄不庭，军之所至，莫不宾下。今惟蒙逊鸱跖一城。自张掖已东，晋之遗黎虽为戎虜所制，至于向义思风，过于殷人之望西伯。大业须定，不可安寝，吾将迁都酒泉，渐逼寇穴，诸君以为何如？”张邈赞成其议，玄盛大悦曰：“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张长史与孤同矣，夫复何疑！”乃以张体顺为宁远将军、建康太守，镇乐涇，征宋繇为右将军，领敦煌护军，与其子敦煌太守让镇敦煌，遂迁居于酒泉。手令诫其诸子曰：

吾自立身，不营世利；经涉累朝，通否任时；初不役智，有所要求，今日之举，非本愿也。然事会相驱，遂荷州土，忧责不轻，门户事重。虽详人事，未知天心，登车理辔，百虑填胸。后事付汝等，粗举旦夕近事数条，遭意便言，不能次比。

至于杜渐防萌，深识情变，此当任汝所见深浅，非吾敕诫所益也。汝等虽年未至大，若能克己纂修，比之古人，亦可以当事业矣。苟其不然，虽至白首，亦复何成！汝等其戒之慎之。

节酒慎言，喜怒必思，爱而知恶，憎而知善，动念宽恕，审而后举。众之所恶，勿轻承信，详审人，核真伪，远佞谀，近忠正。蠲刑狱，忍烦扰，存高年，恤丧病，勤省案，听讼诉。刑法所应，和颜任理，慎勿以情轻加声色。赏勿漏疏，罚勿容亲。耳目人间，知外患苦。禁御左右，无作威福。勿伐善施劳，逆诈亿必，以示己明。广加谘询，无自专用，从善如顺流，去恶如探汤。富贵而不骄者至难也，念此贯心，勿忘须臾。僚佐邑宿，尽礼承敬，宴飧饌食，事事留怀。古今成败，不可不知，退朝之暇，念观典籍，面墙而立，不成人也。

此郡世笃忠厚，人物郭雅，天下全盛时，海内犹称之，况复今日，实是名邦，正为五百年乡党婚亲相连，至于公理，时有小小颇回，为当随宜斟酌。吾临莅五年，兵难骚动，未得休众息役，惠康士庶。至于掩瑕藏疾，涤除疵垢，朝为寇仇，夕委心膂，虽未足希准古人，粗亦无负于新旧。事任公平，坦然无类，初不容怀，有所损益，计近便为少，经远如有余，亦无愧于前志也。

初，玄盛之西也，留女敬爱养于外祖尹文。文既东迁，玄盛从姑梁褒之母养之。其后秃发儁檀假道于北山。鲜卑遣褒送敬爱于酒泉，并通和好。玄盛遣使报聘，赠以方物。玄盛亲率骑二万，略地至于建东，鄯善前部王遣使贡其方物，且渠蒙逊来侵，至于建康，掠三千余户而归。玄盛大怒，率骑追之，及于弥安，大败之，尽收所掠之户。

初，苻坚建元之末，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郭煌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，亦徙七千余户。郭麇之寇武威，武威、张掖已

东人西奔敦煌、晋昌者数千户。及玄盛东迁。皆徙之于酒泉，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，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，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、武兴、张掖三郡，筑城于敦煌南子亭，以威南虏，又以前表未报，复遣沙门法泉间行奉表，曰：

江山悠隔，朝宗无阶，延首云极，翘企遐方。伏惟陛下应期践位，景福自天，臣去乙巳岁顺从群议，假统方城，时遣舍人黄始奉表通诚，遥途险旷，未知达不？吴凉悬邈，蜂蚕充衢，方珍贡使，无由展御，谨副写前章，或希简达。

臣以其岁进师酒泉，戒戎广平，庶攘茨秽，而黠虏恣睢，未率威教，凭守巢穴，阻臣前路。窃以诸事草创，仓帑未盈，故息兵按甲，务农养士。时移节迈，荏苒三年，抚剑叹愤，以日成岁。今资储已足，器械已充，西招城郭之兵，北引丁零之众，冀凭国威席卷河陇，扬旌秦川，承望诏旨，尽节竭诚，陨越为效。

又臣州界回远，勅寇未除，当顺镇副为行留部分，辄假臣世子士业监前锋诸军事、抚军将军、护羌校尉，督摄前军，为臣先驱。又敦煌郡大众殷，制御西域，管辖万里，为军国之本，辄以次子让为宁朔将军、西夷校尉、敦煌太守，统摄昆裔，辑宁殊方。自余诸子，皆在戎间，率先士伍，臣总督大纲，毕在输力，临机制命，动靖续闻。

玄盛既迁酒泉，乃敦劝稼穡。郡僚以年谷频登，百姓乐业，请勒铭酒泉，玄盛许之。于是使儒林祭酒刘彦明为文，刻石颂德。既而蒙逊每年侵寇不止，玄盛志在以德抚其境内，但与通和立盟，弗之校也。是时白狼、白兔、白雀、白雉、白鸠皆栖其园囿，其群下以为白祥金精所诞，皆应时邕而至，又有神光、甘露、连理、嘉禾众瑞，请史官记其事，玄盛从之。寻而蒙逊背盟来侵，玄盛遣世子士业要击败之，获其将且渠百年。

玄盛上巳日宴于曲水，命群僚赋诗。而亲为之序。于是写诸葛亮训诫以勸诸子曰：“吾负荷艰难，宁济之勋未建，虽外总良能，凭股肱之力，而戎务孔殷，坐而待旦。以维城之固，宜兼亲贤，故使汝等未及师保之训，皆弱年受任。常惧弗克，以贻咎悔。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，苟近而可师，何必远也。览诸葛亮训励，应璩奏谏，寻其终始，周孔之教尽在中矣。为国足以致安，立身足以成名，质略易通，寓目则了，虽言发往人，道师于此。且经史道德如采菽中原，勤之者则功多，汝等可不勉哉！”玄盛乃修敦煌旧塞东西二围，以防北虏之患，筑敦煌旧塞西南二围，以威南虏。

玄盛以纬世之量，当吕氏之末，为群雄所奉，遂启霸图，兵无血刃，坐定千里，谓张氏之业指期而成，河西十郡岁月而一。既而秃发傉檀入据姑臧，且渠蒙逊基宇稍广，于是慨然著《述志赋》焉，其辞曰：

涉至虚以诞驾，乘有舆于本无，禀玄元而陶衍，承景灵之冥符。瞻朝云之庵蔼，仰朗日之照煦。既敷既载，以育以成。幼希颜子曲肱之荣，游心上典，玩礼敦经。蔑玄冕于殊门，羨漆园之傲生；尚渔父于沧浪，善沮溺之耦耕，稊鷁鸢之笼喙，钦飞凤于太清；杜世竞于方寸，绝时誉之嘉声。超霄吟于崇岭。奇秀木之陵霜；挺修干之青葱，经岁寒而弥芳。情遥遥以远寄，想四老 军光；将戢繁荣于常衢，控云辔而高骧；攀琼枝于玄圃，漱华泉之绿浆；和吟凤之逸响，应鸣鸾于南冈。

时弗获青衫，心往形留，眷驾阳林，宛首一丘；冲风沐雨，载沈载浮。利害缤纷以交错，叹感循环而相求。乾扉奄寂以重闭，天地绝津而无舟；悼贞信之道薄，谢惭德于圜流。遂乃去玄览，庆世宾，肇弱巾于东宫，并羽仪于英伦，践宣德之秘庭，翼明后于紫宸。赫赫谦光，崇明奕奕，岌岌王居，诜诜百辟，

君希虞夏，臣庶夔益。

张王颓岩，梁后坠壑，淳风杪莽以永丧，播绅沦胥而覆溺。吕发衅于闺墙，厥构摧以倾颠；疾风飘于高木，回汤沸于重泉；飞尘翕以蔽日，大火炎其燎原；名都幽然影绝，千邑阒而无烟。斯乃百六之恆数，起灭相因而迭然。于是人希逐鹿之图，家有雄霸之想，暗王命而不寻，邀非分于无象。故覆车接路而继轨，膏生灵于土壤。哀余类之忡懔，邈靡依而靡仰；求欲专而失逾远，寄玄珠于罔象。

悠悠凉道。鞠焉荒凶，杪杪余躬，迢迢西邦，非相期之所会，谅冥契而来同。跨弱水以建基，躡昆墟以为壖，总奔駟之骇轡，接摧轘于峻峰。崇崖嵯巖，重险万寻，玄邃窈窕，磐纒嵌岑，榛棘交横，河广水深，狐狸夹路，鸚鷁群吟，挺非我以为用，任至当如影响；执同心以御物，怀自彼于握掌；匪矫情而任荒，乃冥合而一往，华德是用来庭，野逸所以就鞅。

休矣时英，茂哉隗哲，庶罩网以远笼，岂徒射钩与斩袂！或脱梏而纓蕤，或后至而先列，采殊才于岩陆，拔翘彦于无际。思留侯之神遇，振高浪以荡秽；想孔明于草庐，运玄筹之罔滞；洪操盘而慷慨，起三军以激锐。咏群豪之高轨，嘉关张之飘杰，誓报曹而归刘，何义勇之超出！据断桥而横矛，亦雄姿之壮发。辉辉南珍，英英周鲁，挺奇荆吴，昭文烈武，建策乌林，龙骧江浦。摧堂堂之劲阵，郁风翔而云举，绍攀韩之远踪，侔徽猷于召武，非刘孙之鸿度，孰能臻兹大祐！信乾坤之相成，庶物希风而润雨。

嶠益既荡，三江已清，穆穆盛勋，济济隆平，御群龙而奋策，弥万载以飞荣，仰遗尘于绝代，企高山而景行。将建殊旗以启路，驱长毂而迅征，靡商风以抗旆，拂招摇之华旌，资神兆于皇极，协五纬之所宁。赳赳干城，翼翼上粥，恣馘奔鲸，

截彼丑类。且洒游尘于当阳，拯凉德于已坠。间昌寓之骏乘，暨襄城而按辔。知去害之在兹，体牧童之所述，审机动之至微，思遗餐而忘寐，表略韵于纨素，托精诚于白日。

玄盛寝疾，顾命宋繇曰：“吾少离荼毒，百艰备尝，于丧乱之际，遂为此方所推，才弱智浅，不能一同河右。今气力憊然，当不复起矣。死者大理，吾不悲之，所恨志不申耳。居元首之位者，宜深诫危殆之机。吾终之后，世子犹卿子也，善相辅导，述吾平生，勿令居人之上，专骄自任。军国之宜，委之于卿，无使筹略乖衷，失成败之要。”十三年，薨，时年六十七。国人上谥曰武昭王，墓曰建世陵，庙号太祖。

先是，河右不生楸、槐、柏、漆，张骏之世，取于秦陇而植之，终于皆死，而酒泉宫之西北隅有槐树生焉，玄盛又著《槐树赋》以寄情，盖叹僻陋遐方，立功非所也。亦命主簿梁中庸及刘彦明等并作文。感兵难繁兴，时俗喧竞，乃著《大酒容赋》以表恬豁之怀。与辛景、辛恭靖同志友善，景等归晋，遇害江南，玄盛闻而吊之。玄盛前妻，同郡辛纳女，贞顺有妇仪，先卒，玄盛亲为之誄。自余诗赋数十篇。世子谭早卒，第二子士业嗣。

凉后主讳歆，字士业。玄盛薨时，府僚奉为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凉公、领凉州牧、护羌校尉，大赦境内，改年为嘉兴。尊母尹氏为太后，以宋繇为武卫将军、广夏太守、军谘祭酒、录三府事，索仙为征虜将军、张掖太守。

且渠蒙逊遣其张掖太守且渠广宗祚降诱士业，士业遣武卫温宜等赴之，亲勒大军为之后继。蒙逊率众三万，设伏于蓼泉。士业闻，引兵还，为逊所逼。士业亲贯甲先登，大败之，追奔百余里，俘斩七千余级。明年，蒙逊又伐士业，士业将出距之，左长史张体顺固谏，乃止。蒙逊大芟秋稼而还。是岁，朝廷以

士业为持节、都督七郡诸军事、镇西大将军、护羌校尉、酒泉公。

士业用刑颇严，又缮筑不止，从事中郎张显上疏谏曰：“入岁已来，阴阳失序，屡有贼风暴雨，犯伤和气。今区域三分，势不久并，并兼之本，实在农战，怀远之略，事归宽简。而更繁刑峻法，宫室是务，人力凋残，百姓愁悴。致灾之咎，实此之由。”主簿汜称又上疏谏曰：

臣闻天之子爱人后，殷勤至矣。故政之不修，则垂灾谴以戒之。改者虽危必昌，宋景是也；其不改者，虽安必亡，虢公是也。元年三月癸卯，敦煌谦德堂陷；八月，效谷地烈；二年元日，昏雾四塞；四月，日赤无光，二旬乃复；十一月，狐上南门；今兹春夏地颇五震；六月，陨星于建康。臣虽学不稽古，敏谢仲舒，颇亦闻道于先师，且行年五十有九，请为殿下略言耳目之所闻见，不复能远论书传之事也。

乃者咸安之初，西平地烈，狐入谦光殿前，俄而秦师奄至，都城不守。梁熙既为凉州，藉秦氏兵乱，规有全凉之地，外有抚百姓，内多聚敛，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门崩，陨石于闲豫堂，二十年而吕光东反，子败于前，身戮于后。段业因群胡创乱，遂称制此方，三年之中，地震五十余所，既而先王龙兴瓜州，蒙逊杀之张掖。此皆目前之成事，亦殿下之所闻知。效谷，先王鸿渐之始，谦德，即尊之室，基陷地裂，大凶之征也。日者太阳之精，中国之象，赤而无光，中国将为胡夷之所陵灭。谚曰：“野兽入家，主人将去。”今狐上南门，亦灾之大也。又狐者胡也，天意若曰将有胡人居于此城，南面而居者也。昔春秋之世，星陨于宋，襄公卒为楚所擒。地者至阴，胡夷之象，当静而动，反乱天常，天意若曰胡夷将震动中国，中国若不修德，将有宋襄之祸。

臣蒙先朝布衣之眷，辄自同子弟之亲，是以不避忤上之诛，昧死而进愚款。愿殿下亲仁善邻，养威观衅，罢宫室之务，止游畋之娱。后宫嫔妃、诸夷子女，躬受分田，身劝蚕绩，以清俭素德为荣，息兹奢靡之费，百姓租税，专拟军国。虚衿下士，广招英隽，修秦氏之术，以强国富俗。待国有数年之积，庭盈文武之士，然后命韩白为前驱，纳子房之妙算，一鼓而姑臧可平，长驱可以饮马泾渭，方江面而争天下，岂蒙逊之足忧！不然，臣恐宗庙之危必不出纪。

土业并不纳。

土业立四年而宋受禅，土业将谋东伐，张体顺切谏，乃止。土业闻蒙逊南伐秃发傜檀，命中外戒严，将攻张掖，尹氏固谏，不听，宋繇又固谏，土业并不从。繇退而叹曰：“大事去矣，吾见师之出，不见师之还也！”土业遂率步骑三万东伐，镒于都渎涧。蒙逊自浩亶来，距战于怀城，为蒙逊所败。左右劝土业还酒泉，土业曰：“吾违太后明诲，远取败辱，不杀此胡，复何面目以见母也！”勒众复战，败于蓼泉，为蒙逊所害。土业诸弟酒泉太守翻、新城太守预、领羽林右监密、左将军眺、右将军亮等西奔敦煌，蒙逊遂入于酒泉。土业之未败也，有大蛇从南门而入，至于恭德殿前；有双雉飞出宫内；通街大树上，有乌鹊争巢，鹊为乌所杀。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炽梦白头公衣帽而谓炽曰：“南风动，吹长木，胡桐椎，不中鞬。”言讫忽然不见。土业小字桐椎，至是而亡。

翻及弟敦煌太守恂与诸子等弃敦煌，奔于北山，蒙逊以索嗣子远绪行敦煌太守。元绪粗险好杀，大失人和。郡人宋承、张弘以恂在郡有惠政。密信招恂。恂率数十骑入于敦煌，元绪东奔凉兴，宋承等推恂为冠军将军、凉州刺史。蒙逊遣世子德政率众攻恂，恂闭门不战，蒙逊自率众二万攻这，三面起隄，

以水灌城。恂遣壮士一千，连版为桥，潜欲决隄，蒙逊勒兵逆战，屠其城。士业子重耳，脱身奔于江左，仕于宋。后归魏，为恆农太守。蒙逊徙翻子宝等于姑臧，岁余，北奔伊吾，后归于魏，独尹氏及诸女死于伊吾。

玄盛以安帝隆安四年立，至宋少帝景平元年灭，据河右凡二十四年。

史臣曰：王者受图，咸资世德，犹混成之先大帝，若一气之生两仪。是以中阳勃兴，资豢龙之构趾；景亳垂统，本吞燕之开基。凉武昭王英姿杰出，运阴阳而纬武，应变之道如神；吞日月以经天，成物之功若岁。故能怀羗弭暴，开国化家，宅五郡以称藩，屈三分而奉顺。若乃《诗》褒秦仲，后嗣建削平之业；颂美公刘，末孙兴配天之祚。或发迹于汧渭，或布化于邠岐，覆篑创元天之基，疏涓开环海之宅。彼既有渐，此亦同符，是知景命攸归，非一朝之可致，累功积庆，其所由来远矣。

赞曰：武昭英睿，忠勇霸世。王室虽微，乃诚无替。遗黎饮德，绝壤沾惠。积祉丕基，克昌来裔。

## 列传第五十八

孝友 李密 盛彦 夏方 王裒

许孜 庾袞 孙晷 颜含 刘殷

王延 王谈 桑虞 何琦 吴逵

大矣哉，孝之为德也！分浑元而立体，道贯三灵；资品汇以顺名，功苞万象。用之于国，动天地而降休征；行之于家，感鬼神而昭景福。若乃博施备物，尊仁安义，柔色承颜，怡怡尽乐，击鲜就养，蠶癖忘劬，集包思艺黍之勤，循陔有采兰之咏，事亲之道也。属属如在，哀哀罔极，聚薪流恻，衔索兴嗟，晒风树以隕心，頽寒泉而沫泣，追远之情也。审德筮仕，正务移官，居高匪危，在丑无争，协修升以匡化，怀履冰而砥节，立身之行也。是以闵曾翼翼，遵六教而缉贞规；蔡董蒸蒸，弘七体而垂令迹。亦有至诚上感，明祇下赞，郭巨致锡金之庆。阳雍标蔚玉之祉；乌驯丹羽，巢叔和之室，鹿呈白毳，扰功文之庐。然则因彼孝慈而生友悌，理在兼综，义归一揆。夫天伦之重，共气分形，心睽则叶悴荆权，性合则华承棣萼。乃有推代瘦，徇急难之情；让果同衾，尽欢愉之致；緬窥缙素，载流尘躅者欤！

晋氏始自中朝，逮于江左，虽百六之灾遄及，而君子之道未消，孝悌名流，犹为继踵。王伟元之行己，许季义之立节，夏方、盛彦体至性以驰芬，庾袞、颜含笃友于而宣范，自余群士，咸标懿德。采其遗绪，足厉浇风，故著《孝友篇》以续前史云耳。

李密，字令伯，犍为武阳人也，一名虔。父早亡，母何氏醮。密时年数岁，感恋弥至，烝烝之性，遂以成疾。祖母刘氏，躬自抚养，密奉事以孝谨闻。刘氏有疾，则涕泣侧息，未尝解衣，饮膳汤药必先尝后进。有暇则讲学忘疲，而师事谯周，周门人方之游夏。

少仕蜀，为郎。数使吴，有才辩，吴人称之。蜀平，泰始初，诏征为太子洗马。密以祖母年高，无人奉养，遂不应命。乃上疏曰：

臣以险衅，夙遭闵凶，生孩六月，慈父见背，行年四岁，舅夺母志。祖母刘愍臣孤弱，躬亲抚养。臣少多疾病，九岁不行，零丁辛苦，至于成立。既无伯叔，终鲜兄弟，门衰祚薄，晚有儿息。外无期功强近之亲，内无应门五尺之童，茕茕子立，形影相吊。而刘早婴疾病，常在床蓐。臣侍汤药，未尝废离。

自奉圣朝，沐浴清化，前太守臣逵，察臣孝廉，后刺史臣荣，举臣秀才。臣以供养无主，辞不赴命。明诏特下，拜臣郎中，寻蒙国恩，除臣洗马。猥以微贱，当侍东宫，非臣陨首所能上报。臣具以表闻，辞不就职。诏书切峻，责臣逋慢，郡县逼迫，催臣上道，州司临门，急于星火。臣欲奉诏奔驰，则刘病日笃；苟徇私情，则告诉不许。臣之进退，实为狼狈。

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，凡在故老，犹蒙矜恤，况臣孤苦尪羸之极。且臣少仕伪朝，历职郎署，本图宦达，不矜名节。今臣亡国贱俘，至微至陋，猥蒙拔擢，宠命殊私，岂敢盘桓，有

所希冀！但以刘日薄西山，气息奄奄，人命危浅，朝不虑夕。臣无祖母，无以至今日；祖母无臣，无以终余年。母孙二人，更相为命，是以私情区区不敢弃远。臣密今年四十有四，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，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，而报养刘之日短也。乌鸟私情，愿乞终养。

臣之辛苦，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，皇天后土，实所鉴见。伏愿陛下矜愍愚诚，听臣微志，庶刘侥幸，保卒余年。臣生当陨身，死当结草。

帝览之曰：“士之有名，不虚然哉！”乃停召。后刘终，服阕，复以洗马征至洛。司空张华问之曰：“安乐公何如？”密曰：“可次齐桓。”华问其故，对曰：“齐桓得管仲而霸，用竖刁而虫流。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，任黄皓而丧国，是知成败一也。”次问：“孔明言教何碎？”密曰：“昔舜、禹、皋陶相与语，故得简雅；《大诰》与凡人言，宜碎。孔明与言者无己敌，言教是以碎耳。”华善之。

出为温令，而憎疾从事，尝与人书曰：“庆父不死，鲁难未已。”从事白其书司隶，司隶以密在县清慎，弗之劾也。密有才能，常望内转，而朝廷无援，乃迁汉中太守，自以失分怀怨。及赐饯东堂，诏密令赋诗，末章曰：“人亦有言，有因有缘。官无中人，不如归田。明明在上，斯语岂然！”武帝忿之，于是都官从事奏免密官。后卒于家。二子：赐、兴。

赐字宗石，少能属文，尝为《玄鸟赋》词甚美。州辟别驾，举秀才，未行而终。兴字隳石，亦有文才，刺史罗尚辟别驾。尚为李雄所攻，使兴诣镇南将军刘弘求救，兴因愿留，为弘参军而不还。尚白弘，弘即夺其手版而遣之。兴之在弘府，弘立诸葛孔明、羊叔子碣，使兴俱为之文，甚有辞理。

盛彦，字翁子，广陵人也。少有异才。年八岁，诣吴太尉

戴昌，昌赠诗以观之，彦于坐答之。辞甚慷慨。母王氏因疾失明，彦每言及，未尝不流涕。于是不应辟召，躬自侍养，母食必自哺之。母既疾久，至于婢使数见捶撻。婢忿恨，伺彦暂行，取蛭螬炙饴之。母食以为美，然疑是异物，密藏以示彦。彦见之，抱母恸哭，绝而复苏。母目豁然即开，从此遂愈。彦仕吴，至中书侍郎，吴平，陆云荐之于刺史周浚，本邑大中正刘颂又举彦为小中正。太康中卒。

夏方，字文正，会稽永兴人也。家遭疫病，父母伯叔群从死者十三人。方年十四，夜则号哭，昼则负土，十有七载，葬送得毕，因庐于墓侧，种植松柏，乌鸟猛兽驯扰其旁。吴时拜仁义都尉，累迁五官中郎将。朝会未尝乘车，行必让路。吴平，除高山令。百姓有罪应加捶撻者，方辄为之涕泣而不加罪，大小莫敢犯焉。在官三年，州举秀才，还家，卒，年八十七。

王裒，字伟元，城阳营陵人也。祖修，有名魏世。父仪，高亮雅直，为文帝司马。东关之役，帝问于众曰：“近日之事，谁任其咎？”仪对曰：“责在元帅。”帝怒曰：“司马欲委罪于孤邪！”遂引出斩之。

裒少立操尚，行己以礼，身長八尺四寸，容貌绝异，音声清亮，辞气雅正，博学多能，痛父非命，未尝西向而坐。示不臣朝廷也。于是隐居教授，三征七辟皆不就。庐于墓侧，旦夕常至墓所拜跪，攀柏悲号，涕泪著树，树为之枯。母性畏雷，母没，每雷，辄到墓曰：“裒在此。”及读《诗》至“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”，未尝不三复流涕，门人受业者并废《蓼莪》之篇。

家贫，躬耕，计口而田，度身而蚕。或有助之者，不听。诸生密为刈麦，裒遂弃之。知旧有致遗者，皆不受。门人为本县所役，告裒求属令，良曰：“卿学不足以庇身，吾德薄不足

以廕卿，属之何益！且吾不执笔已四十年矣。”乃步担干饭，兒负盐鼓草屐，送所役生到县，门徒随从者千余人。安丘令以为诣己，整衣出迎之。裒乃下道至土牛旁，髻折而立，云：“门生为县所役，故来送别。”因执手涕泣而去。令即放之，一县以为耻。

乡人管彦少有才而未知名，裒独以为必当自达，拔而友之，男女各始生，便共许为婚。彦后为西夷校尉，卒而葬于洛阳，裒后更嫁其女。彦弟馥问裒，裒曰：“吾薄志毕愿山藪，昔嫁姊妹皆远，吉凶断绝，每以此自誓。今贤兄子葬父子洛阳。此则京邑之人也，由吾结好之本意哉！”馥曰：“嫂，齐人也，当还临淄。”裒曰：“安有葬父河南而随母还齐！用意如此，何婚之有！”

北海邴春少立志操，寒苦自居，负笈游学，乡邑金以为邴原复出。裒以春性险狭慕名，终必不成。其后春果无行，学业不终，有识以此归之。裒常以为人之所行期于当归善道，何必以所能而责人所不能。

及洛京倾覆，寇资蜂起，亲族悉欲移渡江东，裒恋坟垄不去。贼大盛，方行，犹思慕不能进，遂为贼所害。

许孜，字季义，东阳吴宁人也。孝友恭让，敏而好学。年二十，师事豫章太守会稽孔冲，受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及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。学竟，还乡里。冲在郡丧亡，孜闻问尽哀，负担奔赴，送丧还会稽，蔬食执役，制服三年。俄而二亲没，柴毁骨立，杖而能起，建墓于县之东山，躬自负土，不受乡人之助。或愍孜羸惫，苦求来助，孜昼助不逆，夜便除之。每一悲号，鸟兽翔集。孜以方营大功，乃弃其妻，镇宿墓所，列植松柏亘五六里。时有鹿犯其松栽，孜悲叹曰：“鹿独不念我乎！”明日，忽见鹿为猛兽所杀，置于所犯栽下。孜怅惋不已，

乃为冢，埋于隧侧。猛兽即于孜前自扑而死，孜益叹息，又取埋之。自后树木滋茂，而无犯者。积二十余年孜乃更娶妻，立宅墓次，烝烝朝夕，奉亡如存，鹰雉栖其梁，檐鹿与猛兽扰其庭圃，交颈同游，不相搏噬。元康中，郡察孝廉，不起，巾褐终身。年八十余，卒于家。邑人号其居为孝顺里。

咸康中，太守张虞上疏曰：“臣闻圣贤明训存乎举善，褒贬所兴，不远千载。谨案所领吴宁县物故人许孜，至性孝友，立节清峻，与物恭让，言行不贰。当其奉师，则在三之义尽；及其丧亲，实古今之所难。咸称殊类致感，猛兽弭害。虽臣不及见，然备闻斯语，窃谓蔡顺、董黯无以过之。孜没积年，其子尚在，性行纯悫，今亦家于墓侧。臣以为孜之履操，世所希逮，宜标其令迹，甄其后嗣，以酬既往，以奖方来。《阳秋传》曰：‘善善及其子孙’。臣不达大体，请台量议。”疏奏，诏旌表门闾。蠲复子孙。其子生亦有孝行。图孜像于堂，朝夕拜焉。

庾袞，字叔褒，明穆皇后伯父也。少履勤俭，笃学好问，事亲以孝称。咸宁中，大疫，二兄俱亡，次兄毗复殆，疠气方炽，父母诸弟皆出次于外，袞独留不去。诸父兄强之，乃曰：“袞性不畏病。”遂亲自扶持，昼夜不眠，其间复抚柩哀临不辍。如此十有余旬，疫势既歇，家人乃反，毗病得差，袞亦无恙。父老咸曰：“异哉此子！守人所不能守，行人所不能行，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，始疑疫病之不相染也。”

初，袞诸父并贵盛，惟父独守贫约。袞躬亲稼穡，以给供养，而执事勤恪，与弟子树篱，跪以授条。或曰：“今在隐屏，先生何恭之过？”袞曰：“幽显易操，非君子之志也。”父亡，作笮卖以养母。母见其勤，曰：“我无所食。”对曰：“母食不甘，袞将何居！”母感而安之。袞前妻荀氏，继妻乐氏，皆

官族富室，及适衮，俱弃华丽，散资财，与衮共安贫苦，相敬如宾。母终，服丧居于墓侧。

岁大饥，藜羹不糝，门人欲进其饭者，而衮每曰已食，莫敢为设。及麦熟，获者已毕，而采摭尚多，衮乃引其群子以退，曰“待其间。”及其摭也，不曲行，不旁掇，跪而把之，则亦大获，又与邑人入山拾橡，分夷险，序长幼，推易居难，礼无违者。或有斩其墓柏，莫知其谁，乃召邻人集于墓而自责焉，因叩头泣涕，谢祖祢曰：“德之不修，不能庇先人之树，衮之罪也。”父老咸亦为之垂泣，自后人莫之犯。抚诸孤以慈，奉诸寡以仁，事加于厚而教之义方，使长者体其行，幼者忘其孤。孤甥郭秀，比诸子侄，衣食而每先之。孤兄女曰芳，将嫁，美服既具，衮乃刈荆荇为箕帚，召诸子集之于堂，男女以班，命芳曰：“芳乎！汝少孤，汝逸汝豫，不汝疵瑕。今汝适人，将事舅姑，洒扫庭内，妇之道也，故赐汝此。匪器之为美，欲温恭朝夕，虽休勿休也。”而以旧宅与其长兄子麋、翕。及翕卒，衮哀其早孤，痛其成人而未娶，乃抚柩长号，哀感行路，闻者莫不垂涕。

初，衮父诫衮以酒，每醉，辄自责曰：“余废先父之诫，其何以训人！”乃于父墓前自杖三十。邻人褚德逸者，善事其亲，老而不倦，衮每拜之。尝与诸兄过邑人陈准兄弟，诸兄友之，皆拜其母，衮独不拜。准弟徽曰：“子不拜吾亲何？”衮曰：“未知所以拜也。夫拜人之亲者，将自同于人之子也，其义至重，衮敢轻之乎？”遂不拜。准、徽叹曰：“古有亮直之士，君近之矣。君若当朝，则社稷之臣欤！君若握兵，临大节，孰能夺之！方今征聘，君实宜之。”于是乡党荐之，州郡交命，察孝廉，举秀才、清白异行，皆不降志，世遂号之为异行。

元康末，颍川太守召为功曹，衮服造役之衣，杖锺荷斧，

不俟驾而行，曰：“请受下夫之役。”太守饰车而迎，袞逡巡辞退，请徒行入郡，将命者遂逼扶升车，纳于功曹舍。既而袞自取己车而寝处焉，形虽恭而神有不可动之色。太守知其不屈，乃叹曰：“非常士也，吾何以降之！”厚为之礼而遣焉。

齐王冏之唱义也，张泓等肆掠于阳翟，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。是时百姓安宁，未知战守之事，袞曰：“孔子云：‘不教而战，是谓弃之。’”乃集诸如士而谋曰：“二三君子相与处于险，将以安保亲尊，全妻孥也。古人有言：‘千人聚而不以一人为主，不散则乱矣。’将若之何！”众曰：“善。今日之主，非君而谁！”袞默然有间，乃言曰：“古人急病让夷，不敢逃难，然人之立主，贵从其命也。”乃誓之曰：“无恃险，无怙乱，无暴邻，无抽屋，无樵采人所植，无谋非德，无犯非义，戮力一心，同恤危难。”众咸从之。于是峻险厄，杜蹊径，修壁坞，树蕃障，考功庸，计丈尺，均劳逸，通有无，缮完器备，量力任能，物应其宜，使邑推其长，里推其贤，而身率之。分数既明，号令不二，上下有礼，少长有仪，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。及贼至，袞乃勒部曲，整行伍，皆持满而勿发。贼挑战，晏然不动，且辞焉。贼服其慎而畏其整，是以皆退，如是者三。时人语曰：“所谓临事而惧、好谋而成者，其庾异行乎！”

及冏归于京师，逾年不朝，袞曰：“晋室卑矣，寇难方兴！”乃携其妻适林虑山，事其新乡如其故乡，言忠信，行笃敬。经及期年，而林虑之人归之，咸曰庾贤。及石勒攻林虑，父老谋曰：“此有大头山，九州之绝险也。上有古人遗迹，可共保之。”惠帝迁于长安，袞乃相与登于大头山而田于其下。年谷未熟，食木实，饵石蕊，同保安之，有终焉之志。及将收获，命子恂与之下山，中途目眩瞽，坠崖而卒。同保赴哭曰：“天

乎！独不可舍我贤乎！”时人伤之曰：“庾贤绝尘避地，超然远迹，固穷安陋，木食山栖，不与世同荣，不与人争利，不免遭命，悲夫！”

衮学通《诗》《书》，非法不言，非道不行，尊事耆老，惠训蒙幼，临人之丧必尽哀，会人之葬必躬筑，劳则先之，逸则后之，言必行之，行必安之。是以宗族乡党莫不崇仰，门人感慕，为人树碑焉。

有四子：恂、蔑、泽、掬。在泽生，故名泽，因掬生，故曰掬。蔑后南渡江，中兴初，为侍中。蔑生愿，安成太守。

孙晷，字文度，吴国富春人，吴伏波将军秀之曾孙也。晷为儿童，未尝被呵怒。顾荣见而称之，谓其外祖薛兼曰：“此儿神明清审，志气贞立，非常童也。”及长，恭孝清约，学识有理义，每独处幽暗之中，容止瞻望未尝倾邪。虽侯家丰厚，而晷常布衣蔬食，躬亲垄亩，诵咏不废，欣然独得。父母愍其如此，欲加优饶，而夙兴夜寐，无暂懈也。父母起居尝馔，虽诸兄亲馈，而晷不离左右。富春车道既少，动经江川，父难于风波，每行乘篮舆，晷躬自扶持，所诣之处，则于门外树下藩屏之间隐息，初不令主人知之。兄尝笃疾经年，晷躬自扶持，药石甘苦，必经心目，跋涉山水，祈求恳至。而闻人之善，欣若有得；闻人之恶，惨若有失。见人饥寒，并周贍之，乡里赠遗，一无所受。亲故有穷老者数人，恆往来告索，人多厌慢之，而晷见之。欣敬逾甚，寒则与同衾，食则与同器，或解衣推被以恤之。时年饥谷贵，人有生刈其稻者，晷见而避之，须去而出，既而自刈送与之。乡邻感愧，莫敢侵犯。

会稽虞喜隐居海嵎，有高世之风。晷钦其德，聘喜弟预女为妻。喜戒女弃华尚素，与晷同志。时人号为梁鸿夫妇。济阳江淳少有高操，闻晷学行过人，自东阳往候之，始面，便终日

谭宴，结欢而别。

司空何充为扬州，檄晷为主簿，司徒蔡谟辟为掾属，并不就。尚书经国明，州土之望，表荐晷，公车径征。会卒，时年三十八，朝野嗟痛之。晷未及大敛，有一老父缁袍草屨，不通姓名，径入抚柩而哭，哀声慷慨，感于左右。哭止便出，容貌甚清，眼瞳又方，门者告之丧主，怪而追焉。直去不顾。同郡顾和等百余人叹其神貌有异，而莫之测也。

颜含，字弘都，琅邪莘人也。祖钦，给事中。父默，汝阴太守。含少有操行，以孝闻。兄畿，咸宁中得疾，就医自疗，遂死于医家。家人迎丧，旛每绕树而不可解，引丧者颠仆，称畿言曰：“我寿命未死，但服药太多，伤我五藏耳。今当复活，慎无葬也。”其父祝之曰：“若尔有命复生，岂非骨肉所愿！今但欲还家，不尔葬也。”旛乃解。及还，其妇梦之曰：“吾当复生，可急开棺。”妇颇说之。其夕，母及家人又梦之，即欲开棺，而父不听。含时尚少，乃慨然曰：“非常之事，古则有之，今灵异至此，开棺之痛，孰与不开相负？”父母从之，乃共发棺果有生验，以手刮棺，指爪尽伤，然气息甚微，存亡不分矣。饮哺将护，累月犹不能语，饮食所须，托之以梦。阖家营视，顿废生业，虽在母妻，不能无倦矣。含乃绝弃人事，躬亲侍养，足不出户者十有三年。石崇重含淳行，赠以甘旨，含谢而不受。或问其故，答曰：“病者绵昧，生理未全，既不能进，敢，又未识人惠，若当谬留，岂施者之意也！”畿竟不起。

含二亲既终，两兄继没，次嫂樊氏因疾失明，含课励家人，尽心奉养，每日自尝省药饌，察问息耗，必簪屨束带。医人疏方，应须鬣蛇胆，而寻求备至，无由得之，含忧叹累时。尝昼独坐，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，持一青囊授含，含开视，

乃蛇胆也。童子逡巡出户，化成青鸟飞去。得胆，药成，嫂病即愈。由是著名。

本州辟，不就。东海王赵以为太傅参军，出补闾阳令。元帝初镇下邳，复命为参军。过江，以含为上虞令。转王国郎中、丞相东阁祭酒，出为东阳太守。东宫初建，含以儒素笃行补太子中庶子，迁黄门侍郎、本州大中正，历散骑常侍、大司农。豫讨苏峻功，封西平县侯，拜侍中，除吴郡太守。王导问含曰：“卿今莅名郡，政将何先？”答曰：“王师岁动，编户虚耗，南北权豪竞招游食，国弊家丰，执事之忧。且当征之势门，使反田桑，数年之间，欲令户给人足，如其礼乐，俟之明宰。”含所历简而有恩，明而能断，然以威御下。导叹曰：“颜公在事，吴人敛手矣。”未之官，复为侍中。寻除国子祭酒，加散骑常侍，迁光禄勋，以年老逊位。成帝美其素行，就加右光禄大夫，门施行马，赐床帐被褥，敕太官四时致膳，固辞不受。

于时论者以王导帝之师傅，名位隆重，百僚宜为降礼。太常冯怀以问于含，含曰：“王公虽重，理无偏敬，降礼之言，或是诸君事宜。鄙人老矣，不识时务。”既而告人曰：“吾闻伐国不问仁人。向冯祖思问佞于我，我有邪德乎？”人尝论少正卯、盗跖其恶孰深。或曰：“正卯虽奸，不至剖人弃膳，盗跖为甚。”含曰：“为恶彰露，人思加戮；隐伏之奸，非圣不诛。由此言之，少正为甚。”众咸服焉。郭璞尝遇含，欲为之筮。含曰：“年在天，位在人，修己而天不与者，命也；守道而人不知者，性也。自有性命，无劳蓍龟。”桓温求婚于含，含以其盛满，不许。惟与邓攸深交。或问江左群士优劣，答曰：“周伯仁之正，邓伯道之清，卜望之之节，余则吾不知也。”“其雅重行实，抑绝浮伪如此。”

致仕二十余年，年九十三卒。遗命素棺薄敛。谥曰靖。丧

在殡而邻家失火，移棺绵断，火将至而灭，金以为淳诚所感也。

三子：髦、谦、约。髦历黄门郎、侍中、光禄勋，谦至安成太守，约零陵太守，并有声誉。

刘殷，字长盛，新兴人也。高祖陵，汉光禄大夫。殷七岁丧父，哀毁过礼，服丧三年，未曾见齿。曾祖母王氏，盛冬思董而不言，食不饱者一旬矣。殷怪而问之，王言其故。殷时年九岁，乃于泽中恸哭，曰：“殷罪衅深重，幼丁艰罚，王母在堂，无旬月之养。殷为人子，而所思无获，皇天后土，愿垂哀愍。”声不绝者半日，于是忽若有人云：“止，止声。”殷收泪视地，便有董生焉，因得斛余而归，食而不减，至时，董生乃尽。又尝夜梦人谓之曰：“西篱下有粟。”寤而掘之，得粟十五钟，铭曰“七年粟百石，以赐孝子刘殷。”自是食之，七载方尽。时人嘉其至性通感，竞以谷帛遗之。殷受而不谢，直云待后贵当相酬耳。

弱冠，博通经史，综核群言，文章诗赋靡不该览，性倜傥，有济世之志，俭而不陋，清而不介，望之颓然而不可侵也。乡党亲族莫不称之。郡命主簿，州辟从事，皆以供养无主，辞不赴命。司空、齐王攸辟为掾，征南将军羊祜召参军事，皆以疾辞。同郡张宣子，识达之士也，劝殷就征。殷曰：“当今二公，有晋之栋楹也。吾方希达如椳椽耳，不凭之，岂能立乎！吾今王母在堂，既应他命，无容不竭尽臣礼，使不得就养。子舆所以辞齐大夫，良以色养无主故耳。”宣子曰：“如子所言，岂庸人所识哉！而今而后，吾子当为吾师矣。”遂以女妻之。宣子者，并州豪族也，家富于财，其妻怒曰：“我女年始十四。姿识如此，何虑不得为公侯妃，而遽以妻刘殷乎！”宣子曰：“非尔所及也。”诫其女曰：“刘殷至孝冥感，兼才识超世，此人终当远达，为世名公，汝其谨事之。”张氏性亦婉顺，事

王母以孝闻，奉殷如君父焉。及王氏卒，殷夫妇毁瘠，几至灭性，时柩在殡而西邻失火，风势甚盛，殷夫妇叩殡号哭，火遂越烧东家。后有二白鸠巢其庭树，自是名誉弥显。

太傅杨骏辅政，备礼聘殷，殷以母老固辞。骏于是表之，优诏遂其高志，听终色养，敕所在供其衣食，蠲其徭赋，赐帛二百匹，谷五百斛。赵王伦篡位，孙秀重殷名，以散骑常侍征之，殷逃奔雁门。及齐王冏辅政，辟为大司马军谘祭酒。既至，谓殷曰：“先王虚心召君，君不至。今孤辟君，君何能屈也？”殷曰：“世祖以大圣应期，先王以至德辅世，既尧舜为君，稷契为佐，故殷希以一夫而距千乘，为不可回之图，幸邀唐虞之世，是以不惧斧钺之戮耳。今殿下以神武睿姿，除残反政，然圣迹稍粗，严威滋肃，殷若复尔，恐招华士之诛，故不敢不至也。”冏奇之，转拜新兴太守，明刑旌善，甚有政能。

属永嘉之乱，没于刘聪。聪奇其才而擢任之，累至侍中、太保、录尚书事。殷恆戒子孙曰：“事君之法，当务几谏，凡人尚不可面斥其过，而况万乘乎！夫犯颜之祸，将彰君过，宜上思召公咨商之义，下念鲍勋触鳞之诛也。”在聪之朝，与公卿恂恂然，常有后己之色。士不修操行者，无得入其门，然滞理不申，藉殷而济者，亦已百数。

有七子，五子各授一经。一子授《太史公》一子授《汉书》，一门之内，七业俱兴，北州之学，殷门为盛。竟以寿终。

王延，字延元。西河人也。九岁丧母，泣血三年，几至灭性。每至忌日，则悲啼至旬。继母卜氏遇之无道，恆以薄糲及败麻头与延贮衣。其姑闻而问之，延知而不言，事母弥谨。卜氏尝盛冬思生鱼，敕延求而不获，杖之流血。延寻汾叩凌而哭，忽有一鱼长五尺，踊出水上，延取以进母。卜氏食之，积日不尽，于是心悟，抚延如己生。延事亲色养，夏则扇枕席，冬则

以身温被，隆立盛寒，体无全衣，而亲极滋味。昼则佣赁，夜则诵书，遂究览经史，皆通大义。州郡礼辟，贪供养不起。父母终后，庐于墓侧，非其蚕不衣，非其耕不食。属天下丧乱，随刘元海迁于平阳，农蚕之暇，训诱宗族，侃侃不倦。家牛一生犊，他人认之，延牵而授与，初无吝色。其人后自知妄认，送犊还延，叩头谢罪，延仍以与之，不复取也。年六十，方仕于刘聪，稍迁尚书左丞，至金紫光禄大夫。聪死后，靳准将作乱，谋之于延，延不从。准既诛刘氏，自号汉天王，以延为左光禄大夫，延又大骂不受，准遂杀之。

王谈，吴兴乌程人也。年十岁，父为邻人窦度所杀。谈阴有复仇志，而惧为度所疑，寸刃不畜，日夜伺度，未得。至年十八，乃密市利锺，阳若耕锄者。度常乘船出入，经一桥下，谈伺度行还，伏草中，度既过，谈于桥上以锺斩之，应手而死。既而归罪有司，太守孔岩义其孝勇，列上宥之。岩诸子为孙恩所害，无嗣，谈乃移居会稽，修理岩父子坟墓，尽其心力。后太守孔廩究其义行，元兴三年，举谈为孝廉，时称其得人。谈不应召，终于家。

桑虞，字子深，魏郡黎阳人也。父冲，有深识远量，惠帝时为黄门郎。河间王颙执权，引为司马。冲知颙必败，就职一旬，便称疾求退。虞仁孝自天至，年十四丧父，毁瘠过礼，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，其姊谕之曰：“汝毁瘠如此，必至灭性，灭性不孝，宜自抑割。”虞曰：“藜藿杂米，足以胜哀。”虞有园在宅北数里，瓜果初熟，有人逾垣盗之。虞以园援多棘刺，恐偷见人惊走而致伤损，乃使奴为之开道。及偷负瓜将出，见道通利，知虞使除之，乃送所盗瓜，叩头请罪。虞乃欢然，尽以瓜与之。尝行，寄宿逆旅，同宿客失脯，疑虞为盗。虞默然无言，便解衣偿之。主人曰：“此舍数失鱼肉鸡鸭，多是狐狸

偷去，君何以疑人？”乃将脯主至山冢间寻求，果得之。客求还衣，虞投之不顾。

虞诸兄仕于石勒之世，咸登显位，惟虞耻臣非类，阴欲避地海东，会丁母忧，遂止。哀毁骨立，庐于墓侧。五年后，石勒以为武城令。虞以密迓黄河，去海微近，将申前志，欣然就职。石季龙太守刘徵甚器重之，徵迁青州刺史，请虞长史，带祝阿郡。徵遇疾还鄴，令虞监行州府属。季龙死，国中大乱，朝廷以虞名父之子，必能立功海岱，潜遣东莞人华挺授虞宁朔将军、青州刺史。虞曰：“功名非吾志也。”乃附使者启，让刺史，请居海右，不交境外。虽历伪朝，而不豫乱，世以此高之。卒于官。

何琦，字万伦，司空充之从兄也。祖父翥，后将军。父阜，淮南内史。琦年十四丧父，哀毁过礼。性沈敏有识度，好古博学，居于宣城阳谷县，事母孜，朝夕色养。常患甘鲜不赡，乃为郡主簿，察孝廉，除郎中，以选补宣城泾县令。司徒王导引为参军，不就。及丁母忧，居丧泣血，杖而后起，停柩在殡，为邻火所逼，烟焰已交，家乏僮使，计无从出，乃匍匐抚棺号哭。俄而风止火息，堂屋一间免烧，其精诚所感如此。服阕，乃慨然叹曰：“所以出身仕者，非谓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，实利微禄，私展供养。一旦茕然，无复恃怙，岂可复以朽钝之质尘默清朝哉！”于是养志衡门，不交人事，耽玩典籍，以琴书自娱。不营产业，节俭寡欲，丰约与乡邻共之。乡里遭乱，姊没人家，琦惟有一婢，便为购赎。然不为小谦，凡有赠遗，亦不苟让，但于己有余，辄复随而散之。任心而行，率意而动，不占卜，无所事。司空陆玩、太尉桓温并辟命，皆不就。诏征博士，又不起。简文帝时为抚军，钦其名行，召为参军，固辞以疾。公车再征通直散骑侍郎、散骑常侍，不行。由是君子仰

德，莫能屈也。桓温尝登琦县界山，喟然叹曰：“此山南有人焉，何公真止足者也！”琦善养性，老而不衰，布褐蔬食，恆以述作为事，著《三国评论》凡所撰录百许篇，皆行于世。年八十二卒。

吴逵，吴兴人也。经荒饥疾病，合门死者十有三人，逵时亦病笃，其丧皆邻里以苇席裹而埋之。逵夫妻既存，家极贫窘，冬无衣被，昼则佣赁，夜烧砖甃，昼夜在山，未尝休止，遇毒虫猛兽，辄为之下道。期年，成七墓、十三棺。时有赙赠，一无所受。太守张崇义之，以羔雁之礼礼焉。卒于家。

史臣曰：尊亲之道，礼经之明训；孝友之义，诗人之美谈，是知人伦之本，罔兹攸尚。盛翁子立行淳至，素蓄异才，流恻致其感通，含哺申其就养，戴昌赏其清韵，陆云嘉其茂德。王裒隐居不从其辟，行己莫逾其礼，枯柏以应其诚，惊雷以危其虑。永言董蔡，异时均美。许孜少而敏学，礼备在三，驯雉栖其梁栋，猛兽扰其庭圃，居丧之礼，实古今之所难焉。庾叔褒不匮表于执勤，则裕存乎敬业，幽显不易其操，疫疠不骇其心，急病让夷之规，有古人之风烈矣。孙晷之匪懈，王谈之复仇，神人惜其亡，良守宥其罪。刘殷幼丁艰酷，柴毁逾制，发三冬之堇，赐七年之粟，至诚之契，义形于兹。王延叩冰而召鳞，扇席而清暑，虽黄香、孟宗，抑为伦辈。其余群子，并孝养可崇，清风素范，高山景行，会其宗流，同斯志也。

赞曰：德之所届，有感和征。孝哉王许，永慕烝烝。挥泗凋柏，对梲巢鹰。密、彦、夏、庾，夙标至性。文度、弘都，勤修懿行。敦彼孝友，载光谣咏。鸠驯长盛，鱼荐延元。谈桑义阐，琦吴道存。专洞之德，咸摛左言。&

## 列传第五十九

### 忠义

嵇绍（从子含）王豹 刘沉 鞠允  
 焦嵩 贾浑 王育 韦忠 辛勉  
 刘敏元 周该 桓雄  
 韩阶 周崎 易雄 乐道融  
 虞悝 沈劲 吉挹 王谅 宋矩 车济  
 丁穆 辛恭靖 罗企生 张祎

古人有言：“君子杀身以成仁，不求生以害仁。”又云：“非死之难，处死之难。”信哉斯言也！是知陨节苟合其宜，义夫岂吝其没；捐躯若得其所，烈士不爱其存。故能守铁石之深衷，厉松筠之雅操，见贞心于岁暮，标劲节于严风，赴鼎镬其如归，履危亡而不顾，书名竹帛，画象丹青，前史以为美谈，后来仰其徽烈者也。

晋自元康之后，政乱朝昏，祸难荐兴，艰虞孔炽，遂使奸凶放命，戎狄交侵，函夏沸腾，苍生涂炭，干戈日用，战争方兴。虽背恩忘义之徒不可胜载，而蹈节轻生之士无乏于时。至若嵇绍之卫难乘舆，卡壶之亡躯锋镝，桓雄之义高田叔，周崎之节迈解扬，罗丁致命于旧君，辛吉耻臣于戎虏，张祎引鸩以全节，王谅断臂以厉忠，莫不志烈秋霜，精贯白日，足以激清

风于万古，厉薄俗于当年者欤！所谓乱世识忠臣，斯之谓也。卡壺、刘超、钟雅、周虓等已入列传，其余即叙其行事以为《忠义传》，用旌晋氏之有人焉。

嵇绍，字延祖，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。十岁而孤，事母孝谨。以父得罪，靖居私门。山涛领选，启武帝曰：“《康诰》有言：‘父子罪不相及。’嵇绍贤侔郤缺，宜加旌命，请为秘书郎。”帝谓涛曰：“如卿所言，乃堪为丞，何但郎也。”乃发诏征之，起家为秘书丞。

绍始入洛，或谓王戎曰：“昨于稠人中始见嵇绍，昂昂然如野鹤之在鸡群。”戎曰：“君复未见其父耳。”累迁汝阴太守。尚书左仆射裴頠亦深器之，每曰：“使延祖为吏部尚书，可使天下无复遗才矣。”沛国戴晞少有才智，与绍从子含相友善，时人许以远致，绍以为必不成器。晞后为司州主簿，以无行被斥，州党称绍有知人之明。转豫章内史，以母忧，不之官。服阕，拜徐州刺史。时石崇为都督，性虽骄暴，而绍将之以道，崇甚亲敬之。后以长子丧去职。

元康初，为给事黄门侍郎。时侍中贾谧以外戚之宠，年少居位，潘岳、杜斌等皆附托焉。谧求交于绍，绍距而不答。及谧诛，绍时在省，以不阿比凶族，封弋阳子，迁散骑常侍，领国子博士。太尉、广陵公陈准薨，太常奏谧，绍驳曰：“谧号所以垂之不朽，大行受大名，细行受细名，文武显于功德，灵厉表于暗蔽。自顷礼官协情，谧不依本。准谧为过，宜谧曰繆。”事下太常。时虽不从，朝廷惮焉。

赵王伦篡位，署为侍中。惠帝复阼，遂居其职。司空张华为伦所诛，议者追理其事，欲复其爵，绍又驳曰：“臣之事君，当除烦去惑。华历位内外，虽粗有善事，然阖棺之责，著于远近，兆祸始乱，华实为之。故郑讨幽公之乱，斫子家之棺；鲁

戮隐罪，终篇贬翠。未忍重戮，事已弘矣，谓不宜复其爵位，理其无罪。”时帝初反正，绍又上疏曰：“臣闻改前辙者则车不倾，革往弊者则政不爽。太一统于元首，百司役于多士，故周文兴于上，成康穆于下也。存不忘亡，《易》之善义；愿陛下无忘金墉，大司马无忘颖上，大将军无忘黄桥，则祸乱之萌无由而兆矣。”

齐王冏既辅政，大兴第舍，骄奢滋甚，绍以书谏曰：“夏禹以卑室称美，唐虞以茅茨显德，丰屋郛家，无益危亡。窃承毁败太乐以广第舍，兴造功力为三王立宅，此岂今日之先急哉！今大事始定，万姓颺，咸待覆润，宜省起造之烦，深思谦损之理。复主之勋不可弃矣，矢石之殆不可忘也。”冏虽谦顺以报之，而卒不能用。绍尝诣炯谘事，遇炯宴会，召董艾、葛旗等共论时政。艾言于炯曰：“嵇侍中善于丝竹，公可令操之。”左右进琴，绍推不受。冏曰：“今日为欢，卿何吝此邪！”绍对曰：“公匡复社稷，当轨物作则，垂之于后。绍虽虚鄙，忝备常伯，腰绂冠冕，鸣玉殿省，岂可操执丝竹，以为伶人之事！若释公服从私宴，所不敢辞也。”冏大惭。艾等不自得而退。顷之，以公事免，冏以为左司马。旬日，冏被诛。初，兵交，绍奔散赴宫，有持弩在东阁下者，将射之，遇有殿中将兵萧隆，见绍姿容长者，疑非凡人，趣前拔箭，于此得免。遂还荥阳旧宅。

寻征为御史中丞，未拜，复为侍中。河间王颺、成都王颖举兵向京都，以讨长沙王乂，大驾次于城东。乂言于众曰：“今日西讨，欲谁为都督乎？”六军之士皆曰：“愿嵇侍中戮力前驱，死犹生也。”遂拜绍使持节、平西将军。属乂被执，绍复为侍中。公王以下皆诣鄴谢罪于颖，绍等咸见废黜，免为庶人。寻而朝廷复有北征之役，征绍，复其爵位。绍以天子蒙尘，

承诏驰诣行在所。值王师败绩于荡阴，百官及侍卫莫不散溃，唯绍俨然端冕，以身捍卫，兵交御辇，飞箭雨集，绍遂被害于帝侧，血溅御服，天子深哀叹之。及事定，左右欲浣衣，帝曰：“此嵇侍中血，勿去。”

初，绍之行也，侍中秦准谓曰：“今日向难，卿有佳马否？”绍正色曰：“大驾亲征，以正伐逆，理必有征无战。若使皇舆失守，臣节有在，骏马何为！”闻者莫不叹息。及张方逼帝迁长安，河间王颙表赠绍司空，进爵为公。会帝还洛阳，事遂未行。东海王越屯许，路经荥阳，过绍墓，哭之悲恻，刊石立碑，又表赠官爵。帝乃遣使册赠侍中、光禄大夫，加金章紫绶，进爵为侯，赐墓田一顷，客十户，祠以少牢。元帝为左丞相，承制，以绍死节事重，而赠礼未副勋德，更表赠太尉，祠以太牢。及帝即位，赐谥曰忠穆，复加太牢之祠。

绍诞于行己，不饰小节，然旷而有检，通而不杂。与从子含等五人共居，抚恤如所同生。门人故吏思慕遗爱，行服墓次，毕三年者三十余人。长子 ，有父风，早夭。以从孙翰袭封。成帝时追述绍忠，以翰为奉朝请。翰以无兄弟，自表还本宗。太元中，孝武帝诏曰：“褒德显仁，哲王令典。故太尉、忠穆公执德高邈，在否弥宣，贞洁之风，义著千载。每念其事，怆然伤怀。忠贞之胤，蒸尝宜远，所以大明至节，崇奖名教。可访其宗族，袭爵主祀。”于是复以翰孙旷为弋阳侯。

含字君道。祖喜，徐州刺史。父蕃，太子舍人。含好学能属文。家在巩县亳丘，自号亳丘子，门曰归厚之门，室曰慎终之室。楚王玮辟为掾。玮诛，坐免。举秀才，除郎中。时弘农王粹以贵公子尚主，馆宇甚盛，图庄周于室，广集朝士，使含为之赞。含援笔为吊文，文不加点。其序曰：“帝婿王弘远华池丰屋，广延贤彦，图庄生垂纶之象，记先达辞聘之事，画真

人于刻桷之室，载退士于进趣之堂，可谓托非其所，可吊不可赞也。”其辞曰：“迈矣庄周，天纵特放，大块授其生，自然资其量，器虚神清，穷玄极旷。人伪俗季，真风既散，野无讼屈之声，朝有争宠之叹，上下相陵，长幼失贯，于是借玄虚以助溺，引道德以自奖，户咏恬旷之辞，家画老庄之象。今王生沈沦名利，身尚帝女，连耀三光，有出无处，池非岩石之溜，宅非茅茨之宇，驰屈产于皇衢，画兹象其焉取！嗟乎先生，高迹何局！生处岩岫之居，死寄雕楹之屋，托非其所，没有余辱，悼大道之湮晦，遂含悲而吐曲。”粹有愧色。

齐王冏辟为征西参军，袭爵武昌乡侯。长沙王乂召为骠骑记室督、尚书郎。乂与成都王颖交战，颖军转盛，尚书郎旦出督战，夜还理事。含言于乂曰：“昔魏武每有军事，增置掾属。青龙二年，尚书令陈矫以有军务，亦奏增郎。今奸逆四逼，王路拥塞，倒悬之急，不复过此。但居曹理事，尚须增郎，况今都官中骑三曹昼出督战，夜还理事，一人两役，内外废乏。含谓今有十万人，都督各有主帅，推毂授绥，委付大将，不宜复令台僚杂与其间。”乂从之，乃增郎及令史。

怀帝为抚军将军，以含为从事中郎。惠帝北征，转中书侍郎。及荡阴之败，含走归荥阳。永兴初，除太弟中庶子。西道阻阂，未得应召。范阳王虓为征南将军，屯许昌，复以含为从事中郎。寻授振威将军、襄城太守。虓为刘乔所破，含奔镇南将军刘弘于襄阳，弘待以上宾之礼。含性通敏，好荐达才贤，常欲崇赵武之谥，加臧文之罪。属陈敏作乱，江扬震荡，南越险远，而广州刺史王毅病卒，弘表含为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假节。未发，会弘卒，时或欲留含领荆州。含性刚躁，素与弘司马郭劭有隙，劭疑含将为己害，夜掩杀之，时年四十四。怀帝即位，谥曰宪。

王豹，顺阳人也。少而抗直。初为豫州别驾，齐王冏为大司马，以豹为主簿。冏骄纵，失天下心，豹致笺于冏曰：

豹闻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，将以安主定时，保存社稷者也。是以为人臣而欺其君者，刑罚不足以为诛；为人主而逆其谏者，灵厉不足以为谥。伏惟明公虚心下士，开怀纳善，款诚以著，而逆耳之言未入于听。豹伏思晋政渐缺，始自元康以来，宰相在位，未有一人获终，乃事势使然，未为辄有不善也。今公克平祸乱，安国定家，故复因前倾败之法，寻中间覆车之轨，欲冀长存，非所敢闻。今河间树根于关右，成都盘桓于旧魏，新野大封于江汉，三面贵王，各以方刚强盛，并典戎马，处险害之地。且明公兴义讨逆，功盖天下，圣德光茂，名震当世。今以难赏之功，挟震主之威，独据京都，专执大权，进则亢龙有悔，退则蒺藜生庭，冀此求安，未知其福。敢以浅见，陈写愚情。

昔武王伐纣，封建诸侯为二伯，自陕以东，周公主之，自陕以西，召公主之。及至其末，霸国之世，不过数州之地，四海强兵不敢入窥九鼎，所以然者，天下习于所奉故也。今诚能尊用周法，以成都为北州伯，统河北之王侯，明公为南州伯，以摄南土之官长，各因本职，出居其方，树德于外，尽忠于内，岁终率所领而贡于朝，简良才，命贤俊，以为天子百官，则四海长宁，万国幸甚，明公之德当与周召同其至美，危败路塞，社稷可保。顾明公思高祖纳娄敬之策，悟张良履足之谋，远临深之危，保泰山之安。若合圣思，宛许可都也。

书入，无报，豹重笺曰：

豹书御已来，十有二日，而圣旨高远，未垂采察，不赐一字之令，不敕可否之宜。盖霸王之神宝，安危之秘术，不可须臾而忽者也。伏思明公挟大功，抱大名，怀大德，执大权，此

四大者，域中所不能容，贤圣所以战战兢兢，日昃不暇食，虽休勿休者也。昔周公以武王为兄，成王为君，伐纣有功，以亲辅政，执德弘深，圣思博远，至忠至仁，至孝至敬。而摄事之日，四国流言，离主出奔，居东三年，赖风雨之变，成王感悟。若不遭皇天之应，神人之察，恐公旦之祸未知所限也。至于执政，犹与召公分陕为伯。今明公自视功德孰如周公。且元康以来，宰相之患，危机窃发，不及容思，密祸潜起，辄在呼喻，岂复晏然得全生计！前鉴不远，公所亲见也。君子不有远虑，必有近忧，忧至乃悟，悔无所及也。

今若从豹此策，皆遣王侯之国，北与成都分河为伯，成都在鄴，明公都宛，宽方千里，以与圻内侯伯子男小大相率，结好要盟，同奖皇家；贡御之法，一如周典。若合圣规，可先旨与成都共论。虽以小才，愿备行人。昔廝养，燕赵之微者耳，百里奚，秦楚之商人也，一开其说，两国以宁。况豹虽陋，大州之纲纪，加明公起事险难之主簿也。故身虽轻，其言未必否也。

冏令曰：“得前后白事，具意，辄别思量也。”会长沙王乂至，于冏案上见豹笺，谓冏曰：“小子离间骨肉，何不铜驼下打杀！”冏既不能嘉豹之策，遂纳乂言，乃奏豹曰：“臣忿奸凶肆逆，皇祚颠坠，与成都、长沙、新野共兴义兵，安复社稷，唯欲戮力皇家，与亲亲宗室腹心从事，此臣夙夜自誓，无负神明。而主簿王豹比有白事，敢造异端，谓臣忝备宰相，必遭危害，虑在一旦，不祥之声可躄足而待，欲臣与成都分陕为伯，尽出藩王。上诬圣朝鉴御之威，下长妖惑，疑阻众心，噂

沓背憎，巧卖两端，讪上谤下，谗内间外，遭恶导奸，坐生猜嫌。昔孔丘匡鲁，乃诛少正；子产相郑，先戮邓析，诚以交乱名实，若赵高诡怪之类也。豹为臣不忠不顺不义，辄敕都街

考竟，以明邪正。”豹将死，曰：“悬吾头大司马门，见兵之攻齐也。”众庶冤之。俄而罔败。

刘沈，字道真，燕国蓟人也。世为北州名族。少仕州郡，博学好古。太保卫瓘辟为掾，领本邑大中正。敦儒道，爱贤能，进霍原为二品，及申理张华，皆辞旨明峻，为当时所称。齐王罔辅政，引为左长史，迁侍中。于时李流乱蜀，诏沈以侍中、假节，统益州刺史罗尚、梁州刺史许雄等以讨流。行次长安，河间王颙请留沉为军司，遣席萇代之。后领雍州刺史。及张昌作乱，诏颙遣沉将州兵万人并征西府五千人，自蓝田关以讨之，颙不奉诏。沉自领州兵至蓝田，颙又逼夺其众。长沙王义命沉将武吏四百人还州。

张方既逼京都，王师屡败，王瑚、祖逖言于义曰：“刘沈忠义果毅，雍州兵力足制河间，宜启上诏与沈，使发兵袭颙，颙窘急，必召张方以自救，此计之良也。”义从之。沈奉诏驰檄四境，合七郡之众及守防诸军、坞壁甲士万余人，以安定太守卫博、新平太守张光、安定功曹皇甫澹为先登，袭长安。颙时顿于郑县之高平亭，为东军声援，闻沈兵起，还镇渭城，遣督护虞夔率步骑万余人逆沈于好畤。接战，夔众败，颙大惧，退入长安，果急呼张方。沈渡渭而垒，颙每遣兵出斗，辄不利，沈乘胜攻之，使澹、博以精甲五千，从长安门而入，力战至颙帐下。沈军来迟，颙军见澹等无继，气益倍。冯翊太守张辅率众救颙，横击之，大战于府门，博父子皆死之，澹又被擒。颙奇澹壮勇，将活之。澹不为之屈，于是见杀。沈军遂败，率余卒屯于故营。张方遣其将敦伟夜至，沈军大惊而溃，与麾下百余人南遁，为陈仓令所执。沈谓颙曰：“夫知己之顾轻，在三之节重，不可违君父之诏，量强弱以苟全。投袂之日，期之必死，菹醢之戮，甘之如荠。”辞义慷慨，见者哀之。颙怒，鞭

之而后腰斩。有识者以颺干上犯顺，虐害忠义，知其灭亡不久也。

鞠允，金城人也。与游氏世为豪族，西州为之语曰：“鞠与游，牛羊不数头。南开硃门，北望青楼。”洛阳倾覆，阎鼎等立秦王为皇太子于长安，鼎总摄百揆。允时为安夷护军、始平太守，心害鼎功，且规权势，因鼎杀京兆太守梁综，乃与综弟冯翊太守纬等攻鼎，走之。会雍州刺史贾疋为屠各所杀，允代其任。愍帝即尊位，以允为尚书左仆射、领军、持节、西戎校尉、录尚书事，雍州如故。时刘曜、殷凯、赵染数万众逼长安，允击破之，擒凯于阵。曜复攻北地，允为太都督、骠骑将军，次于青白城以救之。曜闻而转寇上郡，允军于灵武，以兵弱不敢进。曜后复围北地，太守鞠昌遣使求救，允率步骑赴之。去城数十里，群贼绕城放火，烟尘蔽天，纵反间诈允曰：“郡城已陷，焚烧向尽，无及矣。”允信之，众惧而溃。后数日，鞠昌突围赴长安，北地遂陷。

允性仁厚，无威断，吴皮、王隐之徒，无赖凶人，皆加重爵，新平太守竺恢，始平太守杨像、扶风太守竺爽、安定太守焦嵩，皆征镇杖节，加侍中、常侍，村坞主帅小者，犹假银青、将军之号，欲以抚结众心。然诸将骄恣，恩不及下，人情颇离，由是羌胡因此跋扈，关中淆乱，刘曜复攻长安，百姓饥甚，死者太半。久之，城中窘逼，帝将出降，叹曰：“误我事者，鞠、索二公也。”帝至平阳，为刘聪所幽辱，允伏地号哭不能起。聪大怒，幽之于狱，允发愤自杀。聪嘉其忠烈，赠车骑将军，谥节愍侯。

焦嵩，安定人。初率众据雍。曜之逼京都，允告难于嵩，嵩素侮允，曰：“须允困，当救之。”及京都败，嵩亦寻为寇所灭。

贾浑，不知何郡人也。太安中，为介休令。及刘元海作乱，遣其将乔晞攻陷之。浑抗节不降，曰：“吾为晋守，不能全之，岂苟求生以事贼虏，何面目以视息世间哉！”晞怒，执将杀之，晞将尹崧曰：“将军舍之，以劝事君。”晞不听，遂害之。

王育，字伯春，京兆人也。少孤贫，为人佣牧羊，每过小学，必歔歔流涕。时有暇，即折蒲学书，忘而失羊，为羊主所责，育将鬻己以偿之。同郡许子章，敏达之士也，闻而嘉之，代育偿羊，给其衣食，使与子同学，遂博通经史。身長八尺余，须长三尺，容貌绝异，音声动人。子章以兄之子妻之，为立别宅，分之资业，育受之无愧色。然行己任性，颇不偶俗。妻丧，吊之者不过四五人，然皆乡间名士。太守杜宣命为主簿。俄而宣左迁万年令，杜令王攸诣宣，宣不迎之，攸怒曰：“卿往为二千石，吾所敬也。今吾侪耳，何故不见迎？欲以小雀遇我，使我畏死鹞乎？”育执刀叱攸曰：“君辱臣死，自昔而然。我府君以非罪黜降，如日月之蚀耳，小县令敢轻辱吾君！汝谓吾刀钝邪，敢如是乎！”前将杀之。宣惧，跌下抱育，乃止。自此知名。司徒王浑辟为掾，除南武阳令。为政清约，宿盗逃奔他郡。迁并州督护。成都王颖在鄴，又以育为振武将军。刘元海之为北单于，育说颖曰：“元海今去，育请为殿下促之，不然，惧不至也。”颖然之，以育为破虏将军。元海遂拘之，其后以为太傅。

韦忠字子节，平阳人也。少慷慨，有不可夺之志。好学博通，性不虚诺。闭门修己，不交当世，每至吉凶，亲表赠遗，一无所受。年十二，丧父，哀慕毁悴，杖而后起。司空裴秀吊之，匍匐号诉，哀恻感人。秀出而告人曰：“此子长大必为佳器。”归而命子颢造焉。服阕，遂庐于墓所。颢慕而造之，皆托行不见。家贫，藜藿不充，人不堪其忧，而忠不改其乐。颢

为仆射，数言之于司空张华，华辟之，辞疾不起。人问其故，忠曰：“吾茨檐贱士，本无宦情。且茂先华而不实，裴頠欲而无厌，弃典礼而附贼后，若此，岂大丈夫之所宜行邪！裴常有心托我，常恐洪涛荡岳，余波见漂，况可临尾闾而窥沃焦哉！”太守陈楚迫为功曹。会山羌破郡，楚携子出走，贼射之，中三创。忠冒刃伏楚。以身捍之，泣曰：“韦忠愿以身代君，乞诸君哀之。”亦遭五矢。贼相谓曰：“义士也！”舍之。忠于是负楚以归。后仕刘聪，为镇西大将军，平羌校尉，讨叛羌，矢尽，不屈节而死。

辛勉，字伯力，陇西狄道人也。父洪，左卫将军。勉博学，有贞固之操。怀帝世，累迁为侍中。及洛阳陷，随帝至平阳。刘聪将署为光禄大夫，勉固辞不受。聪遣其黄门侍郎乔度赍药酒逼之，勉曰：“大丈夫岂以数年之命而亏高节，事二姓，下见武皇帝哉！”引药将饮，度遽止之曰：“主上相试耳，君真高士也！”叹息而去。聪嘉其贞节，深敬异之，为筑室于平阳西山，月致酒米，勉亦辞而不受。年八十，卒。

勉族弟宾，愍帝时为尚书郎。及帝蒙尘于平阳，刘聪使帝行酒洗爵，欲观晋臣在朝者意。宾起而抱帝大哭，聪曰：“前杀庾珉辈，故不足为戒邪！”引出，遂加害焉。

刘敏元，字道光，北海人也。厉己修学，不以险难改心。好星历阴阳术数，潜心《易》、《太玄》，不好读史，常谓同志曰：“诵书当味义根，何为费功于浮辞之文！《易》者，义之源，《太玄》，理之门，能明此者，即吾师也。”永嘉之乱，自齐西奔。同县管平年七十余，随敏元而西，行及荥阳，为盗所劫。敏元已免，乃还谓贼曰：“此公孤老，余年无几，敏元请以身代，愿诸君舍之。”贼曰：“此公于君何亲？”敏元曰：“同邑人也。穷窳无子，依敏元为命。诸君若欲役之，老不堪使，

若欲食之，复不如敏元，乞诸君哀也。”有一贼真目叱敏元曰：“吾不放此公，忧不得汝乎！”敏元奋剑曰：“吾岂望生邪！当杀汝而后死。此公穷老，神祇尚当哀矜之。吾亲非骨肉，义非师友，但以见投之故，乞以身代。诸大夫慈惠，皆有听吾之色，汝何有醜面目而发斯言！”顾谓诸盗长曰：“夫仁义何常，宁可失诸君子！上当为高皇、光武之事，下岂失为陈项乎！当取之由道，使所过称咏威德，奈何容畜此人以损盛美！当为诸君除此人，以成诸君霸王之业。”前将斩之。盗长遽止之，而相谓曰：“义士也！害之犯义。”乃俱免之。后仕刘曜，为中书侍郎、太尉长史。

周该，天门人也。性果烈，以义勇称。虽不好学，而率由名教。叔父级为宜都内史，亦忠节士也。闻谯王承立义湘州，甘卓又不同王敦之举，而书檄不至，级谓该曰：“吾尝疾王敦挟陵上之心，今称兵构逆，有危社稷之势。谯王宗室之望，据方州之重，建旗誓众，图袭武昌。甘安南少著勇名，士马器械当今为盛，闻与谯王剋期举义，此乃烈士急病之秋，吾致死之时也，汝其成吾之志，申款于谯王乎？”该欣然奉命，潜至湘州，与承相见，口陈至诚。承大悦。会王敦遣其将魏义围承甚急，该乃与湘州从事周崎间出反命，俱为义所见，考之至死，竟不言其故，级由是获免王敦之难。

桓雄，长沙人也。少仕州郡。谯王承为湘州刺史，命为主簿。王敦之逆，承为敦将魏义所执，佐吏奔散，雄与西曹韩阶，从事武延并毁服为僮竖，随承向武昌。义见雄姿貌长者，进退有礼，知非凡人，有畏惮之色，因害之。

韩阶，长沙人也。性廉谨笃慎，为闾里所敬爱。刺史、谯王承辟为议曹祭酒，转西曹书佐。及承为魏义所执，送武昌，阶与武延等同心随从，在承左右。桓雄被害之后，二人执志愈

固。及承遇祸，阶、延亲营殡敛，送柩还都，朝夕哭奠，俱葬毕乃还。

周崎，邵陵人也。为湘州从事。王敦之难，谯王承使崎求救于外，与周该俱为魏乂佞人所执，乂责崎辞情，临以白刃。崎曰：“州将使求援于外，本无定指，随时制宜耳。”又谓崎曰：“汝为我语城中，称大将军已破刘隗、戴若思，甘卓住襄阳，无复异议，三江州郡，万里肃清，外援理绝。如是者，我当活汝。”崎伪许之。既到城下，大呼曰：“王敦军败于于湖，甘安南已克武昌，即日分遣大众来赴此急，努力坚守，贼今散矣！”乂于是数而杀之。

易雄，字兴长，长沙浏阳人也。少为县吏，自念卑贱，无由自达，乃脱帻挂县门而去。因习律令及施行故事，交结豪右，州里稍称之。仕郡，为主簿。张昌之乱也，执太守万嗣，将斩之，雄与贼争论曲直。贼怒，叱使牵雄斩之，雄趋出自若。贼又呼问之，雄对如初。如此者三，贼乃舍之。嗣由是获免，雄遂知名。举孝廉，为州主簿，迁别驾。自以门寒，不宜久处上纲，谢职还家。后为舂陵令。

刺史、谯王承既距王敦，将谋起兵以赴朝廷。雄承符驰檄远近，列敦罪恶，宣募县境，数日之中，有众千人，负粮荷戈而从之。承既固守，而湘中残荒之后，城池不完，兵资又阙。敦遣魏乂、李恆攻之，雄勉厉所统，捍御累旬，士卒死伤者相枕。力屈城陷，为乂所虏，意气慷慨，神无惧色。送到武昌，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数之。雄曰：“此实有之，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国之难。王室如毁。雄安用生为！今日即戮，得作忠鬼，乃所愿也。”敦惮其辞正，释之。众人皆贺，雄笑曰：“昨夜梦乘车，挂肉其傍。夫肉必有筋，筋者斤也，车傍有斤，吾其戮乎！”寻而敦遣杀之。当时见者，莫不伤惋。

乐道融，丹阳人也。少有大志，好学不倦，与朋友信，每约己而务周给，有国士之风。为王敦参军。敦将图逆，谋害朝贤，以告甘卓。卓以为不可，迟留不赴。敦遣道融召之。道融虽为敦佐，忿其逆节，因说卓曰：“主上躬统万机，非专任刘隗。今虑七国之祸，故割湘州以削诸侯，而王氏擅权日久，卒见分政，便谓被夺耳。王敦背恩肆逆，举兵伐主，国家待君至厚，今若同之，岂不负义！生为逆臣，死为愚鬼，永成宗党之耻邪！君当伪许应命，而驰袭武昌，敦众闻之，必不战自散，大勋可就矣。”卓大然之，乃与巴东监军柳纯等露檄陈敦过逆，率所统致讨，又遣赍表诣台。卓忤不果决，且年老多疑，遂待诸方同进，出军稽迟。至猪口，敦闻卓已下兵，卓兄子仰时为敦参军，使仰求和于卓，令其旋军。卓信之，将旋，主簿邓骞与道融劝卓曰：“将军起义兵而中废，为败军之将，窃为将军不取。今将军之下，士卒各求其利，一旦而还，恐不可得也。”卓不从。道融昼夜涕泣谏卓，忧愤而死。

虞悝，长沙人也。弟望，字子都。并有士操，孝悌廉信为乡党所称，而俱好臧否，以人伦为己任。少仕州郡，兄弟更为治中、别驾。元帝为丞相，招延四方之士，多辟府掾，时人谓之“百六掾”。望亦被召，耻而不应。

譙王承临州，知其名，檄悝为长史。未到，遭母丧。会王敦作逆，承往吊悝，因留与语曰：“吾前被诏，遣镇此州，正以王敦专擅，防其为祸。今敦果为逆谋，吾受任一方，欲率所领驰赴朝廷，而众少粮乏，且始到贵州，恩信未著。卿兄弟南夏之翹俊，而智勇远闻，古人墨经即戎，况今鲸鲵塞路，王室危急，安得遂罔极之情，忘忠义之节乎！如今起事，将士器械可以济不？”悝、望对曰：“王敦居分陕之任，一旦构逆，图危社稷，此天地所不容，人神所忿疾。大王不以猥劣，枉驾访

及，惺兄弟并受国恩，敢不自奋！今天朝中兴，人思晋德，大王以宗子之亲，奉信顺而诛有罪，孰不荷戈致命！但鄙州荒弊，粮器空竭，舟舰寡少，难以进讨。宜且收众固守，传檄四方，其势必分，然后图之，事可捷也。”承以为然，乃命惺为长史，望为司马，督护诸军。

湘东太守郑澹，敦之姊夫也，不顺承旨，遣望讨之。望率众一旅，直入郡斩澹，以徇四境。及魏义来攻，望每先登，力战而死。城破，惺复为义所执，将害之，子弟对之号泣，惺谓曰：“人生有死，阖门为忠义鬼，亦何恨哉！”及王敦平，赠惺襄阳太守，望荜阳太守，遣谒者至墓，祭以少牢。

沈劲，字世坚，吴兴武康人也。父充，与王敦构逆，众败而逃，为部曲将吴儒所杀。劲当坐诛，乡人钱举匿之得免。其后竟杀仇人。劲少有节操，哀父死于非义，志欲立勋以雪先耻。年三十余，以刑家不得仕进。郡将王胡之深异之，及迁平北将军、司马刺史，将镇洛阳，上疏曰：“臣当藩卫山陵，式遏戎狄，虽义督群心，人思自百，然方翦荆棘，奉宣国恩，艰难急病，非才不济。吴兴男子沈劲，清操著于乡邦，贞固足以干事。且臣今西，文武义故，吴兴人最多，若令劲参臣府事者，见人既悦，义附亦众。劲父充昔虽得罪先朝，然其门户累蒙旷荡，不审可得特垂沛然，许臣所上否？”诏听之。劲既应命，胡之以疾病解职。

升平中，慕容恪侵逼山陵。时冠军将军陈祐守洛阳，众不过二千，劲自表求配祐效力，因以劲补冠军长史，令自募壮士，得千余人，以助祐击贼，频以寡制众。而粮尽援绝，祐惧不能保全。会贼寇许昌，祐因以救许昌为名，兴宁三年，留劲以五百人守城，祐率众而东。会许昌已没，祐因奔崖坞。劲志欲致命，欣获死所。寻为恪所攻，城陷，被执，神气自若。恪奇而

将宥之，其中军将军慕容虔曰：“劲虽奇士，观其志度，终不为人用。今若赦之，必为后患。”遂遇害。恪还，从容言于慕容晞曰：“前平广固，不能济辟间，今定洛阳而杀沈劲，实有愧于四海。”朝廷闻而嘉之，赠东阳太守。子赤黔为大长秋。赤黔子叔任，义熙中为益州刺史。

吉挹，字祖冲，冯翊莲芍人也。祖朗，愍帝时为御史中丞。西朝不守，朗叹曰：“吾智不能谋，勇不能死，何忍君臣相随北面事贼虏乎！”乃自杀。挹少有志节。孝武帝初，苻坚陷梁益，桓豁表挹为魏兴太守，寻加轻车将军，领晋昌太守。以距坚之功，拜员外散骑侍郎。苻坚将韦钟攻魏兴，挹遣众距之，斩七百余级，加督五郡军事。钟率众欲趣襄阳，挹又邀击，斩五千余级。钟怒，回军围之，挹又屡挫其锐。其后贼众继至，挹力不能抗，城将陷，引刃欲自杀，其友止之曰：“且苟存以展他计，为计不立，死未晚也。”挹不从，友人逼夺其刀。会贼执之，挹闭口不言，不食而死。

车骑将军桓冲上言曰：“故轻车将军、魏兴太守吉挹祖朗，西台倾覆，陨身守节。挹世笃忠孝，乃心本朝。臣亡兄温昔伐咸阳，军次灞水，挹携将二弟，单马来奔，录其此诚，仍加擢授，自新野太守转在魏兴。久处兵任，委以边戍，疆场归怀，著称所莅。前年狡氏纵逸，浮河而下，挹孤城独立，众无一旅，外摧凶锐，内固津要，虏贼舟船，俘馘千计，而贼并力功围，经历时月，会襄阳失守，边情沮丧，加众寡势殊，以至陷设。挹辞气慷慨，志在不辱，杖刃推戈，期之以陨，将吏持守，用不即毙，遂乃杜口无言，绝粒而死。挹参军史颖，近于贼中得还，赍挹临终手疏，并具说意状。挹之忠志，犹在可录。若蒙天地垂曲宥之恩，则荣加枯朽，惠隆泉壤矣。”帝嘉之，追赠益州刺史。

王谅，字幼成，丹阳人也。少有干略，为王敦所擢，参其府事，稍迁武昌太守。初，新昌太守梁硕专威交土，迎立陶咸为刺史。咸卒，王敦以王机为刺史，硕发兵距机，自领交趾太守，乃迎前刺史修则子湛行州事。永兴三年，敦以谅为交州刺史。谅将之任，敦谓曰：“修湛、梁硕皆国贼也，卿至，便收斩之。”谅既到境，湛退还九真。广州刺史陶侃遣人诱湛来诣谅所，谅敕从人不得入阁，既前，执之。硕时在坐，曰：“湛故州将之子，有罪可遣，不足杀也。”谅曰：“是君义故，无豫我事。”即斩之。硕怒而出。谅阴谋诛硕，使客刺之，弗克，遂率众围谅于龙编。陶侃遣军救之，未至而谅败。硕逼谅夺其节，谅固执不与，遂断谅右臂。谅正色曰：“死且不畏，臂断何有！”十余日，愤恚而卒。硕据交州，凶暴酷虐，一境患之，竟为侃军所灭，传首京都。

宋矩，字处规，敦煌人也。慷慨有志节。张重华据凉州地，以矩为宛戍都尉。石季龙遣将麻秋攻大夏，护军梁式执太守宋晏，以城应秋。秋遣晏以书致矩。矩既至，谓秋曰：“辞父事君，当立功与义；苟功义不立，当守名节。矩终不背主覆宗，偷生于世。”先杀妻子，自刎而死。秋曰：“义士也！”命葬之。重华嘉其诚节，赠振威将军。

车济，字万度，敦煌人也。果毅有大量。张重华以为金城令，为石季龙将麻秋所陷，济不为秋屈。秋必欲降之，乃临之以兵。济辞色不挠，曰：“吾虽才非庞德，而受任同之。身可杀，志不可移。”乃伏剑而死。秋叹其忠节，以礼葬之。后重华迎致其丧，亲临恸哭，赠宜禾都尉。

丁穆，字彦远，谯国人也。积功劳，封真定侯，累迁为顺阳太守。太元四年，除振武将军、梁州刺史。受诏未发，会苻坚遣众寇顺阳，穆战败，被执至长安，称疾不仕伪朝。坚又倾

国南寇，穆与关中人士唱义，谋袭长安，事泄，遇害，临死作表以付其妻周。其后周得至京师，诣阙上之。孝武帝下诏曰：“故顺阳太守、真定侯丁穆力屈身陷，而诚节弥固，直亮壮劲，义贯古烈。其丧柩始反，言寻伤悼。可赠龙骧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赙赐一依周虓故事。为立屋宅，并给其妻衣食，以终厥身。”

辛恭靖，陇西狄道人也。少有器干，才量过人。隆安中，为河南太守。会姚兴来寇，恭靖固守百余日，以无救而陷，被执至长安。兴谓之曰：“朕将任卿以东南之事，可乎？”恭靖厉色曰：“我宁为国家鬼，不为羌贼臣。”兴怒，幽之别室。经三年，至元兴中，诳守者，乃逾垣而遁，归于江东，安帝嘉之。桓玄请为谏议参军，置之朝首。寻而病卒。

罗企生，字宗伯，豫章人也。多才艺。初拜佐著作郎，以家贫亲老，求补临汝令，刺史王凝之请为别驾。殷仲堪之镇江陵，引为功曹。累迁武陵太守。未之郡而桓玄攻仲堪，仲堪更以企生为谏议参军。仲堪多疑少决，企生深忧之，谓弟遵生曰：“殷侯仁而无断，事必无成。成败，天也，吾当死生以之。”仲堪果走，文武无送者，唯企生从焉。路经家门，遵生曰：“作如此分离，何可不执手！”企生回马授手，遵生有勇力，便牵下之，谓曰：“家有老母，将欲何之？”企生挥泪曰：“今日之事，我必死之。汝等奉养不失子道，一门之中有忠与孝，亦复何恨！”遵生抱之愈急。仲堪于路待之，企生遥呼曰：“生死是同，愿少见待。”仲堪见企生无脱理，策马而去。

玄至荆州，人士无不诣者，企生独不往，而营理仲堪家。或谓之曰：“玄猜忍之性，未能取卿诚节，若遂不诣，祸必至矣。”企生正色曰：“我是殷侯吏，见遇以国士，为弟以力见制，遂不我从，不能共殄丑逆，致此奔败，亦何面目复就桓求生乎！”玄闻之大怒，然素待企生厚，先遣人谓曰：“若谢我，

当释汝。”企生曰：“为殷荆州吏，荆州奔亡，存亡未判，何颜复谢！”玄即收企生，遣人问欲何言，答曰：“文帝杀嵇康，嵇绍为晋忠臣，从公乞一弟，以养老母。”玄许之。又引企生于前，谓曰：“吾相遇甚厚，何以见负？今者死矣！”企生对曰：“使君既兴晋阳之甲，军次寻阳，并奉王命，各还所镇，升坛盟誓，口血未干，而生奸计。自伤力劣，不能翦灭凶逆，恨死晚也。”玄遂害之，时年三十七，众咸悼焉。先是，玄以羔裘遗企生母胡氏，及企生遇害，即日焚裘。

张祎，吴郡人也。少有操行。恭帝为琅邪王，以祎为郎中令。及帝践阼，刘裕以祎帝之故吏，素所亲信，封药酒一罍付祎密令鸩帝。祎既受命而叹曰：“鸩君而求生，何面目视息世间哉，不如死也！”因自饮之而死。

史臣曰：中散以肤受见诛，王仪以抗言获戾，时皆可谓死非其罪也。伟元耻臣晋室，延祖甘赴危亡，所由之理虽同，所趣之途即异，而并见称当世，垂芳竹帛，岂不以君父居在三之极，忠孝为百行之先者乎！且裒独善其身，故得全其孝，而绍兼济于物，理宜竭其忠，可谓兰桂异质而齐芳，《韶》《武》殊音而并美。或有论绍者以死难获讥，扬榘言之，未为笃论。夫君，天也，天可仇乎！安既享其荣，危乃违其祸，进退无据，何以立人！嵇生之陨身全节，用此道也。

赞曰：重义轻生，亡躯殉节。劲松方操，严霜比烈。白刃可陵，贞心难折。道光振古，芳流来哲。

## 列传第六十

## 良吏

鲁芝	胡威	杜轸	窦允
王宏	曹掾	潘京	范晷
丁绍	乔智明	邓攸	吴隐之

汉宣帝有言：“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，政平讼理也。与我共此者，其唯良二千石乎！”此则长吏之官，实为抚导之本。是以东里相郑，西门宰鄴，颍川黄霸，蜀郡文翁，或吏不敢欺，或人怀其惠，或教移齐鲁，或政务宽和，斯并惇史播其徽音，良能以为准的。

有晋肇兹王业，光启霸图，授方任能，经文纬武。泰始受禅，改物君临，纂三叶之鸿基，膺百王之大宝，劳心庶绩，垂意黎元，申敕守宰之司，委发忧矜之诏，辞旨恳切，诲谕殷勤，欲使直道正身，抑末敦本。当此时也，可谓农安其业，吏尽其能者欤！而帝宽厚足以君人，明威未能厉俗，政刑以之私谒，贿赂于此公行，结绶者以放浊为通，弹冠者以苟得为贵，流遁忘反，浸以为常。刘毅抗卖官之言，当时以为矫枉，察其风俗，岂虚也哉！爰及惠怀，中州鼎沸，逮于江左，晋政多门，元帝比少康之隆，处仲为梗，海西微昌邑之罪，元子乱常，既权逼是忧，故羈縻成俗。莅职者为身择利，铨综者为人择官，下僚

多英俊之才，势位必高门之胄，遂使良能之绩仅有存焉。虽复茂弘以明允赞经纶，安石以时宗镇雅俗，然外虞孔炽，内难方殷，而匡救弥缝，方免倾覆，弘风革弊，彼则未遑。今采其政绩可称者，以为《良吏传》。

鲁芝，字世英，扶风郿人也。世有名德，为西州豪族。父为郭汜所害，芝襁褓流离，年十七，乃移居雍，耽思坟籍。郡举上计吏，州辟别驾。魏车骑将军郭淮为雍州刺史，深敬重之。举孝廉，除郎中。会蜀相诸葛亮侵陇右，淮复请芝为别驾。事平，荐于公府，辟大司马曹真掾，转临淄侯文学。郑袤荐于司空王朗，朗即加礼命。后拜骑都尉、参军事、行安南太守，迁尚书郎。曹真出督关右，又参大司马军事。真薨，宣帝代焉，乃引芝参骠骑军事，转天水太守。郡邻于蜀，数被侵掠，户口减削，寇盗充斥，芝倾心镇卫，更造城市，数年间旧境悉复。迁广平太守。天水夷夏慕德，老幼赴阙献书，乞留芝。魏明帝许焉，仍策书嘉叹，勉以黄霸之美，加讨寇将军。

曹爽辅政，引为司马。芝屡有说言嘉谋，爽弗能纳。及宣帝起兵诛爽，芝率余众犯门斩关，驰出赴爽，劝爽曰：“公居伊周之位，一旦以罪见黜，虽欲牵黄犬，复可得乎！若挟天子保许昌，杖大威以羽檄征四方兵，孰敢不从！舍此而去，欲就东市，岂不痛哉！”爽懦弱不能用，遂委身受戮。芝坐爽下狱，当死，而口不讼直，志不苟免。宣帝嘉之，赦而不诛。俄而起为使持节、领护匈奴中郎将、振威将军、并州刺史。以绥缉有方，迁大鸿胪。

高贵乡公即位，赐爵关内侯，邑二百户。毋丘俭平，随例增邑二百户，拜扬武将军、邢州刺史。诸葛诞以寿春叛，文帝奉魏帝出征，征兵四方，芝率荆州文武以为先驱。诞平，进爵武进亭侯，又增邑九百户。迁大尚书，掌刑理。常道乡公即位，

进爵鬲城乡侯，又增邑八百户，迁监青州诸军事、振武将军、青州刺史，转平东将军。五等建，封阴平伯。

武帝践阼，转镇东将军，进爵为侯。帝以芝清忠履正，素无居宅，使军兵为作屋五十间。芝以年及悬车，告老逊位，章表十余上，于是征为光禄大夫，位特进，给吏卒，门施行马。羊祜为车骑将军，乃以位让芝，曰：“光禄大夫鲁芝洁身寡欲，和而不同，服事华发，以礼终始，未蒙此选，臣更越之，何以塞天下之望！”上不从。其为人所重如是。泰始九年卒，年八十四。帝为举哀，赙赠有加，谥曰贞，赐莹田百亩。

胡威，字伯武，一名貔。淮南寿春人也。父质，以忠清著称，少与乡人蒋济、硃绩俱知名于江淮间，仕魏至征东将军、荆州刺史。威早厉志尚。质之为荆州也，威自京都定省，家贫，无车马僮仆，自驱驴单行。每至客舍，躬放驴，取樵炊爨，食毕，复随侣进道。既至，见父，停厩中十余日。告归，父赐绢一匹为装。威曰：“大人清高，不审于何得此绢？”质曰：“是吾俸禄之余，以为汝粮耳。”威受之，辞归。质帐下都督先威未发，请假还家，阴资装于百余里，要威为伴，每事佐助。行数百里，威疑而诱问之，既知，乃取所赐绢与都督，谢而遣之。后因他信以白质，质杖都督一百，除吏名。其父子清慎如此。于是名誉著闻。拜侍御史，历南乡侯、安丰太守，迁徐州刺史。勤于政术，风化大行。

后入朝，武帝语及平生，因叹其父清，谓威曰：“卿孰与父清？”对曰：“臣不如也。”帝曰：“卿父以何胜耶？”对曰：“臣父清恐人知，臣清恐人不知，是臣不及远也。”帝以威言直而婉，谦而顺。累迁监豫州诸军事、右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入为尚书，加奉车都尉。

威尝谏时政之宽，帝曰：“尚书郎以下，吾无所假借。”

威曰：“臣之所陈，岂在丞郎令史，正谓如臣等辈，始可以肃化明法耳。”拜前将军、监青州诸军事、青州刺史，以功封平春侯。太康元年，卒于位，追赠使持节、都督青州诸军事、镇东将军，余如故，谥曰烈。子奕嗣。

奕字次孙，仕至平东将军。威弟黑，字季象，亦有干用，仕至益州刺史、安东将军。

杜轸，字超宗，蜀郡成都人也。父雄，绵竹令。轸师事谯周，博涉经书。州辟不就，为郡功曹史。时邓艾至成都，轸白太守曰：“今大军来征，必除旧布新，明府宜避之，此全福之道也。”太守乃出。艾果遣其参军牵弘自之郡，弘问轸前守所在，轸正色对曰：“前守达去就之机，辄自出官舍以俟君子。”弘器之，命复为功曹，轸固辞。察孝廉，除建宁令，导以德政，风化大行，夷夏悦服。秩满将归，群蛮追送，赂遗甚多，轸一无所受，去如初至。又除池阳令，为雍州十一郡最。百姓生为立祠，得罪者无怨言。累迁尚书郎。轸博闻广涉，奏议驳论多见施用。时涪人李骧亦为尚书郎，与轸齐名，每有论议，朝廷莫能逾之，号蜀有二郎。轸后拜犍为太守，甚有声誉。当迁，会病卒，年五十一。子毗。

毗字长基。州举秀才，成都王颖辟大将军掾，迁尚书郎，参太傅军事。及洛阳覆没，毗南渡江，王敦表为益州刺史，将与宜都太守柳纯共固白帝。杜弢遣军要毗，遂遇害。

毗弟秀，字彦颖，为罗尚主簿。州没，为氏贼李骧所得，欲用为司马。秀不受，见害。毗次子歆，举秀才。

轸弟烈，明政事，察孝廉，历平康、安阳令，所居有异绩，迁衡阳太守。闻轸亡，因自表兄子幼弱，求去官，诏转犍为太守，蜀土荣之。后迁湘东太守，为成都王颖郎中令，病卒。

烈弟良，举秀才，除新都令、涪陵太守，不就，补州大中

正，卒。

窦允，字雅，始平人也。出自寒门，清尚自修。少仕县，稍迁郡主簿。察孝廉，除浩亶长。勤于为政，劝课田蚕，平均调役，百姓赖之。迁谒者。泰始中，诏曰：“当官者能洁身修己，然后在公之节乃全。身善有章，虽贱必赏，此兴化立教之务也。谒者窦允前为浩亶长，以修勤清白见称河右。是辈当擢用，使立行者有所劝。主者详复参访，有以旌表之。”拜临水令。克己厉俗，改修政事，士庶悦服，咸歌咏之。迁钜鹿太守，甚有政绩。卒于官。

王宏，字正宗，高平人，魏侍中粲之从孙也。魏时辟公府，累迁尚书郎，历给事中。泰始初，为汲郡太守，抚百姓如家，耕桑树艺，屋宇阡陌，莫不躬自教示，曲尽事宜，在郡有殊绩。司隶校尉石鉴上其政术，武帝下诏称之曰：“朕惟人食之急，而惧天时水旱之运，夙夜警戒，念在于农。虽诏书屡下，敕厉殷勤，犹恐百姓废惰以损生植之功。而刺史、二千石、百里长吏未能尽勤，至使地有遗利而人有余力，每思闻监司纠举能不，将行其赏罚，以明沮劝。今司隶校尉石鉴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，导化有方，督劝开荒五千余顷，而熟田常课顷亩不减。比年普饥，人食不足，而宏郡界独无匮乏，可谓能矣。其赐宏谷千斛，布告天下，咸使闻知。”

俄迁卫尉、河南尹、大司农，无复能名，更为苛碎。坐桎梏罪人，以泥墨涂面，置深坑中，饿不与食，又擅纵五岁刑以下二十一人，为有司所劾。帝以宏累有政绩，听以赎罪论。太康中，代刘毅为司隶校尉，于是检察士庶，使车服异制，庶人不得衣紫绛及绮绣锦绣。帝常遣左右微行，观察风俗，宏缘此复遣吏科检妇人袒服，至褰发于路。论者以为暮年谬妄，由是获讥于世，复坐免官。后起为尚书。太康五年卒，追赠太常。

曹摅，字颜远，谯国谯人也。祖肇，魏卫将军。摅少有孝行，好学善属文，太尉王衍见而器之，调补临淄令。县有寡妇，养姑甚谨。姑以其年少，劝令改适，妇守节不移。姑愍之，密自杀。亲党告妇杀姑，官为考鞠，寡妇不胜苦楚，乃自诬。狱当决，适值摅到。摅知其有冤，更加辩究，具得情实，时称其明。狱有死囚，岁夕，摅行狱，愍之，曰：“卿等不幸致此非所，如何？新岁人情所重，岂不欲暂见家邪？”众囚皆涕泣曰：“若得暂归，死无恨也。”摅悉开狱出之，克日令还。掾吏固争，咸谓不可。摅曰：“此虽小人，义不见负，自为诸君任之。”至日，相率而还，并无违者，一县叹服，号曰圣君。入为尚书郎，转洛阳令，仁惠明断，百姓怀之。时天大雨雪，宫门夜失行马，群官检察，莫知所在。摅使收门士，众官咸谓不然。摅曰：“宫掖禁严，非外人所敢盗，必是门士以燎寒耳。”诘之，果服。以病去官。复为洛阳令。

及齐王冏辅政，摅与左思俱为记室督。冏尝从容问摅曰：“天子为贼臣所逼，莫有能奋。吾率四海义兵兴复王室，今入辅朝廷，匡振时艰，或有劝吾还国，于卿意如何？”摅曰：“荡平国贼，匡复帝祚，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。然道罔隆而不杀，物无盛而不衰，非唯人事，抑亦天理。窃预下问，敢不尽情。愿大王居高虑危，在盈思冲，精选百官，存公屏欲，举贤进善，务得其才，然后脂车秣马，高揖归藩，则上下同庆，摅等幸甚。”冏不纳。寻转中书侍郎。长沙王义以为骠骑司马。义败，免官。因丁母忧。惠帝末，起为襄城太守。

永嘉二年，高密王简镇襄阳，以摅为征南司马。其年流人王逌等聚众屯冠军，寇掠城邑。简遣参军崔旷讨之，令摅督护旷。旷，奸凶人也，谲摅前战，期为后继，既而不至。摅独与逌战于郟县，军败死之。故吏及百姓并奔丧会葬，号哭即路，

如赴父母焉。

潘京，字世长，武陵汉寿人也。弱冠，郡辟主簿，太守赵廞甚器之，尝问曰：“贵郡何以名武陵？”京曰：“鄙郡本名义陵，在辰阳县界，与夷相接，数为所攻，光武时移东出，遂得全完，共议易号。《传》曰止戈为武，《诗》称高平曰陵，于是名焉。”为州所辟，因谒见问策，探得“不孝”字，刺史戏京曰：“辟士为不孝邪？”京举版答曰：“今为忠臣，不得复为孝子。”其机辩皆此类。后太庙立，州郡皆遣使贺，京白太守曰：“夫太庙立，移神主，应问讯，不应贺。”遂遣京作文，使诣京师，以为永式。京仍举秀才，到洛。尚书令乐广，京州人也，共谈累日，深叹其才，谓京曰：“君天才过人，恨不学耳。若学，必为一代谈宗。”京感其言，遂勤学不倦。时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谈论，与京共谈，京假借之，昌以为不如己，笑而遣之，令过其子若思，京方极其言论。昌窃听之，乃叹服曰：“才不可假。”遂父子俱屈焉。历巴丘、邵陵、泉陵三令。京明于政术，路不拾遗。迁桂林太守，不就，归家，年五十卒。

范晷，字彦长，南阳顺阳人也。少游学清河，遂徙家侨居。郡命为五官掾，历河内郡丞。太守裴楷雅知之，荐为侍御史。调补上谷太守，遭丧，不之官。后为司徒左长史，转冯翊太守，甚有政能，善于绥抚，百姓爱悦之。征拜少府，出为凉州刺史，转雍州。于时西土荒毁，氏羌蹈藉，田桑失收，百姓困弊，晷倾心化导，劝以农桑，所部甚赖之。元康中，加左将军，卒于官。二子：广、稚。

广字仲将。举孝廉，除灵寿令，不之官。姊适孙氏，早亡，有孙名迈，广负以南奔，虽盗贼艰急，终不弃之。元帝承制，以为堂邑令。丞刘荣坐事当死，郡劾以付县。荣即县人，家有老母，至节，广辄听暂还，荣亦如期而反。县堂为野火所及，

荣脱械救火，事毕，还自著械。后大旱，米贵，广散私谷振饥人，至数千斛，远近流寓归投之，户口十倍。卒于官。

稚少知名，辟大将军掾，早卒。子汪，别有传。

丁绍，字叔伦，谯国人也。少开朗公正，早历清官，为广平太守，政平讼理，道化大行。于时河北骚扰，靡有完邑，而广平一郡四境又安，是以皆悦其法而从其令。及临漳被围，南阳王模窘急，绍率郡兵赴之，模赖以获全。模感绍恩，生为立碑。迁徐州刺史，士庶恋慕，攀附如归。未之官，复转荆州刺史。从车千乘，南渡河至许。时南阳王模为都督，留绍，启转为冀州刺史。到镇，率州兵讨破汲桑有功，加宁北将军、假节、监冀州诸军事。时境内羯贼为患，绍捕而诛之，号为严肃，河北人畏而爱之。绍自以为才足为物雄，当官莅政，每事克举，视天下之事若运于掌握，遂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矣。是时王浚盛于幽州，苟晞盛于青州，然绍视二人蔑如也。永嘉三年，暴疾而卒，临终叹曰：“此乃天亡冀州，岂吾命哉！”怀帝策赠车骑将军。

乔智明，字元达，鲜卑前部人也。少丧二亲，哀毁过礼，长而以德行著称。成都王颖辟为辅国将军。颖之败赵王伦也，表智明为殄寇将军、隆虑、共二县令。二县爱之，号为“神君”。部人张兑为父报仇，母老单身，有妻无子，智明愍之，停其狱。岁余，令兑将妻入狱，兼阴纵之。人有劝兑逃者，兑曰：“有君如此，吾何忍累之！纵吾得免，作何面目视息世间！”于狱产一男。会赦，得免。其仁感如是。惠帝之伐鄴也，颖以智明为折冲将军、参丞相前锋军事。智明劝颖奉迎乘舆，颖大怒曰：“卿名晓事，投身事孤。主上为群小所逼，将加非罪于孤，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！共事之义，正若此乎？”智明乃止。寻属永嘉之乱，仕于刘曜。

邓攸，字伯道，平阳襄陵人也。祖殷，亮直强正。钟会伐蜀，奇其才，自龟池令召为主簿。贾充伐吴，请殷为长史。后授皇太子《诗》，为淮南太守。梦行水边，见一女子，猛兽自后断其盘囊。占者以为水边有女，汝字也，断盘囊者，新兽头代故兽头也，不作汝阴，当汝南也。果迁汝阴太守。后为中庶子。

攸七岁丧父，寻丧母及祖母，居丧九年，以孝致称。清和平简，贞正寡欲。少孤，与弟同居。初，祖父殷有赐官，敕攸受之。后太守劝攸去王官，欲举为孝廉，攸曰：“先人所赐，不可改也。”尝诣镇军贾混，混以人讼事示攸，使决之。攸不视，曰：“孔子称听讼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！”混奇之，以女妻焉。举灼然二品，为吴王文学，历太子洗马、东海王越参军。越钦其为人，转为世子文学、吏部郎。越弟腾为东中郎将，请攸为长史。出为河东太守。

永嘉末，没于石勒。然勒宿忌诸官长二千石，闻攸在营，驰召，将杀之。攸至门，门干乃攸为郎时干，识攸，攸求纸笔作辞。干候勒和悦，致之。勒重其辞，乃勿杀。勒长史张宾先与攸比舍，重攸名操，因称攸于勒。勒召至幕下，与语，悦之，以为参军，给车马。勒每东西，置攸车营中。勒夜禁火，犯之者死。攸与胡邻毂，胡夜失火烧车。吏按问，胡乃诬攸。攸度不可与争，遂对以弟妇散发温酒为辞。勒赦之。既而胡人深感，自缚诣勒以明攸，而阴遗攸马驴，诸胡莫不叹息宗敬之。石勒过泗水，攸乃斫坏车，以牛马负妻子而逃。又遇贼，掠其牛马，步走，担其儿及其弟子绥。度不能两全，乃谓其妻曰：“吾弟早亡，唯有一息，理不可绝，止应自弃我儿耳。幸而得存，我后当有子。”妻泣而从之，乃弃之。其子朝弃而暮及。明日，攸系之于树而去。

至新郑，投李矩。三年，将去，而矩不听。荀组以为陈郡、

汝南太守，愍帝征为尚书左丞、长水校尉，皆不果就。后密舍矩去，投荀组于许昌，矩深恨焉，久之，乃送家属还攸。攸与刁协、周顛素厚，遂至江东。元帝以攸为太子中庶子。时吴郡阙守，人多欲之，帝以授攸。攸载米之郡，俸禄无所受，唯饮吴水而已。时郡中大饥，攸表振贷，未报，乃辄开仓救之。台遣散骑常侍桓彝、虞斐慰劳饥人，观听善不，乃劾攸以擅出谷。俄而有诏原之。攸在郡刑政清明，百姓欢悦，为中兴良守。后称疾去职。郡常有送迎钱数百万，攸去郡，不受一钱。百姓数千人留牵攸船，不得进，攸乃小停，夜中发去。吴人歌之曰：“紞如打五鼓，鸡鸣天欲曙。邓侯挽不留，谢令推不去。”百姓诣台乞留一岁，不听。拜侍中。岁余，转吏部尚书。蔬食弊衣，周急振乏。性谦和，善与人交，宾无贵贱，待之若一，而颇敬媚权贵。

永昌中，代周顛为护军将军。太宁二年，王敦反，明帝密谋起兵，乃迁攸为会稽太守。初，王敦伐都之后，中外兵数每月言之于敦。攸已出在家，不复知护军事，有恶攸者，诬攸尚白敦兵数。帝闻而未之信，转攸为太常。时帝南郊，攸病不能从。车驾过攸问疾，攸力病出拜。有司奏攸不堪行郊而拜道左，坐免。攸每有进退，无喜愠之色。久之，迁尚书右仆射。咸和元年卒，赠光禄大夫，加金章紫绶，祠以少年。

攸弃子之后，妻子不复孕。过江，纳妾，甚宠之，讯其家属，说是北人遭乱，忆父母姓名，乃攸之甥。攸素有德行，闻之感恨，遂不复畜妾，卒以无嗣。时人义而哀之，为之语曰：“天道无知，使邓伯道无儿。”弟子绶服攸丧三年。

吴隐之，字处默，濮阳鄆城人，魏侍中质六世孙也。隐之美姿容，善谈论，博涉文史，以儒雅标名。弱冠而介立，有清操，虽日晏歎菽，不飧非其粟，儋石无储，不取非其道。年十

余，丁父忧，每号泣，行人为之流涕。事母孝谨，及其执丧，哀毁过礼。家贫，无人鸣鼓，每至哭临之时，恆有双鹤警叫，及祥练之夕，复有群雁俱集，时人咸以为孝感所至。尝食咸菹，以其味旨，掇而弃之。

与太常韩康伯邻居，康伯母，殷浩之姊，贤明妇人也，每闻隐之哭声，辍餐投箸，为之悲泣。既而谓康伯曰：“汝若居铨衡，当举如此辈人。”及康伯为吏部尚书，隐之遂阶清级，解褐辅国功曹，转参征虏军事。兄坦之为袁真功曹，真败，将及祸，隐之诣桓温，乞代兄命，温矜而释之。遂为温所知赏，拜奉朝请、尚书郎，累迁晋陵太守。在郡清俭，妻自负薪。入为中书侍郎、国子博士、太子右卫率，转散骑常侍，领著作郎。孝武帝欲用为黄门郎，以隐之貌类简文帝，乃止。寻守廷尉、秘书监、御史中丞，领著作如故，迁左卫将军。虽居清显，禄赐皆班亲族，冬月无被，尝浣衣，乃披絮，勤苦同于贫庶。

广州包带山海，珍异所出，一筐之宝，可资数世，然多瘴疫，人情惮焉。唯贫窶不能自立者，求补长史，故前后刺史皆多黠货。朝廷欲革岭南之弊，隆安中，以隐之为龙骧将军、广州刺史、假节，领平越中郎将。未至州二十里，地名石门，有水曰贪泉，饮者怀无厌之欲。隐之既至，语其亲人曰：“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。越岭丧清，吾知之矣。”乃至泉所，酌而饮之，因赋诗曰：“古人云此水，一歃怀千金。试使夷齐饮，终当不易心。”及在州，清操逾厉，常食不过菜及干鱼而已，帷帐器服皆付外库，时人颇谓其矫，然亦终始不易。帐下人进鱼，每剔去骨存肉，隐之觉其用意，罚而黜焉。元兴初，诏曰：“夫孝行笃于闺门，清节厉乎风霜，实立人之所难，而君子之美致也。龙骧将军、广州刺史吴隐之孝友过人，禄均九族，菲己洁素，俭愈鱼膻。夫处可欲之地，而能不改其操，飡惟错之富，

而家人不易其服，革奢务啬，南域改观，朕有嘉焉。可进号前将军，赐钱五十万、谷千斛。”

及卢循寇南海，隐之率厉将士，固守弥时，长子旷之战没。循攻击百有余日，逾城放火，焚烧三千余家，死者万余人，城遂陷。隐之携家累出，欲奔还都，为循所得。循表朝廷，以隐之党附桓玄，宜加裁戮，诏不许。刘裕与循书，令遣隐之还，久方得反。归舟之日，装无余资。及至，数亩小宅，篱垣仄陋，内外茅屋六间，不容妻子。刘裕赐车牛，更为起宅，固辞。寻拜度支尚书、太常，以竹篷为屏风，坐无氎席。后迁中领军，清俭不革，每月初得禄，裁留身粮，其余悉分振亲族，家人绩纺以供朝夕。时有困绝，或并日而食，身恆布衣不完，妻子不沾寸禄。

义熙八年，请老致事，优诏许之，授光禄大夫，加金章紫绶，赐钱十万、米三百斛。九年，卒，追赠左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。隐之清操不渝，屡被褒饰，致事及于身没，常蒙优锡显赠，廉士以为荣。

初，隐之为奉朝请，谢石请为卫将军主簿。隐之将嫁女，石知其贫素，遣女必当率薄，乃令移厨帐助其经营。使者至，方见婢牵犬卖之，此外萧然无办。后至自番禺，其妻刘氏赍沈香一斤，隐之见之，遂投于湖亭之水。

子延之复厉清操，为鄱阳太守。延之弟及子为郡县者，常以廉慎为门法，虽才学不逮隐之，而孝悌洁敬犹为不替。

史臣曰：鲁芝等建旃剖竹，布政宣条，存树威恩，没留遗爱，咸见知明主，流誉当年。若伯武之洁己克勤，颜远之申冤缓狱，邓攸赢粮以述职，吴隐酌水以厉精，晋代良能，此焉为最。而攸弃子存侄，以义断恩，若力所不能，自可割情忍痛，何至预加徽纆，绝其奔走者乎！斯岂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？卒

以绝嗣，宜哉！勿谓天道无知，此乃有知矣。世英尽节曹氏，犯门斩关，宣帝收雷霆之威，奖忠贞之烈，岂非既已在我，欲其骂人者欤！

赞曰：猗欤良宰，嗣美前贤。威同御黠，静若烹鲜。唯尝吴水，但挹贪泉。人风既偃，俗化斯迁。

## 列传第六十一

## 儒林

范平	文立	陈邵	虞喜	刘兆
汜毓	徐苗	崔游	范隆	杜夷
董景道	续咸	徐邈	孔衍	范宣
	韦謏	范弘之	王欢	

昔周德既衰，诸侯力政，礼经废缺，雅颂陵夷。夫子将圣多能，固天攸纵，叹凤鸟之不至，伤麟出之非时，于是乃删《诗》《书》，定礼乐，赞《易》道，修《春秋》，载籍逸而复存，风雅变而还正。其后卜商、卫赐、田、吴、孙、孟之俦，或亲禀微言，或传闻大义，犹能强晋存鲁，籓魏却秦，既抗礼于邦君，亦驰声于海内。及嬴氏惨虐，弃德任刑，炆坟籍于埃尘，填儒林于坑阱，严是古之法，抵挟书之罪，先王徽烈，靡有子遗。汉祖勃兴，救焚拯溺，粗修礼律，未遑俎豆。逮于孝武，崇尚文儒。爰及东京，斯风不坠。于是傍求蠹简，博访遗书，创甲乙之科，擢贤良之举，莫不纡青拖紫，服冕乘轩，或徒步而取公卿，或累旬以膺台鼎。故晋绅之士，靡然向风，余芳遗烈，焕乎可纪者也。洎当涂草创，深务兵权，而主好斯文，朝多君子，鸿儒硕学，无乏于时。

武帝受终，忧劳军国，时既初并庸蜀，方事江湖，训卒厉

兵，务农积谷，犹复修立学校，临幸辟雍。而荀顗以制度赞惟新，郑冲以儒宗登保傅，茂先以博物参朝政，子真以好礼居秩宗，虽愧明扬，亦非遐弃。既而荆扬底定，区寓义安，群公草封禅之仪，天子发谦冲之诏，未足比隆三代，固亦擅美一时。惠帝纒戎，朝昏政弛，衅起宫掖，祸成藩翰。惟怀逮愍，丧乱弘多，衣冠礼乐，扫地俱尽。元帝运钟百六，光启中兴，贺、荀、刁、杜诸贤并稽古博文，财成礼度。虽尊儒劝学，亟降于纶言，东序西胶，未闻于弦诵。明皇聪睿，雅爱流略，简文玄嘿，敦悦丘坟，乃招集学徒，弘奖风烈，并时艰祚促，未能详备。有晋始自中朝，迄于江左，莫不崇饰华竞，祖述虚玄，摛阙里之典经，习正始之余论，指礼法为流俗，目纵诞以清高，遂使宪章弛废，名教颓毁，五胡乘间而竞逐，二京继踵以沦胥，运极道消，可为长叹息者矣。郑冲等名位既隆，自有列传，其余编之于左，以续前史《儒林》云。

范平，字子安，吴郡钱塘人也。其先铨侯馥，避王莽之乱适吴，因家焉。平研览坟素，遍该百氏，姚信、贺邵之徒皆从受业。吴时举茂才，累迁临海太守，政有异能。孙晞初，谢病还家，敦悦儒学。吴平，太康中，频征不起，年六十九卒。有诏追加谥号曰文贞先生，贺循勒碑纪其德行。

三子：爽、咸、泉，并以儒学至大官。泉子蔚，关内侯。家世好学，有书七千余卷。远近来读者恆有百余人，蔚为办衣食。蔚子文才，亦幼知名。

文立，字广休，巴郡临江人也。蜀时游太学，专《毛诗》、《三礼》，师事譙周，门人以立为颜回，陈寿、李虔为游夏，罗宪为子贡。仕至尚书。蜀平，举秀才，除郎中。泰始初，拜济阴太守，入为太子中庶子。上表请以诸葛亮、蒋琬、费祎等子孙流徙中畿，宜见叙用，一以慰巴蜀之心，其次倾吴人之望，

事皆施行。诏曰：“太子中庶子文立忠贞清实，有思理器干。前济在阴，政事修明。后事东宫，尽辅导之节。昔光武平陇蜀，皆收其贤才以叙之，盖所以拔幽滞而济殊方也。其以立为散骑常侍。”蜀故尚书犍为程琼雅有德业，与立深交。武帝闻其名，以问立，对曰：“臣至知其人，但年垂八十，禀性谦退，无复当时之望，不以上闻耳。”琼闻之曰：“广休可谓不党矣，故吾善夫人也。”时西域献马，帝问立：“马何如？”对曰：“乞问太仆。”帝善之。迁卫尉。咸宁末，卒。所著章奏诗赋数十篇行于世。

陈邵，字节良，东海襄贲人也。郡察孝廉，不就。以儒学征为陈留内史，累迁燕王师。撰《周礼评》，甚有条贯，行于世。泰始中，诏曰：“燕王师陈邵清贞洁静，行著邦族，笃志好古，博通六籍，耽悦典诂，老而不倦，宜在左右以笃儒教。可为给事中。”卒于官。

虞喜，字仲宁，会稽余姚人，光禄潭之族也。父察，吴征虏将军。喜少立操行，博学好古。诸葛恢临郡，屈为功曹。察孝廉，州举秀才，司徒辟，皆不就。元帝初镇江左，上疏荐喜。怀帝即位，公车征拜博士，不就。喜邑人贺循为司空，先达贵显，每诣喜，信宿忘归，白云不能测也。

太宁中，与临海任旭俱以博士征，不就。复下诏曰：“夫兴化致政，莫尚乎崇道教，明退素也。丧乱以来，儒雅陵夷，每览《子衿》之诗，未尝不慨然。临海任旭、会稽虞喜并洁静其操，岁寒不移，研精坟典，居今行古，志操足以励俗，博学足以明道，前虽不至，其更以博士征之。”喜辞疾不赴。咸和末，诏公卿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，太常华恆举喜为贤良。会国有军事，不行。咸康初，内史何充上疏曰：“臣闻二八举而四门穆，十乱用而天下安，徽猷克阐，有自来矣。方今圣德钦明，

思恢遐烈，旌舆整驾，俟贤而动。伏见前贤良虞喜天挺贞素，高尚邈世，束脩立德，皓首不倦，加以傍综广深，博闻强识，钻坚研微有弗及之勤，处静味道无风尘之志，高枕柴门，怡然自足。宜使蒲轮纡衡，以旌殊操，一则翼赞大化，二则敦励薄俗。”疏奏，诏曰：“寻阳翟汤、会稽虞喜并守道清贞，不营世务，耽学高尚，操拟古人。往虽征命而不降屈，岂素丝难染而搜引礼简乎！政道须贤，宜纳诸廊庙，其并以散骑常侍征之。”又不起。

永和初，有司奏称十月殷祭，京兆府君当迁祧室，征西、豫章、颍川三府君初毁主，内外博议不能决。时喜在会稽，朝廷遣就喜咨访焉。其见重如此。

喜专心经传，兼览讖纬，乃著《安天论》以难浑、盖，又释《毛诗略》，注《孝经》，为《志林》三十篇。凡所注述数十万言，行于世。年七十六卒，无子。弟豫，自有传。

刘兆，字延世，济南东平人，汉广川惠王之后也。兆博学洽闻，温笃善诱，从受业者数千人。武帝时五辟公府，三征博士，皆不就。安贫乐道，潜心著述，不出门庭数十年。以《春秋》一经而三家殊涂，诸儒是非之议纷然，互为仇敌，乃思三家之异，合而通之。《周礼》有调人之官，作《春秋调人》七万余言，皆论其首尾，使大义无乖，时有不合者，举其长短以通之。又为《春秋左氏》解，名曰《全综》，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解诂皆纳经传中，殊书以别之。又撰《周易训注》以正动二体互通其文。凡所赞述百余万言。

尝有人著靴骑驴至兆门外，曰：“吾欲见刘延世。”兆儒德道素，青州无称其字者，门人大怒。兆曰：“听前。”既进，踞床问兆曰：“闻君大学，比何所作？”兆答如上事，未云：“多有所疑。”客问之。兆说疑毕，客曰：“此易解耳。”因

为辩释疑者是非耳。兆别更立意，客一难，兆不能对。客去，已出门，兆欲留之，使人重呼还。客曰：“亲亲在此营葬，宜赴之，后当更来也。”既去，兆令人视葬家，不见此客，竟不知姓名。兆年六十六卒。有五子：卓、炤、耀、育、脐。

汜毓，字稚春，济北卢人也。奕世儒素，敦睦九族，客居青州，逮毓七世，时人号其家“儿无常父，衣无常主”，毓少履高操，安贫有志业。父终，居于墓所三十余载，至晦朔，躬扫坟垅，循行封树，还家则不出门庭。或荐之武帝，召补南阳王文学、秘书郎、太傅参军，并不就。于时青土隐逸之士刘兆、徐苗等皆务教授，惟毓不蓄门人，清静自守。时有好古慕德者谘询，亦倾怀开诱，以一隅示之。合《三传》为之解注，撰《春秋释疑》、《肉刑论》，凡是述造七万余言。年七十一卒。

徐苗，字叔胄，高密淳于人也。累世相承，皆以博士为郡守。曾祖华，有至行。尝宿亭舍，夜有神人告之“亭欲崩”，遽出，得免。祖邵，为魏尚书郎，以廉直见称。苗少家贫，昼执锄耒，夜则吟诵。弱冠，与弟贾就博士济南宋钧受业，遂为儒宗。作《五经同异评》，又依道家著《玄微论》，前后所造数万言，皆有义味。性抗烈，轻财贵义，兼有知人之鉴。弟患口痈，脓溃，苗为吮之。其兄弟皆早亡，抚养孤遗，慈爱闻于州里，田宅奴婢尽推与之。乡邻有死者，便辍耕助营棺郭，门生亡于家，即敛于讲堂。其行已纯至，类皆如此。远近咸归其义，师其行焉。郡察孝廉，州辟从事、治中、别驾、举异行，公府五辟博士，再征，并不就。武惠时计吏至台，帝辄访其安不。永宁二年卒，遗命濯巾浣衣，榆棺杂砖，露车载尸，苇席瓦器而已。

崔游，字子相，上党人也。少好学，儒术甄明，恬靖谦退，自少及长，口未尝语及财利。魏末，察孝廉，除相府舍人，出

为氏池长，甚有惠政。以病免，遂为废疾。泰始初，武帝祿叙文帝故府僚属，就家拜郎中。年七十余，犹敦学不倦，撰《丧服图》，行于世。及刘元海僭位，命为御史大夫，固辞不就。卒于家，时年九十三。

范隆，字玄嵩，雁门人。父方，魏雁门太守。隆在孕十五月，生而父亡。年四岁，又丧母，哀号之声，感恻行路。单孤无缙功之亲，疏族范广愍而养之，迎归教书，为立祠堂。隆好学修谨，奉广如父。博通经籍，无所不览，著《春秋三传》撰《三礼吉凶宗纪》，甚有条义。惠帝时，天下将乱，隆隐迹不应州郡之命，昼勤耕稼，夜诵书典。颇习秘历阴阳之学，知并州将有氛祲之祥，故弥不复出仕。与上党硃纪友善，尝共纪游山，见一父老于穷涧之滨。父老曰：“二公何为在此？”隆等拜之，仰视则不见。后与纪依于刘元海，元海以隆为大鸿胪，纪为太常，并封公。隆死于刘聪之世，聪赠太师。

杜夷，字行齐，庐江灊人也。世以儒学称，为郡著姓。夷少而恬泊，操尚贞素，居甚贫窶，不营产业，博览经籍百家之书，算历图纬靡不毕究。寓居汝颍之间，十载足不出门。年四十余，始还乡里，闭门教授，生徒千人。惠帝时三察孝廉，州命别驾，永嘉初，公车征拜博士，太傅、东海王越辟，并不就。怀帝诏王公举贤良方正，刺史王敦以贺循为贤良，夷为方正，乃上疏曰：“臣闻有唐畴咨，元凯时登；汉武钦贤，俊彦响应，故能允协时雍，敷崇盛化。伏见太孙舍人会稽贺循、处士庐江杜夷履道弥高，清操绝俗，思学融通，才经王务。循宰二县，皆有名绩，备僚东宫，忠恪允著。夷清虚冲淡，与俗异轨，考槃空谷，肥遁匿迹。盖经国之良宝，聘命之所急。若得待诏公车，承对册问，必有忠说良谟，弘益政道矣。”敦于是逼夷赴洛。夷遁于寿阳。镇东将军周馥，倾心礼接，引为参军，夷辞

之以疾。馥知不可屈，乃自诣夷，为起宅宇，供其医药。馥败，夷归旧居，道遇兵寇。刺史刘陶告卢江郡曰：“昔魏文侯轼干木之间，齐相曹参尊崇盖公，皆所以优贤表德，敦励末俗。征士杜君德懋行洁，高尚其志，顷流离道路，闻其顿蹶，刺史忝任，不能崇饰有道，而使高操之士有此艰屯。今遣吏宣慰，郡可遣一吏，县五吏，恆营恤之，常以市租供给家人粮廩，勿令阙乏。”寻以胡寇，又移渡江，王导遣吏周贍之。元帝为丞相，教曰：“今大义颓替，礼典无宗，朝廷滞义莫能攸正，宜特立儒林祭酒官，以弘其事。处士杜夷栖情遗远，确然绝俗，才学精博，道行优备，其以夷为祭酒。”夷辞疾，未尝朝会。帝常欲诣夷，夷陈万乘之主不宜往庶人之家。帝乃与夷书曰：“吾与足下虽情在忘言，然虚心历载。正以足下羸疾，故欲相省，宁论常仪也！”又除国子祭酒。建武中，令曰：“国子祭酒杜夷安贫乐道，静志衡门，日不暇给，虽原宪无以加也。其赐谷二百斛。”皇太子三至夷第，执经问义。夷虽逼时命，亦未尝朝谒，国有大政，恆就夷谘访焉。明帝即位，夷自表请退。诏曰：“先王之道将坠于地，君下帷研思，今之刘、杨。搢绅之徒景仰轨训，岂得高退，而朕靡所取则焉！”太宁元年卒，年六十六。赠大鸿胪，谥曰贞子。夷临终，遗命子晏曰：“吾少不出身，顷虽见羈录，冠舄之饰，未尝加体，其角巾素衣，敛以时服，殡葬之事，务从简俭，亦不须苟取矫异也。”夷所著《幽求子》二十篇行于世。

晏仕至苍梧太守。夷兄弟三人。兄崧，字行高，亦有志节。惠帝时，俗多浮伪，著《任子春秋》以刺之。弟援，高平相。援子潜，右卫将军。

董景道，字文博，弘农人也。少而好学，千里追师，所在惟昼夜读诵，略不与人交通。明《春秋三传》、《京氏易》、《马

氏尚书》、《韩诗》，皆精究大义。《三礼》之义，专遵郑氏，著《礼通论》非驳诸儒，演广郑旨。永平中，知天下将乱，隐于商洛山，衣木叶，食树果，弹琴歌笑以自娱，毒虫猛兽皆绕其傍，是以刘元海及聪屡征，皆碍而不达。至刘曜时出山，庐于渭南。曜征为太子少傅、散骑常侍，并固辞，竟以寿终。

续咸，字孝宗，上党人也。性孝谨敦重，履道贞素。好学，师事京兆杜预，专《春秋》《郑氏易》、教授常数十人，博览群言，高才善文论。又修陈杜律，明达刑书。永嘉中，历廷尉平、东安太守。刘琨承制于并州，以为从事中郎。后遂没石勒，勒以为理曹参军。持法平详，当时称其清裕，比之于公。著《远游志》、《异物志》、《汲冢古文释》皆十卷，行于世。年九十七，死于石季龙之世，季龙赠仪同三司。

徐邈，东莞姑幕人也。祖澄之为州治中，属永嘉之乱，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，南渡江，家于京口。父藻，都水使者。邈姿性端雅，勤行励学，博涉多闻，以慎密自居。少与乡人臧寿齐名，下帷读书，不游城邑。及孝武帝始览典籍，招延儒学之士，邈既东州儒素，太傅谢安举以应选。年四十四，始补中书舍人，在西省侍帝。虽不口传章句，然开释文义，标明指趣，撰正五经音训，学者宗之。迁散骑常侍，犹处西省，前后十年，每被顾问，辄有献替，多所匡益，甚见宠待。帝宴集酣乐之后，好为手诏诗章以赐侍臣，或文词率尔，所言秽杂，邈每应时收敛，还省刊削，皆使可观，经帝重览，然后出之。是时侍臣被诏者，或宣扬之，故时议以此多邈。及谢安薨，论者或有异同，邈固劝中书令王献之奏加殊礼，仍崇进谢石为尚书令，玄为徐州。邈转祠部郎，上南北郊宗庙迭毁礼，皆有证据。

豫章太守范宁欲遣十五议曹下属城采求风政，并使假还，

讯问官长得失。邈与宁书曰：

知足下遣十五议曹各之一县，又吏假归，白所闻见，诚是足下留意百姓，故广其视听。吾谓劝导以实不以文，十五议曹欲何所敷宣邪？庶事辞讼，足下听断允塞，则物理足矣。上有理务之心，则物理足矣。上有理务之心，则下之求理者至矣。日昃省览，庶事无滞，则吏慎其负而入听不惑，岂须邑至里诣，饰其游声哉！非徒不足致益，乃是蚕渔之所资，又不可纵小吏为耳目也。岂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，多所告白者乎！君子之心，谁毁谁誉？如有所誉，必由历试；如有所毁，必以著明。托社之鼠，政之其害。自古以来，欲为左右耳目者，无非小人，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，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，遂使君子道消，善人舆尸，前史所书，可为深鉴。

足下选纲纪必得国士，足以摄诸曹；诸曹皆是良吏，则足以掌文案；又择公方之人以为监司，则清浊能否，与事而明。足下但平心居宗，何取于耳目哉！昔明德马后未尝顾与左右言，可谓远识，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！

迁中书侍郎，专掌纶诏，帝甚亲昵之。

初，范宁与邈皆为帝所任使，共补朝廷之阙。宁才素高而措心正直，遂为王国宝所谗，出守远郡。邈孤宦易危，而无敢排强族，乃为自安之计。会帝颇疏会稽王道子，邈欲和协之，因从容言于帝曰：“昔淮南、齐王，汉晋成戒。会稽王虽有酣媠之累，而奉上纯一，宜加弘贷，消散纷议，外为国家之计，内慰太后之心。”帝纳焉。邈尝诣东府，遇众宾沈湎，引满喧哗。道子曰：“君时有畅不？”邈对曰：“邈陋巷书生，惟以节俭清修为畅耳。”道子以邈业尚道素，笑而不以为忤也。道子将用为吏部郎，邈以波竞成俗，非己所能节制，苦辞乃止。

时皇太子尚幼，帝甚钟心，文武之选皆一时之后。以邈为

前卫率，领本郡大中正，授太子经。帝谓邈曰：“虽未敕以师礼相待，然不以博士相遇也。”古之帝王，受经必敬，自魏晋以来，多使微人教授，号为博士，不复尊以为师，故帝有云。邈虽在东宫，犹朝夕入见，参综朝政，修饰文诏，拾遗补阙，劬劳左右。帝嘉其谨密，方之于金霍，有托重之意，将进显位，未及行而帝暴崩。安帝即位，拜骁骑将军。隆安元年，遭父忧。邈先疾患，因哀毁增笃，不逾年而卒，年五十四，州里伤悼，识者悲之。

邈莅官简惠，达于从政，论议精密，当时多谘禀之，触类辩释，问则有对。旧疑岁辰在卯，此宅之左则彼宅之右，何得俱忌于东。邈以为太岁之属，自是游神，譬如日出之时，向东皆逆，非为藏体地中也。所注《谷梁传》，见重于时。

邈长子豁，有父风，以孝闻，为太常博士、秘书郎。豁弟浩，散骑侍郎。镇南将军何无忌请为功曹，出补西阳太守，与无忌俱为卢循所害。邈弟广，别有传。

孔衍，字舒元，鲁国人，孔子二十二世孙也。祖文，魏大鸿胪。父毓，征南军司。衍少好学，年十二，能通《诗》《书》。弱冠，公府辟，本州举异行直言，皆不就。避地江东，元帝引为安东参军，专掌记室。书令殷积，而衍每以称职见知。中兴初，与庾亮俱补中书郎。明帝之在东宫，领太子中庶子。于时庶事草创，衍经学深博，又练识旧典，朝仪轨制多取正焉。由是元明二帝并亲爱之。王敦专权，衍私于太子曰：“殿下宜博延朝彦，搜扬才俊，询谋时政，以广圣聪。”敦闻而恶之，乃启出行为广陵郡。时人为之寒心，而衍不形于色。虽郡邻接西贼，犹教诱后进，不以戎务废业。石勒尝骑至山阳，敕其党以衍儒雅之士，不得妄入郡境。视职期月，以太兴三年卒于官，年五十三。

衍虽不以文才著称，而博览过于贺循，凡所撰述，百余万言。

子启，卢陵太守。

宗人夷吾，有美名，博学不及衍，涉世声誉过之。元帝以为主簿，转参军，稍迁侍中，徙太子左卫率，卒，追赠太仆。

范宣，字宣子，陈留人也。年十岁，能诵《诗》《书》。尝以刀伤手，捧手改容。人问痛邪，答曰：“不足为痛，但受全之体而致毁伤，不可处耳。”家人以其年幼而异焉。少尚隐遁，加以好学，手不释卷，以夜继日，遂博综众书，尤善《三礼》。家至贫俭，躬耕供养。亲没，负土成坟，庐于墓侧。太尉郗鉴命为主簿，诏征太学博士、散骑郎，并不就。家于豫章，太守殷羡见宣茅茨不完，欲为改宅，宣固辞之。庾爰之以宣素贫，加年荒疾疫，厚饷给之，宣又不受。爰之问宣曰：“君博学通综，何以太儒？”宣曰：“汉兴，贵经术，至于石渠之论，实以儒为弊。正始以来，世尚老庄。逮晋之初，竞以裸裎为高。仆诚太儒，然‘丘不与易’。”宣言谈未尝及《老》《庄》。客有问人生与忧俱生，不知此语何出。宣云：“出《庄子·至乐篇》。”客曰：“君言不读《老》《庄》，何由识此？”宣笑曰：“小时尝一览。”时人莫之测也。

宣虽闲居屡空，常以讲诵为业，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，自远而至，讽诵之声，有若齐、鲁。太元中，顺阳范宁为豫章太守，宁亦儒博通综，在郡立乡校，教授恆数百人。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经学，化二范之风也。年五十四卒，著《礼》《易论难》皆行于世。

子辑，历郡守、国子博士、大将军从事中郎。自免归，亦以讲授为事。义熙中，连征不至。

韦謏，字宪道，京兆人也。雅好儒学，善著述，于群言秘

要之义，无不综览。仕于刘曜，为黄门郎。后又入石季龙，署为散骑常侍，历守七郡，咸以清化著名。又征为廷尉，识者拟之于、张。前后四登九列，六在尚书，二为侍中，再为太子太傅，封京兆公。好直谏，陈军国之宜，多见允纳。著《伏林》三千余言，遂演为《典林》二十三篇。凡所述作及集记世事数十万言，皆深博有才义。

至冉闵，又署为光禄大夫。时闵拜其子胤为大单于，而以降胡一千处之麾下。諛谏曰：“今降胡数千，接之如旧，诚是招诱之恩。然胡羯本为仇敌，今之款附，苟全性命耳。或有刺客，变起须臾，败而悔之，何所及也！古人有言，一夫不可狃，而况千乎！愿诛屏降胡，去单于之号，深思圣五苞桑之诫也。”闵志在绥抚，锐于澄定，闻其言，大怒，遂诛之，并杀其子伯阳。

諛性不严重，好徇己之功，论者亦以是少之。尝谓伯阳曰：“我高我曾重光累徽，我祖我考父父子子，汝为我对，正值恶抵。”伯阳曰：“伯阳之不肖，诚如尊教，尊亦正值软抵耳。”諛惭无言。时人传之，以为嗤笑。

范弘之，字长文，安北将军汪之孙也。袭爵武兴侯。雅正好学，以儒术该明，为太学博士。时卫将军谢石薨，请谥，下礼官议。弘之议曰：

石阶藉门廕，屡登崇显，总司百揆，翼赞三台，闲练庶事，勤劳匪懈，内外佥议，皆曰与能。当淮肥之捷，勋拯危坠，虽皇威遐震，狡寇天亡，因时立功，石亦与焉。又开建学校，以延胄子，虽盛化未洽，亦爱礼存羊。然古之贤辅，大则以道事君，侃侃终日；次则厉身奉国，夙夜无怠；下则爱人惜力，以济时务。此数者，然后可以免惟尘之议，塞素餐之责矣。今石位居朝端，任则论道，唱言无忠国之谋，守职则容身而已，不

可谓事君；货黷京邑，聚敛无厌，不可谓厉身；坐拥大众，侵食百姓，《大东》流于远近，怨毒结于众心，不可谓爱人；工徒劳于土木，思虑殫于机巧，纨绮尽于婢妾，财用糜于丝桐，不可谓惜力。此人臣之大害，有国之所去也。

先王所以正风俗，理人伦者，莫尚乎节俭，故夷吾受谤乎三归，平仲流美于约己。自顷风轨陵迟，奢僭无度，廉耻不兴，利竞交驰，不可不深防原本，以绝其流。汉文袭弋绋之服，诸侯犹侈；武帝焚雉头之裘，靡丽不息。良由俭德虽彰，而威禁不肃；道自我建，而刑不及物。若存罚其违，亡贬其恶，则四维必张，礼义行矣。

案谥法，因事有功曰“襄”，贪以败官曰“墨”，宜谥曰襄墨公。

又论殷浩宜加赠谥，不得因桓温之黜以为国典，仍多叙温移鼎之迹。时谢族方显，桓宗犹盛，尚书仆射王珣，温故吏也，素为温所宠，三怨交集，乃出弘之为余杭令。将行，与会稽王道子笈曰：

下官轻微寒士，谬得厕在俎豆，实惧辱累清流，惟尘圣世。窃以人君居庙堂之上、智周四海之外者，非徒聪明内照，亦赖群言之助也。是以舜之佐尧，以启辟为首；咎繇谟禹，以侃侃为先，故下无隐情之责，上收神明之功。敢缘斯义，志在输尽。常以谢石黷累，应被清澄，殷浩忠贞，宜蒙褒显，是以不量轻薄，先众言之。而恶直丑正。其徒实繁，虽仰恃圣主钦明之度，俯赖明公爱物之隆，而交至之患，实有无赖。下官与石本无怨忌，生不相识，事无相干，正以国体宜明，不应稍计强弱。与浩年时邈绝，世不相及，无复藉闻，故老语其遗事耳，于下官之身有何痛痒，而当为之犯时干主邪！

每观载籍，志士仁人有发中心任直道而行者，有怀知阳愚

负情曲从者，所用虽异，而并传后世。故比干处三仁之中，箕子为名贤之首。后人用舍，参差不同，各信所见，率应而至，或荣名显赫，或祸败系踵，此皆不量时趣，以身尝祸，虽有硜硜之称，而非大雅之致，此亦下官所不为也。世人乃云下官正直，能犯艰难，斯谈实过。下官知主上圣明，明公虚己，思求格言，必不使尽忠之臣屈于邪枉之门也。是以敢献愚诚，布之执事，岂与昔人拟其轻重邪！亦以臣之事君，惟思尽忠而已，不应复计利钝，事不允心则说言悟主，义感于情则陈辞靡悔。若怀情藏意，蕴而不言，此乃古人所以得罪于明君，明君所以致法于群下者也。

桓温事迹，布在天朝，逆顺之情，暴之四海。在三者臣子，情岂或异！凡厥黔首，谁独无心！举朝嘿嘿，未有唱言者，是以顿笔按气，不敢多云。桓温于亡祖，虽其意难测，求之于事，止免黜耳，非有至怨也。亡父昔为温吏，推之情礼，义兼他人。所以每怀愤发，痛若身首者，明公有以寻之。王珣以下官议殷浩溢，不宜暴扬桓温之恶。珣感其提拔之恩，怀其入幕之遇，托以废黜昏暗，建立圣明，自谓此事足以明其忠贞之节。明公试复以一事观之。昔周公居摄，道致升平，礼乐刑政皆自己出。以德言之，周公大圣，以年言之，成王幼弱，犹复遽避君位，复子明辞。汉之霍光，大勋赫然，孝宣年未二十，亦反万机。故能君臣俱隆，道迈千岁。若温忠为社稷，诚存本朝，便当仰遵二公，式是令矩，何不奉还万机，退守藩屏？方提勒公王，匡总朝廷，岂为先帝幼弱，未可亲政邪？将德桓温，不能听政邪？又逼胁袁宏，使作九锡，备物光赫，其文具存，朝廷畏怖，莫不景从，惟谢安、王坦之以死守之，故得稽留耳。会上天降怒，奸恶自亡，社稷危而复安，灵命坠而复构。

晋自中兴以来，号令威权多出强臣，中宗、肃祖敛衽于王

敦，先皇受屈于桓氏。今主上亲览万机，明公光赞百揆，政出王室，人无异望，复不于今大明国典，作制百代，不审复欲待谁？先王统物，必明其典诰，贻厥孙谋，故令问休嘉，千岁承风。愿明公远览殷周，近察汉魏，虑其所以危，求其所以安，如此而已。

又与王珣书曰：

见足下答仲堪书，深具义发之怀。夫人道所重，莫过君亲，君亲所系，忠孝而已。孝以扬亲为主，忠以节义为先。殷侯忠贞居正，心贯人神，加与先帝隆布衣之好，著莫逆之契，契阔艰难，夷嶮以之，虽受屈奸雄，志达千载，此忠贞之徒所以义干其心不获以已者也。既当时贞烈之徒所究见，亦后生所备闻，吾亦何敢苟避狂狡，以欺圣明。足下不推居正之大致，而怀知己之小惠，欲以幕府之小节夺名教之重义，于君臣之阶既以亏矣。尊大君以殷侯协契忠规，同戴王室，志厉秋霜，诚贯一时，殷侯所以得宣其义声，实尊大君协赞之力也。足下不能光大君此之直志，乃感温小顾，怀其曲泽，公在圣世，欺罔天下，使丞相之德不及三叶，领军之基一构而倾，此忠臣所以解心，孝子所以丧气，父子之道固若是乎？足下言臣则非忠，语子则非孝。二者既亡，吾谁畏哉！

吾少尝过庭，备闻祖考之言，未尝不发愤冲冠，情见乎辞。当尔之时，惟覆亡是惧，岂暇谋及国家。不图今日得操笔斯事，是以上愤国朝无正义之臣，次惟祖考有没身之恨，岂得与足下同其肝胆邪！先君往亦尝为其吏，于时危惧，恆不自保，仰首圣朝，心口愤叹，岂复得计策名昔日，自同在三邪！昔子政以五世纯臣，子骏以下委质王莽，先典既已正其逆顺，后人亦已鉴其成败。每读其事，未尝不临文痛叹，愤恚交怀。以今况古，乃知一揆耳。

弘之词虽亮直，终以桓、谢之故不调，卒于余杭令，年四十七。

王欢，字君厚，乐陵人也。安贫乐道，专精耽学，不营产业，常丐食诵《诗》，虽家无斗储，意怡如也。其妻患之，或焚毁其书而求改嫁，欢笑而谓之曰：“卿不闻硃买臣妻邪？”时闻者多哂之。欢守志弥固，遂为通儒。至慕容暉袭伪号，署为国子博士，亲就受经。迁祭酒。及暉为苻坚所灭，欢死于长安。

史臣曰：范平等学府儒宗，誉隆望重，或质疑是属，或师范攸归，虽为未及古人，故亦一时之俊。若仲宁之清贞守道，抗志柴门；行齐之居室屡空，栖心陋巷；文博之漱流枕石，铲迹销声；宣子之乐道安贫，弘风阐教：斯并通儒之高尚者也。而邈协和主相，刊削繁辞，可谓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。舒元入参机务，明主赏其博闻；出莅边隅，犷狄钦其明德。弘之抗言立论，不避朝权，贬石抵温，斯为当矣，遂乃厄三怨，以至陵迟，悲夫！

赞曰：郁郁周文，洋洋汉典。炙輶流誉，解颐飞辩。雅诰弗沦，微言复显。爰及晋代，斯风逾阐。

## 列传第六十二

文苑 应贞 成公绥 左思 赵至 邹湛

枣据 褚陶 王沉 张翰 庾阐 曹毗李充

袁宏 伏滔 罗含 顾恺之 郭澄之

夫文以化成，惟圣之高义；行而不远，前史之格言。是以温洛祯图，绿字符其丕业；苑山灵篆，金简成其帝载。既而书契之道聿兴，钟石之文逾广，移风俗于王化，崇孝敬于人伦，经纬乾坤，弥纶中外，故知文之时义大哉远矣！

洎姬历云季，歌颂滋繁，荀宋之流，导源自远，总金羈而齐骛，扬玉轡而并驰，言泉会于九流，交律诣于六变。自时已降，轨躅同趋，西都贾马，耀灵蛇于掌握，东汉班张，发雕龙于绋槩，俱标称首，咸推雄伯。逮乎当涂基命，文宗郁起，三祖叶其高韵，七子分其丽则，《翰林》总其菁华，《典论》详其澡绚，彬蔚之美，竞爽当年。独彼陈王，思风遵举，备乎典奥，悬诸日月。

及金行纂极，文雅斯盛，张载擅铭山之美，陆机挺焚研之奇，潘夏连辉，颉颃名辈，并综采繁缛，杼轴清英，穷广内之青编，缉平台之丽曲，嘉声茂迹，陈诸别传。至于吉甫、太冲，

江右之才杰；曹毗、庾阐，中兴之时秀。信乃金相玉润，林荟川冲，埒美前修，垂裕来叶。今撰其鸿笔之彦，著之《文苑》云。

应贞，字吉甫，汝南南顿人，魏侍中璩之子也。自汉至魏，世以文章显，轩冕相袭，为郡盛族。贞善谈论，以才学称。夏侯玄有盛名，贞诣玄，玄甚重之。举高第，频历显位。武帝为抚军大将军，以为参军。及践阼，迁给事中。帝于华林园宴射，贞赋诗最美。其辞曰：

悠悠太上，人之厥初。皇极肇建，彝伦攸敷。五德更运，应录受符。陶唐既谢，天历在虞。于时上帝，乃顾惟眷。光我晋祚，应期纳禋。位以龙飞，文以豹变。玄泽滂流，仁风潜扇。区内宅心，方隅回面。天垂其象，地耀其文。凤鸣朝阳，龙翔景云。嘉禾重颖，萸英载芬。率土咸宁，人胥悦欣。

恢恢皇度，穆穆圣容。言思其允，貌思其恭。在视斯明。在听斯聪。登庸以德，明试以功。其恭惟何？昧旦丕显。无义不经，无理不践。行舍其华，言去其辩。游心至虚，同规易简。六府孔修，九有来践。泽罔不被，化莫不加。声教南暨，西渐流沙。幽人肆险，远国忘遐；越常重译，充牣皇家。峨峨列辟，赫赫武臣。内和五品，外威四宾。顺时贡职，入覲天人。备言锡命，羽盖殊轮。

貽宴好会，不常厥数。神心所授，不言而喻。于时肆射，弓矢斯具。发彼互的，有酒斯饫。文武之道，厥猷未坠。在昔先王，射御兹器。示武惧荒，过则有失。凡厥群后，无懈于位。

初置太子中庶子官，贞与护军长史孔恂俱为之。后迁散骑常侍，以儒学与太尉荀顗撰定新礼，未施行。泰始五年卒，文集行于世。

弟纯。纯子绍，永嘉中，至黄门郎，为东海王越所害。纯

弟秀，秀子詹，自有传。

成公绥，字子安，东郡白马人也。幼而聪敏，博涉经传。性寡欲，不营资产，家贫岁饥，常晏如也。少有俊才，词赋甚丽，闲默自守，不求闻达。时有孝乌，每集其庐舍，绥谓有反哺之德，以为祥禽，乃作赋美之，文多不载。又以“赋者贵能分赋物理，敷演无方，天地之盛，可以致思矣。历观古人未之有赋，岂独以至丽无文，难以辞赞；不然，何其阙哉？”遂为《天地赋》曰：

惟自然之初载兮，道虚无而玄清，太素纷以溷淆兮，始有物而混成，何元一之芒昧兮，廓开辟而著形。尔乃清浊剖分，玄黄判离。太极既殊，是生两仪，星辰焕列，日月重规，天动以尊，地静以卑，昏明迭照，或盈或亏，阴阳协气而代谢，寒暑随时而推移。三才殊性，五行异位，千变万化，繁育庶类，授之以形，稟之以气。色表文采，声有音律，覆载无方，流形品物。鼓以雷霆，润以庆云，八风翱翔，六气氤氲。蚊行蠕动，方聚类分，鳞殊族别，羽毛异群，各含精而熔冶，咸受范于陶钧，何滋育之罔极兮，伟造化之至神！

若天悬象成文，列宿有章，三辰烛耀，五纬重光，河汉委蛇而带天，虹霓偃蹇于昊苍，望舒弥节于九道，义和正辔于中黄，众星回而环极，招摇运而指方，白兽峙据于参伐，青龙垂尾于心房，玄龟匿首于女虚，殊鸟奋翼于注张，帝皇正坐于紫宫，辅臣列位于文昌，垣屏骆驿而珠连，三台差池而雁翔，轩辕华布而曲列，摄提鼎峙而相望。若乃征瑞表祥，灾变呈异，交会薄蚀，抱晕带珥，流逆犯历，谴悟象事，蓬容著而妖害生，老人形而主受喜，天矢黄而国吉祥，彗孛发而世所忌。

尔乃旁观四极，俯察地理，川渎浩汗而分流，山岳磊落而罗峙，沧海沆漭而四周，悬圃隆崇而特起，昆吾嘉于南极，烛

龙曜于北址，扶桑高于万仞，寻木长于千里，昆仑镇于阴隅，赤县据于辰巳。于是八十一域，区分方别；风乖俗异，险断阻绝，万国罗布，九州并列。青冀白壤，荆衡涂泥，海岱赤埴，华梁青黎，竞带河洛，扬有江淮。辩方正土，经略建邦，王圻九服，列国一同，连城比邑，深池高墉，康衢交路，四达五通。东至阳谷，西极泰濛，南暨丹砲，北尽空同。遐方外区，绝域殊邻，人首蛇躯，鸟翼龙身，衣毛被羽，或介或鳞，栖林浮水，若兽若人，居于大荒之外，处于巨海之滨。

于是六合混一而同宅，宇宙结体而括囊，浑元运流而无穷，阴阳循度而率常，回动纠纷而乾乾，天道不息而自强。统群生而载育，人托命于所系，尊太一于上皇，奉万神于五帝，故万物之所宗，必敬天而事地。

若乃共工赫怒，天柱摧折，东南俄其既倾，西北豁而中裂，断鳌足而续毁，炼玉石而补缺。岂斯事之有征，将言者之虚设？何阴阳之难测，伟二仪之寥阔！

坤厚德以载物，乾资始而至大，俯尽鉴于有形，仰蔽视于所盖，游万物而极思，故一言于天外。

绥雅好音律，尝当暑承风而啸，泠然成曲，因为《啸赋》曰：

逸群公子，体奇好异，敖世忘荣，绝弃人事，希高慕古，长想远思，将登箕山以抗节，浮沧海以游志。于是延友生，集同好，精性命之至机，研道德之玄奥，愍流俗之未悟，独超然而先觉，狭世路之厄仄，仰天衢而高蹈，邈跨俗而遗身，乃慷慨而长啸。于时曜灵俄景，流光濛汜，逍遥携手，踌躇步趾，发妙声于丹脣，激哀音于皓齿，响抑扬而潜转，气冲郁而爍起，协黄宫于清角，杂商羽于流征，飘浮云于泰清，集长风于万里。曲既终而响绝，余遗玩而未已，良自然之至音，非丝竹之所拟。

是故声不假器，用不借物，近取诸身，役心御气。动膺有曲，发口成音，触类感物，因歌随吟。大而不洩，细而不沈，清激切于竽笙，优润和瑟琴，玄妙足以通神悟灵，精微足以穷幽测深，收激楚之哀荒，节北里之奢淫，济洪灾于炎旱，反亢阳于重阴。引唱万变，曲用无方，和乐怡怿，悲伤摧藏。时幽散而将绝，中矫厉而慷慨，徐婉约而优游，纷繁鹜而激扬。情既思而能反，心虽哀而不伤。总八音之至和，固极乐而无荒。

若乃登高台以临远，披文轩而骋望，喟仰抃而抗首，嘈长引而寥亮。或舒肆而自反，或徘徊而复放，或冉弱而柔挠，右澎灑而奔壮。横郁鸣而滔洶，列繚眺而清昶。逸气奋涌，缤纷交错，烈烈飏扬，啾啾响作。奏胡马之长思，回寒风乎北朔，又似鸿雁之将雏，群鸣号乎沙漠。故能因形创声，随事造曲，应物无穷，机发响速，怫郁冲流，参谭云属，若离若合，将绝复续。飞廉鼓于幽隧，猛兽应于中谷；南箕动于穹苍，清飏振于乔木；散滞积而播扬，荡埃霭之溷浊，变阴阳于至和，移淫风之秽俗。

若乃游崇冈，陵景山，临岩侧，望流川，坐磐石，漱清泉，藉皋兰之猗靡，廕修竹之蝉娟，乃吟咏而发叹，声驿驿而响连，舒蓄思之悱愤，奋久结之缠绵，心涤荡而无累，志离俗而飘然。

若夫假象金革，拟则陶匏，众声繁奏，若笳若箫；礧礧震隐，訇盖聊嘈。发徵则隆冬熙烝，骋羽则严霜夏凋，动商则秋霖春降，奏角则谷风鸣条。音均不恆，曲无定制，行而不流，止而不滞，随口吻而发扬，假芳气而远逝，音要妙而流响，声激曜而清厉。信自然之极丽，羌殊尤而绝世，越《韶》《夏》与《咸池》，何徒取异乎《郑》《卫》！

于时绵驹结舌而丧精，王豹杜口而失色，虞公辍声而止歌，宁子敛手而叹息，钟期弃琴而改听，尼父忘味而不食，百兽率

儻而抃足，凤皇来仪而拊翼。乃知长啸之奇妙，此音声之至极。

张华雅重绥，每见其文，叹伏以为绝伦，荐之太常，征为博士。历秘书郎，转丞，迁中书郎。每与华受诏并为诗赋，又与贾充等参定法律。泰始九年卒，年四十三，所著诗赋杂笔十余卷行于世。

左思，字太冲，齐国临淄人也。其先齐之公族有左右公子，因为氏焉。家世儒学。父雍，起小吏，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。思小学钟、胡书及鼓琴，并不成。雍谓友人曰：“思所晓解，不及我少时。”思遂感激勤学，兼善阴阳之术。貌寝，口讷，而辞藻壮丽。不好交游，惟以闲居为事。造《齐都赋》一年乃成。复欲赋三都，会妹芬入宫，移家京师，乃诣著作郎张载，访岷邛之事。遂构思十年，门庭藩溷，皆著笔纸，遇得一句，即便疏之。自以所见不博，求为秘书郎。及赋成，时人未之重。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，恐以人废言，安定皇甫谧有高誉，思造而示之。谧称善，为其赋序。张载为注《魏都》，刘逵注《吴》《蜀》而序之曰：“观中古以来为赋者多矣，相如《子虚》擅名于前，班固《两都》理胜其辞，张衡《二京》文过其意。至若此赋，拟议数家，傅辞会义，抑多精致，非夫研核者不能练其旨，非夫博物者不能统其异。世咸贵远而贱近，莫肯用心于明物。斯文吾有异焉，故聊以余思为其引诂，亦犹胡广之于《官箴》，蔡邕之于《典引》也。”陈留卫权又为思赋作《略解》，序曰：“余观《三都》之赋，言不苟华，必经典要，品物殊类，稟之图籍；辞义瑰玮，良可贵也。有晋征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谧，西州之逸士，耽籍乐道，高尚其事，览斯文而慷慨，为之都序。中书著作郎安平张载、中书郎济南刘逵，并以经学洽博，才章美茂，咸皆悦玩，为之训诂；其山川土域，草木鸟兽，奇怪珍异，僉皆研精所由，纷散其义矣。余嘉其文，不能

默已，聊藉二子之遗忘，又为之《略解》祇增烦重，览者阙焉。自是之后，盛重于时，文多不载。司空张华见而叹曰：“班张之流也。使读之者尽而有余，久而更新。”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，洛阳为之纸贵。初，陆机入洛，欲为此赋，闻思作之，抚掌而笑，与弟云书曰：“此间有伧父，欲作《三都赋》须其成，当以覆酒甕耳。”及思赋出，机绝叹伏，以为不能加也，遂辍笔焉。

秘书监贾谧请讲《汉书》谧诛，退居宜春里，专意典籍。齐王冏命为记室督，辞疾，不就。及张方纵暴都邑，举家适冀州。数岁，以疾终。

赵至，字景真，代郡人也。寓居洛阳。缙氏令初到官，至年十三，与母同观。母曰：“汝先世本非微贱，世乱流离，遂为士伍耳。尔后能如此不？”至感母言，诣师受业。闻父耕叱牛声，投书而泣。师怪问之，至曰：“我小未能荣养，使老父不免勤苦。”师甚异之。年十四，诣洛阳，游太学，遇嵇康于学写石经，徘徊视之，不能去，而请问姓名。康曰：“年少何以问邪？”曰：“观君风器非常，所以问耳。”康异而告之。后乃亡到山阳，求康不得而还。又将远学，母禁之，至遂阳狂，走三五里，辄追得之。年十六，游鄴，复与康相遇，随康还山阳，改名浚，字允元。康每曰：“卿头小而锐，童子白黑分明，有白起之风矣。”及康卒，至诣魏兴见太守张嗣宗，甚被优遇。嗣宗迁江夏相，随到涪川，欲因入吴，而嗣宗卒，乃向辽西而占户焉。

初，至与康兄子蕃友善，及将远适，乃与蕃书叙离，并陈其志曰：

昔李叟入秦，及关而叹；梁生适越，登岳长谣。夫以嘉遁之举，犹怀恋恨，况乎不得已者哉！惟别之后，离群独逝，背

荣宴，辞伦好，经迥路，造沙漠。鸡鸣戒旦，则飘尔晨征；日薄西山，则马首靡托。寻历曲阻，则沈思纠结；登高远眺，则山川攸隔。或乃回风狂厉，白日寝光，徙倚交错，陵隰相望，徘徊九皋之内，慷慨重阜之颠，进无所由，退无所据，涉泽求蹊，披榛觅路，啸咏沟渠，良不可度。斯亦行路之艰难，然非吾心之所惧也。至若兰芷倾顿，桂林移殖，根萌未树而牙浅弦急，每恐风波潜骇，危机密发，此所以怵惕于长衢也。又北土之性，难以托根，投入夜光，鲜不按剑。今将殖橘柚于玄朔，蒂华藕于修陵，表龙章于裸壤，奏《韶》《武》于聋俗，固难以取贵矣。夫物不我贵则莫之与，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。飘飘远游之士，托身无人之乡，总辔遐路，则有前言之难；悬鞍陋宇，则有后虑之戒；朝霞启晖，则身疲而遑征；太阳戢曜，则情劬而夕惕；肆目平隰，则寥廓而无睹；极听修原，则掩寂而无闻。吁其悲矣！心伤瘁矣！然后知步骤之士不足为贵也。

顾景中原，愤中云踊，哀物悼世，激情风厉。龙啸大野，兽睇六合，猛志纷纭，雄心四据。思蹑云梯，横奋八极，披艰扫秽，荡海夷岳，蹴昆仑使西倒，蹋太山令东覆，平涂九区，恢维宇宙，斯吾之鄙愿也。时不我与，垂翼远逝，锋距靡加，六翮摧屈，自非知命，孰能不愤悒者哉！吾子殖根芳苑，濯秀清流，晞叶华崖，飞藻云肆，俯据潜龙之渚，仰廕游凤之林，荣曜眩其前，艳色饵其后，良畴交其左，声名驰其右，翱翔伦党之间，弄姿帷房之裏，从容顾眄，绰有余裕，俯仰吟啸，自以为得志矣，岂能与吾曹同大丈夫之忧乐哉！

去矣嵇生，远离隔矣！茕茕飘寄，临沙漠矣！悠悠三千，路难涉矣！携手之期，邈无日矣！思心弥结，谁云释矣！无金玉尔音而有遐心。身虽胡越，意存断金。各敬尔仪，敦履璞沈，繁华流荡，君子弗钦。临纸意结，知复何云。

至身長七尺四寸，論議精辯，有從橫才氣。遼西舉郡計吏，到洛，與父相遇。時母已亡，父欲令其宦立，弗之告，仍戒以不歸，至乃還遼西。幽州三辟部從事，斷九獄，見稱精審。太康中，以良吏赴洛，方知母亡。初，至自耻士伍，欲以宦學立名，期於榮養。既而其志不就，號憤恸哭，歐血而卒，時年三十七。

鄒湛，字潤甫，南陽新野人也。父軌，魏左將軍。湛少以才學知名，仕魏歷通事郎、太學博士。泰始初，轉尚書郎、廷尉平、征南從事中郎，深為羊祜所器重。入為太子中庶子。太康中，拜散騎常侍，出補渤海太守，轉太傅楊駿長史，遷侍中。駿誅，以僚佐免官。尋起為散騎常侍、國子祭酒，轉少府。元康末卒，所著詩及論事議二十五首，為時所重。

初，湛嘗夢見一人，自稱甄舒仲，余無所言，如此非一。久之，乃悟曰：“吾宅西有積土敗瓦，其中必有死人。甄舒仲者，予舍西土瓦中人也。”檢之，果然，厚加斂葬。葬畢，遂夢此人來謝。

子捷，字太應，亦有文才。永康中，為散騎侍郎。及趙王倫篡逆，捷與陸机等俱作禪文。倫誅，坐下廷尉，遇赦免。后為太傅參軍。永嘉末，卒。

棗据，字道彥，潁川長社人也。本姓棘，其先避仇改焉。父叔祜，魏鉅鹿太守。据美容貌，善文辭。弱冠，辟大將軍府，出為山陽令，有政績。遷尚書郎，轉右丞。賈充伐吳，請為從事中郎。軍還，徙黃門侍郎、冀州刺史、太子中庶子。太康中卒，時年五十餘。所著詩賦論四十五首，遇亂多亡失。

子腆，字玄方，亦以文章顯。永嘉中為襄城太守。弟嵩，字台產，才藝尤美，為太子中庶子、散騎常侍，為石勒所殺。

褚陶，字季雅，吳郡錢塘人也。弱不好弄，少而聰慧，清

淡闲默，以坟典自娱。年十三，作《鸥鸟》、《水碓》二赋，见者奇之。陶尝谓所亲曰：“圣贤备在黄卷中，舍此何求！”州郡辟，不就。吴平，召补尚书郎。张华见之，谓陆机曰：“君兄弟龙跃云津，顾彦先凤鸣朝阳，谓东南之宝已尽，不意复见褚生。”机曰：“公但未睹不鸣不跃者耳。”华曰：“故知延州之德不孤，川岳之宝不匮矣。”迁九真太守，转中尉。年五十五卒。

王沉，字彦伯，高平人也。少有俊才，出于寒素，不能随俗沈浮，为时豪所抑。仕郡文学掾，郁郁不得志，乃作《释时论》，其辞曰：

东野丈人观时以居，隐耕污腴之墟。有冰氏之子者，出自洹寒之谷，过而问涂。丈人曰：“子奚自？”曰：“自涸阴之乡。”“奚适？”曰：“欲适煌煌之堂。”丈人曰：“入煌煌之堂者，必有赫赫之光。今子困于寒而欲求诸热，无得热之方。”冰子瞿然曰：“胡为其然也？”丈人曰：“融融者皆趣热之士，其得炉冶之门者，惟挟炭之子。苟非斯人，不如其已。”冰子曰：“吾闻宗庙之器不要华林之木，四门之宾何必冠盖之族。前贤有解韦索而佩硃韞舍徒担而乘丹毂。由此言之，何恤而无禄！惟先生告我涂之速也。”

丈人曰：“呜呼！子闻得之若是，不知时之在彼。吾将释子。夫道有安危，时有险易，才有所应，行有所适。英奇奋于从横之世，贤智显于霸王之初，当厄难则骋权譎以良图，值制作则展儒道以暢摅，是则袞龙出于缁褐，卿相起于匹夫，故有朝贱而夕贵，先卷而后舒。当斯时也，岂计门资之高卑，论势位之轻重乎！今则不然。上圣下明，时隆道宁，群后逸豫，宴安守平。百辟君子，奕世相生，公门有公，卿门有卿。指秃腐骨，不简蚩儆。多士丰于贵族，爵命不出闺庭。四门穆穆，绮

襦是盈，仍叔之子，皆为老成。贱有常辱，贵有常荣，肉食继踵于华屋，疏饭袭迹于耨耕。谈名位者以谄媚附势，举高誉者因资而随形。至乃空器者以泓噌为雅量，琐慧者以浅利为枪枪，胸胎者以无检为弘旷，倭垢者以守意为坚贞。嘲哮者以粗发为高亮，韞蠹者以色厚为笃诚，掩焚者以博纳为通济，眊々者以难入为凝清，拉答者有沈重之誉，嗛闪者得清剿之声，呛啞怯畏于谦让，鬪茸勇敢于鬻争。斯皆寒素之死病，荣达之嘉名。凡兹流也，视其用心，察其所安，责人必急，于己恆宽。德无厚而自贵，位未高而自尊，眼罔向而远视，鼻而刺天。忌恶君子，悦媚小人，敖蔑道素，慑吁权门。心以利倾，智以势憎，姻党相扇，毁誉交纷。当局迷于所受，听采惑于所闻。京邑翼翼，群士千亿，奔集势门，求官买职，童仆窥其车乘，阍寺相其服饰，亲客阴参于靖室，疏宾徙倚于门侧。时因接见，矜历容色，心怀内荏，外诈刚直，谭道义谓之俗生，论政刑以为鄙极。高会曲宴，惟言迁除消息，官无大小，问是谁力。今以子孤寒，怀真抱素，志陵云霄，偶景独步，直顺常道，关津难渡，欲聘韩卢，时无狡兔，众涂圯塞，投足何错！”

于是冰子释然乃悟曰：“富贵人之所欲，贫贱人之所恶。仆少长于孔颜之门，久处于清寒之路，不谓热势自共遮锢。敬承明诲，服我初素，弹琴咏典，以保年祚。伯成、延陵，高节可慕。丹毂灭族，吕霍哀吟，朝荣夕灭，旦飞暮沈。聃周道师，巢由德林。丰屋郿家，《易》著明箴。人薄位尊，积罚难任，三郤尸晋，宋华咎深，投局正幅，实获我心。”

是时王政陵迟，官才失实，君子多退而穷处，遂终于里间。

元康初，松滋令吴郡蔡洪字叔开，有才名，作《孤奋论》，与《释时》意同，读之者莫不叹息焉。

张翰，字季鹰，吴郡吴人也。父俨，吴大鸿胪。翰有清才，

善属文，而纵任不拘，时人号为“江东步兵。”会稽贺循赴命入洛，经吴阊门，于船中弹琴。翰初不相识，乃就循言谭，便大相钦悦。问循，知其入洛，翰曰：“吾亦有事北京。”便同载即去，而不告家人。齐王冏辟为大司马东曹掾。冏时执权，翰谓同郡顾荣曰：“天下纷纷，祸难未已。夫有四海之名者，求退良难。吾本山林间人，无望于时。子善以明防前，以智虑后。”荣执其手，怆然曰：“吾亦与子采南山蕨，饮三江水耳。”翰因见秋风起，乃思吴中菰菜、莼羹、鲈鱼脍，曰：“人生贵得适志，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！”遂命驾而归。著《首丘赋》，文多不载。俄而冏败，人皆谓之见机。然府以其辄去，除吏名。翰任心自适，不求当世。或谓之曰：“卿乃可纵适一时，独不为身后名邪？”答曰：“使我有身后名，不如即时一杯酒。”时人贵其旷达。性至孝，遭母忧，哀毁过礼。年五十七卒。其文笔数十篇行于世。

庾阐，字仲初，颍川鄢陵人也。祖辉，安北长史。父东，以勇力闻。武帝时，有西域健胡趯捷无敌，晋人莫敢与校。帝募勇士，惟东应选，遂扑杀之，名震殊俗。阐好学，九岁能属文。少随舅孙氏过江。母随兄肇为乐安长史，在项城。永嘉末，为石勒所陷，阐母亦没。阐不栉沐，不婚宦，绝酒肉，垂二十年，乡亲称之。州举秀才，元帝为晋王，辟之，皆不行。后为太宰、西阳王羨掾，累迁尚书郎。苏峻之难，阐出奔郗鉴，为司空参军。峻平，以功赐爵吉阳县男，拜彭城内史。鉴复请为从事中郎。寻召为散骑侍郎，领大著作。顷之，出补零陵太守，入湘川，吊贾谊。其辞曰：

中兴二十三载，余忝守衡南，鼓棹三江，路次巴陵，望君山而过洞庭，涉湘川而观汨水，临贾生投书之川，慨以永怀矣。及造长沙，观其遗象，喟然有感，乃吊之云。

伟哉兰生而芳，玉产而洁，阳葩熙冰，寒松负雪，莫邪挺锷，天骥汗血，苟云其隗，谁与比杰！是以高明倬茂，独发奇秀，道率天真，不议世疾，焕乎若望舒耀景而焯群星，矫乎若翔鸾拊翼而逸宇宙也。飞荣洛汭，擢颖山东，质清浮磬，声若孤桐，琅琅其璞，岩岩其峰，信道居正，而以天下为公，方驾逸步，不以曲路期通。是以张高弘悲，声激柱落，清唱未和，而桑濮代作，虽有惠音，莫过《韶》《濩》；虽有腾鳞，终仆一壑。呜呼！大庭既邈，玄风悠缅，皇道不以智隆，上德不以仁显。三五亲誉，其辄可仰而标；霸功虽逸，其涂可翼而阐，悲矣先生，何命之蹇！怀宝如玉，而生运之浅！

昔咎繇谟虞，吕尚归昌，德协充符，乃应帝王。夷吾相桓，汉登萧张；草庐三顾，臭若兰芳。是以道隐则蠖屈，数感则凤睹，若栖不择木，翔非九五，虽曰玉折，隗才何补！夫心非死灰，智必存形，形托神用，故能全生。奈何兰膏，扬芳汉庭，摧景飚风，独丧厥明。悠悠太素，存亡一指，道来斯通，世往斯圯。吾哀其生，未见其死，敢不敬吊，寄之淶水。

后以疾，征拜给事中，复领著作。吴国内史虞潭为太伯立碑，阐制其文。又作《扬都赋》为世所重。年五十四卒，谥曰贞，所著诗赋铭颂十卷行于世。

子肃之，亦有文藻著称，历给事中、相府记室、湘东太守。太元中卒。

曹毗，字辅佐，谯国人也。高祖休，魏大司马。父识，右军将军。毗少好文籍，善属词赋。郡察孝廉，除郎中，蔡謨举为佐著作郎。父忧去职。服阕，迁句章令，征拜太学博士。时桂阳张硕为神女杜兰香所降，毗因以二篇诗嘲之，并续兰香歌诗十篇，甚有文彩。又著《扬都赋》，亚于庾阐。累迁尚书郎、镇军大将军从事中郎、下邳太守。以名位不至，著《对儒》以

自释。其辞曰：

或问曹子曰：“夫宝以含珍为贵，士以藏器为峻，麟以绝迹标奇，松以负霜称隗，是以兰生幽涧，玉辉于仞。故子州浮沧澜而龙蟠，吴季忽万乘以解印，虞公潜崇岩以颐神，梁生适南越以保慎，固能全真养和，夷迹洞润，陵冬扬芳，披雪独振也。

“今少子睇冥风，弱挺秀容，奇以幼龄，翰披孺童。吐辞则藻落杨班，抗心则志拟高鸿，味道则理贯庄肆，研妙则颖夺豪锋。固以腾广莫而萋蒨，排素薄而青葱者矣，何必以刑礼为己任，申韩为宏通！既登东观，染史笔；又据太学，理儒功。曾无玄韵淡泊，逸气虚洞，养采幽翳，晦明蒙笼。不追林栖之迹，不希抱麟之龙，不营练真之术，不慕内听之聪。而处泛位以核物，扇尘教以自濛，负盐车以显能，饰一己以求恭。退不居漆园之场，出不躐曾城之冲，游不践绰约之室，諠不希駉駉之踪；徒以区区之怀而整名目之典，覆蕘之量而塞北川之洪，检名实于俄顷之间，定得失乎一管之锋。

“子若谓我果是邪？则是不必以合俗。子若云俗果非邪？则俗非不可以苟从。俗我纷以交争，利害浑而弥重，何异执朽轡以御逸駟，承劲风以握秋蓬，役恬性以充劳府，对群物以耦怨双者乎？子不闻乎终军之颖，贾生之才，拔奇山东，玉映汉台，可谓响播六合，声骇婴孩，而见毁绛灌之口，身离狼狽之灾。由此言之，名为实宾，福萌祸胎，朝敷荣华，夕归尘埃，未若澄虚心于玄圃，廕瑶林于蓬莱，绝世事而隗黄绮，鼓沧川而浪龙鳧者矣。蒙窃惑焉。”

主人焕耳而笑，欣然而言曰：“夫两仪既辟，阴阳汗浩，五才迭用，化生纷扰，万类云云，孰测其兆！故不登阊风，安以瞻殊目之形？不步景宿，何以观恢廓之表？是以迷粗者循一

往之智，狷介者守一方之矫，岂知火林之蔚炎柯，冰津之擢阳草！故大人达观，任化昏晓，出不极劳，处不巢皓，在儒亦儒，在道亦道，运屈则纾其清晖，时申则散其龙藻，此盖员动之用舍，非寻常之所宝也。

“今三明互照，二气载宣，玄教夕凝，朗风晨鲜，道以才暢，化随理全。故五典克明于百揆，虞音齐响于五弦，安期解褐于秀林，渔父摆钩于长川。如斯则化无不融，道无不延，风澄于俗，波清于川。方将舞黄虬于庆云，招仪凤于灵山，流玉醴乎华閼，秀硃草于庭前。何有违理之患，累真之嫌！子徒知辩其说而未测其源，明朝菌不可逾晦朔，螻蛄无以观大年，固非管翰之所述，聊敬对以终篇。”

累迁至光禄勋，卒。凡所著文笔十五卷，传于世。

李充，字弘度，江夏人。父矩，江州刺史。充少孤，其父墓中柏树尝为盗贼所斫，充手刃之，由是知名。善楷书，妙参钟索，世咸重之。辟丞相王导掾，转记室参军。幼好刑名之学，深抑虚浮之士，尝著《学箴》，称：

《老子》云：“绝仁弃义，家复孝慈。”岂仁义之道绝，然后李慈乃生哉？盖患乎情仁义者寡而利仁义者众也。道德丧而仁义彰，仁义彰而名利作，礼教之弊，直在兹也。先王以道德之不行，故以仁义化之，行仁义之不笃，故以礼律检之；检之弥繁，而伪亦愈广，老庄是乃明无为之益，塞争欲之门。夫极灵智之妙、总会通之和者，莫尚乎圣人。革一代之弘制，垂千载之遗风，则非圣不立。然则圣人之在世，吐言则为训辞，莅事则为物轨，运通则与时隆，理丧则与世弊矣。是以大为之论以标其旨。物必有宗，事必有主，寄责于圣人而遗累乎陈迹也。故化之以绝圣弃智，镇之以无名之朴。圣教救其末，老庄明其本，本末之涂殊而为教一也。人之迷也，其日久矣！见形

者众，及道者鲜，不覩千仞之门而遂适物之迹，逐迹逾笃，离本逾远，遂使华端与薄俗俱兴，妙绪与淳风并绝，所以圣人长潜而迹未尝灭矣。惧后进惑其如此，将越礼弃学而希无为之风，见义教之杀而不观其隆矣，略言所怀，以补其阙。引道家之弘旨，会世教之适当，义之违本，言不流放，庶以祛困蒙之蔽，悟一往之惑乎！其辞曰：

芒芒太初，悠悠鸿荒，蚩蚩万类，与道兼忘。圣迹未显，贤名不彰，怡此鼓腹，率我猖狂。资生既广，群涂思通，暗实师明，匪予求蒙，遗己济物而天下为公。大庭唱基，义农宏赞，六位时成，离晖大观，泽洽雨濡，化流风散，比屋同尘而人罔僭乱。爰暨中古，哲王胥承，质文代作，礼统迭兴，事藉用以繁，化因阻而凝，动非性扰，静岂神澄！名之攸彰，道之攸废，乃损所隆，乃崇所替，刑作由于德衰，三辟兴乎叔世，既敦既诱，乃矫乃厉。敦亦既备，矫亦既深，雕琢生文，抑扬成音，群能骋技，众巧竭心，野无陆马，山无散林。风罔不动，化罔不移，人之失德，反正作奇。乃放欲以越礼，不知希竟之为病，违彼夷涂而遵此险径。狡兔陵冈，游鱼遁川，至蹟深妙，大象幽玄，弃饵收置而责功蹄筌，先统丧归而寄旨忘言。政异征辞，拔本塞源，遁迹永日，寻响穷年，刻意离性而失其自然。世有险夷，运有通圯，损益适时，升降惟理。道不可以一日废，亦不可以一朝拟，礼不可以千载制，亦不可以当年止。非仁无以长物，非义无以齐耻，仁义固不可远，去其害仁义者而已。力行犹惧不逮，希企邈以远矣。室有善言，应在千里，况乎行止复礼克己。风人司箴，敬贻君子。

征北将军褚裒又引为参军，充以家贫，苦求外出，裒将许之为县，试问之，充曰：“穷猿投林，岂暇择木！”乃除县令，遭母忧。服阕，为大著作郎。

于时典籍混乱，充删除烦重，以类相从，分作四部，甚有条贯，秘阁以为永制。累迁中书侍郎，卒官。充注《尚书》及《周易旨》六篇，《释庄论》上下二篇，诗赋表颂等杂文二百四十首，行于世。

子颢，亦有文义，多所述作，郡举孝廉。

充从兄式，以平隐著称，善楷隶。中兴初，仕至侍中。

袁宏，字彦伯，侍中猷之孙也。父勖，临汝令。宏有逸才，文章绝美，曾为咏史诗，是其风情所寄。少孤贫，以运租自业。谢尚时镇牛渚，秋夜乘月，率尔与左右微服泛江。会宏在舫中讽咏，声既清会，辞又藻拔，遂驻听久之，遣问焉。答云：“是袁临汝郎诵诗。”即其咏史之作也。尚倾率有胜致，即迎升舟，与之谭论，申旦不寐，自此名誉日茂。尚为安西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引宏参其军事。累迁大司马桓温府记室。温重其文笔，专综书记。后为《东征赋》赋末列称过江诸名德，而独不载桓彝。时伏滔先在温府，又与宏善，苦谏之。宏笑而不答。温知之甚忿，而惮宏一时文宗，不欲令人显问。后游青山饮归，命宏同载，众为之惧。行数里，问宏云：“闻君作《东征赋》多称先贤，何故不及家君？”宏答曰：“尊公称谓非下官敢专，既未遑启，不敢显之耳。”温疑不实，乃曰：“君欲为何辞？”宏即答云：“风鉴散朗，或搜或引，身虽可亡，道不可陨，宣城之节，信义为允也。”温泫然而止。宏赋又不及陶侃，侃子胡奴尝于曲室抽刃问宏曰：“家君勋迹如此，君赋云何相忽？”宏窘急，答曰：“我已盛述尊公，何乃言无？”因曰：“精金百汰，在割能断，功以济时，职思静乱，长沙之勋，为史所赞。”胡奴乃止。

后为《三国名臣颂》曰：

夫百姓不能自牧，故立君以治之；明君不能独治，则为臣

以佐之。然则三五迭隆，历代承基，揖让之与干戈，文德之与武功，莫不宗匠陶钧而群才缉熙，元首经略而股肱肆力。虽遭罹不同，迹有优劣，至于体分冥固，道契不坠，风美所扇，训革千载，其揆一也。故二八升而唐朝盛，伊吕用而汤武宁，三贤进而小白兴，五臣显而重耳霸。中古陵迟，斯道替矣。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，为下者必以私路期荣，御员者不以信诚率众，执方者必以权谋自显。于是君臣离而名教薄，世多乱而时不治，故蘧宁以之卷舒，柳下以之三黜，接舆以之行歌，鲁连以之赴海。衰世之中，保持名节，君臣相体，若合符契，则燕昭、乐毅古之流矣。夫未遇伯乐，则千载无一骥；时值龙颜，则当年控三杰，汉之得贤，于斯为贵。高祖虽不以道胜御物，群下得尽其忠；萧曹虽不以三代事主，百姓不失其业。静乱庇人，抑亦其次。夫时方颠沛，则显不如隐；万物思治，则默不如语。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难，患遭时难；遭时匪难，遇君难。故有道无时，孟子所以咨嗟；有时无君，贾生所以垂泣。夫万岁一期，有生之通涂；千载一遇，贤智之嘉会。遇之不能无欣，丧之何能无慨。古人之言，信有情哉！余以暇日常览《国志》考其君臣，比其行事，虽道谢先代，亦异世一时也。

文若怀独见之照，而有救世之心，论时则人方涂炭，计能则莫出魏武，故委图霸朝，豫谋世事。举才不以标鉴，故人亡而后显；筹画不以要功，故事至而后定。虽亡身明顺，识亦高矣。

董卓之乱，神器迁逼，公达慨然，志在致命。由斯而谭，故以大存名节。至如身为汉隶而迹入魏幕，源流趣舍，抑亦文若之谓。所以存亡殊致，始终不同，将以文若既明且哲，名教有寄乎！夫仁义不可不明，时宗举其致；生理不可不全，故达识撮其契。相与弘道，岂不远哉！

崔生高朗，折而不挠，所以策名魏武、执笏霸朝者，盖以汉主当阳，魏后北面者哉！若乃一旦进玺，君臣易位，则崔生所以不与，魏氏所以不容。夫江湖所以济舟，亦所以覆舟；仁义所以全身，亦所以亡身。然而先贤玉摧于前，来哲攘袂于后，岂天怀发中，而名教束物者乎！

孔明盘桓，俟时而动，遐想管乐，远明风流，治国以礼，人无怨声，刑罚不滥，没有余泣，虽古之遗爱，何以加兹！及其临终顾托，受遗作相，刘后授之无疑心，武侯受之无惧色，继体纳之无贰情，百姓信之无异辞，君臣之际，良可咏矣！

公瑾卓尔，逸志不群，总角料主，则素契于伯符；晚节曜奇，则三分于赤壁。惜其龄促，志未可量。

子布佐策，致延誉之美，辍哭止哀，有翼戴之功，神情所涉，岂徒謏谔而已哉！然杜门不用，登坛受讥。夫一人之身所照未异，而用舍之间俄有不同，况沈迹沟壑，遇与不遇者乎！

夫诗颂之作，有自来矣。或以吟咏情性，或以纪德显功，虽大指同归，所托或乖。若夫出处有道，名体不滞，风轨德音，为世作范，不可废也。复缀序所怀，以为之赞曰：

火德既微，运缠大过。洪飏扇海，二溟扬波。虬兽虽惊，风云未和。潜鱼择川，高鸟候柯。赫赫三雄，并回乾轴。竞收杞梓，争采松竹。凤不及栖，龙不暇伏。谷无幽兰，岭无停菊。

英英文若，灵鉴洞照。应变知微，顾奇赏要。日月在躬，隐之弥曜。文明英心，赞之愈妙。沧海横流，玉石俱碎。达人兼善，废己存爱。谋解时纷，功济宇内。始救生灵，终明风概。

公达潜朗，思同蓍蔡。运用无方，动摄群会。爰初发迹，遽此颠沛。神情玄定，处之弥泰。愔愔幕裹，算无不经。臞瘠通韵，迹不暂停。虽怀尺璧，顾晒连城。智能极物，愚足全生。

郎中温雅，器识纯素。贞而不谅，通而能固。恂恂德心，汪汪轨度。志成弱冠，道敷岁暮。仁者必勇，德亦有言。虽遇履尾，神气恬然。行不修饰，名节无愆。操不激切，素风愈鲜。

邈哉崔生，体正心直。天骨疏朗，墙岸高嶷。忠存轨迹，义形风色。思树芳兰，翦除荆棘。人恶其上，世不容哲。琅琅先生，雅杖名节。虽遇尘务，犹震霜雪。运极道消，碎此明月。

景山恢诞，韵与道合。形器不存，方寸海纳。和而不同，通而不杂。遇醉忘辞，在醒贻答。

长文通雅，义格终始。思戴元首，拟伊同耻。人未知德，惧若在己。嘉谋肆庭，说言盈耳。玉生虽丽，光不逾把。德积虽微，道映天下。

邈哉太初，宇量高雅。器范自然。标准无假。全身由直，迹誇必伪。处死匪难，理存则易。万物波荡，孰任其累！六合徒广，容身靡寄。君亲自然，匪由名教。爱敬既同，情礼兼到。

烈烈王生，知死不挠。求仁不远，期在忠存。

玄伯刚简，大存名体。志在高构，增堂及陛。端委兽门，正言弥启。临危致命，尽其心礼。

堂堂孔明，基宇宏邈。器同生灵，独禀先觉。标榜风流，远明管乐。初九龙盘，雅志弥确。百六道丧，干戈迭用。苟非命世，孰扫雰雰！宗子思宁，薄言解控。释褐中林，郁为时栋。

士元弘长，雅性内融。崇善爱物，观始知终。丧乱备矣。胜涂未隆。先生标之，振起清风。绸缪哲后，无妄惟时。夙夜匪懈，义在缉熙。三略既陈，霸业已基。

公琰殖根，不忘中正。岂曰模拟，实在雅性。亦既羈勒，负荷时命。推贤恭己，久而可敬。

公衡冲达，秉志渊塞。媚兹一人，临难不惑。畴昔不造，假翮邻国。进能徽音，退不失德。六合纷纭，人心将变。鸟择

高梧，臣须顾眄。

公瑾英达，朗心独见。披草求君，定交一面。桓桓魏武，外托霸迹。志掩衡霍，恃战忘敌。卓卓若人，曜奇赤壁。三光参分，宇宙暂隔。

子布擅名，遭世方扰。抚翼桑梓，息肩江表。王略威夷，吴魏同宝。遂赞宏谟，匡此霸道。桓王之薨，大业未纯。把臂托孤，惟贤与亲。轰哭止哀，临难忘身。成此南面，实由老臣。才为世生，世亦须才。得而能任，贵在无猜。

昂昂子敬，拔迹草莱。荷檐吐奇，乃构云台。

子瑜都长，体性纯懿。谏而不犯，正而不毅。将命公庭，退忘私位。岂无鹳鸣，固慎名器。

伯言謇謇，以道佐世。出能勤功，入亦献替。谋宁社稷，妥纷挫锐。正以招疑，忠而获戾。

元叹邈远，神和形检。如彼白珪，质无尘点。立行以恆，匡主以渐。清不增洁，浊不加染。

仲翔高亮，性不和物。好是不群，折而不屈。屡摧逆鳞，直道受黜。叹过孙阳，放同贾屈。

莘莘众贤，千载一遇。整轡高衢，骧首天路。仰揖玄流，俯弘时务。名节殊涂，雅致同趣。日月丽天，瞻之不坠。仁义在躬，用之不匮。尚想遐风，载揖载味。后生击节，懦夫增气。

从桓温北征，作《北征赋》，皆其文之高者。尝与王珣、伏滔同在温坐，温令滔读其《北征赋》，至“闻所传于相传，云获麟于此野，诞灵物以瑞德，奚授体于虞者！疚尼父之洞泣，似实恻而非假。岂一性之足伤，乃致伤于天下”，其本至此便改韵。珣云：“此赋方传千载，无容率耳。今于‘天下’之后，移韵徙事，然于写送之致，似为未尽。”滔云：“得益写韵一句，或为小胜。”温曰：“卿思益之。”宏应声答曰：“感不

绝于余心，愬流风而独写。”珣诵味久之，谓滔曰：“当今文章之美，故当共推此生。”

性强正亮直，虽被温礼遇，至于辩论，每不阿屈，故荣任不至。与伏滔同在温府，府中呼为“袁伏”。宏心耻之，每叹曰：“公之厚恩未优国士，而与滔比肩，何辱之甚。”

谢安常赏其机对辩速。后安为扬州刺史，宏自吏部郎出为东阳郡，乃祖道于冶亭。时贤皆集，安欲以卒迫试之，临别执其手，顾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：“聊以赠行。”宏应声答曰：“辄当奉扬仁风，慰彼黎庶。”时人叹其率而能要焉。

宏见汉时傅毅作《显宗颂》辞甚典雅，乃作颂九章，颂简文之德，上之于孝武。

太元初，卒于东阳，时年四十九。撰《后汉纪》三十卷及《竹林名士传》三卷、诗赋诔表等杂文凡三百首，传于世。

三子：长超子，次成子，次明子。明子有父风，最知名，官至临贺太守。

伏滔，字玄度，平昌安丘人也。有才学，少知名。州举秀才，辟别驾，皆不就。大司马桓温引为参军，深加礼接，每宴集之所，必命滔同游。从温伐袁真，至寿阳，以淮南屡叛，著论二篇，名曰《正淮》。其上篇曰：

淮南者，三代扬州之分也。当春秋时，吴、楚、陈、蔡之与地。战国之末，楚全有之，而考烈王都焉。秦并天下，建立郡县，是为九江。刘项之际，号曰东楚。爰自战国至于晋之中兴，六百有余年，保淮南者九姓，称兵者十一人，皆亡不旋踵，祸溢于世，而终莫戒焉。其天时欤，地势欤，人事欤？何丧乱之若是也！试商较而论之。

夫悬象著明，而休征表于列宿；山河衿带，而地险彰于丘陵；治乱推移，而兴亡见于人事。由此而观，则兼也必矣。昔

妖星出于东南而弱楚以亡，飞孛横于天汉而刘安诛绝，近则火星晨见而王凌首谋，长彗宵暎而毋丘袭乱。斯则表乎天时也。彼寿阳者，南引荆汝之利，东连三吴之富；北接梁宋，平涂不过七日；西援陈许，水陆不出千里；外有江湖之阻，内保淮肥之固。龙泉之陂，良畴万顷，舒六之贡，利尽蛮越，金石皮革之具萃焉，苞木箭竹之族生焉，山湖薺泽之隈，水旱之所不害，土产草滋之实，荒年之所取给。此则系乎地利乎也。其俗尚气力而多勇悍，其人习战争而贵诈伪，豪右并兼之门，十室而七；藏甲挟剑之家，比屋而发。然而仁义之化不渐，刑法之令不及，所以屡多亡国也。

昔考烈以衰弱之楚屡迁其都，外迫强秦之威，内遭阳申之祸，逃死劫杀，三世而灭。黥布以三雄之选，功成垓下，淮阴既囚，梁越受戮，嫌结震主之威，虑生同体之祸，遂谋图全之计，庶几后亡之福，众溃于一战，身脂于汉斧。刘长支庶，奄王大国，承丧乱之余，御新化之俗，无德而宠，欲极祸发。王安内怀先父之憾，外眩奸臣之说，招引宾客，沈溺数术，藉二世之资，恃戈甲之盛，屈强江淮之上，西向而图宗国，言未绝口，身嗣俱灭。李宪因亡新之余，袁术当衰汉之末，负力幸乱，遂生僭逆之计，建号九江，称制下邑，狼狈奔亡，倾城受戮。及至彦云、仲恭、公休之徒，或凭宿名，或怙前功，握兵淮楚，力制东夏，属当多难之世，仍值废兴之会，谋非所议，相系祸败。祖约助逆，身亡家族。彼十乱者，成乎人事者也。然则侵弱昏迷，以至绝灭，亡楚当之。恃强畏逼，遂谋叛乱，黥布有焉。二王遘逆，宠之之过也。公路僭伪，乘衅之盗也。二将以图功首难，士少以骄矜乐祸。本其所因，考其成迹，皆宠盛祸淫，福过灾生，而制之不渐，积之有由也。

其下篇曰：

昔高祖之诛黥布也，撮三策之要，驰赦过之书，乘人主之威以除逆节之虏，然犹决战陈都，暴尸横野，仅乃克之，害亦深矣！长安之谋，虽兵未交于山东，祸未遍于天下，而驰说之士与阖境之人幽囚诛放者，亦已众矣。光武连兵于肥舒，魏祖驰马于蕲苦，而庐九之间流溺兵凶者十而七八焉。夫王凌面缚，得之于砢石；仲恭接刃，成之于后觉也。而高祖以之宵征，世宗以之发疾，岂不勤哉！文皇挟万乘之威，杖伊周之权，内举京畿之众，外征四海之锐，云合雨集，推锋以临淮浦，而诞钦晏然，方婴城自固，凭轼以观王师。于是筑长围，起焚橰，高壁连塹，负戈击柝以守之。自夏及春，而后始知亡焉。然则屠城之祸，其可极言乎？约之出奔，淮左为墟，悲夫！

信哉鲁哀之言，夫生乎深宫，长于膏粱，忧惧不切于身，荣辱不交于前，则其仁义之本浅矣。奉以南面之尊，藉以列城之富，宅以制险之居，养以众强之盛，而无德以临之，无制以节之，则厌溢乐祸之心生矣。夫以昏主御奸臣，利甲资坚城，伪令行于封内，邪惠结于人心，乘间幸济之说日交于侧，猾诈谗咎之群各驰于前，见利如归，安在其不为乱乎！况乘旧宠，挟前功，畏逼惧亡，以谋图身之举者，望其俯首就羈，不亦迂哉！《易》称“履霜坚冰，驯致之道，”盖言渐也。呜呼！斯所以乱臣贼子亡国覆家累世而不绝者欤！

昔先生之宰天下也，选于有德，访之三吏，正其分位，明其等级，画之封疆，宣之政令，上下有序，无僭差之嫌，四人安业，无并兼之国。三载考陟，功罪不得逃其迹，九伐时修，刑赏无所谬其实。令之有渐，轨之有度，宠之有节，权不外授，威不下黷，所以杜其萌际，重其名器，深根固本，传之百世。虽时有盛衰，弱者无所惧其亡；道有兴废，强者不得资其弊。夫如是，将使天下从风，穆然轨道，庆自一人，惠流万国，安

有向时之患哉！

寿阳平，以功封闻喜县侯，除永世令。温薨，征西将军桓豁引为参军，领华容令。太元中，拜著作郎，专掌国史，领本州大中正。孝武帝尝会于西堂，滔豫坐，还，下车先呼子系之谓曰：“百人高会，天子先问伏滔在坐不，此故未易得。为人作父如此，定何如也？”迁游击将军，著作如故。卒官。

子系之，亦有文才，历黄门郎、侍中、尚书、光禄大夫。

罗含，字君章，桂阳耒阳人也。曾祖彦，临海太守。父绥，荥阳太守。含幼孤，为叔母硃氏所养。少有志尚，尝昼卧，梦一鸟文彩异常，飞入口中，因惊起说之。硃氏曰：“鸟有文彩，汝后必有文章。”自此藻思日新。弱冠，州三辟，不就。含父尝宰新淦，新淦人杨羨后为含州将，引含为主簿，含傲然不顾，羨招致不已，辞不获而就焉。及羨去职，含送之到县。新淦人以含旧宰之子，咸致赂遗，含难违而受之。及归，悉封置而去。由是远近推服焉。后为郡功曹，刺史庾亮以为部江夏从事。太守谢尚与含为方外之好，乃称曰：“罗君章可谓湘中之琳琅。”寻转州主簿。后桓温临州，又补征西参军。温尝使含诣尚，有所检劾。含至，不问郡事，与尚累日酣饮而还。温问所劾事，含曰：“公谓尚何如人？”温曰：“胜我也。”含曰：“岂有胜公而行非邪！故一无所问。”温奇其意而不责焉。转州别驾。以廨舍喧扰，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，伐木为材，织苇为席而居，布衣蔬食，晏如也。温尝与僚属宴会，含后至。温问众坐曰：“此何如人？”或曰：“可谓荆楚之材。”温曰：“此自江左之秀，岂惟荆楚而已。”征为尚书郎。温雅重其才，又表转征西户曹参军。俄迁宜都太守。及温封南郡公，引为郎中令。寻征正员郎，累迁散骑常侍、侍中，仍转廷尉、长沙相。年老致仕，加中散大夫，门施行马。初，含在官舍，有

一白雀 妻集堂宇，及致仕还家，阶庭忽兰菊丛生，以为德行之感焉。年七十七卒，所著文章行于世。

顾恺之，字长康，晋陵无锡人也。父悦之，尚书左丞。恺之博学有才气，尝为《筝赋》成，谓人曰：“吾赋之比嵇康琴，不赏者必以后出相遗，深识者亦当以高奇见贵。”桓温引为大司马参军，甚见亲昵。温薨后，恺之拜温墓，赋诗云：“山崩溟海竭，鱼鸟将何依！”或问之曰：“卿凭重桓公乃尔，哭状其可见乎？”答曰：“声如震雷破山，泪如倾河注海。”恺之好谐谑，人多爱狎之。后为殷仲堪参军，亦深被眷接。仲堪在荆州，恺之尝因假还，仲堪特以布帆借之，至破冢，遭风大败。恺之与仲堪笈曰：“地名破冢，真破冢而出。行人安稳，布帆无恙。”还至荆州，人问以会稽山川之状。恺之云：“千岩竞秀，万壑争流。草木蒙笼，若云兴霞蔚。”桓玄时与恺之同在仲堪坐，共作了语。恺之先曰：“火烧平原无遗燎。”玄曰：“白布缠根树旒旒。”仲堪曰：“投鱼深泉放飞鸟。”复作危语。玄曰：“矛头淅米剑头炊。”仲堪曰：“百岁老翁攀枯枝。”有一参军云：“盲人骑瞎马临深池。”仲堪眇目，惊曰：“此太逼人！”因罢。恺之每食甘蔗，恆自尾至本。人或怪之，云：“渐入佳境。”

尤善丹青，图写特妙，谢安深重之，以为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。恺之每画人成，或数年不点目睛。人问其故，答曰：“四体妍蚩，本无阙少于妙处，传神写照，正在阿堵中。”尝悦一邻女，挑之弗从，乃图其形于壁，以棘针钉其心，女遂患心痛。恺之因致其情，女从之，遂密去针而愈。恺之每重嵇康四言诗，因为之图，恆云：“手挥五弦易，目送归鸿难。”每写起人形，妙绝于时。尝图裴楷象，颊上加三毛，观者觉神明殊胜。又为谢鲲象，在石岩里，云：“此子宜置丘壑中。”欲图

殷仲堪，仲堪有目病，固辞。愷之曰：“明府正为眼耳，若明点瞳子，飞白拂上，使如轻云之蔽月，岂不美乎！”仲堪乃从之。愷之尝以一厨画糊题其前，寄桓玄，皆其深所珍惜者。玄乃发其厨后，窃取画，而缄闭如旧以还之，给云未开。愷之见封题如初，但失其画，直云妙画通灵，变化而去，亦犹人之登仙，了无怪色。

愷之矜伐过实，少年因相称誉以为戏弄。又为吟咏，自谓得先贤风制。或请其作洛生咏，答曰：“何至作老婢声！”义熙初，为散骑常侍，与谢瞻连省，夜于月下长咏，瞻每遥赞之，愷之弥自力忘倦。瞻将眠，令人代己，愷之不觉有异，遂申旦而止。尤信小术，以为求之必得。桓玄尝以一柳叶给之曰：“此蝉所翳叶也，取以自蔽，人不见己。”愷之喜，引叶自蔽，玄就溺焉，愷之信其不见己也，甚以珍之。

初，愷之在桓温府，常云：“愷之体中痴黠各半，合而论之，正得平耳。”故俗传愷之有三绝：才绝，画绝，痴绝。年六十二，卒于官，所著文集及《启蒙记》行于世。

郭澄之，字仲静，太原阳曲人也。少有才思，机敏兼人。调补尚书郎，出为南康相。值卢循作逆，流离仅得还都。刘裕引为相国参军。从裕北伐，既克长安，裕意更欲西伐，集僚属议之，多不同。次问澄之，澄之不答，西向诵王粲诗曰：“南登霸陵岸，回首望长安。”裕便意定，谓澄之曰：“当与卿共登霸陵岸耳。”因还。

澄之位至裕相国从事中郎，封南丰侯，卒于官，所著文集行于世。

史臣曰：夫赏好生于情，刚柔本于性，情之所适，发乎咏歌，而感召无象，风律殊制。至于应贞宴射之文，极形言之美，华林群藻罕或畴之。子安幼标明敏，少蓄清思，怀天地之寥廓，

赋辞人之所遗，特构新情，岂常均之所企！太冲含豪历载，以赋《三都》，士安见而称善，平原睹而韬翰，匪惟高步当年，故以腾华终古。邹湛之持论，枣据之缘情，实南阳之人杰，盖颍川之时秀。季雅摛属迢迈，夙备成德，称为泉岱之珍，固其然矣。彦伯未能混迹光尘，而屈乎卑位，《释时》宏论，亦足见其志耳。季鹰纵诞一时，不邀名爵，《黄花》之什，浚发神府。仲初之文，风流可尚，擢秀士林，《扬都》之美，尤重时彦。曹毗沈研秘籍，跼足下僚，绮靡降神之歌，朗畅《对儒》之论。李充之《学箴》，信清壮也。袁宏《东征》、《名臣》之作，抑潘陆之亚。玄度学艺优瞻，笔削擅奇，降帝问于西堂，故其荣观也。君章耀湘中之宝，挺荆楚之材，梦鸟发乎精诚，岂独日者之蛟凤！长康矜能过实，谭谐取容，而才多逸气，故有三绝之目。仲静机思通敏，延誉清流，德輿西伐之计，取定于微指者矣。

赞曰：爻象垂法，宫征流音。美哉群彦，扬蕤翰林。俱谐振玉，各擅锵金。子安、太冲，遵文绮烂。袁、庾、充、恺，縟藻霞焕。架彼辞人，共超清贯。

## 列传第六十三

外戚 羊琇 王恂 杨文宗 羊玄之

虞豫 庾琛 杜乂 褚裒 何准

王濛 王遐 王蕴 褚爽

详观往诰，逖听前闻，阶缘外戚以致显荣者，其所由来尚矣。而多至祸败，鲜克令终者，何哉？岂不由禄以恩升，位非德举；识惭明愆。材谢经通；假椒房之宠灵，总军国之枢要。或威权震主，或势力倾朝；居安而不虑危，务进而不知退；骄奢既至，衅隙随之者乎！是以吕霍之家，诛夷于西汉，梁邓之族，剿绝于东都，其余干纪乱常、害时蠹政者，不可胜载。至若樊靡卿之父子，窦广国之弟兄，阴兴之守约戒奢，史丹之掩恶扬善，斯并后族之所美者也。由此观之，干时纵溢者必以凶终，守道谦冲者永保贞吉，古人所谓祸福无门，惟人所召，此非其效欤！

逮于晋难，始自宫掖。杨骏藉武帝之宠私，叨窃非据，贾谧乘惠皇之蒙昧，成此厉阶，遂使悼后遇云林之灾，愍怀滥湖城之酷。天人道尽，丧乱弘多，宗庙以之颠覆，黎庶于焉殄瘁。《诗》云：“赫赫宗周，褒姒灭之。”其此之谓也。爰及江左，未改覆车。庾亮世族羽仪，王恭高门领袖，既而职兼出纳，任

切股肱。孝伯竟以亡身，元规几于败国，岂不哀哉！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权，王叔仁之固求出镇，用能全身远害，有可称焉。贾充、杨骏、庾亮、王献之、王恭等已入列传，其余既叙其成败，以为《外戚篇》云。

羊琇，字稚舒，景献皇后之从父弟也。父耽，官至太常。兄瑾，尚书右仆射。琇少举郡计，参镇西钟会军事，从平蜀。及会谋反，琇正言苦谏，还，赐爵关内侯。琇涉学有智算，少与武帝通门，甚相亲狎，每接筵同席，尝谓帝曰：“若富贵见用，任领护各十年。”帝戏而许之。初，帝未立为太子，而声论不及弟攸，文帝素意重攸，恆有代宗之议。琇密为武帝画策，甚有匡救。又观察文帝为政损益，揆度应所顾问之事，皆令武帝默而识之。其后文帝与武帝论当世之务及人间可否，武帝答无不允，由是储位遂定。及帝为抚军，命琇参军事。帝即王位后，擢琇为左卫将军，封甘露亭侯。帝践阼，累迁中护军，加散骑常侍。琇在职十三年，典禁兵，豫机密，宠遇甚厚。

初，杜预拜镇南将军，朝士毕贺，皆连榻而坐。琇与裴楷后至，曰：“杜元凯乃复以连榻而坐客邪？”遂不坐而去。

琇性豪侈，费用无复齐限，而屑炭和作兽形以温酒，洛下豪贵咸竞效之。又喜游燕，以夜续昼，中外五亲无男女之别，时人讥之。然党慕胜己，其所推举，便尽心无二。穷窘之徒，特能振恤。选用多以得意者居先，不尽铨次之理。将士有冒官位者，为其致节，不惜躯命。然放恣犯法，每为有司所贷。其后司隶校尉刘毅劾之，应至重刑，武帝以旧恩，直免官而已。寻以侯白衣领护军。顷之，复职。及齐王攸出镇也，琇以切谏忤旨，左迁太仆。既失宠愤怨，遂发病，以疾笃求退。拜特进，加散骑常侍，还第，卒。帝手诏曰：“琇与朕有先后之亲，少小之恩，历位外内，忠允茂著。不幸早薨，朕甚悼之。其追赠

辅国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赐东园秘器，朝服一袭，钱三十万，布百匹。”谥曰威。

王恂，字良夫，文明皇后之弟也。父肃，魏兰陵侯。恂文义通博，在朝忠正，累迁河南尹，建立二学，崇明《五经》。高令袁毅尝馈以骏马，恂不受。及毅败，受货者皆被废黜焉。魏氏给公卿已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，自后小人惮役，多乐为之，贵势之门动有百数。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，多者数千。武帝践位，诏禁募客，恂明峻其防，所部莫敢犯者。咸宁四年卒，赠车骑将军。恂弟虔、恺。

虔字恭祖。以功干见称，累迁卫尉，封安寿亭侯，拜平东将军、假节、监青州诸军事。征为光禄勋，转尚书，卒。子士文嗣，历右卫将军、南中郎将，镇许昌，为刘聪所害。

恺字君夫。少有才力，历位清显，虽无细行，有在公之称。以讨杨骏勋，封山都县公，邑千八百户。迁龙骧将军，领骁骑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寻坐事免官。起为射声校尉，久之，转后将军。恺既世族国戚，性复豪侈，用赤石脂泥壁。石崇与恺将为鸩毒之事，司隶校尉傅祗劾之，有司皆论正重罪，诏特原之。由是众人企畏恺，故敢肆其意，所欲之事无所顾惮焉。及卒，谥曰丑。

杨文宗，武元皇后父也。其先事汉，四世为三公。文宗为魏通事郎，袭封{++务}亭侯。早卒，以后父，追赠车骑将军，谥曰穆。

羊玄之，惠皇后父，尚书右仆射瑾之子也。玄之初为尚书郎，以后父，拜光禄大夫、特进、散骑常侍，更封兴晋侯。迁尚书右仆射，加侍中，进爵为公。成都王颖之攻长沙王乂也，以讨玄之为名，遂忧惧而卒。追赠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虞豫，元敬皇后父也。少有美称，州郡礼辟，并不就。拜

南阳王文学。早卒。明帝即位，追赠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平山县侯。子胤嗣。

胤，敬后弟也。初拜散骑常侍，迁步兵校尉。太宁末，追赠豫官，以胤袭侯爵，转右卫将军。与南顿王宗俱为明帝所昵，并典禁兵。及帝不豫，宗以阴谋发觉，事连胤，帝隐忍不问，徙胤为宗正卿，加散骑常侍。咸和二年，宗伏诛，左迁胤为桂阳太守，秩中二千石。频徙琅邪、卢陵太守。咸康元所卒，追赠卫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子洪袭爵。

庾琛，字子美，明穆皇后父也。兄袞，在《孝友传》。琛永嘉初为建威将军，过江，为会稽太守，征为丞相军谘祭酒。卒官，以后父追赠左将军，妻母丘氏追封乡君，子亮陈先志不受。咸和中，成帝又下诏追赠琛骠骑将军、仪同三司，亮又辞焉。亮在列传。

杜乂，字弘理，成恭皇后父，镇南将军预孙，尚书左丞锡之子也。性纯和，美姿容，有盛名于江左。王羲之见而目之曰：“肤若凝脂，眼如点漆，此神仙人也。”桓彝亦曰：“卫玠神清，杜乂形清。”袞封当阳侯，辟公府掾，为丹阳丞。早卒，无男，生后而又终，妻裴氏嫠居养后，以礼自防，甚有德音。咸康初，追赠金紫光禄大夫，谥曰穆。封裴氏为高安乡君，邑五百户。至孝武帝时，崇进为广德县君。裴氏寿考，百姓号曰杜姥。初，司徒蔡謨甚器重乂，尝言于朝曰：“恨诸君不见杜乂也。”其为名流所重如此。

褚裒，字季野，康献皇后父也。祖，有局量，以干用称。尝为县吏，事有不合，令欲鞭之，曰：“物各有所施，榱椽之材不合以为藩落也，愿明府垂察。”乃舍之。家贫，辞吏。年垂五十，镇南将军羊祜与有旧，言于武帝，始被升用，官至安东将军。父洽，武昌太守。

裒少有简贵之风，与京兆杜乂俱有盛名，冠于中兴。谯国桓彝见而目之曰：“季野有皮里春秋。”言其外无臧否，而内有所褒贬也。谢安亦雅重之，恆云：“裒虽不言，而四时之气亦备矣。”初辟西阳王掾、吴王文学。苏峻之构逆也，车骑将军郗鉴以裒为参军。峻平，以功封都乡亭侯，稍迁司徒从事中郎，除给事黄门侍郎。康帝为琅邪王时，将纳妃，妙选素望，诏娉裒女为妃，于是出为豫章太守。及康帝即位，征拜侍中，迁尚书。以后父，苦求外出，除建威将军、江州刺史，镇半洲。在官清约，虽居方伯，恆使私童樵采。顷之，征为卫将军，领中书令。裒以中书铨管诏命，不宜以姻戚居之，固让，诏以为左将卦、兖州刺史、都督兖州徐州之琅邪诸军事、假节，镇金城，又领琅邪内史。

初，裒总角诣庾亮，亮使郭璞筮之。卦成，璞骇然，亮曰：“有不祥乎？”璞曰：“此非人臣卦，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？二十年外，吾言方验。”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献皇太后临朝，有司以裒皇太后父，议加不臣之礼，拜侍中、卫将军、录尚书事，持节、都督、刺史如故。裒以近戚，惧获讥嫌，上疏固请居籓，曰：“臣以虚鄙，才不周用，过蒙国恩，累忝非据。无劳受宠，负愧实深，岂可复加殊特之命，显号重叠！臣有何勋可以克堪？何颜可以冒进？委身圣世，岂复遗力，实惧颠坠，所误者大。今王略未振，万机至殷，陛下宜委诚宰辅，一遵先帝任贤之道，虚己受成，坦平心于天下，无宜内示私亲之举，朝野失望，所损岂少！”于是改授都督徐兖青扬州之晋陵吴国诸军事、卫将军、徐兖二州刺史、假节、镇京口。

永和初，复征裒，将以为扬州、录尚书事。吏部尚书刘遐说裒曰：“会稽王令德，国之周公也，足下宜以大政付之。”裒长史王胡之亦劝焉，于是固辞归籓，朝野咸叹服之。进号征

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固辞开府。袁又以政道在于得才，宜委贤任能，升敬旧齿，乃荐前光禄大夫顾和、侍中殷浩。疏奏，即以和为尚书令，浩为扬州刺史。

及石季龙死，袁上表请伐之，即日戒严，直指泗口。朝议以袁事任贵重，不宜深入，可先遣偏师。袁重陈前所遣前锋督护王颐之等径造彭城，示以威信，后遣督护麋疑进军下邳，贼即奔溃，疑率所领据其城池，今宜速发，以成声势，于是除征讨大都督青、扬、徐、兖、豫五州诸军事。袁率众三万径进彭城，河朔士庶归降者日以千计，袁抚纳之，甚得其欢心。先遣督护徐龁伐沛，获伪相支重，郡中二千余人归降。鲁郡山有五百余家，亦建义请援，袁遣龁领锐卒三千迎之。龁违袁节度，军次代陂，为石遵将李菟所败，死伤太半，龁执节不挠，为贼所害。袁以《春秋》责帅，授任失所，威略亏损，上疏自贬，以征北将军行事，求留镇广陵。诏以偏帅之责，不应引咎，逋寇未殄，方镇任重，不宜贬降，使还镇京口，解征讨都督。

时石季龙新死，其国大乱，遗户二十万口渡河，将归顺，乞师救援。会袁已旋，威势不接，莫能自拔，皆为慕容皝及苻健之众所掠，死亡咸尽。袁以远图不就，忧慨发病。及至京口，闻哭声甚众，袁问：“何哭之多？”左右曰：“代陂之役也。”袁益惭恨。永和五年卒，年四十七，远近嗟悼，吏士哀慕之。赠侍中、太傅，本官如故，谥曰元穆。子歆，字幼安，以学行知名，历散骑常侍、秘书监。

何准，字幼道，穆章皇后父也。高尚寡欲，弱冠知名，州府交辟，并不就。兄充为骠骑将军，劝其令仕，准曰：“第五之名何灭骠骑？”准兄弟中第五，故有此言。充居宰辅之重，权倾一时，而准散带衡门，不及人事，唯诵佛经，修营塔庙而已。征拜散骑郎，不起。年四十七卒。升平元年，追赠金紫光

禄大夫，封晋兴县侯。子愔以父素行高洁，表让不受。三子：放、愔、澄。

放继充。

愔官至南康太守，早卒。愔子元度，西阳太守；次叔度，太常卿、尚书。

澄字季玄，起家秘书郎，转丞，清正有器望，累迁秘书监、太常、中护军。孝武帝深爱之，以为冠军将军、吴国内史。太元末，琅邪王出居外第，妙选师傅，征拜尚书，领琅邪王师。安帝即位，迁尚书左仆射，典选、王师如故。时澄脚疾，固让，特听不朝，坐家视事。又领本州大中正。及桓玄执政，以疾奏免，卒于家。安帝反正，追赠金紫光禄大夫。长子籍，早卒。次子融，元熙中，为大司农。

王濛，字仲祖，哀靖皇后父也。曾祖黯，历位尚书。祖佑，北军中候。父讷，新淦令。濛少时放纵不羁，不为乡曲所齿，晚节始克己励行，有风流美誉，虚己应物，恕而后行，莫不敬爱焉。事诸母甚谨，奉禄资产常推厚居薄，喜愠不形于色，不修小洁，而以清约见称。善隶书。美姿容，尝览镜自照，称其父字曰：“王文开生如此兒邪！”居贫，帽败，自入市买之，姬悦其貌，遗以新帽，时人以为达。与沛国刘惔齐名友善，惔常称濛性至通，而自然有节，濛每云：“刘君知我，胜我自知。时人以惔方荀奉倩，濛比袁曜卿，凡称风流者，举濛、惔为宗焉。”

司徒王导辟为掾。导复引匡术弟孝，濛致笺于导曰：“开国承家，小人勿用。杖德义以尹天下，方将澄清彝伦，崇重名器。夫军国殊用，文武异容，岂可令泾渭混流，亏清穆之风，以允答具瞻，仪形海内！”导不答。后出补长山令，复为司徒左西属。濛以此职有谴则应受杖，固辞。诏为停罚，犹不就。

徙中书郎。

简文帝之为会稽王也，尝与孙绰商略诸风流人，绰言曰：“刘惔清蔚简令，王濛温润恬和，桓温高爽迈出。谢尚清易令达，而濛性和暢，能言理，辞简而有会。”及简文帝辅政，益贵幸之，与刘惔号为入室之宾。转司徒左长史。晚求为东阳，不许。及濛病，乃恨不用之。濛闻之曰：“人言会稽王痴，竟痴也！”疾渐笃，于灯下转麈尾视之，叹曰：“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！”年三十九卒。临殡，刘惔以犀杷麈尾置棺中，因恻绝久之。谢安亦常称濛云：“王长史语甚不多，可谓有令音。有二子：修、蕴。”

修字敬仁，小字荀子。明秀有美称，善隶书，号曰流奕清举。年十二，作《贤全论》。濛以示刘惔曰：“敬仁此论，便足以参微言。”起家著作郎、琅邪王文学，转中军司马，未拜而卒，年二十四。临终，叹曰：“无愧古人，年与之齐矣。”

王遐，字桓子，简顺皇后父，骠骑将军述之从叔也。少以华族，仕至光禄勋。宁康初，追赠特进、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，谥曰靖。

长子恪，领军将军。恪子欣之，豫章太守，秩中二千石。欣之弟欢之，广州刺史。遐少子臻，崇德卫尉。

王蕴，字叔仁，孝武定皇后父，司徒左长史濛之子也。起家佐著作郎，累迁尚书吏部郎。性平和，不抑寒素，每一官缺，求者十辈，蕴无所是非。时简文帝为会稽王，辅政，蕴辄连状白之，曰：“某人有地，某人有才。”务存进达，各随其方，故不得者无怨焉。补吴兴太守，甚有德政。属郡荒人饥，辄开仓贍恤。主簿执谏，请先列表上待报，蕴曰：“今百姓嗷然，路有饥馑，若表上须报，何以救将死之命乎！专辄之愆，罪在太守，且行仁义而败，无所恨也。”于是大振贷之，赖蕴全者

十七八焉。朝廷以违科免蕴官，士庶诣阙讼之，诏特左降晋陵太守。复有惠化，百姓歌之。

定后立，以后父，迁光禄大夫，领五兵尚书、本州大中正，封建昌县侯。蕴以恩泽赐爵，非三代令典，固辞不受。朝廷敦劝，终不肯拜，乃授都督京口诸军事、左将军、徐州刺史、假节，复固让。谢安谓蕴曰：“卿居后父之重，不应妄自菲薄，以亏时遇，宜依褚公故事，但令在贵权于事不事耳。可暂临此任，以纾国姻之重。”于是乃受命，镇于京口。顷之，征拜尚书左仆射，将军如故，迁丹阳尹，即本军号加散骑常侍。蕴以姻戚，不欲在内，苦求外出，复以为都督浙江东五郡、镇军将军、会稽内史，常侍如故。

蕴素嗜酒，末年尤甚。及在会稽，略少醒日，然犹以和简为百姓所悦。时王悦来拜墓，蕴子恭往省之，素相善，遂留十余日方还。蕴问其故，恭曰：“与阿太语，蝉连不得归。”蕴曰：“恐阿太非尔之友。”阿太，悦小字也。后竟乖初好，时以为知人。太元九年卒，年五十五，追赠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长子华，早卒。次恭，在列传。恭弟爽，字季明，强正有志力，历给事黄门侍郎、侍中。孝武帝崩，王国宝夜欲开门入为遗诏，爽距之，曰：“大行晏驾，皇太子未至，敢入者斩！”乃止。爽尝与会稽王道子饮，道子醉呼爽为小子，爽曰：“亡祖长史与简文皇帝为布衣之交。亡姑、亡姊伉俪二宫，何小子之有！”及国宝执权，免爽官。后兄恭再起事，并以爽为宁朔将军，参预军事。恭败，被诛。

褚爽，字弘茂，小字斯生，恭思皇后父也。祖裒，父歆。爽少有令称，谢安甚重之，尝曰：“若期生不佳，我不复论士矣。”为义兴太守，早卒，以后父，追赠金紫光禄大夫。爽子

秀之、炎之、喻之，义熙中，并历大官。

史臣曰：羊琇托肺腑之亲，处多闻之益，遭逢潜跃之际，预参经始之谋，故得繾綣恩私，便蕃任遇。凭宠灵而逞欲，恃势位而骄陵，屡犯宪章，频干国纪，幸逢宽政，得免刑书。王恺地即渭阳，家承世禄，曾弗闻于恭俭，但崇纵于奢淫，竞爽于季伦，争先于武子，既尘清论，有戮王猷，虽复议行易名，未足惩恶劝善。弘理仪形外朗，季野神鉴内融，仲祖温润风流，幼道清虚寡欲，皆擅名江表，见重当时，岂惟后族之英华，抑亦搢绅之令望者也。

赞曰：托属丹掖，承辉紫宸。地既权宠，任惟执钧。约乃寡失，骄则陵人。覆车遗戒，谅足书绅。

## 列传第六十四

## 隐逸

孙登	董京	夏统	硃冲	范粲	鲁胜
董养	霍原	郭琦	伍朝	鲁褒汜腾	任旭
郭文	龚壮	孟陋	韩绩	谯秀	翟汤
郭翻	辛谧	刘驎之	索袭	杨轲	公孙凤
公孙永	张忠	石垣	宋纤	郭荷	郭瑀
祈嘉	瞿矂先生	谢敷	戴逵	龚玄之	陶淡
陶潜					

若夫穹昊垂景，少微以躔其次；《文》《系》探幽，贞遁以成其象。故有避于言色，其道闻乎孔公；骄乎富贵，厥义详于孙子。是以处柔伊存，有生之恆性；在盈斯害，惟神之常道。古先智士体其若兹，介焉超俗，浩然养素，藏声江海之上，卷迹嚣氛之表，漱流而激其清，寝巢而韬其耀，良画以符其志，绝机以虚其心。玉辉冰洁，川渟岳峙，修至乐之道，固无疆之休，长往邈而不追，安排奄而无闷，修身自保，悔吝弗生，诗人《考槃》之歌，抑在兹矣。至于体天作制之后，讼息刑清之时，尚乃仄席幽贞以康神化，征聘之礼贲于岩穴，玉帛之贄委于室衡，故《月令》曰：“季春之月聘名士，礼贤者”，斯之谓欤！

自典午运开，旁求隐逸，谯元彦之杜绝人事，江思悛之啸咏林藪，峻其贞白之轨，成其出尘之迹，虽不应其嘉招，亦足激其贪竞。今美其高尚之德，缀集于篇。

孙登，字公和，汲郡共人也。无家属，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，夏则编草为裳，冬则被发自覆。好读《易》，抚一弦琴，见者皆亲乐之。性无恚怒，人或投诸水中，欲观其怒，登既出，便大笑。时时游人间，所经家或设衣食者，一无所辞，去皆舍弃。尝住宜阳山，有作炭人见之，知非常人，与语，登亦不应。文帝闻之，使阮籍往观，既见，与语，亦不应。嵇康又从之游三年，问其所图，终不答，康每叹息。将别，谓曰：“先生竟无言乎？”登乃曰：“子识火乎？火生而有光，而不用其光，果在于用光。人生而有才，而不用其才，而果在于用才。故用光在乎得薪，所以保其耀；用才在乎识真，所以全其年。今子才多识寡，难乎免于今之世矣！子无求乎？”康不能用，果遭非命，乃作《幽愤诗》曰：“昔惭柳下，今愧孙登。”或谓登以魏晋去就，易生嫌疑，故或嘿者也。竟不知所终。

董京，字威辇，不知何郡人也。初与陇西计吏俱至洛阳，被发而行，逍遥吟咏，常宿白社中。时乞于市，得残碎缿絮，结以自覆，全帛佳绵则不肯受。或见推排骂辱，曾无怒色。孙楚时为著作郎，数就社中与语，遂载与俱归，京不肯坐。楚乃贻之书，劝以今尧舜之世，胡为怀道迷邦。京答之以诗曰：“周道敷兮颂声没，夏政衰兮五常汨。便便君子，顾望而逝，洋洋乎满目，而作者七。岂不乐天地之化也？哀哉乎时之不可与，对之以独处。无娱我以为欢，清流可饮，至道可餐，何为栖栖，自使疲单？鱼悬兽槛，鄙夫知之。夫古之至人，藏器于灵，缁袍不能令暖，轩冕不能令荣；动如川之流，静如川之渟。鸚鵡能言，泗滨浮磬，众人所玩，岂合物情！玄鸟纒幕，而不被害？

尺隼远巢，咸以欲死。眄彼梁鱼，逡巡倒尾，沈吟不决，忽焉失水。嗟呼！鱼鸟相与，万世而不悟；以我观之，乃明其故。焉知不有达人，深穆其度，亦将窥我，鰲而去。万物皆贱，惟人为贵，动以九州为狭，静以环堵为大。”后数年，遁去，莫知所之，于其所寝处惟有一石竹子及诗二篇。其一曰：“乾道刚简，坤体敦密，茫茫太素，是则是述。末世流奔，以文代质，悠悠世目，孰知其实！逝将去此至虚，归我自然之室。”又曰：“孔子不遇，时彼感麟。麟乎麟！胡不遁世以存真？”

夏统，字仲御，会稽永兴人也。幼孤贫，养亲以孝闻，睦于兄弟，每采椽求食，星行夜归，或至海边，拘蟣越以资养。雅善谈论。宗族劝之仕，谓之曰：“卿清亮质直，可作郡纲纪，与府朝接，自当显至，如何甘辛苦于山林，毕性命于海滨也！”统悻然作色曰：“诸君待我乃至此乎！使统属太平之时，当与元凯评议出处，遇浊代，念与屈生同污共泥；若污隆之间，自当耦耕沮溺，岂有辱身曲意于郡府之间乎！闻君之谈，不觉寒毛尽戴，白汗四匝，颜如渥丹，心热如炭，舌缩口张，两耳壁塞也。”言者大惭。统自此遂不与宗族相见。

会母疾，统侍医药，宗亲因得见之。其从父敬宁祠先人，迎女巫章丹、陈珠二人，并有国色，庄服甚丽，善歌舞，又能隐形匿影。甲夜之初，撞钟击鼓，间以丝竹，丹、珠乃拔刀破舌，吞刀吐火，云雾杳冥，流光电发。统诸从兄弟欲往观之，难统，于是共给之曰：“从父间疾病得瘳，大小以为喜庆，欲因其祭祀，并往贺之，卿可俱行乎？”统从之。入门，忽见丹、珠在中庭，轻步徊舞，灵谈鬼笑，飞触挑样，酬酢翩翩。统惊愕而走，不由门，破藩直出。归责诸人曰：“昔淫乱之俗兴，卫文公为之悲惋；棘棘之气见，君子尚不敢指；季桓纳齐女，仲尼载驰而退；子路见夏南，愤恚而忤气。吾常恨不得顿叔向

之头，陷华父之眼。奈何诸君迎此妖物，夜与游戏，放傲逸之情，纵奢淫之行，乱男女之礼，破贞高之节，何也？”遂隐床上，被发而卧，不复言。众亲蹴，即退遣丹、珠，各各分散。

后其母病笃，乃诣洛市药。会三月上巳，洛中王公已下并至浮桥，士女骈填，车服烛路。统时在船中曝所市药，诸贵人车乘来者如云，统并不之顾。太尉贾充怪而问之，统初不应，重问，乃徐答曰：“会稽夏仲御也。”充使问其土地风俗，统曰：“其人循循，犹有大禹之遗风，大伯之义让，严遵之抗志，黄公之高节。”又问“卿居海滨，颇能随水戏乎？”答曰：“可。”统乃操柂正櫓，折旋中流，初作鲛鸟跃，后作鮪孚引，飞鹞首，掇兽尾，夺长梢而船直逝者三焉。于是风波振骇，云雾杳冥，俄而白鱼跳入船者有八九。观者皆悚遽，充心尤异之，乃更就船与语，其应如响，欲使之仕，即俯而不答。充又谓曰：“昔尧亦歌，舜亦歌，子与人歌而善，必反而后和之，明先圣前哲无不尽歌。卿颇能作卿土地间曲乎？”统曰：“先公惟禹稽山，朝会万国，授化鄙邦，崩殂而葬。恩泽云布，圣化犹存，百姓感咏，遂作《慕歌》。又孝女曹娥，年甫十四，贞顺之德过越梁宋，其父堕江不得尸，娥仰天哀号，中流悲叹，便投水而死，父子丧尸，后乃俱出，国人哀其孝义，为歌《河女》之章。伍子胥谏吴王，言不纳用，见戮投海，国人痛其忠烈，为作《小海唱》。今欲歌之。”众人僉曰：“善。”统于是以足叩船，引声喉啜，清激慷慨，大风应至，含水漱天，云雨响集，叱咤欢呼，雷电昼冥，集气长啸，沙尘烟起。王公已下皆恐，止之乃已。诸人顾相谓曰：“若不游洛水，安见是人！听《慕歌》之声，便仿佛见大禹之容。闻《河女》之音，不觉涕泪交流，即谓伯姬高行在目前也。聆《小海》之唱，谓子胥、屈平立吾左右矣。”充欲耀以文武卤簿，觐其来观，因而

谢之，遂命建硃旗，举幡校，分羽骑为队，军伍肃然。须臾，鼓吹乱作，胡葭长鸣，车乘纷错，纵横驰道，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襜，炫金翠，绕其船三匝。统危坐如故，若无所闻。充等各散曰：“此吴兒是木人石心也。”统归会稽，竟不知所终。

硃冲，字巨容，南安人也。少有至行，闲静寡欲，好学而贫，常以耕艺为事。邻人失犊，认冲犊以归，后得犊于林下，大惭，以犊还冲，冲竟不受。有牛犯其禾稼，冲屡持刍送牛而无恨色。主愧之，乃不复为暴。咸宁四年，诏补博士，冲称疾不应。寻又诏曰：“东宫官属亦宜得履蹈至行、敦悦典籍者，其以冲为太子右庶子。”冲每闻征书至，辄逃入深山，时人以为梁管之流。冲居近夷俗，羌戎奉之若君，冲亦以礼让为训，邑里化之，路不拾遗，村无凶人，毒虫猛兽皆不为害。卒以寿终。

范粲，字承明，陈留外黄人，汉莱芜长丹之孙也。粲高亮贞正，有丹风，而博涉强记，学皆可师，远近请益者甚众，性不矜庄，而见之皆肃如也。魏时州府交辟，皆无所就。久之，乃应命为治中，转别驾，辟太尉掾、尚书郎，出为征西司马，所历职皆有声称。及宣帝辅政，迁武威太守。到郡，选良吏，立学校，劝农桑。是时戎夷颇侵疆场，粲明设防备，敌不敢犯，西域流通，无烽燧之警。又郡壤富实，珍玩充积，粲检制之，息其华侈。以母老罢官。郡既接近寇戎，粲又重镇辄去职，朝廷尤之，左迁乐涪令。

顷之，转太宰从事中郎。遭母忧，以至孝称。服阙，复为太宰中郎。齐王芳被废，迁于金墉城，粲素服拜送，哀恻左右。时景帝辅政，召群官会议，粲又不到，朝廷以其时望，优容之。粲又称疾，阖门不出。于是特诏为侍中，持节使于雍州。粲因阳狂不言，寝所乘车，足不履地。子孙恆侍左右，至有婚宦大

事，辄密谘焉。合者则色无变，不合则眠寢不安，妻子以此知其旨。

武帝践阼，泰始中，粲同郡孙和时为太子中庶子，表荐粲，称其操行高洁，久婴疾病，可使郡县輿致京师，加以圣恩，赐其医药，若遂瘳除，必有益于政。乃诏郡县给医药，又以二千石禄养病，岁以为常，加赐帛百匹。子乔以父疾笃，辞不敢受，诏不许。以太康六年卒，时年八十四，不言三十六载，终于所寢之车。长子乔。

乔字伯孙。年二岁时，祖馨临终，抚乔首曰：“恨不见汝成人！”因以所用砚与之。至五岁，祖母以告乔，乔便执砚涕泣。九岁请学，在同辈之中，言无媿辞。弱冠，受业于乐安蒋国明。济阴刘公荣有知人之鉴，见乔，深相器重。友人刘彦秋夙有声誉，尝谓人曰：“范伯孙体应纯和，理思周密，吾每欲错其一事而终不能。”光禄大夫李铨尝论杨雄才学优于刘向，乔以为向定一代之书，正群籍之篇，使雄当之，故非所长，遂著《刘杨优劣论》，文多不载。

乔好学不倦。父粲阳狂不言，乔与二弟并弃学业，绝人事，侍疾家庭，至粲没，足不出邑里。司隶校尉刘毅尝抗论于朝廷曰：“使范武威疾若不笃，是为伯夷、叔齐复存于今。如其信笃，益是圣主所宜哀矜。其子久侍父疾，名德著茂，不加叙用，深为朝廷惜遗贤之讥也。”元康中，诏求廉让冲退覆道寒素者，不计资，以参选叙。尚书郎王琨乃荐乔曰：“乔禀德真粹，立操高洁，儒学精深，含章内奥，安贫乐道，栖志穷巷，箠瓢咏业，长而弥坚，诚当今之寒素，著厉俗之清彦。”时张华领司徒，天下所举凡十七人，于乔特发优论。又吏部郎郗隆亦思求海内幽遁之士，乔供养衡门，至于白首，于是除乐安令。辞疾不拜。乔凡一举孝廉，八荐公府，再举清白异行，又举寒素，

一无所就。

初，乔邑人腊夕盗斫其树，人有告者，乔阳不闻，邑人愧而归之。乔往喻曰：“卿节日取柴，欲与父母相欢娱耳，何以愧为！”其通物善导，皆此类也。外黄令高颙叹曰：“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，而范伯孙恂恂率道，名讳未尝经于官曹，士之贵异，于今而见。大道废而有仁义，信矣！”其行身不秽，为物所叹服如此。以元康八年卒，年七十八。

鲁胜，字叔时，代郡人也。少有才操，为佐著作郎。元康初，迁建康令。到官，著《正天论》云：“以冬至之后立晷测影，准度日月星。臣案日月裁径百里，无千里；星十里，不百里。”遂表上求下群公卿士考论。“若臣言合理，当得改先代之失，而正天地之纪。如无据验，甘即刑戮，以彰虚妄之罪。”事遂不报。尝岁日望气，知将来多故，便称疾去官。中书令张华遣子劝其更仕，再征博士，举中书郎，皆不就。

其著述为世所称，遭乱遗失，惟注《墨辩》，存其叙曰：名者所以别同异，明是非，道义之门，政化之准绳也。孔子曰：“必也正名，名不正则事不成。”墨子著书，作《辩经》以立名本，惠施、公孙龙祖述其学，以正别名显于世。孟子非墨子，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。荀卿、庄周等皆非毁名家，而不能易其论也。

名必有形，察形莫如别色，故有坚白之辩。名必有分明，分明莫如有无，故有无序之辩。是有不是，可有不可，是名两可。同而有异，异而有同，是之谓辩同异。至同无不同，至异无不异，是谓辩同辩异。同异生是非，是非生吉凶，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污隆，名之至也。

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，世有篇籍，率颇难知，后学莫复传习，于今五百余岁，遂亡绝，《墨辩》有上下《经》《经》各有

《说》，凡四篇，与其书众篇连第，故独存。今引说就经，各附其章，疑者阙之。又采诸众杂集为《刑》《名》二篇，略解指归，以俟君子。其或兴微继绝者，亦有乐乎此也！

董养，字仲道，陈留浚仪人也。泰始初，到洛下，不干禄求荣。及杨后废，养因游太学，升堂叹曰：“建斯堂也，将何为乎？每览国家赦书，谋反大逆皆赦，至于杀祖父母、父母不赦者，以为王法所不容也。奈何公卿处议，文饰礼典，以至此乎！天人之理既灭，大乱作矣。”因著《无化论》以非之。永嘉中，洛城东北步广里中地陷，有二鹅出焉，其苍者飞去，白者不能飞。养闻叹曰：“昔周时所盟会狄泉，即此地也。今有二鹅，苍者胡象，白者国家之象，其可尽言乎！顾谓谢鲲、阮孚曰：“《易》称知机其神乎，君等可深藏矣。”乃与妻荷担入蜀，莫知所终。

霍原，字休明，燕国广阳人也。少有志力，叔父坐法当死，原入狱讼之，楚毒备加，终免叔父。年十八，观太学行礼，因留习之。贵游子弟闻而重之，欲与相见，以其名微，不欲昼往，乃夜共造焉。父友同郡刘岱将举之，未果而病笃，临终，敕其子沈曰：“霍原慕道清虚，方成奇器，汝后必荐之。”后归乡里。高阳许猛素服其名，会为幽州刺史，将诣之，主簿当车谏不可出界，猛叹恨而止。原山居积年，门徒百数，燕王月致羊酒。及刘沈为国大中正，元康中，进原为二品，司徒不过，沈乃上表理之。诏下司徒参论，中书监张华令陈准奏为上品，诏可。元康末，原与王褒等俱以贤良征，累下州郡，以礼发遣，皆不到。后王浚称制谋僭，使人问之，原不答，浚心衔之。又有辽东囚徒三百余人，依山为贼，意欲劫原为主事，亦未行。时有谣曰：“天子在何许？近在豆田中。”浚以豆为霍，收原斩之，悬其首。诸生悲哭，夜窃尸共埋殡之。远近骇愕，莫不

冤痛之。

郭琦，字公伟，太原晋阳人也。少方直，有雅量，博学，善五行，作《天文志》、《五行传》，注《谷梁》《京氏易》百卷。乡人王游等皆就琦学。武帝欲以琦为佐著作郎，问琦族人尚书郭彰。彰素疾琦，答云：“不识”。帝曰：“若如卿言，乌丸家儿能事卿，即堪为郎矣。”遂决意用之。及赵王伦篡位，又欲用琦，琦曰：“我已为武帝吏，不容复为今世吏。”终身处于家。

伍朝，字世明，武陵汉寿人也。少有雅操，闲居乐道，不修世事。性好学，以博士征，不就。刺史刘弘荐朝为零陵太守，主者以非选例，不听。尚书郎胡济奏曰：“臣以为当今资丧乱之余运，承百王之遗弊，进趋者乘国故以侥幸，守道者怀蕴椟以终身，故令敦褒之化亏，退让之风薄。案朝游心物外，不屑时务，守静衡门，志道日新，年过耳顺而所尚无亏，诚江南之奇才，丘园之逸老也。不加饰进，何以劝善！且白衣为郡，前汉有旧，宜听光显，以奖风尚。”奏可，而朝不就，终于家。

鲁褒，字元道，南阳人也。好学多闻，以贫素自立。元康之后，纲纪大坏，褒伤时之贪鄙，乃隐姓名，而著《钱神论》以刺之。其略曰：

钱之为体，有乾坤之象，内则其方，外则其圆。其积如山，其流如川。动静有时，行藏有节，市井便易，不患耗折。难折象寿，不匮象道，故能长久，为世神宝。亲之如兄，字曰孔方，失之则贫弱，得之则富昌。无翼而飞，无足而走，解严毅之颜，开难发之口。钱多者处前，钱少者居后。处前者为君长，在后者为臣仆。君长者丰衍而有余，臣仆者穷竭而不足。《诗》云：“哿矣富人，哀此茕独。”

钱之为言泉也，无远不往，无幽不至。京邑衣冠，疲劳讲

肆，厌闻清谈，对之睡寐，见我家兄，莫不惊视。钱之所祐，吉无不利，何必读书，然后富贵！昔吕公欣悦于空版，汉祖克之于赢二，文君解布裳而被锦绣，相如乘高盖而解犊鼻，官尊名显，皆钱所致。空版至虚，而况有实；赢二虽少，以致亲密。由此论之，谓为神物。无德而尊，无势而热，排金门而入紫闼。危可使安，死可使活，贵可使贱，生可使杀。是故忿争非钱不胜，幽滞非钱不拔，怨仇非钱不解，令问非钱不发。

洛中硃衣，当途之士，爱我家兄，皆我已已。执我之手，抱我终始，不计优劣，不论年纪，宾客辐辏，门常如市。谚曰：“钱无耳，可使鬼。”凡今之人，惟钱而已。故曰军无财，士不来；军无赏，士不往。仕无中人，不如归田。虽有中人，而无家兄，不异无翼而欲飞，无足而欲行。

盖疾时者共传其文。褒不仕，莫知其所终。

汜腾，字无忌，敦煌人也。举孝廉，除郎中。属天下兵乱，去官还家。太守张闾造之，闭门不见，礼遗一无所受。叹曰：“生于乱世，贵而能贫，乃可以免。”散家财五十万，以施宗族，柴门灌园，琴书自适。张轨征之为府司马，腾曰：“门一杜，其可开乎！”固辞。病两月余而卒。

任旭，字次龙，临海章安人也。父访，吴南海太守。旭幼孤弱，儿童时勤于学。及长，立操清修，不染流俗，乡曲推而爱之。郡将蒋秀嘉其名，请为功曹。秀居官贪秽，每不奉法，旭正色苦谏。秀既不纳，旭谢去，闭门讲习，养志而已。久之，秀坐事被收，旭狼狈营送，秀慨然叹曰：“任功曹真人也。吾违其谏言，以至于此，复何言哉！”寻察孝廉，除郎中，州郡仍举为郡中正，固辞归家。永康初，惠帝博求清节俊异之士，太守仇馥荐旭清贞洁素，学识通博，诏下州郡以礼发遣。旭以朝廷多故，志尚隐遁，辞疾不行。寻天下大乱，陈敏作逆，江

东名豪并见羈縻，惟旭与贺循守死不回。敏卒不能屈。

元帝初镇江东，闻其名，召为参军，手书与旭，欲使必到，旭固辞以疾。后帝进位镇东大将军，复召之；及为左丞相，辟为祭酒，并不就。中兴建，公车征，会遭母忧。于时司空王导启立学校，选天下明经之士，旭与会稽虞喜俱以隐学被召。事未行，会有王敦之难，寻而帝崩，事遂寝。明帝即位，又征拜给事中，旭称疾笃，经年不到，尚书以稽留除名，仆射荀崧议以为不可。太宁末，明帝复下诏备礼征旭，始下而帝崩。咸和二年卒，太守冯怀上疏谓宜赠九列值苏峻作乱，事竟不行。

子琚，位至大宗正，终于家。

郭文，字文举，河内轵人也。少爱山水，尚嘉遁。年三十，每游山林，弥旬忘反。父母终，服毕，不娶，辞家游名山，历华阴之崖，以观石室之石函。洛阳陷，乃步担入吴兴余杭大辟山中穷谷无人之地，倚木于树，苔覆其上而居焉，亦无壁障。时猛兽为暴，入屋害人，而文独宿十余年，卒无患害。恆著鹿裘葛巾，不饮酒食肉，区种菽麦，采竹叶木实，贸盐以自供。人或酬下价者，亦即与之。后人识文，不复贱酬。食有余谷，辄恤穷匮。人有臻遗，取其粗者，示不逆而已。有猛兽杀大麀鹿于庵侧，文以语人，人取卖之，分钱与文。文曰：“我若须此，自当卖之。所以相语，正以不须故也。”闻者皆嗟叹之。尝有猛兽忽张口向文，文视其口中有横骨，乃以手探去之，猛兽明旦致一鹿于其室前。猎者时往寄宿，文夜为担水而无倦色。余杭令顾颺与葛洪共造之，而携与俱归。颺以文山行或须皮衣，赠以韦袴褶一具，文不纳，辞归山中。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，文亦无言，韦衣乃至烂于户内，竟不服用。

王导闻其名，遣人迎之，文不肯就船车，荷担徒行。既至，导置之西园，园中果木成林，又有鸟兽麋鹿，因以居文焉。于

是朝士咸共观之，文颓然踣踞，傍若无人。温峤尝问文曰：“人皆有六亲相娱，先生弃之何乐？”文曰：“本行学道，不谓遭世乱，欲归无路，是以来也。”又问曰：“饥而思食，壮而思室，自然之性，先生安独无情乎？”文曰：“情由忆生，不忆故无情。”又问曰：“先生独处穷山，若疾病遭命，则为乌鸟所食，顾不酷乎？”文曰：“藏埋者亦为蝼蚁所食，复何异乎！”又问曰：“猛兽害人，人之所畏，而先生独不畏邪？”文曰：“人无害兽之心，则兽亦不害人。”又问曰：“苟世不宁，身不得安。今将用先生以济时，若何？”文曰：“山草之人，安能佐世！”导尝众客共集，丝竹并奏，试使呼之。文瞪眸不转，跨蹑华堂如行林野。于时坐者咸有钩深味远之言，文常称不达来语。天机铿宏，莫有窥其门者。温峤尝称曰：“文有贤人之性，而无贤人之才，柳下、梁跻之亚乎！”永昌中，大疫，文病亦殆。王导遗药，文曰：“命在天，不在药也。夭寿长短，时也。”

居导园七年，未尝出入。一旦忽求还山，导不听。后逃归临安，结庐舍于山中。临安令万宠迎置县中。及苏峻反，破余杭，而临安独全，人皆异之，以为知机。自后不复语，但举手指麾，以宣其意。病甚，求还山，欲枕石安尸，不令人殡葬，宠不听。不食二十余日，亦不瘦。宠问曰：“先生复可得几日？”文三举手，果以十五日终。宠葬之于所居之处而祭哭之，葛洪、庾阐并为作传，赞颂其美云。

龚壮，字子玮，巴西人也。洁己自守，与乡人谯秀齐名。父叔为李特所害，壮积年不除丧，力弱不能复仇。及李寿戍汉中，与李期有嫌，期，特孙也，壮欲假寿以报，乃说寿曰：“节下若能并有西土，称藩于晋，人必乐从。且舍小就大，以危易安，莫大之策也。”寿然之，遂率众讨期，果克之。寿犹袭

伪号，欲官之，壮誓不仕，赂遗一无所取。会天久雨，百姓饥垫，壮上书说寿以归顺，允天心，应人望，永为国籓，福流子孙。寿省书内愧，秘而不宣。乃遣使入胡，壮又谏之，寿又不纳。壮谓百行之本莫大忠孝，即假寿杀期，私仇以雪，又欲使其归朝，以明臣节。寿既不从，壮遂称聋，又云手不制物，终身不复至成都，惟研考经典，谭思文章，至李势时卒。

初，壮每叹中夏多经学，而巴蜀鄙陋，兼遭李氏之难，无复学徒，乃著《迈德论》，文多不载。

孟陋，字少孤，武昌人也。吴司空宗之曾孙也。兄嘉，桓温征西长史。陋少而贞立，清操绝伦，布衣蔬食，以文籍自娱。口不及世事，未曾交游，时或弋钓，孤兴独往，虽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。丧母，毁瘠殆于灭性，不饮酒食肉十有余年。亲族迭谓之曰：“少孤！谁无父母？谁有父母！圣人制礼，令贤者俯就，不肖企及。若使毁性无嗣，更为不孝也。陋感此言，然后从吉。由是名著海内。简文帝辅政，命为参军，称疾不起。桓温躬往造焉。或谓温曰：“孟陋高行，学为儒宗，宜引在府，以和鼎味。”温叹曰：“会稽王尚不能屈，非敢拟议也。”陋闻之曰：“桓公正当以我不往故耳。亿兆之人，无官者十居其九，岂皆高士哉！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，非敢为高也。”由是名称益重。博学多通，长于《三礼》。注《论语》，行于世。卒以寿终。

韩绩，字兴齐，广陵人也。其先避乱，居于吴之嘉兴。父建，仕吴至大鸿胪。绩少好文学，以潜退为操，布衣蔬食，不交当世，由是东土并宗敬焉。司徒王导闻其名，辟以为掾，不就。咸康末，会稽内史孔愉上疏荐之，诏以安车束帛征之。尚书令诸葛恢奏绩名望犹轻，未宜备礼，于是召拜博士。称老病不起，卒于家。

于时高密刘鲡字长鱼、城阳邴郁字弘文，并有高名。鲡幼不慕俗，长而希古，笃学厉行，化流邦邑。郁，魏征士原之曾孙，少有原风，敕身谨洁，口不妄说，耳不妄听，端拱恂恂，举动有礼。咸康中，成帝博求异行之士，鲡、郁并被公卿荐举，于是依绩及翟汤等例，以博士征之。郁辞以疾，鲡随使者到京师，自陈年老，不拜。各以寿终。

谯秀，字元彦，巴西人也。祖周，以儒学著称，显明蜀朝。秀少而静默，不交于世，知天下将乱，预绝人事，虽内外宗亲，不与相见。郡察孝廉，州举秀才，皆不就。及李雄据蜀，略有巴西，雄叔父骧、骧子寿皆慕秀名，具束帛安车征之，皆不应。常冠皮弁，弊衣，躬耕山藪。龚壮常叹服焉。桓温灭蜀，上疏荐之，朝廷以秀年在笃老，兼道远，故不征，遣使敕所在四时存问。寻而范贲、萧敬相继作乱，秀避难宕渠，乡里宗族依凭之者以百数。秀年出八十，众人欲代之负担，秀曰：“各有老弱，当先营护。吾气力犹足自堪，岂以垂朽之年累诸君也！”年九十余卒。

翟汤，字道深，寻阳人。笃行纯素，仁让廉洁，不屑世事，耕而后食，人有馈赠，虽釜庾一无所受。永嘉末，寇害相继，闻汤名德，皆不敢犯，乡人赖之。司徒王导辟，不就，隐于县界南山。始安太守干宝与汤通家，遣船饷之，敕吏云：“翟公廉让，卿致书讫，便委船还。”汤无人反致，乃货易绢物，因寄还宝。宝本以为惠，而更烦之，益愧叹焉。咸康中，征西大将军庾亮上疏荐之，成帝征为国子博士，汤不起。建元初，安西将军庾翼北征石季龙，大发僮客以充戎役，敕有司特蠲汤所调。汤悉推仆使委之乡吏，吏奉旨一无所受，汤依所调限，放免其仆，使令编户为百姓。康帝复以散骑常侍征汤，固辞老疾，不至。年七十三，卒于家。

子庄，字祖休。少以孝友著名，遵汤之操，不交人物，耕而后食，语不及俗，惟以弋钓为事。及长，不复猎。或问：“渔猎同是害生之事，而先生止去其一，何哉？”庄曰：“猎自我，钓自物，未能顿尽，故先节其甚者。且夫贪饵吞钩，岂我哉！”时人以为知言。晚节亦不复钓，端居笔门，黻菽饮水。州府礼命，及公车征，并不就。年五十六，卒。子矫，亦有高操，屡辞辟命。矫子法赐，孝武帝以散骑郎征，亦不至。世有隐行云。

郭翻，字长翔，武昌人也。伯父讷，广州刺史。父察，安城太守。翻少有志操，辞州郡辟及贤良之举。家于临川，不交世事，惟以渔钓射猎为娱。居贫无业，欲垦荒田，先立表题，经年无主，然后乃作。稻将熟，有认之者，悉推与之。县令闻而诘之，以稻还翻，翻遂不受。尝以车猎，去家百余里，道中逢病人，以车送之，徒步而归。其渔猎所得，或从买者，便与之而不取直，亦不告姓名。由是士庶咸敬贵焉。与翟汤俱为庾亮所荐，公车博士征，不就。咸康末，乘小船暂归武昌省坟墓，安西将军庾翼以帝舅之重，躬往造翻，欲强起之。翻曰：“人性各有所短，焉可强逼！”翼又以其船小狭，欲引就大船。翻曰：“使君不以鄙贱而辱临之，此固野人之舟也。”翼俯屈入其船中，终日而去。尝坠刀于水，路人有为取者，因与之。路人不取，固辞，翻曰：“尔向不取，我岂能得！”路人曰：“我若取此，将为天地鬼神所责矣。”翻知其终不受，复沈刀于水。路人怅焉，乃复沈没取之。翻于是不逆其意，乃以十倍刀价与之。其廉不受惠，皆此类也。卒于家。

辛谧，字叔重，陇西狄道人也。父怡，幽州刺史，世称冠族。谧少有志尚，博学善属文，工草隶书，为时楷法。性恬静，不妄交游。召拜太子舍人、诸王文学，累征不起。永嘉末，以

谧兼散骑常侍，慰抚关中。谧以洛阳将败，故应之。及长安陷没于刘聪，聪拜太中大夫，固辞不受。又历石勒、季龙之世，并不应辟命。虽处丧乱之中，颓然高迈，视荣利蔑如也。及冉闵僭号，复备礼征为太常，谧遗闵书曰：“昔许由辞尧，以天下让之，全其清高之节。伯夷去国，子推逃赏，皆显史牒，传之无穷。此往而不反者也。然贤人君子虽居庙堂之上，无异于山林之中，期穷理尽性之妙，岂有识之者邪！是故不婴于祸难者，非为避之，但冥心至趣而与吉会耳。谧闻物极则变，冬夏是也；致高则危，累棋是也。君王功以成矣，而久处之，非所以顾万全远危亡之祸也。宜因兹大捷，归身本朝，必有许由、伯夷之廉，享松乔之寿，永为世辅，岂不美哉！”因不食而卒。

刘麟之，字子骥，南阳人，光禄大夫耽之族也。麟之少尚质素，虚退寡欲，不修仪操，人莫之知。好游山泽，志存遁逸。尝采药至衡山，深入忘反，见有一涧水，水南有二石困，一困闭，一困开，水深广不得过。欲还，失道，遇伐弓人，问径，仅得还家。或说困中皆仙灵方药诸杂物，麟之欲更寻索，终不复知处也。车骑将军桓冲闻其名，请为长史，麟之固辞不受。冲尝到其家，麟之于树条桑，使者致命，麟之曰：“使君既枉驾光临，宜先诣家君。”冲闻大愧，于是乃造其父。父命麟之，然后方还，拂短褐与冲言话。父使麟之于内自持浊酒蔬菜供宾，冲敕人代麟之斟酌，父辞曰：“若使从者，非野人之意也。”冲慨然，至昏乃退。麟之虽冠冕之族，信仪著于群小，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，无不躬自造焉。居于阳岐，在官道之侧，人物来往，莫不投之。麟之躬自供给，士君子颇以劳累，更惮过焉。凡人致赠，一无所受。去麟之家百余里，有一孤姥，病将死，叹息谓人曰：“谁当埋我，惟有刘长史耳！何由令知。”麟之先闻其有患，故往侯之，值其命终，乃身为营棺殡送之。其仁

爰隐恻若此。卒以寿终。

索袭，字伟祖，敦煌人也。虚靖好学，不应州郡之命，举孝廉、贤良方正，皆以疾辞。游思于阴阳之术，著天文地理十余篇，多所启发。不与当世交通，或独语独笑，或长叹涕泣，或请问不言。张茂时，敦煌太守阴澹奇而造焉，经日忘反，出而叹曰：“索先生硕德名儒，真可以谘大义。”澹欲行乡射之礼，请袭为三老，曰：“今四表辑宁，将行乡射之礼，先生年耆望重，道冠一时，养老之义，实系儒贤。既树非梧桐，而希鸾凤降翼；器谢曹公，而冀盖公枉驾，诚非所谓也。然夫子至圣，有召赴焉；孟轲大德，无聘不至，盖欲弘阐大猷，敷明道化故也。今之相屈，遵道崇教，非有爵位，意者或可然乎！”会病卒，时年七十九。澹素服会葬，赠賻二万。澹曰：“世人之所有余者，富贵也；目之所好者，五色也；耳之所玩者，五音也。而先生弃众人之所收，收众人之所弃，味无味于恍惚之际，兼重玄于众妙之内。宅不弥亩而志忽九州，形居尘俗而栖心天外，虽黔娄之高远，庄生之不愿，蔑以过也。”乃谥曰玄居先生。

杨轲，天水人也。少好《易》长而不娶，学业精微，养徒数百，常食粗饮水，衣褐缁袍，人不堪其忧，而轲悠然自得，疏宾异客，音旨未曾交也。虽受业门徒，非入室弟子，莫敢亲言。欲所论授，须旁无杂人，授入室弟子，令递相宣授。刘曜僭号，征拜太常，轲固辞不起，曜亦敬而不逼，遂隐于陇山。曜后为石勒所擒，秦人东徙，轲留长安。及石季龙嗣伪位。备玄纁束帛安车征之，轲以疾辞。迫之，乃发。既见季龙，不拜，与语，不言，命舍之于永昌乙第。其有司以轲倨傲，请从大不敬论，季龙不从，下书任轲所尚。轲在永昌，季龙每有馈饩，辄口授弟子，使为表谢，其文甚美，览者叹有深致。季龙欲观

其真趣，乃密令美女夜以动之，轲萧然不顾。又使人将其弟子尽行，遣魁壮羯士衣甲持刀，临之以兵，并窃其所赐衣服而去，轲视而不信，了无惧色。常卧土床，覆以布被，俛寝其中，下无茵褥。颍川荀铺，好奇之士也，造而谈经，轲瞑目不答。铺发轲被露其形，大笑之。轲神体颓然，无惊怒之状。于时咸以为焦先之徒，未有能量其深浅也。后上疏陈乡思，求还，季龙送以安车蒲轮，蠲十户供之。自归秦州，仍教授不绝。其后秦人西奔凉州，轲弟子以牛负之，为戎军追擒，并为所害。

公孙凤，字子鸾，上谷人也。隐于昌黎之九城山谷，冬衣单布，寝处土床，夏则并食于器，停令臭败，然后食之。弹琴吟咏，陶然自得，人咸异之，莫能测也。慕容 以安车征至鄴，及见 ，不言不拜，衣食举动如在九城。宾客造请，鲜得与言。数年病卒。

公孙永，字子阳，襄平人也。少而好学恬虚，隐于平郭南山，不娶妻妾，非身所垦植，则不衣食之，吟咏岩间，欣然自得，年余九十，操尚不亏。与公孙凤俱被慕容 征至鄴，及见 ，不拜，王公以下造之，皆不与言，虽经隆冬盛暑，端然自若。一岁余，诈狂， 送之平郭。后苻坚又将备礼征之，难其年耆路远，乃遣使者致问。未至而永亡，坚深悼之，谥曰崇虚先生。

张忠，字巨和，中山人也。永嘉之乱，隐于泰山。恬静寡欲，清虚服气，餐芝饵石，修导养之法。冬则缁袍，夏则带索，端拱若尸。无琴书之适，不修经典，劝教但以至道虚无为宗。其居依崇岩幽谷，凿地为窟室。弟子亦以窟居，去忠六十余步，五日一朝。其教以形不以言，弟子受业，观形而退。立道坛于窟上，每旦朝拜之。食用瓦器，凿石为釜。左右居人馈之衣食，一无所受。好事少年颇或问以水旱之祥，忠曰：“天不言而四时行焉，万物生焉，阴阳之事非穷山野叟所能知之。”其遣诸

外物，皆此类也。年在期颐，而视听无爽。苻坚遣使征之。使者至，忠沐浴而起，谓弟子曰：“吾余年无几，不可以逆时主之意。”浴讫就车。及至长安，坚赐以冠衣，辞曰：“年朽发落，不堪衣冠，请以野服入觐。”从之。及见，坚谓之曰：“先生考槃山林，研精道素，独善之美有余，兼济之功未也。故远屈先生，将任齐尚父。”忠曰：“昔因丧乱，避地泰山，与鸟兽为侣，以全朝夕之命。属尧舜之世，思一奉圣颜。年衰志谢，不堪展效，尚父之况，非敢窃拟。山栖之性，情存岩岫，乞还余齿，归死岱宗。坚以安车送之。行达华山。叹曰：“我东岳道士，没于西岳，命也，奈何！行五十里，及关而死。使者驰驿白之，坚遣黄门郎韦华持节策吊，祀以太牢，褒赐命服，谥曰安道先生。”

石垣，字洪孙，自云北海剧人。居无定所，不娶妻妾，不营产业，食不求美，衣必粗弊。或有遗其衣服，受而施人。人有丧葬，辄杖策吊之。路无远近，时有寒暑，必在其中；或同日共时，咸皆见焉。又能暗中取物，如昼无差。姚萇之乱，莫知所终。

宋纤，字令艾，敦煌效谷人也。少有远操，沈靖不与世交，隐居于酒泉南山。明究经纬，弟子受业三千余人。不应州郡辟命，惟与阴颢、齐好友善。张祚时，太守杨宣画其象于阁上；出入视之，作颂曰：“为枕何石？为濼何流？身不可见，名不可求。”酒泉太守马岌，高尚之士也，具威仪，鸣铙鼓，造焉。纤高楼重阁，距而不见。岌叹曰：“名可闻而身不可见，德可仰而形不可睹，吾而今而后知先生人中之龙也。”铭诗于石壁曰：“丹崖百丈，青壁万寻。奇木蓊郁，蔚若邓林。其人如玉，维国之琛。室迩人遐，实劳我心。”

纤注《论语》，及为诗颂数万言。年八十，笃学不倦。张祚

后遣使者张兴备礼征为太子友，兴逼喻甚切，纤喟然叹曰：“德非庄生，才非干木，何取稽停明命！”遂随兴至姑臧。祚遣其太子太和以执友礼造之，纤称疾不见，赠遗一皆不受。寻迁太子太傅。顷之，上疏曰：“臣受生方外，心慕太古。生不喜存，死不悲没。素有遗属，属诸知识，在山投山，临水投水，处泽露形，在人亲土。声闻书疏，勿告我家。今当命终，乞如素愿。”遂不食而卒，时年八十二，谥曰玄虚先生。

郭荷，字承休，略阳人也。六世祖整，汉安顺之世，公府八辟，公车五征，皆不就。自整及荷，世以经学致位。荷明究群籍，特善史书。不应州郡之命。张祚遣使者以安车束帛征为博士祭酒，使者迫而致之。及至，署太子友。荷上疏乞还，祚许之，遣以安车蒲轮送还张掖东山。年八十四卒，谥曰玄德先生。

郭瑀字元瑜，敦煌人也。少有超俗之操，东游张掖，师事郭荷，尽传其业。精通经义，雅辩谈论，多才艺，善属文。荷卒，瑀以为父生之，师成之，君爵之，而五服之制，师不服重，盖圣人谦也，遂服斩衰，庐墓三年。礼毕，隐于临松薤谷，凿石窟而居，服柏实以轻身，作《春秋墨说》《孝经错纬》，弟子著录千余人。

张天赐遣使者孟公明持节，以蒲轮玄纁备礼征之，遗瑀书曰：“先生潜光九皋，怀真独远，心与至境冥符，志与四时消息，岂知苍生倒悬，四海待拯者乎！孤忝承时运，负荷大业，思与贤明同赞帝道。昔传说龙翔殷朝，尚父鹰扬周室，孔圣车不停轨，墨子驾不俟旦，皆以黔首之祸不可以不救，君不独立，道由人弘故也。况今九服分为狄场，二都尽为戎穴，天子僻陋江东，名教沦于左衽，创毒之甚，开避未闻。先生怀济世之才，坐观而不救，其于仁智，孤窃惑焉。故遣使者虚左授绥，鹤企

先生，乃眷下国。”公明至山，瑀指翔鸿以示之曰：“此鸟也，安可笼哉！”遂深逃绝迹。公明拘其门人，瑀叹曰：“吾逃禄，非避罪也，岂得隐居行义，害及门人！”乃出而就征。及至姑臧，值天赐母卒，瑀括发入吊，三踊而出，还于南山。

及天锡灭，苻坚又以安车征瑀定礼仪，会父丧而止，太守辛章遣书生三百人就受业焉。及苻氏之末，略阳王穆起兵酒泉，以应张大豫，遣使招瑀。瑀叹曰：“临河救溺，不卜命之短长；脉病三年，不豫绝其餐馈；鲁连在赵，义不结舌，况人将左衽而不救之！”乃与敦煌索嘏起兵五千，运粟三万石，东应王穆。穆以瑀为太府左长史、军师将军。虽居元佐，而口咏黄老，冀功成世定，追伯成之踪。

穆惑于谗间，西伐索嘏，瑀谏曰：“昔汉定天下，然后诛功臣。今事业未建而诛之，立见麋鹿游于此庭矣。”穆不从。瑀出城大哭，举手谢城曰：“吾不复见汝矣！”还而引被覆面，不与人言，不食七日，与疾而归，旦夕祈死。夜梦乘青龙上天，至屋而止，寤而叹曰：“龙飞在天，今止于屋。屋之为字，尸下至也。龙飞至尸，吾其死也。古之君子不卒内寝，况吾正士乎！”遂还酒泉南山赤崖阁，饮气而卒。

祈嘉，字孔宾，酒泉人也。少清贫，好学。年二十余，夜忽窗中有声呼曰：“祈孔宾，祈孔宾！隐去来，隐去来！修饰人世，甚苦不可谐。所得未毛铢，所丧如山崖。”旦而逃去，西至敦煌，依学官诵书，贫无衣食，为书生都养以自给，遂博通经传，精究大义。西游海渚，教授门生百余人。张重华征为儒林祭酒。性和裕，教授不倦，依《孝经》作《二九神经》。在朝卿士、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，天锡谓为先生而不名之。竟以寿终。

瞿劭先生者，不得姓名，亦不知何许人也。太和末，常居

宣城郡界文脊山中，山有瞿硎，因以为名焉。大司马桓温尝往造之。既至，见先生被鹿裘，坐于石室，神无忤色，温及僚佐数十人皆莫测之，乃命伏滔为之铭赞。竟卒于山中。

谢敷，字庆绪，会稽人也。性澄靖寡欲，入太平山十余年。镇军郗愔召为主簿，台征博士，皆不就。初，月犯少微，少微一名处土星，占者以陷土当之。谯国戴逵有美才，人或忧之。俄而敷死，故会稽人士以嘲吴人云：“吴中高士，便是求死不得死。”

戴逵，字安道，谯国人也。少博学，好谈论，善属文，能鼓琴，工书画，其余巧艺靡不毕综。总角时，以鸡卵汁溲白瓦屑作《郑玄碑》又为文而自镌之，词丽器妙，时人莫不惊叹。性不乐当世，常以琴书自娱。师事术士范宣于豫章，宣异之，以兄女妻焉。太宰、武陵王晞闻其善鼓琴，使人召之，逵对使者破琴曰：“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！”晞怒，乃更引其兄述。述闻命欣然，拥琴而往。

逵后徙居会稽之剡县。性高洁，常以礼度自处，深以放达为非道，乃著论曰：

夫亲没而采药不反者，不仁之子也；君危而屡出近关者，苟免之臣也。而古之人未始以被害名教之体者何？达其旨故也。达其旨，故不惑其迹。若元康之人，可谓好遁迹而不求其本，故有捐本徇末之弊，舍实逐声之行，是犹美西施而学其颦眉，慕有道而折其巾角，所以为慕者，非其所以为美，徒贵貌似而已矣。夫紫之乱硃，以其似硃也。故乡原似中和，所以乱德；放者似达，所以乱道。然竹林之为放，有疾而为颦者也，元康之为放，无德而折巾者也，可无察乎！

且儒家尚誉者，本以兴贤也，既失其本，则有色取之行。怀情丧真，以容貌相欺，其弊必至于未伪。道家去名者，欲以

笃实也，苟失其本，又有越检之行。情礼俱亏，则仰咏兼忘，其弊必至于本薄。夫伪薄者，非二本之失，而为弊者必托二本以自通。夫道有常经而弊无常情，是以六经有失，王政有弊，苟乖其本，固圣贤所无奈何也。

嗟夫！行道之人自非性足体备、暗蹈而当者，亦曷能不栖情古烈，拟规前修。苟迷拟之然后动，议之然后言，固当先辩其趣舍之极，求其用心之本，识其枉尺直寻之旨，采其被褐怀玉之由。若斯，途虽殊，而其归可观也；迹虽乱，而其契不乖也。不然，则流遁忘反，为风波之行，自驱以物，自诳以伪，外眩器华，内丧道实，以矜尚夺其真主，以尘垢翳其天正，贻笑千载，可不慎欤！

孝武帝时，以散骑常侍、国子博士累征，辞父疾不就。郡县敦逼不已，乃逃于吴。吴国内史王珣有别馆在武丘山，逵潜诣之，与珣游处积旬。会稽内史谢玄虑逵远遁不反，乃上疏曰：“伏见谯国戴逵希心俗表，不婴世务，栖迟衡门，与琴书为友。虽策命屡加，幽操不回，超然绝迹，自求其志。且年垂耳顺，常抱羸疾，时或失适，转至委笃。今王命未回，将离风霜之患。陛下既已爱而器之，亦宜使其身名并存，请绝其召命。”疏奏，帝许之，逵复还剡。

后王珣为尚书仆射，上疏复请征为国子祭酒，加散骑常侍，征之，复不至。太元二十年，皇太子始出东宫，太子太传会稽王道子、少傅王雅、詹事王珣又上疏曰：“逵执操贞厉，含味独游，年在耆老，清风弥劭。东宫虚德，式延事外，宜加旌命，以参僚侍。逵既重幽居之操，必以难进为美，宜下所在备礼发遣。”会病卒。

长子勃，有父风。义熙初，以散骑侍郎征，不起，寻卒。龚玄之，字道玄，武陵汉寿人也。父登，历长沙相、散骑

常侍。玄之好学潜默，安于陋巷。州举秀才，公府辟，不就。孝武帝下诏曰：“夫哲王御世，必搜扬幽隐，故空谷流絜维之咏，丘园旅束帛之观。谯国戴逵、武陵龚玄之并高尚其操，依仁游艺，洁己贞鲜，学弘儒业，朕虚怀久矣。二三君子，岂其戢贤于怀抱哉！思挹雅言，虚诚讽议，可并以为散骑常侍，领国子博士，指下所在备礼发遣，不得循常，以稽侧席之望。”郡县敦逼，苦辞疾笃，不行。寻卒，时年五十八。

弟子元寿，亦有德操，高尚不仕，举秀才及州辟召，并称疾不就。孝武帝以太学博士、散骑侍郎、给事中累征，遂不起。卒于家。

陶淡，字处静，太尉侃之孙也。父夏，以无行被废。淡幼孤，好导养之术，谓仙道可祈。年十五六，便服食绝谷，不婚娶。家累千金，僮客百数，淡终日端拱，曾不营问。颇好读《易》善卜筮。于长沙临湘山中结庐居之，养一白鹿以自偶。亲故有候之者，辄移渡涧水，莫得近之。州举秀才，淡闻，遂转逃罗县埤山中，终身不返，莫知所终。

陶潜，字元亮，大司马侃之曾孙也。祖茂，武昌太守。潜少怀高尚，博学善属文，颖脱不羁，任真自得，为乡邻之所贵。尝著《五柳先生传》以自况曰：“先生不知何许人，不详姓字，宅边有五柳树，因以为号焉。闲静少言，不慕荣利。好读书，不求甚解，每有会意，欣然忘食。性嗜酒，而家贫不能恆得。亲旧知其如此，或置酒招之，造饮必尽，期在必醉。既醉而退，曾不吝情。环堵萧然，不蔽风日，短褐穿结，箠瓢屡空，晏如也。常著文章自娱，颇示己志，忘怀得失，以此自终。”其自序如此，时人谓之实录。

以亲老家贫，起为州祭酒，不堪吏职，少日自解归。州召主簿，不就，躬耕自资，遂抱羸疾。复为镇军、建威参军，谓

亲朋曰：“聊欲弦歌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？”执事者闻之，以为彭泽令。在县，公田悉令种秫谷，曰：“令吾常醉于酒足矣。”妻子固请种粳。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，五十亩种粳。素简贵，不私事上官。郡遣督邮至县，吏白应束带见之，潜叹曰：“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，拳拳事乡里小人邪！”义熙二年，解印去县，乃赋《归去来》。其辞曰：

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胡不归？既自以心为形役，奚惆怅而独悲？悟已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追。实迷途其未远，觉今是而昨非。舟遥遥以轻飏，风飘飘而吹衣，问征夫以前路，恨晨光之希微。乃瞻衡宇，载欣载奔。僮仆来迎，稚子侯门。三径就荒，松菊犹存。携幼入室，有酒盈樽。引壶觞以自酌，眄庭柯以怡颜，倚南窗以寄傲，审容膝之易安。园日涉而成趣，门虽设而常关；策扶老而流憩，时翹首而遐观。云无心而出岫，鸟倦飞而知还；景翳翳其将入，抚孤松而盘桓。

归去来兮，请息交以绝游，世与我而相遗，复驾言兮焉求！悦亲戚之情话，乐琴书以消忧。农人告余以春暮，将有事乎西畴。或命巾车，或棹孤舟，既窈窕以寻壑，亦崎岖而经丘。木欣欣以向荣，泉涓涓而始流，善万物之得时，感吾生之行休。

已矣乎！寓形宇内复几时，曷不委心任去留，胡为乎遑遑欲何之？富贵非吾愿，帝乡不可期。怀良辰以孤往，或植杖而芸籽，登东皋以舒啸，临清流而赋诗；聊乘化而归尽，乐夫天命复奚疑！

顷之，征著作郎，不就。既绝州郡觐谒，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、宠遵等或有酒要之，或要之共至酒坐，虽不识主人，亦欣然无忤，酣醉便反。未尝有所造诣，所之唯至田舍及庐山游观而已。

刺史王弘以元熙中临州，甚钦迟之，后自造焉。潜称疾不

见，既而语人云：“我性不狎世，因疾守闲，幸非洁志慕声，岂敢以王公纡轸为荣邪！夫谬以不贤，此刘公干所以招谤君子，其罪不细也。”弘每令人候之，密知当往庐山，乃遣其故人庞通之等赍酒，先于半道要之。潜既遇酒，便引酌野亭，欣然忘进。弘乃出与相见，遂欢宴穷日。潜无履，弘顾左右为之造履。左右请履度，潜便于坐申脚令度焉。弘要之还州，问其所乘，答云：“素有脚疾，向乘蓝舆，亦足自反。”乃令一门生二儿共辇之至州，而言笑赏适，不觉其有羨于华轩也。弘后欲见，辄于林泽间候之。至于酒米乏绝，亦时相贍。

其亲朋好事，或载酒肴而往，潜亦无所辞焉。每一醉，则大适融然。又不营生业，家务悉委之儿仆。未尝有喜愠之色，惟遇酒则饮，时或无酒，亦雅咏不辍。尝言夏月虚闲，高卧北窗之下，清风飒至，自谓羲皇上人。性不解音，而畜素琴一张，弦徽不具，每朋酒之会，则抚而和之，曰：“但识琴中趣，何劳弦上声！”以宋元嘉中卒，时年六十三，所有文集并行于世。

史臣曰：君子之行殊途，显晦之谓也。出则允釐庶政，以道济时；处则振拔嚣埃，以卑自牧。详求厥义，其来夤矣。公和之居窟室，裳唯编草，诫叔夜而凝神鉴；威犇之处丛祠，衣无全帛，对子荆而陈贞则：并灭景而弗追，柳禽、尚平之流亚。夏统远迩称其孝友，宗党高其谅直，歌《小海》之曲。则伍胥犹存；固贞石之心，则公闾尤愧，时幸洛滨之观，信乎兹言。宋纤幼怀远操，清规映拔，杨宣颂其画象，马岷叹其人龙，玄虚之号，实期为美。余之数子，或移病而去官，或著论而矫俗，或箕踞而对时人，或弋钓而栖衡泌，含和隐璞，乘道匿辉，不屈其志，激清风于来叶者矣。

赞曰：厚秩招累，修名顺欲。确乎群士，超然绝俗。养粹岩阿，销声林曲。激贪止竞，永垂高躅。